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六

（6）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聯燈會要（解題見「禪宗全書」第五冊）

二、嘉泰普燈錄

編譯組

全書三十卷。總目三卷。南宋・平江府報國光孝寺雷庵正受編。作者鑑於向來的傳燈錄偏重禪門師徒傳法的記錄，乃著手補充「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及「建中靖國續燈錄」等書之不足，由於內容普及王侯、士庶、女流、尼師等聖賢衆庶，故名爲「普燈錄」。全書費十七年完成。寧宗嘉泰初年成書後，由皇帝敕許入藏。

全書內容大略如次：卷一至卷二十一，主要收錄六代祖師至南嶽以下十七世、青原以下十六世諸師的示衆機要。卷二十二以下則廣錄聖君、賢臣、應化聖賢、拾遺、諸方廣語、拈古、頌古、偈贊、雜著等。此外，卷首有弟子黃汝霖撰寫的「雷庵受禪師行業」及「正受上皇帝書」；卷末有嘉泰五年陸游的跋文。

本書在日本除了宋刊本外，另有五山版等數種版本。

目次

傅大士心王銘等十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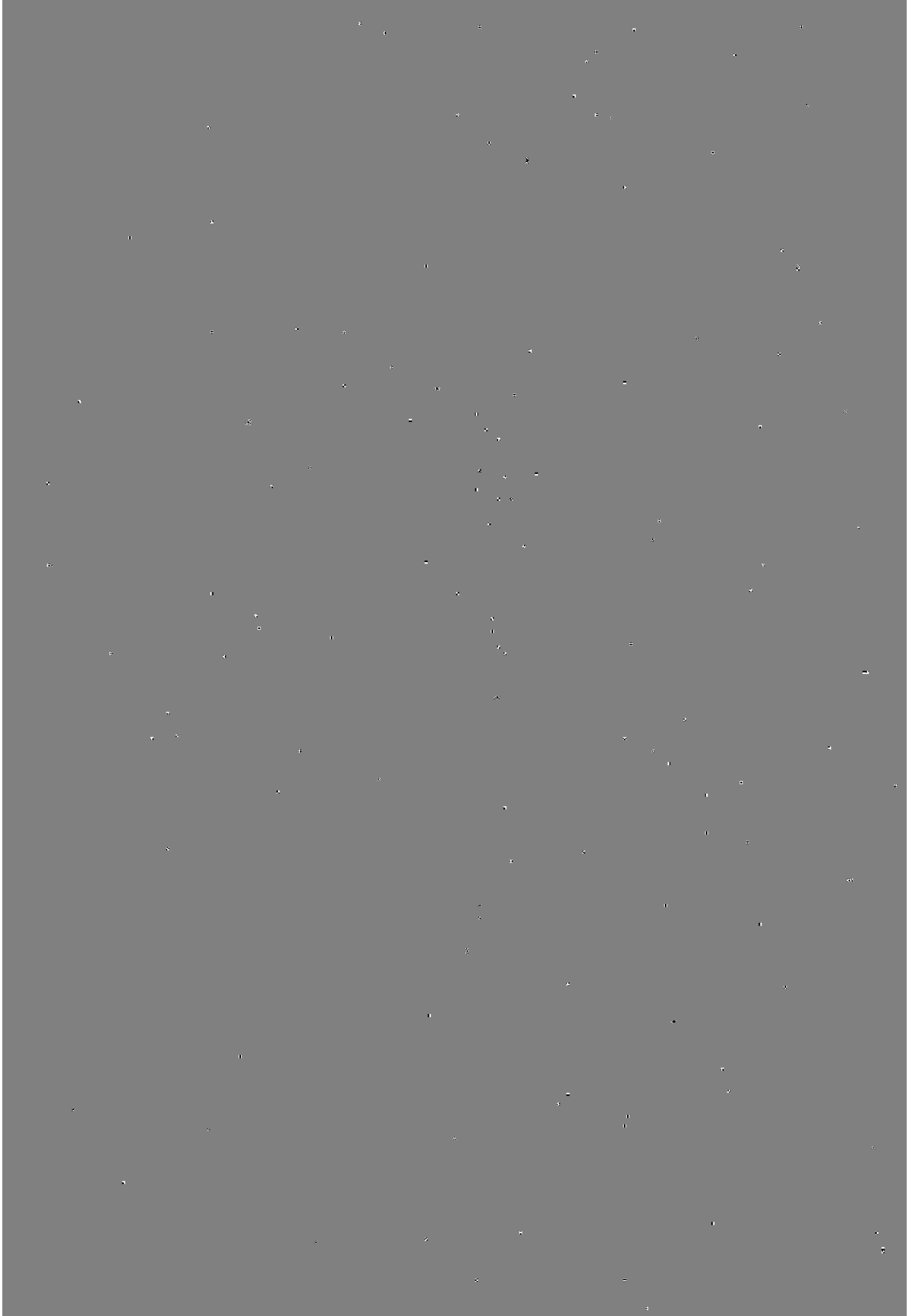
貳、嘉泰普燈錄

宗門聯燈會要　下

卷十六～三十

宋・晦翁悟明　撰





聯燈會要卷第十六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南嶽下第十四世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法嗣

洪州羅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示衆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州。不是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輥玉毬。別明眞解脫。撥火覓浮漚。

示衆云。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出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示衆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勿謂今朝中秋。今節八極同風。千潭共月。三十年後。蘆花照雪。與麼悟去。臨門百裂。

示衆云。颰颰籬邊菊正黃。妙談西祖意璅璅。不知誰解聞斯語。堪爲宗門立紀綱。便見羅漢拶子展大神通。化作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穿過諸人髑髏。若也盡知來處。可謂於出入息中。供養恒沙諸佛。若也不知。

分付德山臨濟拂子擊一擊
示衆云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祖師心印狀似鐵
牛之機所以印空也日月沉輝乾坤黯黑印水也蹙
浪驚濤魚龍喪命印泥也大地氷消聖凡絕路若是
那一印誰敢正眼覷著爭奈諸方起模畫樣若到羅
漢門下直教粉碎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凡一示衆云始自雞峰續燄少
室流芳大布慈雲密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
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
或獅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
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
一線道與儞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
處

鄂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凡二示衆云祖師關棙子都
不在言詮若更重宣說特地隔西天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好事不如無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法嗣

廬州開先廣鑑英禪師凡三桂州永福毛氏子示衆
云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
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
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
脫一句良久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
以拂子擊禪床
示衆云有一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人行
得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說得行得有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此四人中要覓一人爲師明眼衲僧試
請揀看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良田萬頃僧云不會師云春不
耕秋無望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法嗣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凡一示衆云稱逸難過正是此
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起拂子云正當今日
佛法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
則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撫掌把住則
水泄不通眞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
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云後五日看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凡十三　蜀人也首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諸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儞儞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云吾老矣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師唯諾卽訪白雲端端一見乃云川藞苴儞來也一日請問南泉摩尼珠語端叱之師領悟汗下被體作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首肯之

示衆舉德山小參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儞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某甲游方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圓鑒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餡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

示衆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示衆舉古人云我若向儞道卽禿却我舌我若不向儞道卽啞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儞吞却又被當門齒礙擬為儞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乃云四面從來柳下惠

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忽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聻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道四面老聻自云諾惺惺著

示衆云一向恁麼去道絕人荒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去此二途佛祖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故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誓不棲

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會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未識得這箇舌頭只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太平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示衆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迎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靑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靑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休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

示衆云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在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

示衆云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漢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即向伊道我也知儞向鬼窟裏作活計

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示衆云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出來道長老儞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

示衆云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

知嗇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示衆云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臥如今擬鐫作佛去得麼泉云得陸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師云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儞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儞若更不會老僧今日為儞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部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儞諸人又向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箇佛南贍部洲作箇佛西瞿耶尼作箇佛北鬱單越作箇佛草不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然恁麼又喚甚麼作佛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道一轉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戴纍垂云見後如何師云青布遮前云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師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路上逢人半是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王言如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其出如綸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金將火試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溈仰下事師云斷碑橫古路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僧作證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云留與和尚師云巡人犯

夜

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云打碓打磨。云飲者如何。師云教儞無著面處。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快走始得。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肥從口入。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潭州雲蓋智本禪師凡四。筠州郭氏子。拈拄杖示衆云牙如劒樹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拄杖一下。

示衆云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云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流入此中來。

示衆云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眼覷不見。山山疊亂青。皷聲猶不會。那況是鐘聲。喝一喝。

僧問人人有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云打破來向儞道。云打破了也。師云胡地冬抽筍。

問如何是咬人師子。師云五老峰前。云這箇豈會咬得。師云今日拾得性命。

問古人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且如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云口在脚下。云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云蹈著舌頭。

南嶽下第十五世

洪州黃龍悟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凡二。示衆云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跡。照用同時。壁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眞正眼目親切悟明者。難爲湊泊。今日分明爲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麼。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

示衆舉起拂子云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死生。則霄壤有隔。且道超越死生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泊合錯下注脚。

洪州黃龍惟淸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守卓禪師凡五泉州莊氏子示衆云大凡普會衆前出來鼓揚此事也須是箇本分衲僧方可函蓋相投當機勦絕纔有誵訛便爲離隔而況機輪轉處佛眼猶迷祖令行時凡情那測故德山棒下知輕重者關竅俱通臨濟喝中辨賓主者皮膚脫落如王寶劍孰敢當鋒所以道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病既多途藥還異狀若不深窮閫域直造根源水乳何分精麤莫辨致使廣大威德枉受驅馳本智不生識情爲咎當須明悟理則昭然

示衆云了法非法則法法眞如知心非心則心心玄寂玄寂則應用恒沙眞如則隱顯無間既是隱顯作麼生無間良久云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示衆云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只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切忌風吹別調中

示衆云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

僧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福州鼓山佛心才禪師凡八住乾元開堂示衆云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資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資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示衆云三千劒客獨許莊周百萬鳳毛點頭自肯若也兩頭坐斷中間不留只是打淨潔毬子未知向上一竅若也隨波逐浪帶水拖泥辜負已躬未具頂門正眼總不恁麼又作麼生良久云不入驚人浪難尋

稱意魚

示衆云。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境有誰爭

示衆云。撥塵見佛。眼翳花生。擲地金聲。賢者不貴。直得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正好喫痛棒。畢竟如何。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示衆云。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竪亞面門。又如員伊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云。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云。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映十方身。又卓拄杖云。向第三點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

示衆云。即心即佛。眼中著屑。非心非佛。虛空釘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遂以拂子擊繩床云。為君擊碎精靈窟。北斗南星位不殊。一一觀方隨兆出。擲下拂子云。打鼓普請看

示衆。大道無中。復誰先後。僧堂裏聖僧盡日與諸人說法。長廊上露柱與諸人覿體談玄。何須更來這裏熱謾山僧。不如休去歇去。好良久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衲僧家四事隨身。三玄被體。當機不犯。如珠走盤。須是殺人刀。活人劍。活人劍下死人。縱橫殺人刀頭活人無數。殺活自在。收放縱橫。還有出格翻身底麼。不是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蹈上頭關

上堂。寶劍不失。虎舟不刻。朝游羅浮。暮歸檀特。若謂本光之地。理合如然。正是坐井觀天。持蠡酌海。若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非唯迷宗。亦乃失旨。宗明旨的。又作麼生。好把鴛鴦重繡出。從它人競覓金針

洪州兜率從悅禪師法嗣

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凡三公。年十九應舉入京師。經由向家。向預夢人報云。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勞問曲折。後以女妻之。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齊整。

佛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人所仰重夜坐書院研墨吮筆憑紙長吟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語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此何書也同列云維摩詰所說經也公信手閱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遂問此經幾卷云三卷因借歸盡讀向氏問看者何書公云維摩詰所說經向云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也公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後爲江西漕徧參祖席復謁東林總總詰其所見與已符合乃印可之後按部分寧諸禪迓之兜率居其末公一一致敬罷次及兜率聞其聰明過人遂問聞公善文章是否悅大笑云運使失却一隻眼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意不平遂問此去玉溪幾里云三十里公云兜率瀏云五里夜宿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因語首座曰日輪者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此來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云聞東林印可運使未審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云有悅云疑何等語公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云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耶只如巖頭云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云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公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踏床忽然契悟作頌云鼓寂鍾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遂扣方丈門云某已捉得賊也悅云贓物在甚處公無語悅云且去來日相見公翌日以前頌呈悅悅云參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後作頌印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非逆順不犯工夫

佛日杲謁公爲湛堂求塔銘纔相見公便問祗恁麼著草鞋遠來杲云數千里特來見相公公遂問年多

少杲云二十八公云水牯牛年多少杲云兩箇公云
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杲云今日親見相公公云念
汝遠來且坐喫茶茶罷公問公遠來有何事杲還前
云潙潭和尚示寂荼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
數山中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
得得遠來冒瀆鈞聽公云今有一問若道得即做塔
銘遂問聞道老眼睛不壞是否杲云是公云我不問
這箇眼睛杲云相公問甚麼眼睛公云金剛眼睛杲
云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云恁麼則老夫
為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杲遂謝云先師
多幸謝相公做塔銘公唯唯而笑

公謂佛日云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
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
濟今日耶遂作一頌云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
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
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
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捶胸只
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
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
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佛日云居士見處與真淨死
心符合公云何謂也佛日遂舉真淨頌云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
開黃檗面死心拈云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為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
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公撫几云不因公語爭見
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克勤禪師凡八蜀人也出峽初謁北烏
牙方禪師得照覺平實之旨復謁大溈喆後謁五祖
入室平生知解全用不著乃謂祖移換人出不遜語
忿然而去祖云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
師到金山染傷寒幾不起遂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
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云我病稍間即歸五祖
尋歸五祖祖一見而喜曰汝來耶即日參堂令入侍
者寮方半月偶陳提刑者解印還蜀過山問道祖問
提刑曾讀小艷詩否詩中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祖云且子細師適從外來侍立次問祖云和尚舉小艷詩提刑還會否祖云他只認得聲師云只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麽不是祖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然大悟趨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師自謂曰此豈不是聲卽袖香入室通所悟祖云佛祖大事非小根小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遂徧謂山中耆宿云我侍者參得禪也

師同佛鑑佛眼侍五祖於亭上夜坐歸方丈燈已滅祖暗中云各人下一轉語鑑云彩鳳舞丹霄眼云鐵蛇橫古路師云看脚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爾

師開堂日示衆云一向月視雲霄壁立千仞則辜負諸聖一向拖泥帶水土面灰頭則埋沒已靈而今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且要正眼流通還委悉麽直饒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來也須亡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若據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且不涉化門一句作麽生道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示衆云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聽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

示衆云國無定亂之劍四海晏清門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若道有承恩力正是土上加泥更或剷跡呑聲亦乃持南作北到這裏縱橫十字未免諸訛據位投機猶較些子且作麽生是據位底句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

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劃意意能劃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麽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麽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示衆云一塵入正受盡大地冷湫湫諸塵三昧起徧十方闊浩浩分身百億未足爲多端坐虗堂未嘗言

靜。到這裏。卷舒收放。擒縱殺活。以金剛王寶劍截斷疑情。將衲僧巴鼻脫生死關。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千人萬人牢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始能爲如來使。普現色身。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日用無回互。當機有淺深

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僧問。一大藏教。阿那箇是頭。師云。如是我聞。云此是阿難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云。老僧用得甚快

建康府蔣山慧懃禪師。凡四。師參五祖。因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云。既云收得。遂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云。昨日公案。我有語也。悟云。試舉看。師云。東寺只索一顆明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呵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而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召云。懃兄。師云。誰。悟云。我兆。師即開門。悟問。儞見老和尚如何。師云。我本不去。被儞賺累。我遭這老漢垢罵。悟呵呵大笑云。儞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云。是甚麼語。悟云。儞又道東寺只索一顆明珠。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云。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示衆云。王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識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大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之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

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喝云還見如如不動麼

舒州龍門清遠禪師凡七蜀之臨邛李氏子年十四捨家受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誦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徑造舒之太平演禪師席室中酬酢水乳相合凡七年洞造閫域後出世舒之萬壽遷龍門後主和之褒禪也

示衆云始自隻履西歸卷衣南邁空聞消息流落人間古往今來遞相敬授大似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山僧病多諳藥性年老變成精不是剗剝古人免見互相埋沒諸人應是從前覺觸往日見知從人邊請益得來語言中舉時中的出入游戲即不無究竟眞實大事萬不可得但能情忘理喪計盡途窮無施設處用心正是作工夫處山僧尋常只道喫茶去今日也道喫茶去會盡諸方五味禪何似山僧喫茶去

示衆云總記不得天花滿祴縱有千言不如一默

示衆云只宜說一句有人會得去猶較些子或若無人會得山僧却成妄語思量來不如且休各自大家堂中喫茶自由自在免見異日他時被人覷破何也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示衆云慮而解思而知孤燈難並太陽暉不是心不是佛爲君掃蕩精靈窟摩天鷂子入雲飛千里萬里只一突阿剌剌

示衆云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逈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僧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云頂上八尺五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方圓七八寸云向上一路還許學人會也無師云不論向上向下却許儞會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凡四示衆云全提正令匝地風生把定要津執分優劣三玄料簡未辨衲僧五位君臣殊乖道體平實無事誑謼閭閻入理深談粘皮帶

骨何故纖毫不動空劫已前數量難該憑何話會諸禪德還委悉麼幾回抛向衆人前千眼大悲看不見

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嗟傷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

示衆云靈山會上早是周遮良馬窺鞭豈爲英俊巖間宴坐天帝雨花無說無聞藏身露影少林面壁計較未成立雪斷肱辜他衲子黃梅呈頌勝負偏枯半夜傳衣謾人不少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豈假人天衆前鼓舌搖脣競銳爭鋒互立賓主問答交參檢點將來彌天罪犯雖然恁麼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鸎下柳條

示衆云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辜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五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妙手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是涉途程諸禪德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良久云人從陳州來不得東京信

潭州雲蓋智本禪師法嗣

潭州承天自承禪師凡二示衆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繩床云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拍繩床云歸堂去

示衆云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云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東京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凡九示衆云正法眼藏頭頭漏泄眞機涅槃妙心處處一時成現若向言中取則句外尋求巧覓見知强生分別大似迷頭認影緣木求魚顚倒一生永無休歇直須回光返照親近明師識取自已家鄉便是當人活計迷悟心歇取捨情忘萬別千差不離這箇苟或未然淸風月下守株人凉兎漸遙芳草綠

示衆云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敎直下三心徹只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

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䫈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峰西

示衆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若也識得正是認奴作郎若也不識作麼生免得古人恁麼道當初只謂茆長短燒却元來地不平

示衆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

示衆云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氷室如春九夏凉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儞具隻眼

示衆云一念心淸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云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

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只恐儞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示衆舉汾陽拈拄杖示衆云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師云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塡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云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云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齋于陳太尉宅府第時　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大師魯公亦預焉適善華嚴對衆問諸禪云我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宗一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而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顧師師云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所答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乃召善善應諸師云法師所謂愚法小

乘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無義也大乘中教者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頓者乃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方百工伎藝諸子百家皆悉能入師乃喝一喝云還聞麽善云聞師云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還聞麽善云不聞師云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大乘始教師又顧善而問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如今實無既乃不有不無能入大乘中教又云我有一喝之時非有是有因無故有我無一喝之時非無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大乘頓教又云我有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兩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横徧十方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爲圓教也善不覺身起于座再拜師前師復語之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物契理契機周徧無餘於是四衆歎喜聞所未聞

南嶽下第十六世

東京天寧守卓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良範禪師凡三泉州晉江蔡氏子示衆云塵劫來事盡在如今空劫那邊全歸日用獨處成現觀體無私人人單提祖印箇箇獨用全機到這裏直饒有通天作略蓋世樞機只是枝上生枝蔓上生蔓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是故諸佛出世罕遇其人西祖東來乘虛接響一大藏教誑謼閭閻明眼衲僧自救不了且作麽生話會作麽生承當作麽生展演作麽生提唱還有向這裏挨得身著得脚頭大丈夫作略底麽出來相見如無且放過一著

示衆云靑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如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明而還自翳辜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辜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麽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示衆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猶較些子及乎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特地一場敗闕後來雲門

老漢出來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未救得一半而今莫有全救得底麼出來大展作略看若向這裏展得去釋迦雲門性命總在上座手裏

福州鼓山本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凡六 建州人也示衆云拈花微笑飮乖量外之機斷臂安心何異捉月之見設使萬機休罷千聖不携還同待兎守株未是通方達士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神光照徹大千萬有全歸掌握大機大用草偃風行全暗全明超情離見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旣泯眞智現前八字打開分明顯示豎起拂子云還見麼於斯見得言語路絶取捨情忘了非生佛未分豈是威音那畔權實俱備照用雙行流出自已胷襟要且不從人得旣不從人得正當今日祝嚴 聖壽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四海浪平龍睡穩萬年松在祝融峯

示衆云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

示衆云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賣賤北頭賣貴撿點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君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

示衆提起拄杖云擊空作響罕遇知音復擊繩床云擊木無聲稀逢鑒者莫向情中卜度休於事上情量縱饒劃斷兩頭未是到家時節且道作麼生是到家時節良久云淸風已逐和風去朱夏還隨暑氣回

示衆云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只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示衆云一葉落天下秋正是時人升降處一塵起大地收衲僧向甚麼處著眼若向這裏著得一隻眼如珠走盤不撥自轉脫或未然十字街頭吹尺八酸酒冷茶愁殺人

泉州法石祖珍禪師凡四 莆田林氏子示衆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眞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

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云恁麼明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示衆云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云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嶽林手裏

僧問投子繞繩床一匝便爲推藏竟此理如何師云畫龍看頭畫蛇看尾云未審甚處是投子轉藏處師云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進云婆子云比來請轉全藏爲甚却轉半藏此意如何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云未審甚處是轉半藏處師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成都府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法泰禪師凡十一 蜀人也示衆云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甚麼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瞌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來這裏覓甚麼椀各請歸堂

示衆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放屙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諸人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得德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德山室如何入良久云三十年後

示衆云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盌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

示衆云法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稻芽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柰過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萬家同慶且大功不宰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示衆云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忘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

示衆云聞聲悟道未免著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下絕已躬上無攀仰孤迥迥絕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這邊事又作麼生休戀寒潭無影樹且看六月雪花飛

示衆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家到這裏須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免是精靈

示衆云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

示衆云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繩床

示衆云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胝只竪一指未免顢頇雪峰輥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著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皐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聯燈會要卷第十六

聯燈會要卷第十七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南嶽下第十六世

成都府昭覺克勤禪師法嗣下

臨安府徑山宗杲禪師（凡二十九）宣州奚氏子初謁寶峰準禪師於道染指次謁圓悟勤禪師因上堂聞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勤云

有問天寧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勤曰也不易儞得到這田地不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每室中詰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之語師纔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經半年柰何不下遂請益勤云聞和尚當年曾問五祖此話未審五祖道甚麼勤笑而不答師云和尚須當衆問今說又何妨勤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我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勤遂擧數因緣詰之師酬對如太平時得路便行了無凝滯勤每對人賞之曰杲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自是名動叢林勤著正宗記委師極重紹興初入閩庵居得其法者不可一一數諸方屢擧俱却之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擧唱師云鈍鳥逆風飛云徧界且無尋覓處介明一點座中圓師云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擧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

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
正令太平寰宇斬凝頑卓拄杖喝一喝
示衆云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
把珊瑚鞭須彌山王痛不徹
示衆云顚倒想生生死續顚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
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甚麼作眼
中屑白雲乍可來靑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示衆云心生法滅性起情忘這裏悟去担怪有甚麼
難舉起拂子云看看觀音彌勒普賢文殊盡向徑山
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去若也放開從教口旁舌沸
若也把住不消一擊以拂子擊繩床
示衆云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
玄說妙好肉剜瘡學古明今抛沙撒土爭似飢飡渴
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
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
如何親近喝一喝云炙瘡瘢上更著艾炷去也
示衆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早是通身浸在
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
三玄三要銀盌裏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
是屎窖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
臭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尙古往今來
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或未然切忌
向屎窖裏作活計
示衆問答罷乃云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
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
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別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
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
衲僧放身命處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
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
正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
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師垂語云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恰如儞
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甚麼我一見便與儞打
破了儞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與儞奪了待儞只恁
麼來我又和儞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尙道逢佛殺
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爲甚麼却

要殺人去且道是甚麼道理

師垂語云儞若會去過他方世界又他方世界更他方世界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香水海華藏世界外與汝這裏不別更盡未來際不可說不可說劫外亦與儞這裏不別

師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與他掀倒繩床乃回顧沖密云儞道風穴當時禮拜是掀倒繩床是密云草賊大敗師云儞退這瞎漢便打

舉睦州凡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儞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師云又添得一箇道了問沖密云儞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師云三箇也有

師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指拜席云見麼云見師云又道不會復云太近也因甚麼不會僧問措師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室中問僧嚴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便作禮意作麼生僧云好箇消息師云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云儞這一喝未有主在出去

師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儞作麼生僧云頒師云頒儞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云適來頒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云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行儞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

師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云無面目漢師云適來有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意作麼生云隨家豐儉師云好箇隨家豐儉只是儞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

師問僧香嚴上樹話儞作麼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師云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

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云好對春風
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
師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汚染如何是不汚染底道僧
云某甲不敢道師云汝爲甚麼不敢道僧云恐汚染
師叫行者將糞箕掃箒來僧忙然師便打出
師見僧纔入門便云不是不是出去僧便出師云沒
量大人被語脉轉却又一僧入門師亦云不是不是
出去僧却近前師云向儞道不是更來覓箇甚麼便
打出復有一僧入門云適來二僧不會和尚意師低
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云却是儞會老僧意
師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儞
作麼生會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某甲只恁麼會師高聲云抱取猫兒來僧無語師
便喝出
師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儞處儞先前日答我了也
只今因甚麼瞌睡僧云如是如是師云道甚麼僧云
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云一棒打儞如是一棒打儞
不是

師見僧纔入門便云儞不會出去僧便出又一僧來
師亦云儞不會出去僧亦出復有一僧來師云適來
兩箇上座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儞還
辨得出麼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如何僧拍手一
下便出去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師見僧入門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云元來
不是便打次一僧來師亦云釋迦老子來也僧問訊
便行師云恰似眞箇
師問僧香嚴上樹話儞作麼生僧撒手便行師云儞
擬那裏去那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侍者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者
云某甲只管看師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者云天寒
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打一棒云且道是賞儞是罰
儞
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甚麼處去師云儞即今是生
耶死耶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儞做得漸源
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云適來這僧納一
場敗闕儞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忙然師云僞問
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僧請益某甲參禪不得病在甚麼處師云病在這裏
云某甲爲甚麼參不得師云開眼尿床漢我打僞去
明州阿育王山端裕禪師凡六紹興府錢氏子也示
衆云一法若有重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
滯寂巳眼若正見刹亦除一法不選緣塵萬法本無
聖凝山是山水是水俗是俗僧是僧不異不同直饒
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須知有頂王
一著作麼生明今古圖繰無縫罅大力那羅擘不開
示衆云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
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
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
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
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
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
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還會麼作活計底始解破家
散宅破家散宅底始解作活計假使黃金爲城白銀
爲壁譚悅爲食解義爲漿本色衲子不肯回顧何也
豈不見道明眼漢沒窠臼縱饒萬里空寥寥正好一
槌俱擊碎且道不落進修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摴
蒲若識本面釆盡教骰子滿盤紅擊拂子一下
示衆云未恁麼時一句子超釋迦越彌勒及乎明破
不直半分文何也只爲見慣若裁方就圓如虎頭帶
角龍背插翼爲瑞爲祥若平塌塌地睡來合眼飯來
開口且道裁方就圓即是平塌塌即是還辨得出麼
直饒辨得也是盌脫丘
示衆云盡大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自巳光爲甚麼
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州點燈北鬱
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
拂子撼云百雜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
路摘楊花
示衆云一鎚便成不是性燥漢一躍千里不是汗血
駒鋒鋩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虎少實直須肘
後懸夜明符頂門具金剛眼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
他魔佛現前便好利刀截却且道據箇甚麼便如此

要知麼玉覇輕提海嶽昏

平江府虎丘隆禪師凡四示衆云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雲杲日騰空四顧淸風滿座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羅全彰海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眞機心境一如纖塵不立正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携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呿有棒有喝一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話會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喫趙州茶

示衆云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踏著他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示衆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摑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贍部洲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示衆云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撿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凡五溫州樂淸張氏子師謁圓悟於蔣山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無言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冥契走告圓悟悟印其所解後辭悟悟問向去有人問儞作麼生師撫傍僧背云和尙問儞何不祗對悟大笑後開法處州南明終于本山

示衆云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機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

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示衆舉拂子云大衆還見麼擊碎銀山鐵壁掀飜虎穴魔宮截斷佛祖機關拂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卸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睦州親自入門頂額也還一劄且道連雲節角在甚麼處還知麼若到諸方切忌錯舉

示衆云野犴鳴獅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墻下蹲神龜火裏走

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殺人活人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頂門三眼耀乾坤云如何是潙仰宗師云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建康蔣山佛鑑慧懃禪師法嗣

韶州南華知炳禪師凡八 蜀人也久隨佛鑑盡得其奧妙初住舒之天平終于本山

上堂云釋迦不曾出世亦無一法示人達磨不在少林二祖何嘗得髓以至諸方老宿天下宗師或棒喝縱橫或言詞縝密各各開張義路建立門風大似畫餅充飢蒸沙作飯縱經塵劫徒自疲勞諸人幸是無事人輒不可造次承當容易領解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南華今日早是犯鋒傷手了也還有刖機宜識休咎底麼直饒便領解得去也是不唧𠺕漢畢竟如何即是若具爍迦羅眼者三千里外見誵訛

上堂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無生之法性本自空衆生橫計流轉生死是以從上佛祖出興於世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欲令衆生脫彼妄情背塵合覺若也頓除妄宰空不生花漸竭愛源金無重鑛如今法鼓已擊卓拄杖一下云大義已演還有委悉底麼本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事三世諸佛說不到十五日已後事一大藏教詮不及正當十五日猶如倚天長劍誰敢當鋒峭壁懸崖那容措足直得心無所緣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口無所言猶未得一片在到這裏如何即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上堂云即心即佛認奴作郎非心非佛斬頭覓活總不恁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別有機關避得風雷重道霹靂且道太平爲人在甚麼處若也知得喚鹽聞鹹喫醋聞酸若也不知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

上堂云日日說時時擧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只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云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諸人者四大五蘊是泡幻見聞覺知是泡幻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山河大地有情器世間無不是泡幻那箇是無礙若也見得方知道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苟或未然易尋溪上路難覓洞中天

上堂云五日莫覩其容二聽絕聞其響古人恁麼道殊不知語之不全旨之有缺五目莫覩其容擧起拂子云有眼者盡見爭得不覩其容二聽絕聞其響復擊禪床云有耳者盡聞爭得不聞其響不聞不見何異盲聾既聞既見憑何旨的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下座

上堂云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舒州龍門淸遠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士珪禪師凡五　西蜀人也示衆云一向恁麼去底人喚不回頭脚跟下已喫三十棒了也一向恁麼來底人把捉不住頂門上更與一錐新天寧因病識病所以用楔出楔須是恁麼人始得還委悉麼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示衆云明明無悟有法則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卽差若住卽踣須是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三者旣明一切處不用管帶自然現前一切處不用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事始得遂召大衆云如何是向上事乃云久雨不晴喝一喝

示衆云用機鋒守凝兀依理智住玄默坐在窠窟裏縱饒不用機鋒不守凝兀不依理智不住玄默也未出得窠窟在諸人作麼生出得窠窟去良久云修羅

捧日遮天面忿怒那吒撲帝鍾喝一喝

示衆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臨濟德山是何草芥向上一路荊棘成林更欲翻身墮崖落壍總不動著當處活埋生機臨時却成亂統與儞諸人一時拈了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良久云穿耳胡僧葱嶺上朝來踏雪屬蹄輕

示衆云眞實本有之事不可妄求見成難信之宗終無所得受自雪山付囑雞足授衣晝渡重溟夜航一葦皆緣上祖不了殃及兒孫汝等諸人各各如初心出家如初心行脚直須自重莫受人謾異時足下煙生也怪天寧不得

饒州薦福道行禪師凡七 括蒼葉氏子示衆云佛說三乘十二分教頓漸偏圓擬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臨濟三玄洞山五位擬人面前不得說夢山僧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須和還有和得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示衆云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老僧在儞脚底

示衆云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

示衆云學道人第一不得行理路若行理路走殺儞學道人第一不得行意路若行意路縛殺儞走殺則天上人間縛殺則三頭六臂不走不縛垜根阿師隨處負墮且道過在甚麼處儞若檢點得出許儞具通方眼

示衆學幾和尚開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俱不契理僧請益幾幾代云以謗爲義大衆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

示衆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正令不從拗曲作直淨名杜口於毗耶東家斷兒却在西家使喚須菩提唱無

說而顯道一人傳虛釋梵絕聽而雨花萬人傳實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草裏出頭來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云門前石塔子

撫州白楊仙林禪寺法順禪師凡七綿州魏城文氏子依止佛眼數年偶佛眼普說擧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靑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次日入室眼問云眞佛住在何處師云住在不定處眼云旣是眞佛爲甚麼不定師云若定卽非眞佛也眼頷之自是日臻堂奧名動叢林

示衆云諸仁者山僧從來不識好惡向儞諸人道究此一段大事因緣巳是將惡水澆在儞諸人頭上了也見儞不曉也事不獲巳更擧拂擊拳有不識好惡底衲僧便踏步向前以語句吟哦擧頭拂子殊不知與儞自巳了無交涉儞何不向道理未成意路未行巳前道得一句子穩密密地莫快活仙林膓肚麼非但日消萬兩黃金仙林長老以身爲床座教上人說法度生未爲分外

示衆云雞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淸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窓

示衆云我此壁密身一切塵中見具相三十二豈可容方便老鼠入禾倉烏狗上佛殿夜月帶重輪曉雲拖素練形容滿世間少有人看見若也見凡聖悟迷成一片

示衆云見聞覺知之性明暗色空之緣是衆生根本之光明乃諸佛離念之境界迷此號爲凡夫證此謂之先覺大衆吾無見滿目靑山成一片金烏飛上碧霄來芳草岸頭花影轉正當恁麼時如何說箇無見底道理於斯存見非吾眷屬畢竟如何說箇無見底道理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示衆云粥後一覺睡齋時一鉢飯此外絕馳求道業自成辦只如打睡喫飯却如何說箇道業成辦底道理此是仙林成就諸人打睡喫飯底因緣儞若於斯領覽得去打睡時光明射四天下喫飰時光明射四

天下乃至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悉皆光明射四天下脫或未然且莫錯會仙林語好

示衆云水洗溪邊石風吹古殿幡於斯知落處何必在靈山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善果禪師凡三信州人也示衆云大凡參學之士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明得可以權衡佛祖顯正摧邪覆育群生賑濟孤露若於死句下明得依草附木埋沒宗風自救不可且如何是活句莫是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麼莫是陜府鐵牛吞却嘉州大像麼莫是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麼莫是天台普請南嶽上堂麼莫是不露鋒骨句未擧先分付麼若如此總是死句且如何是活句卓拄杖云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神光射斗牛

示衆云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鱉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儞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僧問久響月庵及乎到來庵又不見月又不現師云老僧罪過僧作禮師云作家作家

南嶽下第十七世

前潭州大潙法泰禪師法嗣

鼎州靈巖仲安禪師凡五蜀人也示衆云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見量處偏枯忽若能殺不能活能活不能殺則被物流轉忽若殺活齊致優劣不分照不攜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儞商量有時先用後照儞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儞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裏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師爲佛性和尚往蔣山圓悟和尚處通法嗣書悟於法堂上接書問千里持來不辱宗風公案見成如何通信師云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悟云此是德山底作麼生是山座底師云豈有第二人悟云背後底聻師便通書悟云作家禪客師云分付蔣山

師到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即蓬萊和尚）座問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呈起書云見麼座引手接書師縮却書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云作家座又喝師遂打一書座擬接師云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座無語師又打一書云接

時圓悟同佛眼在法堂前見悟云打我首座死了也眼云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聞應聲云甚麼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來云我五百衆中首座偏為甚打他師云和尚也好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眼却問師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作麼生會師曲躬云如上所供並皆詣實眼笑云元來是屋裏人

師至五祖自和尚處通書自問書裏說甚麼事師云文彩已彰自云畢竟說箇甚麼師云當陽揮寶劍自云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師云莫詐敗自顧侍者云這箇是那裏師僧者云此首座曾在和尚座下去自云怪得與麼骨頭師云曾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上薰云南無三滿馱沒多南師近前彈指而已」

潭州芙蓉清旦禪師凡六 蓬州儀隴嚴氏子謁德山泰禪師聞上堂舉趙州云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意在甚麼處良久云就樹摘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於言下釋然翌日入室泰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師云好與一坑埋却泰復徵詰著著脫穎語皆不凡後又因看華嚴經有云破塵出經卷師當下心境消融聖凡情盡不覺手舞足蹈者終日泰舉立僧名動一時

示衆云至眞絕相非相無以顯眞至理忘言非言無以明道所以理隨事變遇緣即宗事得理融隨機應物如雲出岫似谷傳聲要須物我雙忘自然圓機普應然後離名絕相聲色純眞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示衆云見色明心墮坑落塹聞聲悟道辜負平生直饒聲色純眞塵塵入妙坐在光影裏未為究竟直須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撒手那邊跳出窠臼到這裏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且道釋迦老子向甚麼處出頭良久云放過一著

示衆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衆中不曉古人意。便認業識以爲心性。如乘破舡。以渡大海。如將畫餠。以飽飢腸。無有是處。須知我此門庭。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若有到者。終日同門出入。各不相知。終日共箇舌頭。各不相識。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同異不相知。步步無前後。若能如是。即色即心。即人即佛。山花開似錦。徧界不曾藏。澗水湛如藍。通身無影像。直饒恁麼。墮在死水中。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龍向洞中銜雨出。鳳從花裏帶香歸。

示衆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擧大地收。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且道是那箇一塵。明眼漢沒窠臼。纔聞擧著。拈來便用。不撥一塵。糞掃堆頭現丈六金身。不撥一境。向蟭螟眼裏開張世界。隱在一塵中。使天下人不見蹤跡。向一塵中移身換步。換却天下人眼睛。所以道。靈鋒寶劍。常露現前。有時出就佛祖不存。文殊普賢。也須貶向鐵圍山下。有時入就風淸月白。狸奴白牯。直入蓮花座間。且不出不入時如何施設。良久云。吽吽。泊乎打破蔡州。

示衆云。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學古學今。猶是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擧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力士倚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覷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咄。莫妄想。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時如何。師云。河水從源濁。

臨安府徑山宗杲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凡七。本州長樂林氏子。本老儒業。旬休日入僧寺。見遺敎經。戲看數板。忽然有省。遂辭親祝髮。一錫湖湘。凡叢林有聲者。例造參扣。法無異味。如水乳合。眼空諸方。無可意者。遂歸桑梓。結茅於羌峰絕頂。不畜童僕。唯一繩床。容毛席地而已。不下山者三年。大乘佛心才禪師。屢邀不出。後修書責之曰。夫出家兒。既得安樂處。宜弘通大法。以報佛恩。厭喧求靜。獨善其身者。豈智人達士乎。力挽之。既出首衆。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

顒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笑而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編及門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問僧問處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呫之曰儞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揭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於是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師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妙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戾聲云和尚已多了也妙喜又打一下師作禮妙喜笑云汝今日方知道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邪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名動叢林

示衆云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劃意意劃句烈士發手狂失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辭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嚴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

示衆云奔流度刃未是作家疾燄過風猶爲鈍漢所以覽指悟道重益瘡疣擊竹忘知一場瞎瞳縱饒伎倆俱盡氣息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既是不傳達磨一宗因甚到于今日喝一喝云切忘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示衆云太虛挂劍用顯吾宗按坐神威如何近傍縱具回天轉地電卷星馳底手段要且不堪勍敵而今莫有別休咎者麼便請出來相見如其稍遲涉回一鎚直教粉碎喝一喝

示衆云承言易墜滯句轉迷坐却舌頭別須有眼假饒知有不是俊流攢眉却回未爲性懆翻然一擲騰過太虛只這威稜誰敢覷著汝纔目顧他位脚踏他門盡是影響不真狐狸戀屈一鎚粉碎未稱平生不見道欲知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正恁麼時如何即是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至節示衆云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

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慶
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迎相慶賀物外閑人譜
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儞張
先生李道士胡達磨
示衆云橫按鏌鎁全提張意氣穿開鐵壁徒費精神直
饒不動神鋒坐致太平堯舜之君猶有化在
福州龜山彌光禪師凡七本州人也偏歷叢林後謁
妙喜平生所得五技而窮凡中年無啓口處一日入
室妙喜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燒香行道了也去
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云裂破妙喜色莊云又來這
裏說禪那師於言下大悟偏體汗下遂作禮妙喜以
偈印之云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
平生是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作投機頌云輕
輕一撥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
拈得鼻孔失却口後開法泉之教忠終于本山
示衆云雨霽雲收巖巒聳翠風和日暖殿閣生春梁
間乳燕語關關原上夭桃紅灼灼最好是靈雲一見
自謂平生不疑玄沙聞來便道深談實相二老漢具

頂門眼有肘後符撿點將來未免尋聲逐色且道透
脫一句又作麼生還委悉麼乍雨乍晴寒食節半陰
半暗禁煙天
示衆云月生一一言默該維摩詰月生二百草頭邊
恣游戲月生三白牯狸奴解放憨放行則錦上添花
把住則眞金失色敢問大衆把住好放行好良久云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放憨作麼及乎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儞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
如此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示衆拈起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不是坐來頻勸酒
自從別後見君稀
示衆云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遂
擲下拂子云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
作麼生遂喚侍者云収取拂子
僧問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只如
見與師齊爲甚麼却減師半德師云我不可象雲門
禪不得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未審傳箇甚麼師云

莫謗他好

福州東禪思岳禪師凡三本州人也示衆云啞却我口直須要道聾却儞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師問僧甚處來云黃檗來師云黃檗有何言句云某中到這裏一時忘却師云上座豈不是黃檗來云是師云又道忘却僧擬議師便喝出

師問僧道人相見時如何云更無餘事師云趙州道呈漆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云儞道無餘事又喝作麼僧擬議師便打云莫道無餘事好

福州西禪守淨禪師凡四示衆云未到雲門不免岐路波吒前不至村後不至店及乎到來又須透出始得若不透出坐在裏許前面毒虵成群背後猛虎無數頭上火是迸散脚下劍戟森然而今一衆盡在裏許眉毛相似眼孔一般誰是透出者誰是透不出者明眼高人試爲雲門指出貴圖一夏在此亦不虛過儻或不俐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示衆云善鬭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収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

示衆云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示衆舉教中道佛滅度後其爲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後來歸宗和尚道其爲善知識者不可容易所覩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師云歸宗恁麼道恰似新婦怕阿家未免隨他舌頭轉殊不知其爲善知識者只是箇瞎漢所覩善知識者如宿世寃家便好剜却眼睛掀却腦蓋雖然如是未足酬恩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凡八本府人也初之京師謁圓悟禪師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妙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丞相

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謂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儞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儞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儞只有五件事替儞不得儞須自家知當師云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云著衣飯喫屙屎送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復告之曰儞這回方可通紫巖書汝可前進吾當歸矣元即皈徑山師到長沙留半載秦國太夫人日常看經因問師云徑山和尚尋常如何教人參禪師云和尚令人屏去雜事唯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一切時一切處頻頻提撕看以悟爲則國太欲辨此事宜輟看經專一體究始得國太依教未及月餘俄有省發作偈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師告回及徑山妙喜策杖門待一見而喜曰建州子儞這回別也於是日益玄奧後出世玄沙遷建寧開善而終老焉

示衆云祖師門下本分提綱任是明眼衲僧到此罔知所措假使十方刹海塵沙如來同時出現現無量神通光明發無窮辯才智慧總用一點不著直得心機泯絕凡聖無蹤如萬仞壁立懸崖一切人無湊泊處便恁麼去盡法無民到這裏事不獲已通一線道故先聖謂之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回首塵勞曲開方便所以達磨大師從西土來抑下無限威光向少林面壁九年守株待兎更有箇神光座主不識好惡立雪齊腰自斷左臂達磨乃問儞立雪斷臂當爲何事光云某甲心未寧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啞好鈍置殺人當時何不捩轉面皮教這老漢一場懡㦬可惜放過直至如今令人扼腕後來又問汝自見吾得箇甚麼光禮拜依位而立便搽糊他道汝得吾髓轉見不堪自此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喚作傳法救迷情一例墮他野狐窟裏更無一箇軒昂特立不受人

讓獨脫底大丈夫只今莫有恁麼人麼有則出來對人天衆前分明吐露一任飛當激電奪鼓攙旗也要爲舟爲梁爲龜爲鑑庶不辜檀越今日請山僧出世而山僧亦不虛出來施設彼此利益豈不快哉有麼有麼如無且看拄杖子逞神通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示衆云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

示衆云德山入門便棒大似傍若無人臨濟入門便喝也是乾氣腹俱胝一生只豎箇指頭蝦跳何曾出得斗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杈道吾作舞盡是小兒戲劇自餘之輩故是熱大不緊且畢竟如何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示衆云擬則喪動則乖不擬不動又似箇無孔鐵鎚有甚麼提掇處到這裏須是咬豬狗底手脚備不見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困濟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繩床備看他兩箇老作家等閑蕩蕩地鋒鋩不露忽然觸著便如草窠裏大蟲突然地誰敢近著近著則喪身失命所以道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敢問大衆且道虎頭作麼生據虎尾作麼生取把甚麼爲第一句以何爲宗旨作家漢不要覆藏試對衆吐露看如無山僧自道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峰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示衆云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離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示衆云說佛說法誑惑盲聾論性論心自投陷穽行棒行喝倚勢欺人瞬目揚眉野狐精魅總不與麼大似揚聲止響別有奇特也是望空啓告畢竟如何白

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結夏示衆云把住世界不漏絲毫坐斷要津豈通凡聖開諸佛出世說法度人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當甚麽熱盌鳴聲見天下宗師大機大用電卷風旋雲行雨施如夢相似說甚麽安居禁足結制護生謹守蠟人無繩自縛料掉沒交涉直饒到此境界方喚作衲僧平常行履處未是宗門向上事且作麽生是宗門向上事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聯燈會要卷第十七

聯燈會要卷第十八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南嶽下第十七世

臨安府住山宗杲禪師法嗣下

江州東林道顏禪師(二十)蜀人也久參圓悟一日商確古今師每當仁不讓悟喝云儞參禪不求正悟只管信口亂道作麽師不覺汗下歸堂坐禪徹夜不寐忽然猛省不覺失笑次日復見圓悟議論鋒發略無疑滯悟即點頭師云昨日亦如此祗對和尚為甚麽不肯今日亦如是又却點頭悟叱曰癡漢儞昨日雜妄想心也師作禮云元來釋迦老子無神通也

師待圓悟游山見園頭燒糞煙起悟問煙從甚處起師云從糞堆頭起悟休去悟歸寂師復依妙喜徹證閫域首衆徑山名徧叢林

示衆云祖師巴鼻列聖鉗鎚驅耕夫牛奪飢人食眈眈虎視凜凜全威如商君法如孫武令有死無犯除非久戰沙場嗅土知機望風決勝識進退存亡者聊通一線若是巳眼未開以蝦為目者只了趂隊喫飯無自由分如今莫有當陽定奪底衲僧麽山僧性命盡在諸人手裏

示衆云法無定相理絕去來道無古今體離生滅若離生滅去來趣向法道何異緣木求魚捕風繫影諸人欲識道法根源便是生死根本還委悉麽河裏失錢河裏摝

示衆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新羅國裏打鐵火星飛

燒著雲門脚指頭則且置眉毛在眼上為甚麼不見衆中多口阿師被這一問便須亡鋒結舌直饒雲門見得亦須口似簷盤或有問卍庵又且如何良久云理合如是

示衆云向上一竅八面玲瓏覿面一機全身擔荷是則金鍮難掩非則玉石俱焚擬議不來銀山粉碎總不恁麼又且如何是非不挂娘生口自有傍人話短長

示衆云萬物始於生生者無生變化非於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死故因於生生故因於情情積不休生死流注是以如來出世演萬行之因花祖師西來喝一乘之妙法根性猛利靈覺獨存底坐斷報化佛頭以蝦為目借人鼻孔出氣底未免生死海裏頭出頭沒是故名為可憐憫者

示衆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示衆云牀窄先臥粥稀後坐熱即取凉寒即向火拾得哭寒山笑莫道無事好

示衆云法無定相遇物斯形事無固必功成不宰有時風高寥廓不可得而親疏有時屈已伸他不可得而翫狎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世法佛法俱成戲論須知老僧不在這裏且道在甚麼處披蓑側立千峰上引水澆蔬五老前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誌公和尚云某甲問佛和尚為甚麼答誌公和尚師云誌公不是閑和尚云如何是法師云黃絹幼婦外甥虀臼云意旨如何師云絕妙好辭云如何是僧師云釣魚舡上謝三郎云如何不直說云玄沙和尚云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扣齒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云描不成畫不就云

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師云甚麼處去來。

饒州薦福道本禪師。凡五。江州人也。示衆云。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只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把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只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檢點得出者麼。若檢點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檢點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

示衆。舉肇法師道。諸法無異者。不可續鳧截鶴。移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師云。僧堂穿過厨庫。佛殿走出三門。拽占波共新羅鬪額。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是異無異。良久云。用蟲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示衆云。千峰頂上一句子。十字街頭不知。十字街頭若知。便是千峰頂上。十字街頭一句子。千峰頂上莫測。千峰頂上若測。便是十字街頭。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然後種田博飯。拽把牽犁。混俗和光。拖泥帶水。正當恁麼時。且道。到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示衆云。當頭坐斷。未解轉身。踏步向前。脚跟蹉過。直下漆桶子脫去。馬簸箕三十年。不少鹽醬。是甚熱盌鳴聲。老趙州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徒爲戲論。雖然一如是。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示衆云。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言既無言。終日言而未嘗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跡既無跡。終日跡而未嘗跡。譬如虛空。體非群象。而不礙諸相發揮。日出之時。明偏天下。而虛空未嘗明。日沒之時。暗偏天下。而虛空未嘗暗。如今忽有箇不受人謾底。聞恁麼說話。忍俊不禁。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向三千里外。側足威音那畔。搖頭視佛祖。如萬世仇讎。聞禪道似千錐劄耳。豈不是有些衲僧氣息。雖然如是。要且只入得祖師門。未入得祖師室。在敢問大衆。且道。祖師室畢竟作麼生入。還委悉麼。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潭州大潙法寶禪師。凡三。福州人也。示衆云。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路。有玄有要。孰待知八臂

那吒擘鐵柱擊拂子云是玄門是要路若緇素得出許儞具衲僧正眼其或未然却爲諸人指出玉兎挨開碧海門金烏飛上珊瑚樹

示衆舉肇法師道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大衆古人一期方便大似把髻投衙抱贓叫屈衲僧門下千山萬水且道衲僧有甚長處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示衆云丫角女子雪滿頭毗盧頂上倒騎牛寒山拾得呵呵笑不風流處也風流雖然如是且道拾得寒山笑箇甚麽拈起拄杖云還見麽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明州阿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凡七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南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麽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麽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云這沙彌更要我與儞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妙喜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妙喜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妙喜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氷消

示衆云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儞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禍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蹈禍門兩扇開

示衆舉金剛經云三世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錯認定盤星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著甚死急天下老和尚拈鎚竪拂瞬目揚眉自屎不知臭浮山冷地覷著這一隊漢敗闕不少諸人若也知去許他鼻孔遼天若也未知且莫雲居羅漢

示衆舉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據坐樹舉

似雲門云如何得一轉語鑄上碑去門云不難遂代云師後來白雲端師翁頌云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山僧即不然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須教透祖關縱使頂門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示衆云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示衆云開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上引水澆蔬五老前

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巾峰頂上塔心尖

福州雪峰崇聖普慈蘊聞禪師凡二洪州沈氏子久依妙喜發明心要後出世信州懷玉遷福州幽巖雪峯被 旨住臨安雙徑再乞歸老于本山

示衆云大丈夫事不要回頭轉腦擬議則喪身失命鄉關萬里到這裏象王行處狐兎潛蹤師子嚬呻野干腦裂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文殊普賢權爲小使臨機應變不失其宜放去也春花似錦海晏河淸收來也衲僧禍害佛祖寃讎敢問諸人總不恁麼落在什麼處竪起拂子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

示衆云拈花微笑飯裏著砂少室傳心腦門中箭行棒行喝大膽虛心學古學今蝦蟆涎唾修禪入定活殯深埋如斯舉唱者還多具眼衲僧一撥便轉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箭不空行又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殺人刀則不問作麼生是活人劍喝一喝下座

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建寧府竹原庵主宗元凡六本府連氏子久隨妙喜得旨之後徑歸桑梓結茆韜晦諸方屢請不出終于是庵

示衆云達磨西來已成多事二祖安心一生受屈後

來乘虛接響。將謂多少禪道佛法。盡是迷頭狂怖。殊不知古聖曲垂方便。事出急家。今時滿口道。隨意說如之若何。盡兼染汚。兄弟不知。却謂是好點頭嚥唾。若眞實全體作用。却理會不得。蓋謂不曾證悟。不遇眞善知識。向心意識裏卜度。自謂百了千當。苦哉可惜。許皮下還有血麼。老僧只是箇喫飯局屎底老和尙。無一法與人。儞纔入門。便知儞端的。若是箇中人。如上將軍出陣。不顧危亡。得失決勝千里。把從上佛祖。蹈向脚跟下。一突突出。嗄天下人不奈儞何。然後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子。若透頂透底。方得自由自在。若只得箇入頭處。便實惜坐在勝妙境界中。堪作甚麼大丈夫漢。一等是踏破草鞋。須是大徹大悟。方能出生入死。如其毫髮不透。則十萬八千。古人云。轉凡成聖易。轉聖成凡難。如今凡聖難易。總不得動著。但一切時中。著精彩看。忽然撞著。無面目漢。老僧罪過彌天。達磨二祖。隱身無地。

師垂語云。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添楔。加繩加縛。送向深潭裏。待地自理會。

師垂語云。參禪須是透徹這一著子。始得悟了。大法不明者。固有之。大法雖明。脚跟下紅線子不斷者。比比皆是。諸方聞恁麼道。盡罵老僧云。既是大法明了。又安得脚跟下紅線子也。怪他不得。爲渠欠這一解。盡教他疑著。

師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儞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儞。

師垂語云。楞嚴經有十種魔界。如今盡大地人參禪。更高也出他不得。時有僧云。和尙落在第幾界。師云。和儞在裏許。僧云。某甲不入這保社。師云。驢漢儞擬那裏去那。

平江府資壽尼妙總禪師。凡五　師徧參諸大老。後謁妙喜于徑山。因上堂。聞舉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因緣時。馮楫侍郎在座下。忽有省。趨方丈。告妙喜曰。和尙適來舉石頭話。楫會也。妙喜曰。侍郎作麼生會。馮云。恁麼也不得。嚕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嚕唵哩娑婆訶。須臾師至。妙喜舉侍郎語。

點恐默

似師師笑云郭象註莊子有識者謂莊子註郭象妙喜點之次日入室妙喜問古德既不出門因甚却在莊上喫油糍師云和尚放妙總過卽道妙喜云我放你過試道看師云妙總亦放和尚過妙喜云爭奈油糍何師便喝遂出去作投機頌云驀然摸著鼻頭伎倆氷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禮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後出世平江資壽

示衆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喻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祖乃佛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見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普賢樓閣不反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　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示衆云若也孤峯頂上目視雲漢則辜負先聖若也披毛帶角土面灰頭又埋沒己靈於斯二途誠難去取若也全提正令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若放一線道合水和泥則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便能向虎穴魔宮安身立命街頭市尾入草求人驅耕夫牛奪飢人食不爲分外若是聽不出聲見不超色未免望崖而退所以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斷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直須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委悉麼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示衆云若論此事如按太阿擬之則犯鋒傷手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若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奔流度刃似疾焰過風聊聞

舉著踢起便行可以起臨濟宗可以持摩竭令點著不來白雲萬里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我恁麼告報猶涉化門且道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麼生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覔山歸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野花開滿路徧地自清香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雪覆蘆花舟橫斷岸

温州淨居妙道禪師凡五延平黃氏子也徧參尊宿後謁妙喜因妙喜室中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立門外聞之豁然大悟妙喜印其所解後開法延平福興後終于本山

僧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云未屙已前墮坑落壍乃云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碁布名山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云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云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什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

示衆云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然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即今權衡在手應變臨時擒縱卷舒得大自在有時孤峯頂上把斷要津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有時鬧市門頭放開一線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便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枝草

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把定則三玄戈甲五位正偏竪拂拈槌默然良久石火電光總用不著又況勾章棘句展露言鋒簇錦攢花只益戲論所以道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況是人人具足各各圓成履地頂天眼橫鼻直春行萬卉月映千波無欠無餘何思何慮如斯舉唱猶涉支離且與大衆赴箇時節卓拄杖云還會麼千尺鯨噴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飇起

示衆云禪非意想立意乖宗道絕功勳建功失旨聞清聲外句莫向意中求轉照用機關柄佛祖鉗鍵有佛處互爲賓主無佛處風颯颯地心寧意泰響順聲和似恁麼人且道向什麼處安著良久云披簑側笠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示衆云眨上眉毛蹉過大似開眼尿床現成公案放行正是黠兒落節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曳尾靈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虛空釘橛離得許多閑門破戶猶是死水藏龍傾湫倒岳一句又作麼生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侍郎張公九成凡十三字子韶鹽官人也初謁靈隱明禪師扣其旨要明云公年盛氣豪正欲唾手取功名何暇死生大事乎公云先儒嘗云死生亦大矣世出世間之法初無有二前輩超達之士曾何儒釋之異哉師既主盟大法爲事安用峻拒耶請至于再明嘉其誠示以栢樹子話久無所契即謁善權清禪師遂問嘗聞此事人人具足箇箇圓成是否清云然公云既如是某甲爲甚無箇入處清袖中出數珠示之云此是誰底公竚思清復戲諸袖云若是儞底便拈取去才涉思惟便不是也公於是領旨

公復謁胡文定公問治心修巳之道胡云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遂作頌云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公訪規首座纔相見便問承聞學錄因蛙鳴有箇入處是否公云那裏得這消息來規云現成公案諱作

甚麼公召云首座火發也規云滑頭作甚麼公云燒到首座脚下也規云將謂儞有長處元來只如此規一日同公坐於圍爐規驀拈起香匙云學錄不得喚作香匙畢竟喚作甚麼公掣却香匙踢倒湯瓶而出規坐灰火中笑云幸自好向火引得這漢無禮

公一日詣明靜庵尚禪師營供尚還其金及相見尚展兩手公以手撥之尚批其頰公驟步而前尚云張學錄誇般若公云九成見處只如此和尚有何方便尚示以即心即佛因緣公作頌云叵耐人間一老兵巧拈糞塊惑平人百般計解都呈盡却作妖狐現本身

尚一日謂公云天下無禪師且如馬祖陞堂百丈捲席誰會得耶公云有甚難會尚云公作麼生公云但舉來尚纔舉公遽踢倒香卓尚厲聲云張學錄殺人公回顧傍僧云汝作麼生僧無語公打僧一掌却顧尚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乃大笑

公魁多士後再謁尚尚舉淨山語云饒儞入得汾陽室未可著淨山門公作麼生公叱侍僧云何不祗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云蝦蟆窟裏果沒蛟龍

公因讀妙喜贊云黑漆籭竹篦佛來也一棒公掩卷嘆云今日方知佛法有人在且以語尚尚云此老將一條竹篦坐在徑山頂上誰敢近傍公云儞去也須喫棒始得尚仰首云如何打得我公云這鈍根阿師從朝至暮喫他棒了自不知痛痒大笑而起

公謁妙喜不遇妙喜報謁公私第但寒溫而已妙喜歸謂參徒云張侍郎不假師承有箇自得處學徒云聞相見未嘗說著箇禪字何以知之妙喜云要我眼作甚麼

公一日復謁妙喜論格物之旨妙喜云公只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公沉吟須臾云師豈無方便耶妙喜哂之公云還有樣子否妙喜云不見小說載唐時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大怒令侍臣以劍擊像首其人在陝西忽然首墮公聞之頓領厥旨遂作偈云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公一日問妙喜前輩既得了何故理會臨濟四料簡

作甚妙喜云也不得公乃嫚語妙喜云余嘗以此問
圓悟先師政與公無少異然公所見只可入佛不可
入魔可不從料簡中去耶公由是默究得法自在
妙喜一日訪公公云九成每於夢中必誦論孟師以
謂如何妙喜云豈不見圓覺經云由寂靜故十方世
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拊几云奇哉非
老師莫聞此論
公作黃龍三關頌云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
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
脚又被鶻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自遭他老鼠
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
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明州阿育王山端裕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法全禪師凡三示衆云第一句佛祖不存
第二句稱提佛祖第三句與佛祖把手共行此三句
如摩醯首羅三目非縱非横不並不別照破本有靈
機著著元無虛棄方知趙州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
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透過差別語言
不落一切音響横拋竪擲示大威光發大機施大用
使一切人脫籠頭卸角駄隨時應變或殺或活或收
或放總在當人全身出沒得到恁麼田地方知從上
佛祖握閫外威權提驗人巴鼻敢問大衆作麼生辨
仙林驗人底句大啓洪爐烹佛祖狐狸煅作王麒麟
示衆云一塵起大地收釋迦老子爲甚麼於三七日
中思惟如是事一花開徧界春達磨大師爲甚麼九
年面壁若人道得收足句可以坐致太平
示衆云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
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
單越刼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
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一下
臨安府淨慈師一禪師凡二婺州人也示衆云凍雲
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
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
人前莫說打儞頭破百裂
示衆云師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羅紋結
角交鋒處猫眼臨時失刼蹤祖師門戶八字打開便

請橫身直入有麼若無一上座不免爲蛇畫足去也拈拄杖劃一劃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百雜碎莫有知恩者麼若無學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平江府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曇華禪師凡三示衆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當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去語默不及處棒喝未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般臨濟三玄戈甲會洞山五位君臣敲唱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天下衲僧鼻孔布縵天網打衝浪錦鱗是則是便恁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驀拈拄杖劃一劃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卓拄杖一下

示衆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丹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

示衆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行機禪師凡三本州人也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蝎鳥落水魚鱉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識瞌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示衆云古佛出世成人者少祖師西來敗巳者多三乘十二分教玄言妙語盡是鐃鈎搭索向佛祖提撕不到處提格外機向佛祖開口不得處說無義語教他有殊勝功行者寸步不移不妨七縱八横教他有微妙語言者一詞不措不妨熾然常說隱靜平高就下未免拈占波與新羅鬬額所以道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有時恁麽中不恁麽有時不恁麽中却恁麽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殺人刀活人劒總在裏許忽有箇衲子出來道和尚恁麽說話且喜沒交涉也怪他不得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饒州薦福道行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惠光禪師凡二建寧府陸氏子師因舊住相訪師問頃年有一則公案與儞商量不下如今作麽生云未入門時舉似和尚了也師云這裏又作麽生云不可頭上安頭師以手劃一劃云這裏且置儞爲甚麽踏斷天台石橋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出去
師問僧上來曾撞見釋迦老子麽祖見師云在甚麽處僧問訊而立師云且莫認賊爲子僧云將錯就錯師云救儞不得

南嶽下第十八世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南雅禪師凡六示衆云萬機不到切忌埰根一句全提有何巴鼻直饒透出威音那畔猶落今時且不落今時一句又作麽生良久云紅白花開桃李春
示衆云百尺竿頭進步脚跟下五色線猶存寒灰枯木一念萬年坐在鬼窟裏總不與麽未有轉身一路畢竟如何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示衆云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衣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巳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藉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麽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泊合停囚長智

示衆云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示衆云昨日鬧浩浩今朝靜悄悄鬧中之事靜中參靜中之事鬧中了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靜鬧雙舉是汝諸人作麼生了若也了得儞有拄杖子我與儞拄杖子儞無拄杖子我奪却儞拄杖子芭蕉鼻孔落在諸人手裏若了不得芭蕉在汝諸人脚底

示衆云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聰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鎚鎚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凡五示衆云雞足峰前徒勞話會曹溪路上迥絕商量縱有窮天玄辯竭世樞機渾用一點不著若也一擊便透一舉雙明不在揚眉瞬目亦非竚思停機方可捋猛虎鬚拈毒蛇尾放身捨命入水入泥南北東西縱橫自在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絕慮忘言如是則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論劫在家舍不離途中且道只今在家舍在途中會麼玉殿半開金鎖濫夜深誰見紫微君

示衆云奔流度刃未是作家疾焰過風猶爲鈍漢所以曹溪竪拂笑殺衲僧雪峯輥毬翻成兒戲指南一路智者知疏末後一機要津把斷若是具向上眼底脚未跨門撩起便行猶是刺頭入膠盆離此之餘大似猢猻戴紙帽總不恁麼又且如何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示衆云師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擲早翻身羅紋結角交鋒處鶻眼臨時失却蹤這般說話不是弄猾頭逞俊快須是伎倆盡得失忘懸時如風應機如電雖然如是未是達人分上事作麼生是達人分上事寒鷺未舉首俊鶻已沖天

示衆云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求古人恁麼說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通方君子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有時恁麼者是有時恁麼者不是諸人還委悉麼直饒見徹一切法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直下是非兩忘猶是隔靴抓痒更向句裏

呈機言中辨的劒去久矣猶方刻舟山僧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虗空粉碎無依倚不委蟠桃幾度春

示衆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持提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庵安分庵主(凡五)福州永福林氏子早歲於道微有省發處性疎散紹興初妙喜領徑山師往求挂搭妙喜恐其擾衆却之師入城於稠人中忽聞喝道者云侍郎來師豁然大悟作頌云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這回俱裂盡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徧歷江湖徑歸洋嶼依止懶庵需禪師日臻玄奧一日取辭需送以偈云江頭風急浪花飛南北相逢不展眉獨有分禪英俊手等閑奪得錦標歸後住本庵

示衆云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只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

示衆云斬草壼山頂不是有爲功亦非無爲法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誰敢正眼覷著若也望崖而退者辜負平生任是聰明辯慧種種神通到這裏用一點不著直饒儞是箇鐵漢向佛祖頭頂上行正是門外客入得山僧門者打折儞脚搥折儞腰莫言不道爲甚如此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示衆云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還有撿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云冤有頭債有主復東西顧視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遂以手屈指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復召云諸兄弟且道今日是幾良久云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福州東禪思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凡五本州人也初參東禪密契
微旨復謁妙喜臻極閫奧後開法終于本山
示衆云瀉懸河之辯未免葛藤設陷虎之機翻成窠
臼縱使談空說有舉古論今意句交馳主賓互換正
是無風起浪好肉剜瘡建化門中不妨施設若欲全
提正令把斷要津斡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須
是頂門眼正肘後符靈絕類離倫超宗越格始得雖
然如是猶是宗門極則只如祝
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
帝基盤礴三千界睿筭延鴻億萬春
示衆舉雲門大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
者是好手遂拈拄杖云大衆若喚作拄杖子正是平
地上死人若不喚作拄杖未透荊棘林在畢竟如何
良久云冬不寒臘後看卓拄杖下座
示衆云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秘魔杈石鞏箭不
須拈出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橫說竪說是甚麽熱盌
鳴聲諸人到這裏又且如何良久云鼓山今日失利
下座
示衆云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
相遂召大衆云玉本無瑕却有瑕

福州西禪守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頴禪師凡六本州閩淸人也示衆拈拄
杖卓一下云性燥漢只消一鎚遂靠却拄杖云劍利
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劍利底麽良久云比擬張驎
兔亦不遇
示衆云誰人無心誰心無佛佛常在人人常逐物竪
起拂子云若喚這箇作拂子未免爲物所轉若不喚
這箇作拂子亦未免爲物所轉畢竟如何辨明良久
云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云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自彰瑕纇山
僧與麽道已是罪過彌天
示衆云若論此事是著即差非著即錯不是不非如
蟻循環如蠶作繭到箇裏直須揮劍設或不然淸風
月下守株人凉兔漸迤芳草綠
僧問最初說法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不知有最
初句最初句即不問如何是末後句師云痛領此問

云與麼則謾他一點不得也師云早被謾了

僧問如何是正知正見師云猫兒狗子云也只具一隻眼師云半隻也無

湖州道場法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有權禪師凡三臨安府人也師開堂示衆云拈花微笑埋沒平人面壁九年外揚家醜自此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致使後代兒孫承虛接響今日既是逃避不得不免將錯就錯指空話空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是名初轉法輪開演第一義諦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無古無今非別非異若也未明更將一句無私語旁贊

皇圖億萬春

結夏示衆云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休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旃檀林任䶕驟别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示衆云久雨不晴今日晴簷頭雨滴許誰聽髑髏忽破閑機盡見色聞聲總現成拈拄杖擊繩床云此是聲色雙舉聞見歷然且那箇是現成底會麼浙人不相色胡人不相鼻

明州天童曇華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傑禪師凡四福州人也偏扣諸方後依華禪師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破砂盆華頷之一日取辭華送以偈末句有云吾有末後句歸來要汝遵華領天童命師充第一座師後開法衢之烏巨終于本山

示衆云以楔出楔𨁝成途轍以心傳心其病轉深達磨大師不會當頭句却向少林面壁九年後代兒孫承虛接響揚眉瞬目行棒行喝盡是黃葉止啼烏巨到這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咬定牙關且與諸人和泥合水卓拄杖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示衆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別有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犁泥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示衆云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忙忙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

聯燈會要卷第十八

聯燈會要卷第十九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韶州六祖慧能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凡六　本郡安城劉氏子師問六祖云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云儞曾作什麼來師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階級師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石頭來參師問甚處來云曹溪來師竪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云子莫曾到西天否云若到即有也師云未在更道云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師云不辭向儞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遷馳書往南嶽讓和尚處師謂遷云達書了回來與汝箇鈯斧子住山去遷到南嶽未通書便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云寧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讓休去遷回師問書達否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去時蒙許鈯斧子即今便請師垂下一足遷便作禮尋歸南嶽

玄沙云大小石頭被大慧靠倒至今起不得

翠巖芝云思和尚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他斧子且道後來用箇甚麼

黃龍南云石頭雖善馳達不辱宗風其柰遲疑太過不知落節既是落節回來因甚得斧子

雪竇云大小大慧不能據令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又恁麼去也

僧問和尚近日有何言句乞示一兩則師召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分明記取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下第二世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凡八高安陳氏子師參六祖祖將示寂師問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祖云尋思去祖順世師每靜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云汝師已逝空坐何爲師云我稟遺戒故尋思爾第一座云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住吉州青原師言甚直汝自迷耳師聞是語禮辭祖龕直詣吉州青原見思思問子自何來師云曹溪思云將得甚麼來師云未到曹溪亦不失思云若恁麼用去曹溪作麼師云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師却問曹溪還識和尚麼思云汝今還識吾麼師云識又爭能識得思云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師因青原云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云有人不云云原云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出師云盡從這裏去青原然之

師問青原和尚自離曹溪甚麼年到此住思云我即知汝早晚離曹溪師云某甲不從曹溪來思云我亦知汝來處師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

示衆云我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師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出云直得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師云我這裏針劄不入山云我這裏如石上栽花

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二俱是謗請和尚除師云我這裏一物也無除箇甚麼師却問顛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云無這箇師云若與麼汝即得入門

師問僧甚處來云江西來師云還見馬大師麼僧云見師指一橛柴云馬大師何似這箇僧罔措回舉似馬大師大師云汝見橛柴大小云沒量大大師云汝甚有力僧云何故大師云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耶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云誰縛汝云無人縛師云誰求

解脫。問如何是淨土。師云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云誰將生死與汝。問如何是禪。師云碌塼。云如何是道。師云木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問取露柱。云某甲不會。師云我更不會。

青原下第三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凡二) 婺州東陽張氏子。師問石頭。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云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師云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撮得虛空麼。師云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云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云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汝來處。師云和尚何得贓誣於人。頭云汝身現在。師云雖然如是畢竟將何示於後人。頭云汝道誰是後人。師於言下契悟。前所得心罄殫其跡。

師臨示寂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云會麼。云不會。師拈枕擲于地。即便告終。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凡二十五) 絳州韓氏子。精持律行。博通經論。一日自嘆云。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耶。直造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汝作麼生。師佇思。頭云子因緣不在此。江西馬大師處去。必爲子說。師造(復理前問)馬大師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於言下頓悟。便作禮。馬大師云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大師云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箇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著人。藥山向江西悟去。爭奈平地喫交。有甚麼扶策處。具眼者辨看。

馬大師一日問師。子近日見處如何。師云皮膚脫落盡。唯有眞實在。馬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宜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師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

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即禮辭復返石頭
師坐次石頭問師作甚麼師云一物不爲頭云恁麼
則閑坐也師云若閑坐則爲也頭云汝道不爲又不
爲箇甚麼師云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贊云從來共住
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
流豈可明

示衆云祖師只教汝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
莫教振觸是儞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
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
說這箇語顯那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
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云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
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云煩惱作何相狀
我且要儞考看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
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
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
論便說與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此解只是生
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甚尼
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與麼窮生死且不可
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
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儞欲識地獄
道只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鬼道只今多虛少實
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
疎者是豈須披毛帶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只今淸
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切須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
得棄這箇這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
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分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
多事人覓箇癡鈍漢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語以
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
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與麼道猶是三界邊事
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作等閑須知
珍重

師久不上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云打
鐘著院主打鐘大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
後問和尚許爲大衆說話爲甚一詞不措師云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又爭怪得老僧

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拶著

失却一隻眼　翠巖芝云院主怪藥山不爲說
話可謂悞他三軍
師晚參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時有
僧出云特牛生兒也只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
來其僧便抽身歸衆
洞山云這僧會卽會只是不肯禮拜
法燈云生底是牯牛兒牸牛兒　代云雙生
師尋常不許人看經一日將經自看僧問和尚尋常
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云我只要遮眼云某
甲學和尚看得麼師云儞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師與道吾雲巖游山見兩株樹一榮一枯師問雲巖
枯者是榮者是云榮者是師云與麼則灼然一切處
光明燦爛去又問道吾吾云枯者是師云與麼則灼
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少頃高沙彌來師又問高高
云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回顧雲巖道吾
云不是不是
保寧勇頌云抹粉搽坯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

抽鼓鼕打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師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喚他來作甚麼師
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岩云恁麼則某
甲共和尚每人出一隻手
大溈喆云藥山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成廢器
師一日提笠子出雲巖指問用這箇作甚麼師云有
處用岩云風雨來時作麼生師云蓋覆著岩云還受
蓋覆也無師云雖然如是要且無遺漏
一日齋時院主報云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去師云汝
與我擎鉢盂去主云和尚無手來多少時也師云汝
只是枉披袈裟漢主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
師云我無這箇眷屬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箇甚麼師云思量箇不思
量底云不思量底又如何思量師云非思量
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師問儞只浴得這箇還浴得
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黃龍南云此二尊宿一
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師於手中書佛字問道吾云是甚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

師問僧甚處來云南泉師云在彼多少時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則三十年後成一頭水牯牛去也云某甲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云偏口欲南風那云和尚莫錯自有把匙筯人在

師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洞庭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

雲巖代云滿滿地　道吾云滿也

師問僧年多少云七十二師云是七十二那云是師便打

曹山云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問如何免得此棒曹云王勅既行諸侯避道

師問飯頭僧在這裏得多少時云三年也師云我總不識僧其僧不契憤然而去

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云待晚間來爲汝決晚參衆集師云今日要決疑僧何在僧便出師下座擒住云大衆這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

翠巖芝云藥山與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然如是這僧也不得辜負藥山

僧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云吾爲汝道亦不難只宜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各自合取口免相累及

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師喚侍者云拖出這僧者僧便走師云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云莫諂曲云不諂曲時如何師云傾國莫換

僧問旁人攙歸鄉時如何師云汝父母徧身紅爛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云若恁麼即不歸也師云汝却須歸去汝若歸去我示汝箇休粮方子云便請師云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

僧問祖師未來時還有祖師意也無師云有云既有祖師又來作麼師云只謂有所以來

師臨示寂時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物撑拄師擧手云子不會我意即告終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凡十 初習儒業入長安應舉遇一禪者問仁者何往師云選官去禪者云選官何如選佛師云選佛當何所詣禪者云江西馬大師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師徑造江西纔見馬大師便以兩手托幞頭脚馬顧視之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師復造石頭亦以前意投之頭云著槽廠去師乃服勤三年

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剗佛殿前草次日大衆各備鍬鑁剗草師獨以水洗頭胡跪石頭前頭微笑與落髮又爲說戒師掩耳而去

師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却聖僧頂而坐衆皆愕然報馬大師大師入堂見卽笑云我子天然師跳下作禮云謝師安名因名天然馬祖問甚處來師云石頭來祖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云若蹉倒卽不來也

師經過一寺値天寒師取殿中木佛燒火向院主忽見呵云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拄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院主云木佛何有舍利師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院主自後眉髮墮落

師問僧甚處來云山下來師云喫飯了也未云喫飯了師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我瞎得麼

師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問居士在否士云飢不擇食師云龐老在否士云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云蒼天蒼天便回去

師問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法擧昨日底來作箇宗眼師云只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云我在儞眼裏師云我眼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云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不對士云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師與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水云得與麼也還辨不出師云酌然是辨不出士戽水二掬潑師師云莫與麼莫與麼士云須與麼須與麼師却戽水三掬潑士士云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師云無外物士云

得便宜者少師不對士云誰是落便宜者

師訪居士門逢女子靈照提籃洗菜師問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再問照提籃便行師遂回山須臾居士歸照舉前話士云丹霞在否照云已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嬭

大潙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

師路次逢一翁與一童子師問翁住在甚處翁云上是天下是地師云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翁云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翁與童子入山而去

潭州長髭曠禪師凡七師謁石頭頭云甚處來師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師云便請頭垂下一足師便作禮頭云儞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云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

雪竇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

南華昺云喚作一鋪功德已是强名石頭垂下一足長髭云如洪爐上一點雪轉見漏逗雖然如是劒閣路雖嶮夜行人更多

師陞座次龐居士來衆集定士出云各請自檢好師便提唱士却於繩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公請師答話師云還識龐公麼云不識士搊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語士便托開師少頃問居士適來這僧還喫拄杖麼士云待伊甘始得師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云和尚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妨師云不好箇甚麼士云阿師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

師廊下行見僧問訊師云步步是汝證明處還知麼僧云不知師云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作禮師云我不堪汝却好

師一日見僧來驀搊住云獅子兒野犴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云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搊住師云偏要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放手拍三下師云若見同風汝還甘與麼否云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云猶欠哮吼在師云料想不由別人

有僧來繞繩床一匝卓然而立師云若是石頭法席

一點也用不著僧又行一匝師云却是恁麼時不易道得箇來遮僧便出去師喚云上座僧不顧師云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首云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云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退身三步師却繞繩床一匝僧云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打三棒

師問僧甚處來云九華控石庵師云庵主是甚麼人云馬祖下尊宿云名甚麼云不委他名師云他不委爾爾不委他云尊宿眼在甚麼處師云若是庵主親來也須喫棒云賴遇和尚放某甲過師云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雪竇云是則是二俱作家且不解收虎尾只解據虎頭若是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師問李行婆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云非師不委師云多虛少實在婆云有甚諱處師云念汝是女人放爾拄杖婆云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云老僧過在甚麼處婆云和尚既無過婆豈有過師云無過底人作麼生婆豎起拳云與麼不與麼總成顛倒師云實無諱處

潭州大川和尚凡一問僧甚處來云江陵來師云幾時發足僧提起坐具師云謝子遠來下去僧繞繩床一匝便出師云若不恁麼焉知眼目端的僧撫掌一下云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云甚得禪宗道理後僧舉似丹霞霞云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即不然云和尚此間作麼生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在僧作禮霞云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云若不是丹霞也難分玉石

潮州大顛和尚凡五初謁石頭頭問阿那箇是汝心師云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詣方丈請問前話云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云無心可得頭云元來有心何得言無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有省

示衆云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

境及守認技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假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水空和尚來。師把住。坐具云。不用通時暄。亦不用通來處。空云。擬欲恁麼。又恐人情不足。師放手云。遮足也。未空提起坐具。云若通時暄。又恐迷來處。師云。暫時相見。也無妨

師將痒和廊下行。逢一僧問訊。師以痒和。篩口打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大顛老野狐不會辜負人

侍郎韓愈文公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愈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愈門措歸宅。怏怏不樂。夫人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愈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語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愈明日凌晨復去。及門逢首座。座云。侍郎入寺何早。愈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有何因緣。愈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復至方丈。進前語。師亦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有箇甚麼道理。愈云。適來門首問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師便打。即時趁出

　保寧勇頌云。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棲蹤不在梧桐樹。翠鳥東西空繞枝

汾州石樓和尚。凡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師云。石樓無耳朵。僧云。某甲自知非。師云。老僧還有過。僧云。和尚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汝非處。僧作禮。師便打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漢國。師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遇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何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云。闍梨受戒多少時也。僧云二十夏。師云。大好不見人。便打

　雪竇云。這僧棒。即喫了。要且去不再來。石樓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鳳翔府佛陀遜禪師。凡三兩米胡領衆來相看。師便拽轉繩床。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云。是即是。若不驗過。已後遭人貶剝。却令侍者去請米胡纔上來。拽轉繩床便坐。師繞繩床一匝。便歸方

丈胡搜𧨂繩床頌衆出去

師訪龐居士。士云。憶得在母胎時有一則語。今日擧似阿師。第一不得作道理主持。師云。猶是隔生也。士云。向道不得作道理主持。師云。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云。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云。不作道理。却成道理。士云。不但隔一生兩生。師云。粥飯僧一任撿責

師見居士來。便閉却門云。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云。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被士搊住云。是儞多知。是我多知。師云。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去幾何。士云。只此一問。氣急殺人。師不對。士云。弄巧成拙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凡二。師謁馬大師。大師問。汝來何求。師云。求佛知見。大師云。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爾。汝自何來。云。南嶽來。大師云。汝從南嶽來。未見曹溪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即歸石頭

問石頭。如何是佛。頭云。汝無佛性。師云。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云。蠢動含靈却有。師云。某甲爲甚麼却無。頭云。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悟入。後凡有學者扣問。師皆云。去。汝無佛性

丁行者。凡一。訪性空。空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空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空云。青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麼。空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空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麼過

青原下第四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凡三。本渚宮賣餅家子。未詳姓氏。師家日令師送十餅上天皇。皇受畢。每留一餅與之。云。我惠汝以廕子孫。師忽自念云。餅我持去。何返遺我。豈別有旨耶。請問皇。皇云。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言下領旨。因投出家。皇云。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

師問天皇。某甲自到來。不蒙和尙指示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云。何處是指示。某甲心要處。皇云。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汝心要。師竚

思皇云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悟乃問云如何保任皇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師問天皇從上來相承底事如何皇云不是明汝來處不得師云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云淺草易爲長蘆

前澧州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宗知禪師凡二十 豫章海昏張氏子初見藥山山問甚處來師云游山來山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云山上烏兒白似雪水裏游魚閑不徹

師因藥山示衆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師云相隨來也僧請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云非言說師云早說了也

師見南泉泉問闍梨名甚麼師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云切忌道著泉云酌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去師却來坐巖問師弟適來何不祇對和尚師云汝得恁麼靈利巖問措却去問南泉云適來因緣智頭陀何不祇對和尚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巖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知巖不薦默計云此人因緣不在這裏却同歸藥山山見二人回乃問巖汝到甚麼處去來巖云到南泉山云有何言句巖舉前話山云子作麼生會巖無對山大笑巖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我今日困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云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云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云和尚不爲某甲說師便低頭

施主施裩南泉提起示衆云法身具四大有人道得與汝一腰裩師出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云與汝一腰裩

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云教汝指點著堪作甚麼云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云牙根猶帶生澁在

雲巖不安師問離却殼漏子向甚處相見云向不生

不滅處相見師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師見雲巖修鞋乃問作甚麼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雲巖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云如人背手摸枕子巖云我會也我會也師云儞作麼生會巖云偏身是手眼師云道也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師云通身手眼

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云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起去

師指佛桑花問僧這箇何似那箇云直得寒毛卓竪師云畢竟如何云道吾門下師云十里大王

僧問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難尋師云同道者方知亡和尚還知麼師云不知云為甚麼不知師云去汝不會我語

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云今日好曬麥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一凡十鍾陵海昌王氏子師初參百丈凡二十年無省發後謁藥山山問甚處來師云百丈來山云有何言句師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笑云爭柰目前生死何師云目前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藥山一日又問海兄更說甚麼法師云有時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山云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云有時上堂衆纔集拈拄杖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甚麼山云何不早恁麼道師於此大悟

妙喜云悟去即不無爭柰未出葛藤窠

藥山問師儞未到百丈時曾到甚麼處師云曾到廣南山云見說廣南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云非但州主盡國人來亦移不動

藥山問師聞儞解弄師子是否師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師云弄得六出山云我亦解弄師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弄得一出師云一即六六即一

師到潙山。山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云。是。潙云。長弄。還有置時。師云。要弄即弄。要置便置。潙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云。置也置也。

師問一尼云。爾爺在否。云。在。師云。年多少。云。六十八。師云。爾有箇爺不年六十八。汝還知否。云。莫便是恁麼來者麼。師云。猶是兒孫在。

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師謂衆云。有一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云。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云。一字也無。道云。爭得與麼多知。師云。日夜不曾眠。洞云。問一件事。還得否。師云。道得即不道。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吾云。何不教伊自煎。師云。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處來。云。潙山來。師云。在彼多少時。云。粗經冬夏。師云。與麼則成山長去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

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師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去也。師竪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云。正是第二月。長慶云。被他倒轉掃箒攔面摑。又作麼生。沙休去。　羅山云。噫。兩箇漢不識好惡。雲巖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云。奴見婢殷勤。

裴大夫問僧。只如供養佛。佛還喫否。僧云。如大夫祭家神。大夫學似師。師代云。有幾味飯食。但一時下將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山云。合取鉢盂。師然之。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凡五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與道吾雲巖得法於藥山。山寂後。三人同議。各卜深山隱居去。道吾須臾云。適來所議。甚愜鄙懷。莫辜負先師否。師良久云。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適。他無所能也。若遇靈利座主。指一箇來。或堪雕琢。付受平日所得。以報先師之恩。三人於是分袂。師仰泛小舟於華亭。時人呼爲船子和尚。後道吾至京口。指夾山見師。問答言下大悟（語載夾山章）。山禮辭。師送還

舡而逝

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因示頌云

三十年來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舡空載月明歸

雪竇云這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得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載得月明歸

三十年來海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凡四 師問洞山𠊓來作甚麼山云親近和尚師云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山無對

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師問定山云不落數量請師道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師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師便走山云三十年後從首大哭去在師後開堂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被定山熱瞞一上不同小小

師睡次道吾來見乃牽被蓋之師云作甚麼吾云蓋覆師云坐底是臥底是吾云不在這兩頭師云爭柰蓋覆何吾云莫亂道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猫兒上露柱云不會師云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 凡五 初見藥山山問甚處來師云南嶽來山云甚處去師云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箇甚麼師云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麼師云恁麼則佛戒何用山云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因是契自本心更不受戒

藥山謂道吾云適來有箇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云未可全信待與勘過始得至晚上堂召云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山問我聞長安甚鬧汝還知麼師云我國晏然山云汝從人得看經得請益得師云亦不從人得不從看經得不從請益得山云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云不道他不得自是他不

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云不信道這跛脚沙彌却有
些子氣息
藥山一日自打鼓師捧鉢作舞上堂山擲下槌云是
第幾和師云第二和山云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
一杓飯便行
師辭藥山去住庵山問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云
知是般事便休喚甚麼作戒山咄云這饒舌沙彌入
來近處住菴庶幾時復相見
師住菴後一日雨中來山云儞來也師云是山云可
殺濕師云不打這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
吾云鼓也無打甚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
朗州刺史李翺凡二一日肅莊客禮直造藥山前山
看經略不相顧李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召
尙書李應諾山云何得貴耳賤目李遂作禮問云如
何是道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山
云雲在靑天水在瓶李禮謝贈詩云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靑天水
在瓶

李問藥山如何是戒定慧山云我這裏無這閑家具
李莫測其旨山云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
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凡四問丹霞如何是佛霞云
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麼師退身三步霞云錯
師進前三步霞云錯師蹺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云
得即得辜負諸佛師
龍牙問自到和尙法席每上堂不蒙一言示誨意在
於何師云嫌箇甚麼後問洞山山云爭怪得老僧後
有僧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
雪竇云兩箇老漢被這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
同參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趂出
師在法堂上行投子進前作禮問西來密旨和尙如
何指示於人師顧視少頃子云乞師垂示師云更要
第二杓惡水那子作禮師云莫埰却子云時至根苗
自生
僧問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云汝今見吾復何

所得

吉州孝義性空和尚凡二僧來參師展手示之僧近前復退後師云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云與闍梨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云蒼天蒼天

師見僧來乃問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僧云某甲結舌有分師云老僧又作麼生僧云素非好手師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撫掌三下僧拂袖而出師云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忙然走只有闍梨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凡一有僧來繞師三匝敲繩床一下云不見主人公終不參衆去師云情識甚麼處去來云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云幾落情識僧呵呵大笑師云村草步頭逢著一箇半箇有甚共語處僧云且參堂去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凡四侍石頭游山次頭云與我斫却面前樹子礙我師云不將刀來頭袖中取刀倒度與師師云何不過那頭來頭云汝用那頭作麼師

於此有省

杏山問承聞行者游五臺還見文殊麼師云見山云道甚麼師云道儞生身父母在深草裏杏無對

師與仰山翫月次山問尖時圓相向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向甚麼處去師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隱

師每見僧來拈起拄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皆不契長沙聞得云我若見只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來三聖將此語去祇對被師識破是長沙語

杏山聞三聖失機親到石室纔見便問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云開心盌子盛將來無縫盤子合將去說甚麼難消杏山休去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凡六有新羅僧來參纔展坐具師捉住云未離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如何爲物雲云只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云只與麼也難得雲云莫是未見東越老人時消息麼師

便喝雲展兩手師云錯怪人底有甚麼限雲掩耳出
去師云死却這漢平生也
洛平來師問甚處來云南溪師云將得南溪消息來
麼云消即已消息即未息師云最苦是未息云且道
未息箇甚麼師云一回見面千載忘名平拂袖便行
師云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有僧來擬作禮師云野狐兒見箇甚麼便禮拜僧云
老禿奴見甚麼便恁麼道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
忘前失後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
云誰甘師呵呵大笑云遠之遠矣僧四顧而出
有僧來纔展坐具師云這裏會得早是辜負平生云
不向這裏會又作麼生師云不向這裏會更向甚麼
處會便打出
有僧來纔展坐具師云不用通時喧還我文彩未生
時道理來云某甲有口啞却即閑苦死覓箇臈月扇
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捉住云還我未拈棒時道
理來師云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云
隨與不隨即且置請和尚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四世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凡三福州楊氏子師謁大顛問
不用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頭云幽州江口石人蹲師
云猶是指東劃西顛云若是鳳凰兒不向籬邊討師
作禮顛云若不得後語前話也難圓
師問侍者姓甚麼者云與和尚同姓師云爾道我姓
甚麼者云問頭何在師云幾時曾問爾者云姓者誰
師云念汝初機放爾三十棒
師陞座次有道士出從東過西有僧出從西過東師
云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道士作禮云謝師接引
師便打僧作禮云乞師指示師亦打乃謂衆云此兩
件公案且作麼生斷還有斷得底麼如是三問衆無
對師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也擲下拄杖便歸
方丈
大溈喆云若不是三平泊乎作道理斷却不見

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
人果然

馬頰山本空和尚凡二示衆云只這施爲動轉還合
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
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去僧問如何免得
不成茶話去師云儞還識得口也未云如何是口師
云兩片皮也不識云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衆前
不得牽爺恃娘云大衆欣然去也師云儞試點大衆
性看僧作禮師云汝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去僧欲進
語師云辜負平生行脚眼

本生和尚凡二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汝便向未
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儞便向拈起時作主宰
且道老僧爲人在甚麼處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
師云也知闍梨不分外云高高處平之有餘低低處
觀之不足師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云掩鼻
偸香空招罪犯

雪竇云這僧善能切瑳爭柰弓折箭盡雖然如
是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
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
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
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問僧甚處來云太原來師云那邊風景如何云與
此間不別師云且道此間風景如何云和尚與某甲
不同師云踏破施主草鞋當爲何事僧無對師云卽
古卽今出箇問處且難乃至老僧亦出不得

侍郎文公韓愈凡四公鎭潮州暇日謁大顚問弟子
軍州事多省要處乞師一言顚據坐公罔措時三平
義忠禪師侍立乃敲繩床三下顚回顧云作麼忠云
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作禮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
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三平遷化衆請公作喪主公將手巾一條蓋一面砂
鑼上橫一口劒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
道得某甲卽作喪主若道不得某甲卽不作喪主其
時一衆無對公踢翻砂鑼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遠矣

羅山閑到三平讀碑見載其事乃云噫大奇大
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箇俗漢呑却也陳

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在時有僧問只如侍郎與麼上來未審作麼生祇對羅山云我當時若在只將七尺布巾蓋却頭橫亞一柄靈刃刀以手握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箇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理退之須有理 統要云潭守姓韓非文公也

公問僧承聞講得肇論是否云不敢公云肇有四不遷是否云是公將茶盞撲破云這箇是遷不遷僧無對

汾陽昭代云識得侍郎

公因唐憲宗迎佛骨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次日早朝羣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公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卿何獨不賀公奏云臣曾看佛書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衛護之光上問如何是佛光公無對因以罪出

雪竇代云陛下高垂天鑑

青原下第五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鑑禪師 凡三十 劒南周氏子師在蜀業金剛經因號周金剛嘗謂同學云一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謂同列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尚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族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抄出蜀及中路遇一賣餠婆子師放下疏抄問婆云買餠點心婆斂手云上座擔者何文字師云青龍疏抄婆云講何經師云金剛經婆云婆有一問上座若道得卽捨餠充點心師云便請婆云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鼎鼎是點那箇心師無對徑造龍潭纔相見便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師作禮而退

雪竇云將錯就錯　雲峯悅云大小德山向鼈甕裏淹殺　黃龍心云雪竇與麼不知德山將錯就錯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白還相委悉麼縱饒栽種

得不是棟梁材

師因侍立龍潭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師卽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師擬接潭便吹滅師於此大悟便作禮潭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師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次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取疏抄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抄便燒於是取辭

師到潙山挾複子於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潙山不顧師云無無便出去

雪竇云勘破了也

師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却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召云和尙潙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雪竇云勘破了也

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甚麼處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了也潙云還識此人麼云不識潙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雪竇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作賊人心虛潙山賊過後張弓

妙喜云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示衆云於巳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作禮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便打師云儞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師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德山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子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大潙喆云德山大似淸平世界鋥甲磨鎗這僧不惜性命身挨白刃

示衆云問則有過不問猶乖時有僧出作禮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便打師云待儞開口堪作甚麼

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驢唇馬觜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儞未審諸子有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群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審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儞諸方老禿奴教儞修行作佛傍家行脚成得幾箇佛也儞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儞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老僧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儞被他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回三界皆爲有心何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卽行要坐卽坐更有甚麼事仁者我見儞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婬女相似道我王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卽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儞何別諸子莫狂勸儞不如休歇去無事去儞纔起一念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儞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擬聚頭來難問教結舌無言儞是傀儡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儞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胸點肋稱楊稱鄭到這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儞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這裏無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與儞萬法爲師這箇老漢不敢謗他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儞無事去莫向外求儞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他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他閭閻有甚麼交涉謗我先

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這裏佛也無祖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屎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披瘡疣衣學甚麼事飽喫了飯說眞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麼須是箇丈夫始得儞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儞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儞諸子作解會自已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箇屙屎送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儞不如無事去早休歇去莫學顚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走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筭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罪莫錯用心閻羅王徵儞草鞋錢有日在穿儞鼻孔繫著橛上償他宿債莫言不道是儞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儞解卻繩索脫卻籠頭卸卻角馱作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儞不得更無別法是箇姐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儞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頓儞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儞無事去教儞莫造作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頭處巧作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已分上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儞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他諸子儞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箇無事人佛亦不如儞祖亦不如儞仁者莫走蹈儞脚板闊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

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峰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屎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故一念妄心不盡卽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漢不圖儞田厙奴荷負若肯卽信取若不肯每人有箇屎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儞諸方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儞急去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儞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人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尙無纖塵可得處處淸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欲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

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卽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觜儞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鱍鱍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這裏眼目定動卽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婬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厙奴何惜許一箇堂堂大丈夫兒喫他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道教儞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婬女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老禿奴便打繩床作境致竪起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辭强生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旃檀香仁者被既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禿奴口觜接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

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犂拽杷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儞脊劫佛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儞去佛肚裏過來只是箇能行底屎橛不會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儞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覔便宜豈有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語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勸當解處老漢與儞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婬女人不持齋戒瞎禿奴羣羊僧顯却他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策子尋句義覔勝負一迊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淸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踈浮虛詐僞記他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持脣觜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他又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儞諸人好似老鴟身在虛空心在糞堆頭只覔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會入叢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鐙這田厙奴罵賊屎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這裏恰似遇澧州人喫魚羹爛攞一頓且圖儞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箇好人去還肯麼若肯即住不肯一任脫去珍重

雪峰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便打峰便走師召云布衲峰回首師云他後語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師見僧來閉却門僧敲門師問阿誰云師子兒師開

門僧作禮師驀項騎云這畜生甚處去來
有僧來相看作相撲勢師云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中棒僧拂袖便行師云饒儞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便打云須是我打儞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師云天然有眼僧擘開眼云貓便出師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淸
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云只恁麼僧良久師云汝更問看僧擬再問師便喝出
妙喜云不妨好一喝只是下得太遲
僧問如何是菩提師云出去莫向這裏屙問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師云有云如何是不病者師云阿耶耶阿耶耶
師臨示寂時示衆云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端然而寂時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塔于本山
洪州寶峰和尚凡五 師問嚴頭與麼與麼作麼生會頭云不與麼不與麼又作麼生會師云是平實語頭云腰帶無鉤師云作麼生頭云上腰不得師云是平實語
有僧從嚴頭來師竪起拂子云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進前師云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嚴頭頭云我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云我竪起拂子從他奪總不將物來儞又作麼生頭聞乃云無星秤子有甚麼辨處
師見僧念經從方丈前過師云滿口道盡只是不具眼僧以手指師云道道師掌身邊沙彌云眼在甚麼處僧蹺一足云與麼與麼師云長江下釣無餌也吞僧便喝云這老和尚無故塗糊人師云咬人師子不露牙僧作咬勢師云大栽帽子別處戴
師問僧其中事卽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云某甲在路時便知有此一問師云更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云莫不契和尚意麼師云苦瓜那堪待容
師問僧古人有一條路接初機晚進汝還知麼云請師指出師云恁麼則闍梨知了也云頭上更安頭師云老僧不合問云問又何妨師云我這裏不曾容人

亂道出去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凡十二　廬陵陳氏子師到潙山作米頭篩米次山云施主物莫抛撒師云不抛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米示師云汝道不抛撒這箇從甚麼處得來師默然潙云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云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至晚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

師問道吾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云添淨瓶水著吾却問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密契

道吾謂師云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爲我除師云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賢之

示衆云一代時教是整頓儞時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猶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卽差不分卽坐著泥水

僧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云這老漢有甚麼死急

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洞山云笑殺土地

瑯琊覺云雪峰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未知有向上一竅

僧問先師一片靈骨黃金色擊作鐘聲未審甚麼處去也師召僧僧應諾師云儞不會我語去

有僧辭師問舡去陸去云遇舡卽舡遇陸卽陸師云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又云臨行之句永劫不忘

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是否師云是云且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云我道不驚衆云不驚衆是不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云徧界不曾藏

雪竇云誰是不顧者

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子

雪竇代云弄巧成拙　保寧勇代云只恐和尚

用不著

師問侍者道吾云莫棄這邊著那邊僩作麼生會者云一依和尚所會師云作麼生是我會處者從西過東而立師云僩正是棄這邊著那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扣齒示之僧不契師遷化後其僧問九峰先師扣齒意旨如何峯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寃讎

僧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萬年去云萬年後如何師云登科任僩登科拔萃任僩拔萃其僧後問徑山諲諲云光靴任僩光靴結褁任僩結褁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凡六師為道吾作侍者一日過茶與吾吾接得拈起盞子云是斜是正師叉手近前視之吾云斜則總斜正則總正師云某甲不恁麼吾云子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云是斜是正吾云汝不謬為吾侍者

師侍道吾到一家弔慰次師撫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為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寺謂師云汝宜離此恐知事知於汝不便

大溈秀云大凡言論須有轉身之謀道吾既喫他痛棒且漸源具甚麼眼

師辭道吾去一村院凡經三年一日聞童子念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師忽然大悟遂焚香作禮云信知先師之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錯怪先師也

師後造石霜霜問向來打先師因緣還會也未師云卻請和尚道霜云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通所得作禮而退

雲居元云石霜著甚死急喚惺千箇漸源有甚用處當初待他舉了以棒打出非唯作天下宗師亦乃與道吾雪屈

師一日荷鍬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霜問作甚麼師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師云正好著力霜云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師荷鍬便出

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保寧勇頌云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
頭自從事却潘郎後也會人前不識羞
師在紙帳中坐有僧來撥開帳云不審師視之良久
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後僧
舉似石霜霜云如人善射箭不虛發
師一日捲簾在方丈內坐資盖和尚來見乃下却簾
子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云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
在盖打侍者一掌者云不得打某甲自有堂頭和尚
在盖云爲有堂頭和尚所以打儞者舉似師師云猶
隔津在
祿青和尚凡三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
紅莧樹生葉不生花僧無語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
正是道吾機爲甚麼不會僧作禮師便打云須是老
僧打儞始得
有僧來師以目視之僧云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
不著師彈指三下僧繞繩床一匝依位而立師云參
堂去僧纔出去師便喝僧以目視之師云酌然是用

不著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凡二十六會稽俞氏子七歲依律師
出家一日律師爲師授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
意處師顧律師上下又自捫其身云和尚亦有眼耳
鼻舌身意某甲亦有眼耳鼻舌身意佛何得言無其
師驚云吾非汝師汝已後當荷大乘法去遂覩送師
入五洩山出家
師初謁忠國師問如何是古佛心忠云牆壁瓦礫是
師云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忠云是師云無情還會
說法也無忠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師云甚麼人得
聞忠云諸聖得聞師云師還聞否忠云我不聞師云
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會說法忠云賴我不聞我若
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師云恁麼則衆生
無分也忠云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師云衆生聞
後如何忠云即非衆生師云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忠
云酌然言不干典非君子之所談豈不是華嚴云剎
說衆生說三世一時說師不契師後到溈山山問舉

聞价闍梨曾問忠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師云是潙云試舉看師舉了潙云我這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師云便請潙以拂子點一點師云請和尚爲某甲說潙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云此間莫有同年慕道者麼潙云此去澧陵縣側石室有雲嵓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辭潙山直造雲嵓請益前話嵓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因有省作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云汝曾作甚麼來師云聖諦亦不爲巖云還得歡喜也未師云歡喜即不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

師問雲巖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眞如何祇對巖云但道只這是師沉吟巖云价闍梨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無語巖便打後因過水覩影方得頓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師因供養雲巖眞僧問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麼師云是云意旨如何師云當初洎錯會先師意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師辭京兆興善平禪師平問甚處去師云沿流無定止平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師云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

示衆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師聞乃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大陽延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妙喜云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示衆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爾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膺出云某甲參堂去

師垂語云須知有佛向上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佛

向上事師云非佛

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師夜參不點燈有僧問話退師喚侍者點燈來召其僧僧出來師云將取三兩粉與這上座其僧拂袖而退因而有省乃罄衣鉢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云善為時雪峰侍立乃問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云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衣鉢下坐化須臾報師師云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師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師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儞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師便喝撥却果卓

五祖戒云來朝更獻楚王看

大溈喆云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漢喫了也須吐出

開善謙云洞山倚勢欺人真如隨風倒柂忽有人問山僧道過在甚麼處拈果子便喫何故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師在泐潭因初首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出云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甚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師云何不急道初云爭即不得師云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語師云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云教道甚麼師云得意忘言初云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云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明日忽遷寂時號師為問殺首座价

師與雲居渡水次問水深多少居云不濕師云麤人居云和尚作麼生師云不乾

有一病僧在延壽堂要見師師遂去僧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云汝是甚麼人家男女云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老僧亦從人屋簷下過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不回互云教某甲向甚麼處去師云粟畬裏去僧噓一聲

云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云汝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

師因普請次巡寮見一僧師問儞何不赴普請云某甲不安師云儞尋常安時又何曾去僧無對

師問僧名甚麼云某甲師云阿那箇是儞主人公云見祇對次師云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認得驢前馬後底將謂自已佛法平沉因玆是也客中認主尙未分明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闍梨自道取云某甲道得只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與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乃示偈云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還似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即便休

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麼不得他衣鉢師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云甚麼人合得師云不入門者云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云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復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甚麼語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相契師云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密聽只不聞末後一轉語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執侍巾瓶一日因疾僧云某甲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將刀向前云上座若不爲某甲舉即殺上座去僧悚然云闍梨且待我爲汝舉乃云直饒將來也無著處其僧忻然禮謝

雪竇云他旣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人提不起設使盡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翠巖芝云不得他衣鉢即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師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即書不字又改作非字雪峰見一時除却

師問僧甚處來云游山來師云還到頂麼云到師云頂上有人麼云無人師云儞不曾到頂云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云闍梨何不且住云某甲住即不辭西天有人不肯

僧問三身中阿那身說法師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

曹山洞山道吾嘗於此切意旨如何曹云要頭便斫將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拄云我也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趕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也許他具隻眼

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回避師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師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雪竇頌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瑠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堦

師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師云不然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

有官人云某甲欲註三祖信心銘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官人無對

保寧勇代云今日得上座證明

師將示寂遣沙彌去傳語雲居他若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居路欲絕也汝須遠立恐他打你沙彌依教語未終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

師臨示寂時告衆云吾有閑名在世誰爲我除有沙彌出云請和尚法號師云吾閑名已謝師於咸通十年三月一日剃沐端然坐逝大衆號慟移時師忽開眼云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令主事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至八日方坐逝壽六十三臘四十二塔于本山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凡五

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鹿走過師云俊哉洞云作麼生師云大似白衣拜相洞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師云你又作麼生洞云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師與洞山過水洞云莫錯下脚師云若錯即過不得也洞云不錯底事作麼生師云共長老過水

師與洞山行次洞指路傍院云裏面有人說心說性師云是誰洞云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師云說心說性者誰洞云死中得活

師把針次洞山問作甚麼師云把針洞云把針事作麼生師云針針相似洞云三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

豈有與麼工夫。師云長老作麼生。洞山云大地火發底道理。
師與洞山鋤茶園。洞擲下鋤頭云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云若無氣力爭會與麼道。洞云儞將謂有氣力底是那。師休去。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凡一。臨濟問如問是露地白牛。師云吽吽。濟云啞却杏山口。師云長老作麼生。濟云這畜生。師便休。
幽溪和尚凡一。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繞繩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踏。僧歸位而立。師云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進語。師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一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靑原下第五世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九凡十　廣州峴亭廖氏子初住京中竹林寺今鶴林是　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法身無相進云如何是法眼師云法眼無瑕道吾時客座下聞是語不覺失笑師纔下座卽請吾喫茶問某甲適來祗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處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師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可參華亭船子誠和尚去師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若去宜易其服師乃散衆易服徑造華亭誠見師來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師云似則不住住則不似誠云不似又不似箇甚麼師云不是目前法誠云甚處學得來師云非耳目之所到誠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師擬開口誠拈橈子背舂打落水中師纔上船誠急索云道道師擬開口誠又打師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誠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師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誠云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師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誠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乃掩耳誠云如是如是卽囑師云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旣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師卽辭行頻頻回顧誠喚云闍梨闍梨師回首誠竪起橈子云汝將謂別有那乃覆舡入水而逝師後出世夾山

示衆云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梨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梨闍梨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梨又作麼生

示衆云金烏玉兎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地黑暗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

也日月未足為明天地未足為大空中不遜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視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闍梨寧可赤脚不著最好

示衆云古人重懷中之金千尺氷雪遇日即消萬劫疑情一句頓曉不墮沙門手不度六門事聞中生解意下丹青浮雲不關山滴水鋒鋩尙犯他影饒君解唱婆娑曲終歸不曉影人蹤驅馬奔騰從闍梨立嚮這裏老僧没蹤

示衆云眼不挂戸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座上無老僧目前無闍梨

示衆云動則影現雖舌三寸須有眼始得坐却舌頭別生見解露柱簷楹滴滴碎珠之影乘舟者迷登機者失子有跨戸之談老僧有室中之意明月寄空碧潭無分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或句到意不到或意到句不到或意句俱不到或意句俱到冥應萬機龍現即乖言下無跡句裏出頭言下立人言下無跡闍梨玄旨是老僧舌頭老僧玄旨是闍梨舌頭坐却舌頭別生見解他參活意不參死意瞪目不登揚眉自曉

示衆云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下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梭不挂絲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

示衆云明不越戸穴不棲巢日不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戸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惜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俊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闍梨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示衆云忽有人問老僧報道百草頭上罷却平生事根株亦不留老僧當位坐坐處不停囚闍梨殿上識得天子屋裏識得主人公有甚用處須向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方是俊儸漢金烏不挂風雲影水鳥那能度九天明月夜藏鈎不知落誰手

示衆云老僧於古路頭置箇選場若是孤進者即放

過若是其中人即別有一路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無因地無果日月只運轉虛空裏假使碧潭清似鏡終教明月下來難胡曲從君唱秦箏夜裏彈聞淸聲外意與他不相干闍梨龍無龍句他不隨本形駿馬不露風骨老僧嘗云天無動照之功地無立機之用明月不關天地事闍梨錯向水中求九五從他天子貴金烏西謝也須愁空戶不拘關鎖意風雲不涉兩頭人

示衆云我二十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中事一日有僧問承聞和尙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云是僧掀倒禪床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喚昨日問話僧來僧便出師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纔入門便云不審霜云不必僧云恁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云不審頭噓兩聲僧云恁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回舉似師師次日陞堂喚云昨日從石霜巖頭歸底阿師出來如法舉著僧出舉前話畢師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妙喜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西蜀有一座主舉華嚴問白馬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馬云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云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乃回本地後聞師盛化遣小師持前話問師師云雕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回舉似其師其師讚嘆云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事

師有小師行脚聞師道聲振遠乃回省覲云和尙有如此奇特事何不向某甲說師云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甚麼處是辜負儞麼小師從此開悟

師問僧甚處來云洞山來師云有何言句云尋常許人三路學玄路鳥道展手師云實有此語那云然師云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師問虎頭上座甚處來云湖南師云曾到石霜麼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云作麼生是毬子云跳不出師云作麼生是毬杖云勿手足師云老僧未曾與闍梨拈識出去

雪竇云親見這僧從石霜來因甚麼道不相識

師次日陞堂召云昨日新到還在麼虎頭應諾師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云今日雖同要且不是師云片月雖明非關天地頭云莫豚沸便作掀禪床勢師云且緩緩斷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云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云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繩床勢師云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建立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深談猶較山僧一級地

僧問如何是目前無法師云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僧作掀禪床勢師云上座又作麼生僧云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師云大衆看這一員戰將

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欲知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霜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云門庭施設即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僧問如何是相似句師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云還會麼云不會師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云如何體會師云清清之水游魚自迷

僧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云忙中爭得作閑人問擬伸一問師還許也無師云四海無魚徒勞下釣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云青山元不動淵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氷生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凡十五 本州懷寧劉氏子初參翠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顧視之師擬進語微云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師從此識通三昧

示衆云諸人來這裏覓新鮮語句簇錦攢花圖口裏

有可道我老兄氣力稍劣口吻遲鈍亦無閑言長語到汝汝若問我我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㘞跟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謼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云汝擬向這裏倒跟那

示衆云儞諸人口似刀子鑷子相似有甚麼當處雖然如此莫遲㑺道有不濟底打儞在莫言不道

示衆云人人總道投子實頭忽若下山三步外有人問儞投子實頭事儞作麼生祇對

師一日庵前指石問雪峰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云不快漆桶

師一日同雪峯游龍眠路有兩條峯云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拄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師云不快漆桶

雪峰問師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面前峯云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云不快漆桶

雪峯問一鎚便成時如何師云不是性燥漢峯云不假一鎚時如何師云不快漆桶

雪竇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峰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峰待投子道不是性燥漢只向伊道鉗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甚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燥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錐莫言不道

師在桐城縣因趙州問莫是投子庵主麼師云茶鹽錢布施我來州先歸庵見師自携油歸州云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云儞只見賣油翁且不見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瓶云油油

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云我早候白儞更候黑

巨榮禪客來參師云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見老僧榮云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云出家兒得與麼無碑記榮繞禪床一匝而出師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雪竇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擒住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禪客

大溈喆云這僧雖則慣戰沙場爭柰投子善能折剉何故眞金不入爐中煅爭得光華徹底鮮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繩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繩床立

雪竇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恁麼舉天下衲僧盡成念話杜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床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床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話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若總道下繩床立惜取眉毛好

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云是云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云是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僧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云這箇師僧好殺業殺人

西堂藏云家家觀世音

國清機云或有問山僧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劈面便掌何故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僧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云道甚麼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云閑言語

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和聲便打

僧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云尹司空今日爲老僧開堂

有婆子上山云婆家中失却牛請師一卜師召婆婆應諾師云牛在

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無這箇音響云鳴後如何師云各自知時

問月未圓時如何師云呑却三箇四箇云圓後如何師云吐却七箇八箇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徧天徧地云來後如何師云蓋覆不得

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莫惡口問師子是獸中之
王爲甚麼被六塵呑師云不作大無人我問抱璞投
師請師雕琢師云不是棟梁材問一大藏教還有奇
特事也無師云演出一大藏教問和尚住此山有何
境界師云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和尚甲子多少師云
春風了又春風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凡一僧問如何得聞性不隨
緣師云汝聽看僧作禮師云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
高低自不聞云聞性宛然也師云石從空裏立火向
水中焚

鄂州清平令遵禪師凡三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微云待無人處爲汝說師良久云無人也請和
尚說微引師入竹園師又云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
竹云這一竿得與麼長那一竿得與麼短師遂領旨
後住清平謂衆云先師入泥入水相爲自是我不識
好惡

僧問如何是大乘師云井索云如何是小乘師云錢
索云如何是有漏師云爪籬云如何是無漏師云木
杓云覿面相呈時如何師云分付與典座

僧問如何是禪師云猢猻上樹尾連顚

棗山光仁禪師凡一示衆云不幸負平生眼目致箇
問來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
便歸方丈後有僧請益云和尚陞座云負我且從大
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齋時有飯與僞喫夜間有床
與僞睡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作禮師云苦苦云乞
師指示師垂下足云舒縮一任老僧

建州白雲約禪師凡一韶國師來師問甚處來云江
北來師云舡來陸來云舡來師云還逢見魚鱉麼云
往往逢之師云逢時如何韶咄云縮頭去師乃大笑

吉州性空和尚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凡一平田來師起身田把住云開口
即失閉口即喪正恁麼時請和尚道師以手掩耳田
放手云一步易兩步難師云有甚麼死急田云若非
是師不免諸方撿點

青原下第六世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凡十四　泉州柯氏子初謁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云作麼師便喝山云老僧過在甚麼處師云兩重公案便下參堂山云好箇阿師稍似箇行脚僧師來日却上問訊德山云莫是昨日新到麼云是山云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云某甲終不敢自瞞山云他後不得辜負老僧

師一日上問訊脚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便作禮洞山聞乃云若不是豁公也大難承當師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殊不知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雪竇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棒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斷豁老還會麼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教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和身放倒洞山帶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爭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殺人刀活人劍

師同雪峰欽山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師云不忘和尚也山云子憑何有此語師云不見道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示衆云夫大統宗綱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轆轆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眨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地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咬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咬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這箇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槃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屙轆轆地這般底鎚殺百千萬箇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咬人火急却似刺蝟子相

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呫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是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烯烯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咬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這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閧閧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將出曬恐人見失却道者名圖人贊嘆作與麼不

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繩床上老楷搗屙轆轆地將謂好誑諕人別作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與麼送出來便知深淺這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眞是無孔鐵鎚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這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這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咬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閧閧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捨似一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示衆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於中有一兩段義頗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作禮云請和尚爲

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經中第一段義又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云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俱喪此是第三段義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師問僧甚處來云西京來師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云收得師引頸近前云囫僧云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云岩頭來峯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打三十棒趂出

大潙喆云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劒却向巖頭處施設乃至雪峯面前鋒鋩不露何故爲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陡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沉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劒

師因沙汰遂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聲師云阿誰或云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有一婆子抱一孩兒來問師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遂拋向水中

德山謂師云我這裏有二僧住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將一斧去見二人在庵內坐師提起斧云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云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云儞道他如何師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師與雪峯坐次欽山將水一盌致地云水清月現峰云水清月不現師踢飜水而去

觀音會下有僧來以手左右各作一圓相中央作一圓相欲成未成師以手一撥僧無對師便喝出僧便出師却喚回問汝豈不是洪州觀音來云是師云只如適來左邊圓相作麼生云是有句師云左邊圓相作麼生云是無句師云中央圓相聻云是不有不無句師云只如吾與麼又作麼生云如刀劃水師便打即時趂出

師見疎山來遂佯佯而睡山近前而立師不顧山拍

繩床一下師回顧云作甚麼山云和尙且瞌睡便出去師呵呵大笑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臨濟有僧放大言云我若見與他扳却髭一日到來作禮欲起未起師將衲衣角驀面一拂僧無語泣淚而去

有僧辭師問甚麼處去云入嶺禮拜雪峰去師云雪峯若問巖頭如何但向他道近日在湖邊住只將三文買箇撈波子撈蝦摝蜆且恁麼過時僧到雪峰峯問甚處來云巖頭來峯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云窮鬼子得與麼快活

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云坐却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移取廬山來即向儞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小魚吞大魚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云拶問無師還有出身路也無師云聱前古毳㘞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云暗僧擬進語師云鈍漢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凡四十六　泉州曾氏子師出嶺首謁鹽官自後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參德山遂問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和聲便棒師當下如桶底脫相似山復語之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

巖頭聞云德山一條脊梁硬以鐵雖然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句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梨莫不識痛痒好福云和尙非唯擧話慶云展闍梨是甚麼心行

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云沙米一時去洞云大衆喫箇甚麼師覆却米盆山云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瑯琊覺云雪峯恁麼去大似抛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

洞山問師甚處來師云天台洞山云還見智者麼師云義存喫鐵棒有分

洞山問師甚處來師云斫槽來洞山云幾斧斫成師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

汾陽昭代云某甲早是困也

師辭洞山山問子向甚麼處去師云歸嶺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飛猿嶺出山云今從甚路去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為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瑯琊覺云心麤者失

師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師曬飯巾次見德山托鉢至法堂前師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師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來山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山休去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大溈喆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非昨日與今日不同

師同巖頭欽山三人辭德山同到澧州欽山先住師與巖頭一日到鼇山店阻雪師一向坐禪巖頭唯打睡師云師兄師兄且起來頭云作甚麼師云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師兄如今又只管打睡頭喝云噇眠去每日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云我將謂儞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猶作這箇語話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儞證明不是處與儞剗却師云某甲初到鹽官聞舉

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云
又因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頭云若恁麼自救
也不了師云某甲因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
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
似被巖頭震威一喝云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
珍師云如何即是頭云他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
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
大悟跳下床作禮云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兄
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教忠光云只如岩頭道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
且道雲峯前三次悟若從自己胷襟流出又道
未穩在若不從自己胷襟流出又從甚麼處得
來莫有斷得出者麼若斷得出不唯雪峰鼇山
成道盡大地有情齊成正覺若斷不出說甚麼
鼇山成道直饒少室傳心也未夢見在

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
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
攛向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
然雖如是我即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
作麼

眞淨云奇哉善知出處并父不生其子蔦拈拄
杖召大衆云南山鼈鼻蛇却在這裏擲下拄杖
云擬即喪身失命

示衆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
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後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即
且致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來鵝湖驟步歸方
丈保福便入僧堂

雪竇云二老是則是只知雪峯放行不知雪峰
把定忽有箇衲僧出來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
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
底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
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稜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
麼門云有稜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
見解　又云狼籍不少　雲峰悅云匹上不足

我更與儞葛藤驀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大溈喆云我更爲諸人土上加泥乃拈杖云看看雪峰老人向諸人面前放屙咄爲甚麼屎臭氣也不知

雪竇頌云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纖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到爲誰開

示衆云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有僧出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師云胡漢俱隱

玄沙云我卽不然時有僧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沙云百雜碎　明招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沙云破招云裹也

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有僧出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作麼師便打

雪竇云三箇中有一箇受救在忽若總不辨明平地有甚數

示衆云三世諸佛是草裏漢三經五論是繫驢橛八十卷華嚴是村草步頭博飯喫底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蟆口裏事還知麼所以道如今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我作驢駝物供養他有甚麼罪過

示衆云三世諸佛向這裏出頭不得一大藏教著一字不得天下老和尚向這裏百雜碎還知麼諸人若實明白得去免被人惑設有言句亦不他疑自己若未明白却不得掠虛枉度時光莫只管向諸方老師領聰下記得一言半句將謂自己胷襟大錯兄弟我道只這三寸能殺人能活人我尋常向師僧道是甚麼他便口喃喃地如此等輩驢年解承當得麼且問儞諸和尚子諸方老宿還與闍梨說事麼還會指示闍梨麼還會共闍梨商量麼大須體悉審實看

示衆良久云便與麼承當得去好省心力所以道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不能詮如今嚼涕唾兒爭能會得我尋常向師僧道是甚麼更近前來覓答話驢年會得麼我事不獲已向儞恁麼道已是平欺儞了也又向儞道未入門時早共儞商量了也亦是老婆心省力處不肯承當但知踏步向前覓言覓句向儞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總不肯入只管亂走逢人便問佛問祖還識羞麼甘自受屈若實未得箇悟入

莫當等閑直須悟入始得不可虛度時光著些精彩好。達磨西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且作麼生是汝諸人心不可亂統了便休。已眼未明何處消得許多妄想時中無個安身處便乃見凡是聖有僧俗男女高低勝劣大地面前吵吵地鋪沙相似未曾一念暫返神光流浪生死盡劫不息大須慚愧各自努力

示衆云臨河渴死人無數飯籮邊受餓人如恒河沙非但一箇半箇兄弟若也根思遲回却須勤著精彩莫只這邊經冬那邊過夏收拾些子涕唾便當平生事了但擬抄取記取盡是識學依通這般底我喚作蝦蟆衣下客亦喚作黑牛臥死水汝還會麼

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師云看沙云是即是某甲不恁麼師云儞作麼生沙云只是人人底

師垂語云此事得與麼尊貴得與麼綿密僧云某甲自到山經數載可聞和尚與麼示徒師云我已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妨閡也無僧云不敢此是和尚不得已而已

師一日於僧堂前坐拈起拄杖云這箇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根人來時如何師拈起拄杖

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狼籍僧便問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

師參次有一僧珍重便出師云總似這箇僧省我多少心力玄沙云和尚恁麼爲人瞎却閩中一城人眼去在師云儞又作麼生沙云便好與三十棒師云巳後無人奈子何

師一日陞堂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著

白雲端云此箇時節衆人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白雲今日布施大衆乃云濃研香墨深蘸紫毫

師晚參次却向中庭臥太原孚上座云五州管內只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師便起去

師一日於僧堂內閉却門燒火乃叫云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內抛入師便開門

師領徒南游時黃湼槃預知搘策出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甚處云辟支巖師云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杖敲師篙師遂出篙相見槃云曾郎萬福師展丈夫禮槃作女人拜師云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劃地右繞師篙三匝師云某甲是三界內人儞是三界外人宜前去某甲後來槃即先回師遂至止囊山憩數日槃供待隨行徒衆一無所闕

師送南際長老出門遂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師到國清拈鉢盂問座主云道得即與儞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雪竇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師云儞作座主奴也未得在云某甲不會師云儞問我與儞道主方作禮師一踏踏倒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儞七年方見那主云是門云更七年始得

雪竇云草賊敗也

玄沙問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木毬一時輥出沙作斫牌勢師云儞親在靈山來方得如此沙云也即是自家底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就溪取水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提起杓云溪深杓柄長師聞之云也甚奇怪一日袖剃刀同侍者訪之纔見便問道得即不剃汝頭僧便洗頭跪師前師便與剃却

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後辭去師問甚麼處去云湖南去師云我有箇同行在彼住巖頭附汝一信去師致書云某甲信上師兄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休同參某甲信上師兄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云近離彼中雪峰有書上和尚頭看書了却問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甚麼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云何不早問僧云不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大溈喆云大小雪峰巖頭被這僧勘破

雪竇頌云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辨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師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云不敢師云爭解與麼來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却召云大德僧回首師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師云這漆桶僧無語師回顧鏡清云好箇師僧却向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師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復云忽若喚回道是甚麼破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師云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他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與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有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若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這漆桶

師因僧作禮師打五棒僧云某甲有甚麼過師又打五棒

雪竇云我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厚致雨儞若辨得也好與五棒一

有僧禮辭師問甚處去云禮拜徑山去師云徑山忽問儞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云待問即道師便打却回顧鏡清云這僧過在甚麼處便喫棒清云問得徑山徹困也師云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休去

師喚僧僧應諾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去

雲門舉問僧儞作麼生道得叉手句儞若道得叉手句即見雪峯

師問僧甚處來云浙中來師云舡來陸來云二途俱不涉師云爭得到這裏云有甚麼隔礙師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問甚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云不隔師竪起拂子云還隔這箇麼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趁出僧住後凡見人便罵有同行聞得特去相訪乃問老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不是罵之不已僧遂舉前話被同行叱罵乃與說破其

僧悲泣常夜間焚香遥禮悔過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舡師云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舡僧無對

雪竇代云久響雪峯待這老漢擬議拂袖便行

僧後舉似覆舡舡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去進此語師云此不是儞語云覆舡語師云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舡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梨事

雪竇著語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横行

師問僧甚處去云識得卽知去處師云儞是了事人亂走作麼云和尙莫搽汚人好師云我卽不搽汚儞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

雲門別前語云築著便作屎臭氣　又代後語云將謂是鑽天鷂子元來是死水裏蝦蟆

雪竇出雪峰云一死更不再活

師問僧名甚麼云玄機師云日織多少云寸絲不挂師云參堂去僧纔行三五步師云袈裟落地也僧回首師便打云大好寸絲不挂

師見僧召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甚處去云普請去師云去

雲門云此是隨語識人

師問僧甚處來云江西師云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云不遙師竪起拂子云還隔這箇麼云若隔卽遙也師便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云慧日師云來時日出也未云若日出卽融却雪峯師休去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潙山師云潙山有何言句云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踞坐師云汝肯他否云不肯師云潙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有僧舉似玄沙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僧云未審和尙尊意如何沙云大小潙山被這僧一問直得百雜碎

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尙見性如何師打三棒其僧後問巖頭頭打三掌

雪竇云應病與藥且與三下若也據令而行合

打多少

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瞪目不見底云飲者如何師云不從口入僧後學以趙州州云既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理前問州云苦僧進後語州云死師聞遙望作禮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

雪竇云衆中商量總云雪峰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

天衣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賛嘆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片玉瑕生麼若人檢點得出相如不誑於秦主

僧問牧童能歌能舞時如何師下繩床作舞玄沙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師云子又作麼生玄沙乃撫掌三下

僧問乞師指示師云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峰向伊道甚麼

僧與師造龕子了白云和尚龕子成也師云舁將來堂前著僧舁來師纔見便問大衆道得第一句即留取如是再問有僧出云某甲荅和尚師便喝云莫屎沸便將龕子燒却

聯燈會要卷二十一

余乾道初客建康蔣山邂逅泉州一老僧有嚴頭錄因閱之見其問僧甚處去僧云入嶺禮拜雪峯去嚴頭云雪峰若問儞嚴頭如何但向他道嚴頭近日在湖邊住只將三文買箇撈波子撈蝦摝蜆且恁麼過時因問老僧余閱嚴頭錄他本盡作老婆此云撈波何也渠笑云老婆誤也嚴頭雪峯皆鄉人吾鄉以撈蝦竹具曰撈波也鄉人至今如是呼之後人訛聽作老婆字教人一向作禪會嚴頭錄他本作買箇妻子雪峯錄作買箇老婆後來眞淨舉了云我只將一文錢娶箇黑妻子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於宗門雖無利害不可不知雪峰空禪師頌有云三文撈波年代深化成老婆黑而醜蓋方語有所

不知不足怪也。如福州諺曰打野堆者成堆打閧也今明招錄中作打野㮇後來圓悟碧巖集中解云野㮇乃山上燒不過底火柴頭可與老婆一狀領過也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二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靑原下第六世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下

泉州瓦棺和尚凡一。師在德山爲侍者。德山斫木欲。山將一盌水度與師師接得喫却山云會麼師云不會山又將一盌水度與師師接得又喫却山云會麼師云不會山云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師云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云大似箇鐵橛師住後雪峰相訪茶話次峯問當年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云先師當時肯我峯云和尚離先師太早其時面前有一椀水峰云將水來師度與峯峯接得便潑却

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凡一。師初見德山在江岸坐卽隔江問訊山以扇子招之師忽然契悟橫趍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凡一。白兆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云苦痛蒼天兆云死却父耶死却母耶師便打出師凡遇僧來多以拄杖打趂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凡五。福州劉氏子師爲石霜侍者霜遷化衆請第一座繼踵師云須會先師意始得座云先師有甚麼意師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如一條白練去作麼生座云明一色邊事師云元來不會先師意座云儞不肯我那裝香事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卽脫去不得果隨香煙脫去師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卽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

南華昺云透生死關高超世表秉殺活劒獨踞寰中若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與秋菊各一時榮

狀字更勘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云畜生行云畜生復行甚麼行師云無間行云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云須知有不共命者云不共甚麼命師云長生氣不常師復云還識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立許多名目指陳已前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道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根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抛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盧是汝諸人本體向甚麼處著眼耳鼻舌若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未有了日所以洞山和尚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僧問承師有言諸聖間出只是傳語底人是否師云是云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下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云只爲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

僧問如何是自已師云更問阿誰云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云須彌上不可戴須彌

僧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志公眞不得師云僧繇却許誌公僧云爲甚麼繇却許誌公師云烏龜稽首須彌柱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凡四示衆云若是應世傍借盡是千差門頭事善惡二念未生時是法身體纔生屬報身報屬化一化千化我道盡處爲身空處爲座萬行爲衣只喚作三世因圓果滿是菩提成立處直得白衣拜相善財龍女屠兒廣額抛刀便行乃是一乘圓頓猶是點人淨土亦云一生補處直得無方絕所物物不拘亦是佛地懸若是渠爭肯坐著方所我道出不隨應入不居空內證見寂即落守蘊外證明空即落明蘊有見落常無見落斷不有不無即落中道若不知有此事盡被人天帶將去切須在意莫作等閑

示衆云我四十年在這裏尚自有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半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

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即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得渾崙底但管取信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此事啼哭有日在

雪峰相訪及去師門送峰入轎了師云這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峰湧身起云道甚麼師再問峯云行行他不會師云知即知即是道不得

强德二禪客路次見師騎牛禪客云頭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騾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回來下牛相問訊與坐喫茶師問近離甚處云那邊師云那邊事作麼生僧提起茶盞師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云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志元禪師凡三師問雲居某甲不奈何時如何居云只爲工夫不到師不禮拜而退後問石霜霜云非但闍梨老僧亦不奈何云和尚因甚麼不奈何霜云我若奈何便拈却儞不奈何師乃作禮求入室

師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百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僧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師聞乃禮請石霜爲道霜不道師抱石霜從方丈後去復作禮不住云請和尚爲某甲道若不道須打和尚去霜云得在師復設拜霜云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有省

翠巖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妙喜云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有道正奏聞馬王乞與師論義馬王請師至具說其事師茶罷就大王借一口劍乃握劍問道正儞本教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作禮謝過師謂大王曰還識此人否云識師云是誰云道正師云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只是箇無主孤魂因斯道門不復紛紜

福州雙紅荐禪師凡四道吾問久響和尚會禪是否師云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却師口云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云蒼天蒼天師近前把住云得與麼無禮吾

却與師一掌師云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
笑云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師見僧來作起身勢僧便出去師云闍梨且容人事
僧回身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云蒼天蒼天師
云龍頭虵尾僧叉手近前而立師云敗將投主不存
性命
僧問鈎錐不到處請師道師良久僧云掣電之機徒
勞竚思師云出格一句儞試道看僧近前三步却退
後師云此是出格句卽今事作麼生僧以衣袖一拂
便出師云也是天津橋上漢
僧問如何是師子子師云善能哮吼僧撫掌云好手
好手師云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繩床勢師便
打僧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云酌然是作家僧拂
袖而去師云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潭州大光居誨禪師凡三師依石霜凡十年霜問國
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云有一人
不求進霜云憑何師云他不爲名霜云除却今日別
更有時也無師云渠亦不道今日者是

示衆云一代時教只是整理今時人手脚直饒剝盡
到底只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四
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若更忉忉
恐成負累
僧問達磨還是祖否師云不是祖云不是祖又來作
箇甚麼師云爲儞不薦祖云薦後如何師云方知不
是祖
鳳翔府石柱和尚凡一師謁洞山因山垂語云有四
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
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且道
那箇是其人師出衆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
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只是
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正是函蓋相應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帶
鎖洞山云闍梨自已又作麼生師云該通分上卓卓
寧彰洞山云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云幻人
相逢撫掌呵呵
潭州文殊禪師凡一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眞不

得師云非但僧繇誌公亦邈不得云誌公爲甚麼邈不得師云彩繪不將來云和尙還邈得也無師云我亦邈不得云和尙爲甚麼邈不得師云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邈

秀才張公拙凡一往石霜訪禪月齊巳太布衲石霜相接公但略相顧而巳即與三人終日劇談公忽問三人中何不推一人作長老禪月知公輕於霜乃云公宜謁堂頭和尙此是肉身菩薩堂中五百學徒勝某甲者二百五十人公遂欽奉即造方丈參禮霜問秀才何姓公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言下有省乃述偈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凡二十三泉州莆田張氏子謁洞山山問師名甚麼師云本寂云何不向上道師云不道云爲甚麼不道師云不名本寂洞山器之

師辭洞山山問甚處去師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云去亦不變異

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云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門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門云諾諾

妙喜云濁油更著濕燈心

示衆云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更恁麼切忌未生時

師聞鐘聲乃云阿耶耶阿耶耶僧云和尙作甚麼師云打著我心

五祖戒云作賊人心虛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喫常住苗稼者是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汝還畜得麼門云畜得師云汝作麼生畜門云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云何不道披毛帶角門便作禮

鏡淸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云理即如是

事作麼生云如理如事師云謾曹山一人即得爭柰諸聖眼何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潙喆云曹山雖善切瑳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成廢器

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賑濟師召銳闍梨銳應諾師云清源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

師問强德二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云涅槃經師云定前聞定後聞云和尚流也師云道也太殺道只道得一半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灘下接取

師問僧甚處來云掃地來師云佛前掃佛後掃云前後一時掃師云與我過袈裟來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不雕琢云為甚麼不雕琢師云須知曹山好手

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云不醫云為甚麼不醫師云教儞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云理合如是云父子之恩何在師云始成父子之恩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師云刀斧斫不開

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云死猫兒最貴云為甚麼死猫兒却貴師云無人著價

僧問如何是師子師云衆獸近不得云如何是師子兒師云能吞父母云既是衆獸近不得為甚麼却被兒吞師云若哮吼祖父母俱盡云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云盡云盡後如何師云全身歸父云前來為甚麼道父母俱盡師云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糝些子花

僧問乘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云包含萬有云為甚麼不宿死屍師云絕氣息者不著云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云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僧問幻本何真師云幻本元真云當幻何顯師云即幻即顯云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云覓幻相了

不可得

僧問日未出時如何師云三十年前曹山也曾恁麼來云日出後如何師云猶較曹山半月程

僧問國內按劒者誰師云曹山云擬殺何人師云但有一切總殺云忽遇所生父母又作麼生師云揀甚麼云爭奈自已何師云誰人奈我何云和尚何不自殺師云無下手處

僧問如何是無刃劒師云非淬煉所成云用者如何師云逢者皆喪云不逢者如何師云亦須頭落云旣不逢爲甚麼亦頭落師云不見道能盡一切云盡後如何師云方知有此劒

僧問古人有言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云不可有第二月去也云如何是第二月師云也要老兄定當云作麼生是第一月師云險

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云須知有異中異云如何是異中異師云不墮諸山色

僧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僧問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云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云曹山解忌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凡二十三幽州玉田王氏子謁洞山山問汝名甚麼師云道膺洞云向上更道師云若向上道卽不名道膺洞云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師乃服勤席下

洞山問師甚處來師云踏山來洞云阿那箇山堪住師云阿那箇山不堪住洞山云恁麼則國內總被子占却也師云不然洞云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云無路洞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云若有路卽與和尚隔生也洞云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師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洞云闍梨他後有把茆蓋頭有人問儞作麼生師云道膺罪過

師剗草偶剗殺蚯蚓洞山指問這箇聻師云他不死洞云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住後僧問和尚在洞山剗蚯蚓洞山問師豈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聽

洞山問師吾聞思大在倭國作國王是否師云若是

思大佛亦不作況國王乎洞然之

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殺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云始能孝養自此洞山推之為室中領袖

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涌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逈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即無用處

示衆云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恃行無所依心無所托即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豈不是無繞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尙道不當自已古人云體取那邊事却來這邊行履那邊有甚麼事這邊又作麼生行履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見在底是誰家事

示衆云汝等直饒學得佛法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道講得天花落地頑石點頭尙不干自已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甚麼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誵訛若無恁麼事饒汝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須向這裏及盡方得無過方有出身路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斷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照於世間明明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麤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

示衆云汝等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凡問箇事也須識好惡莫學相似語所以尋常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一言若差鄉關萬里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鋏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是得妙知有底終是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甚如此恐無利益他得底人如臈月扇口生白醭去不是強為任運如此要明恁

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

示衆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衲衣下不明大事始是苦汝等既在這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了更著些心力便是上座不枉平生行脚眼不辜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

示衆云若有一毫許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道昇天底事對衆擲却十成底事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甚麼用處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不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途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他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脫諸有門去絕牢籠去脫嶮難異常徒

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庵時有魏府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致得箇話頭奇特不敢辜負伊他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魏府興化化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箇道不必

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興化半月程

示衆云如人將三貫錢買得一隻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跡多氣息底忽遇羚羊挂角時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云六六三十六云挂角後如何師云六六三十六僧作禮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豈不見道絕蹤跡僧舉似趙州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却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云挂角後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

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未峯云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自云消也

保福展云要且無雪上加霜

有一僧在旁看經師問念底是甚麼經云維摩經師云我不問儞維摩經念底是甚麼其僧言下有省

師令侍者送袴與住菴道者者云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又令侍者去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者無對後

遷化燒得舍利持以似師師云直饒出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

保寧勇向無語處代僧舉脚示之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云這田厙奴僧作禮師云㑊作麼生會僧作舞出去師云沿臺般乞兒

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云從妄想有云與某甲想出一鋌金作麼師休去僧不肯

雲門云巳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拈拄杖劈脊便打

僧問如何是一法師云如何是萬法云未審如何領會師云一法是㑊本心萬法是㑊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作禮師示以頌云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惟心惟汝性不說異兼同

僧問有人衣錦入來見和尚後爲甚麼寸絲不挂師云直作瑠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香積之飯甚麼人作喫師云須知得喫之人入口也須挑出

荊南節度使成尚書與大將送供入山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去迦葉不覆藏

法燈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若也總是卽不密也且道作麼生是密語時有僧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燈云何曾得密來

東林總云怪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挂角絕跡亡蹤及乎被尚書一拶直作帶水拖泥作人笑怪法燈也是日午點金燈夜半潑墨汀東林卽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且道恁麼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別人

師臨示寂時問侍者今日是幾者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凡九 師問翠微學人自到法席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甚麼又謁德山理前問山亦云嫌甚麼師不肯後見洞山理前問洞山云爭怪作老僧

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師度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師云打卽任打要且無

祖師意又問臨濟濟云與我過蒲團來師度蒲團與濟濟接得便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住後有僧問和尚當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還明也無師云明則明已要且無祖師意

石門總云龍牙無人挨著猶較些子纔被箇布衲挨著失却一隻眼

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解收我若作龍牙待伊索禪板蒲團拈得劈脊便擲

師問德山學人仗劍取師頭時如何山近前引頸云𡇈師云頭落也山呵呵大笑師後舉似洞山山云德山道甚麼師云他無語山云無語且致將德山落底頭來呈似老僧看師於是有省遂焚香遙禮懺謝後有僧舉似德山山云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了也救得有甚用處

保福展云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師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流時即向汝道師於言下契悟

示衆云夫參學人須透過佛祖始得新豐和尚云佛教祖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過即被佛祖謾時有僧問佛祖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意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礙人之意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佛祖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佛祖過此人過却佛祖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若未透得過但學佛求祖萬劫無有出期僧問如何得不被佛祖謾去師云道者直須自悟始得

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云返擲且止儞道還怕文殊麼云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云爭奈被文殊騎何云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云返擲事作麼生僧云麼用無斷師云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僧無語

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云須有隱身處始得云如何是隱身處師云還見文殊麼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烏龜解語時即向儞道云石烏龜語也師云向儞道甚麼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云如無手人行拳

大溈秀云是即是又教人入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僧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云如賊入空屋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云六祖爲甚麼將得去

襄州洞山師虔禪師凡五洞山問師近離甚處師云武陵山云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云胡地冬抽笋山云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便出山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皷山永云恁麼祇對滴水難消因甚別甑炊香飯

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妙喜云饒汝離心意識參得透出聖凡路學得成也是雪峰道底

師凡有新到來須令擔泥三擔有一僧不肯乃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如何師云鐵輪天子寰中勑僧無語師便打趂出院

大溈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這僧既抗節朝堂不覺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勑將坐具便揖待伊擬議劈面便摵

僧問昔年疾苦中又毒諸師醫師云金鎚刮破腦頂上灌醍醐云恁麼則謝師醫去也師便打

僧問學人從往時如何師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云當頭者如何師云喪子命根云不當頭者如何師云亦無回避處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失却也云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云草深無覓處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撫掌云一等是毒藥

撫州疎山羌仁禪師凡五吉州新淦人初往東林聽習嘆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眞即卷衣游方初謁溈山見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山竪起拂子師云此猶是落聲色句溈山便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師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擧看師舉前話嚴云

某甲有箇語師云道甚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云元來此中有人乃謁嚴云儞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遂去溈山問香嚴云問聲色話底矮闍梨在麼嚴云已去了也溈云曾舉向子麼嚴云某甲亦曾有語對他來溈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溈云他道甚麼嚴云他深肯溈云我將謂他有長處元來只在這裏此子向後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師到福州西禪遇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禪舉起拂子師云此猶是法身邊事禪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進前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禪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是否師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許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云作麼生不該門指淨瓶云還該這箇麼師云闍梨莫向淨瓶邊會問便作禮

　上方岳云疎山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雲門舌上有龍泉

　妙喜云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師到夾山問承聞和尚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目前法山云山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繩床勢山云闍梨又作麼生師云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云大衆看這一員戰將

師因知事爲造壽塔畢來白師師云將多少錢與匠人云一切在和尚師云爲將三文與匠人爲將兩文與匠人爲將一文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知事無對羅山閑禪師時在大嶺住菴其僧到大嶺閑問甚處來云疎山閑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閑云還有人道得麼云未有人道得閑云汝却歸去舉似疎山道大嶺云若將三文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

若將兩文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
文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師師具威
儀望大嶺作禮嘆云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
到此間却語僧云儞去向大嶺道猶如蕅月蓮花僧
持此語舉似閑閑云早是龜毛長數丈
浮山遠云疎山以錐栽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
二老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搆赴何故後語中
有稍有殺雖然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摝
師問僧甚處來云雪峰來師云我已前到時是事不
足如今足也未云如今足也師云粥足飯足僧無對
洞山代云粥足飯足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魚隱深潭必招釣
客云見後如何師云瞥然渾濁水白鷺卒難尋
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云饒汝雄信解拈鎗猶較
秦王一百步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將軍不上便橋
金牙徒勞拈筈
師嘗掉木虵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云曹家女云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尺五頭巾云如何是尺五頭
巾師云圓中取不得
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云京師出大黃問百匝千重
是何人境界師云在搓芒繩縛鬼子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一九十福州人也同巖頭雪峰見
德山師問德山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
和尚作麼生道山云儞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師擬議
山便打師下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殺巖頭云若
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雪竇云諸禪客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
龍頭虵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大
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
一半令若全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五祖戒云德山只解打死欽山不解打活欽山
大溈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待問未審和尚
作麼生道劈脊便棒且道德山是大溈是
師游方時同雪峰巖頭憩一店上喫茶師云不會轉
身吐氣者不得茶喫頭云若恁麼我今日定不得茶
喫峯云某甲亦然師云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

云甚麼處去來師云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云看看師云豁公且致存公作麼生峰作一圓相師云不得不問頭笑云太遠生師云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目洞云甚麼處去也師云入定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有一老宿云大有人恁麼會　雪竇代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峰云與這兩箇瞌睡漢茶喫

巖頭住庵師訪之問云師兄在此二時齋粥如何頭云每日受張四郎宅供養極是難消師云師兄受他供養他時異日去他家作男作女頭以手揑拳安頭上師云恁麼則向頂額上生去也頭便喝師云何如生取文邃去好頭又喝云我見儞三二十年鼓兩片皮直至如今猶作這箇去就便喝出時張四郎却同師歸宅師垂淚云三十年同行有佛法不向文邃道至半夜又去敲門云師兄師兄有佛法不向文邃道且乞慈悲頭遂開門爲說細大法門方得安樂再同澧州住也

示衆橫按拄杖顧視大衆云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示衆伸起手云開即爲掌五指參差復握拳云握即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分也無時有僧出竪起拳師云汝只是箇無開合漢

雪竇云我即不然竪起拳云握即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即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儞向鬼窟裏作活計

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出關中主看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師云更待何時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云且來闍梨良回首師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致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同安察云良公雖能發箭要且未中的有僧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甚麼人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解與麼也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師到浴下見僧踏水車次放却來問訊師云幸自轆轆地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云若恁麼欽山眼在甚麼處云作麼生是和尚眼師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與麼師云是是爲我與麼便不得與麼僧無對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欽山爲儞擔一半

德山侍者來纔作禮師把住云還甘欽山與麼也無云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放却云一任儞祇對者機開胷云且聽某甲通氣一上師云德山門下即得這裏用不著云久嚮欽山不通人情師云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接人師[illegible]我若接人即與儞一般云某甲特來和尚也須吐露師云汝若特來我須吐露云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云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京兆府華嚴休靜禪師凡四師問洞山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山云儞還見理路也未云無理路山云甚處得情識來云學人實問山云若與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云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云直須恁麼去

師在洛浦作維那普請白槌云上間般柴下間鋤地首座云聖僧作甚麼師云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

僧問既是長老爲甚麼却後生師云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堦下老朝臣云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貪游六宅戲不覺國內傾云正登九五時如何師云朱簾齊捲上四相集朝儀云登九五後如何師云金箱排玉印御輦四方歸

僧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云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

筠州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凡四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雪竇云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示衆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時有僧問如

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云應眞無比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云白淨無垢

師問鏡清時寒不易道者清云不敢師云還有臥單也無清云設有也無展底工夫師云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清云滴水氷生事分相涉師云是清云此人意作麼生師云此人不落意清云不落意此人暫師云高高山頂無可與道者啗啄

僧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卽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云却須問取文殊普賢僧云如何是文殊普賢師云一釣便上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峰

益州北院通禪師凡四師辭洞山山問甚處去師云入嶺去山云飛猿嶺峻好看師沈吟山云通闍梨何不入嶺去師於此有省更不入嶺

師在夾山見示衆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云猶落第二見師便掀倒繩床山云老兄作麼生師云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

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云是師便掀倒繩床叉手而立夾山起來打一棒便下去

法眼云是伊掀倒繩床了何不下去須待夾山起來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得者失云不失時如何師云還我珠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壁上畫枯松蜂來爭採蘂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凡一師問僧名甚麼云覔箇名了不可得師云自是老僧不識好惡云幾人於此忘言師云爾然是作家云須是和尚眼始得師云闍梨瞥僧拂袖而出師召云闍梨闍梨僧回首師云苦屈之辭不妨難吐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凡二僧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云我這裏一局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云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師喚其僧近前僧近前師云只如老僧恁麼祇對過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伏龍甚處來云伏龍來師云還伏得龍麼云不曾伏這畜生師云喫茶去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二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三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六世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下

越州乾峰和尚凡四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師云若恁麼始得穩坐門云諾諾

雪竇云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來日不得普請

雪竇云雲門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者麼試露牙爪看

大潙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唱拍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拈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使後人不倦汝等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以歸家尋言則觸邪途而轉遠　大潙喆云乾峯被這僧勘破　大潙秀云乾峯老漢被這僧一問直得脚忙手亂教忠光云雲門跛脚阿師泥水不辨菽麥不分懸羊頭賣狗肉神出鬼沒爭柰伊何還知乾峰落處麼擲下拄杖云切忌向這裏採跟

妙喜頌云擔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峰一條杖

二三千處管絃樓四五百條花柳巷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台師云見說石橋成兩截是否云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云將謂是華頂峰前客元來只是平田村裏人

筠州九峰普滿禪師凡三十示衆云常住法身不生不滅有僧問既不生不滅爲甚麼六道輪迴師云爲有心故云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云以虛空心合虛空理云證後如何師云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云會麼云不會師云禮拜著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閩中師云遠涉不易云不難動步便到師云有不動步者麼云有師云爭得到這裏僧無對師云賺殺一船人拈拄杖即時趂下

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云汝無大人力云如何是大人力師云對境心不動云適來爲甚麼道汝無大人力師云在舍只言爲客易臨淵方覺取魚難

僧問古人道眞因妄立從妄顯眞是否師云是云如何是眞師云不雜食云如何是妄師云起倒攀緣云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云不敵功德天誰怕黑暗女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東生明月西落金烏云非師不委師云理當即行僧作禮師便打云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云來處不明須行嚴令

僧問九峰一路古今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拂子僧云大衆側聆頗垂方便師云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鈎云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云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

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云把定在裏許云乾坤眼何在師云正是乾坤眼云還照燭也無師云不借三光勢云既不借三光勢憑何照燭喚作乾坤眼師云若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

僧問人人盡言請益師將何極濟師云徧道巨嶽還晉之寸土麼云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云演若迷頭心自狂云還有不狂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不狂者師云突曉途中眼不開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見通車馬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深夜衆星皆拱北庭前花發滿堦紅云如何領會師云出去

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云正是云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云適來曲多少

僧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云面前是甚麼云請師子細師云不妨遭檢點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更問阿誰云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云須彌頂上戴須彌

蜆子和尚凡一 混俗閩川居無定所日沿江岸採拾蝦蜆充腹夜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華嚴休靜禪師欲決師眞僞一夜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驀欄胷搊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神前酒臺盤

台州幽棲和尚凡三 鏡淸問如何是少父師云無標的淸云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云有甚麼過淸云只如少父又作麼生師云道者是甚麼心行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不信是衆生云某甲深信師云若作聖解即墮群邪

師因僧爲造壽塔畢師即領衆看塔即入塔內端坐云一客不煩兩主人便告寂衆僧競喚云和尚許多年在世不可便即恁麼去遂昇歸主事辦齋了師復上堂告衆云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汝喚作甚麼時有僧出問承和尚有言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未審喚作甚麼師便珍重告寂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凡二十四 鳳翔府麟游談氏子師在臨濟爲侍者濟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師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師便喝臨濟便打

一日有座主相看臨濟問講何經論主云某甲荒虛粗習百法論濟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遂云座主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回顧師云儞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適來是汝喝老僧耶師云是濟便打濟每對衆賞之曰臨濟門下一隻聖箭誰敢當鋒

師辭臨濟濟拈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箇便去師便

喝。濟便打。師作禮去。後臨濟上堂云。臨濟門下有一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

師到澧州夾山。於案山頂上卓庵。山許之。修書令侍者招之。師接書坐。却又展手。就侍者索。者無語。師便打云。歸去分明舉似和尚。者歸舉似夾山。山云。他若開書。三日後必來。若不開書。此人救不得。山乃令人密伺其出庵。即焚之。三日後。果來隨後焚其庵。或告之曰。庵中火發。師不回顧。直詣夾山。不禮拜。端身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云。自遠趍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梨。座上無老僧。師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坐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師即投誠入室

興化獎云。但知作佛。愁甚麼眾生　五祖戒出洛浦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雪竇云。這漢可悲可笑。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即谿山各異。說甚麼無舌人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師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云。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如何不現。山云。龍噞寶珠。游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

夾山將示寂垂語云。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云。不然。山云。何也。師云。自有青山在。山云。苟或如是。即吾道不滅矣

示眾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法見解貼在額頭上。何故。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趣雲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須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示眾云。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免失。只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立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

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今之學人觸途成滯蓋爲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淨潔自已未得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已法眼未明此人只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係不得脫折自由謂之深可愍傷各自努力

示衆云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云請和尙一卜師云汝家爺死僧無語

法眼代撫掌三下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荊南師云有一人恁麼去汝還逢麼云不逢師云爲甚麼不逢云若逢則頭須粉碎師云闍梨三寸甚密雲門在江西見其僧問云還有此語否云是門云洛浦倒退三千里

龐居士來設拜起云孟夏毒熱孟冬薄寒師云莫錯士云龐公年老師云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云患聾作麼師云放儞三十棒士云啞却我口塞却儞眼

有故人問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云只在闤闠中云何不向無人處去師云無人處去有何難云且如闤闠中如何逃避師云雖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識故人罔措復問西天二十八祖至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云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云合談何事師云未逢別者終不開拳云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時還話否師云量外之機徒勞目擊故人無對

僧問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怪

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怪

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逢人長問路足下鎭長迷云如何是賓主雙舉師云枯樹無橫枝鳥來無措足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拳中舊寶不假披沙云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云莫將鶴唳擬當鶯啼

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師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繩床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竪起拂子僧云恁
麼則今日得遇明君去也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
被風吹別調中
問萬仞崖頭須進步如何免得喪於身師云須彌繫
藕絲云是何境界師云刹竿頭上仰蓮心云澄澄湛
湛去也師云須彌頂上再翻身云恁麼則競競切切
也師云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云如何得不隨去
師云鷂過瓶項小擬透望天飛
問二王當筵龍蛇未辨救難之心誰人最切師云踏
開鴻門者云誰知今古不覺虛隨師云只貪香餌身
滯網羅云饒君古鏡當軒猶被野狐精魅師云山僧
今日大戰無功僧作虎聲師便打僧隨棒便倒師云
棒打不死漢有甚麼限僧拂袖出去師云臘狗不向
床下死
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師云借取眉毛好云如
何免得斯咎師云泥龜任僞千年終不解隨雲鶴云
任是孫賓也遭貶刖師云無鼻孔牛有甚繫處僧以
手托地作牛吼師云這畜生僧便喝師云掩尾露牙

終非好手
問無問無答請師答話師云儞不是丁姚云謝師答
話師云中九下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
寒僧擬議師云只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
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云鷺倚雪巢猶可辨烏
投漆立事難分
師臨順寂時告衆云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事問汝等
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覓
活第一座云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云如今是
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有彥從上座出云離此二途
請和尚不問師云未在更道云彥從道不盡師云我
不管汝盡不盡云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至深夜
令侍者喚彥從來方丈問云儞今日祇對老僧甚有
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若擇
得出分付鉢袋子云彥從不會師云汝合會但道看
云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云苦苦次日午前有僧舉

前話問師師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卽便告寂

袁州盤龍可文禪師凡一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師云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云
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凡四夾山問師名甚麼師云月
輪山畫一圓相云何似這箇師云和尚與麼說話諸
方大有人不肯山云子又作麼生師云還見月輪麼
山云子恁麼說話大有人不肯諸方
夾山問師甚處人師云閩中人山云還識老僧麼師
云和尚還識某甲麼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
老僧然後還子廬陵米價師云與麼則不識和尚未
審廬陵米作麼價山云子善能哮吼
示衆云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
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
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云不勞懸石鏡天曉
自雞鳴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凡四因遵布衲到山下相見遵
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云烏那青黯黯處
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云是卽是
闍梨有甚麼事遵云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云想君
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
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云當軒布鼓從君擊試展家
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
師云饒君透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未審
過在甚麼處師云倜儻之詞時人知有遵云與麼則
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
遵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抛梭織
錦於西舍遵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製
玉漏不是行家作遵云此猶是文談作麼生是和尚
家風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復云闍梨有衝
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
須彌闍梨按劍上來老僧亞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
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師云不鑑遵云爲甚

麼不鑑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師問白頭因云莫是多口白頭因麼云不敢師云有多少口因云偏身是師云大小二事向甚麼處屙云韶山口裏師云有韶山口即且從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雲門代云這話墮阿師放儞三十棒　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

雪竇別云從來疑著韶山

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云有云是甚麼句師云一片孤雲不露醜

問如何是一切相師云鳥飛霄漢白山[illegible]色深青云恁麼則一切相去也師云情知儞亂會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法嗣

福州牛頭微禪師凡二示衆云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山畬粟米飯野菜淡黃虀云忽遇上客來時又作麼生師云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安州九峻山和尚凡一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只汝是

問久響九峻山到來只見一峻師云儞只見一峻且不見九峻云如何是九峻師云水急浪花麤

東京觀音巖俊禪師凡一師到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云不動道場子云既言不動爭得到這裏師云到此豈是動耶子奇之

青原下第七世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凡十本州長谿陳氏子師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復謁巖頭理前問頭喝云是誰起滅師於此大悟

師初入院上堂纔攬衣欲坐即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作禮師云也大苦僧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覿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鑁

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
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也操持一任操
持若也出場定當須是箇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
根互換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儞若野犴鳴
我即師子吼我若野犴鳴儞亦師子吼儞若師子吼
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
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
麼生會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為可畏意
句不明事聖不通只是箇無孔鐵鎚古人喚作流俗
阿師似這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箇門中
須是箇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轆轆地豈是儞淸濁
可羨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似爆
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磯
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
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
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這般底
罩却教儞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這般底
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這箇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

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嘗有一法解蓋
得伊未嘗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轆
轆地蓋聲蓋色展即周流無滯常露現前豈是兀兀
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箇箇歸源聲前迥迥地豈墮
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
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這箇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
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殖斷一半纖毫不盡如隔
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
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鋒亦
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直詮須知
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
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
孔麼這裏尋常道面前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
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為
侶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
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達
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

形貴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這邊那邊追得些
言句到處插語指東劃西舉古舉今這般底趕殺一
萬箇有甚麼過明朝後日鎦鉻人家男女打汝鬼骨
髓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會襟靈湌易飽細食
難飢根本差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在
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巳長終無息處無事
珍重

師侍巖頭游山次忽喚云和尚頭云作麼師近前作
禮云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又不肯洞山頭
云是師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
是師云不肯德山即不問且如洞山有甚麼虧闕頭
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作禮

保福會中有一僧來作禮云保福傳語和尚秋間入
府朝覲大王致四十箇問頭問大師忽若一句不相
當莫言不道師呵呵大笑云陳老師入福建道洪唐
橋頭下一硬寨未見一箇毛頭星現汝向從展道陳
老師無許多問頭只有一口劍劍下有分身之意亦
有出身之路稍若不明直須成末但與麼傳語僧回
舉似保福福云我當時也只是諕伊至秋朝覲師特
為辨茶筵相請福不赴却向僧云我當時曾有諕語
恐大師問著僧回舉似師師云汝更去向他道猛虎
終不食伏肉僧再去請福遂來師不言其事

師任禾山與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
大小溈山輸他道吾師云有甚麼語輸他貴云石霜
辭溈山作禮起溈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
何霜無對却到道吾吾問甚處來霜云溈山來吾云
有何言句霜舉前話吾云汝為我看庵待我與汝報
讎去吾往溈山值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後
山云智頭陀因何到此吾云某甲不為別事來聞和
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溈云是
吾云且如樹倒藤枯時如何溈山擲下泥盤呵呵大
笑被吾捺向泥中山總不管貴舉了云這箇豈不是
溈山輸他道吾師云三十年後有把茆蓋頭也忌舉
著此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師擒下地云白大
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貴上座直為大溈雪屈話
且須側聆貴云知也知也便作禮師云何不早恁麼

道個還識道吾麼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
無軫上座問巖頭道洞山好佛只是無光未審洞山
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無軫軫應諾師云酌然好
佛只是無光軫云大師為甚麼撥某甲話師云甚麼
處是撥個話處快道快道軫無對師打三十棒趂出
院軫後舉似招慶慶得一夏罵詈夏末自來問師此
事師卻分明舉似慶慶作禮懺悔云洎合錯怪大師
師發泉州化主臨岐問化主太傅忽問大師十二時
中將何示徒個作麼生祇對主無語師云但道騎虎
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師又問渠忽進語云此
猶是菩薩有言教菩薩無言教又作麼生主又無語
師又代云敵露機鋒如同電拂
師住大嶺有僧辭往疎山師云我有一信寄與疎山
將麼云便請師以手搖頭上卻展云還柰何麼僧無
對僧後到疎山堂內舉次一僧云還會麼衆無對僧
云天下人不柰大嶺何
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以拄杖攛向面
前矩無對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有僧舉似

疎山疎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招慶問師有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
滿盛油意作麼生師召大師師應諾師云獼猴入道
場僧後問明招招云箭穿紅日影
招慶問岩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作
麼生師召大師慶應諾師云雙明亦雙暗慶作禮而
去三日後卻來問前日蒙大師垂慈只為看不破師
云盡情向個道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師云若恁
麼據個疑處問來慶云如何是雙明復雙暗師云同
生亦同死慶乃禮謝而去後有僧問長慶同生亦同
死時如何慶云彼此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
飯其僧卻問師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師云如牛無角
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云如虎帶角
師臨順寂時上堂良久展開左手知事罔測遂令師
僧退後師又展開右手知事又指令西邊師僧退後
師乃云欲報佛恩無過守志欲報王恩無過流通大
教去也呵呵大笑奄然而逝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凡四福州許氏子問巖頭如何

是本常理頭云動也師云動時如何頭云不是本常理師沉思頭云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沉生死師於言下頓悟

師到夾山山問甚處來師云臥龍來山云來時龍起也未師近前以目顧視山山云灸瘡瘢上更著艾燋師云和尚又苦如此作麼山休去

大溈喆云瑞巖雖然威獰尼怒爭奈夾山水清不容

師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云老僧設闍梨去也師便喝云這老和尚是甚麼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常自喚主人公復自應云諾復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舉似玄沙沙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復云何不且住彼中云已遷化了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懷州玄泉彥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張家三箇兒僧云不會師云孟仲季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上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凡三十九本州謝氏子初謁雪峰後欲偏歷諸方參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指頭流血痛楚忽然猛省曰是身非有痛自何來即回雪峰峰問那箇是備頭陀師云終不敢誑於人峰一日召云備頭陀何不偏參去師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後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峰每徵詰當仁不讓峰云備頭陀其再來人也實雪峰門下角立者

師侍雪峰行次峰指面前地云這一片田地好造箇無縫塔師云高多少峰上下顧視師云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峰云儞作麼生師云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雪峰指火爐云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云近日王令稍嚴峰云作麼生師云不許攙行奪市

雲門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

聽　黃龍新云雪峰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
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煨殺
人

雪峰謂師云有箇南際長老問著無有答不得者一
日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
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師云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
作麼

師上山問訊雪峰時太原孚主俗峰云我此間有箇
老鼠今在浴下師云待與和尚勘過師到浴下見孚
打水師召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師云甚麼
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師上方丈謂雪峰云已
勘破了也峰云子作麼生勘師舉前話峰云汝著賊
了也

雪竇別云這賊敗也　妙喜云又勘破一箇

師侍立雪峰有二僧從堦下過峰云此二人堪為種
草師云某甲不與麼峯云子又作麼生師云便好與
二十棒

師因雪峰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
古鏡闊一尺師指火爐云且道火爐闊多少峰云如
古鏡闊師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東使問僧為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闊火爐致古
鏡與麼大　雲門云饅飯泥茶爐　保寧勇別
雪峰云若不是吾洎被子惑

雪峰到來謂師云近日有僧來禮拜我我打伊一棒
僧回首我向伊道是甚麼渠便有箇會處師云和尚
莫錯保持人也須是某甲勘驗始得師後上雪峰果
見其僧師問山中和尚見兄來打一棒云是甚麼是
否云是師拂袖而去峰問師那僧如何師云那僧荒
也峰云何處荒師云四邊荒保保地

師遣僧馳書上雪峰峰開緘唯見三番白紙乃呈似
大衆云會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
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五祖戒云將謂胡鬚赤　黃龍南云雪峰不道
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

海師信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
傳授要且欠一著在

開善謙云玄沙白紙爭柰文彩已彰雪峰旣曰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雪峰遷化師作喪主三朝集衆煎茶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云先師在日卽且從汝道如今作麼生道若道得卽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卽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撲破盞子歸寺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甚麼過師便面壁塔便出去師召塔塔回首師云儞作麼生會塔面壁師休去

示衆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則顢頇佛性直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焰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

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
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
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
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
跡眞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尙無
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
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學人若向
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
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揚眉是眞解
脫道不强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措
意則差便乃千聖出頭來安排一字不得久立
示衆云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
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唯先契本
明心方爲竟究森羅萬像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
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殊體
迷心認物久背眞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善友只自
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辨
正邪況平生自已未嘗撈攏若乃先賢古德便自知
時克已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
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
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
入得八萬劫大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厭心滅智劫
數滿後不免輪迴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
出家兒卽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眞實明達具
大見知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如今甚
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
麼會去若無這箇田地時中爭奈諸般滲漏何總成
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却須
在急時中忘飡失寢似救頭燃如喪身命冥心自救
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分相親若不如是明朝
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却不如
他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眞實只
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說底法
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視無聽
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嘆所行道不見善財童子
參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纔

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參底五十三人善智識化境於樓閣中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與這箇眞實發明卽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憚何生死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元無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還如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聖德聖果並如空花兎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眞棄本厭離凡情折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儞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誰能永劫受餘殃珍重

示衆云夫爲宗匠大不容易我恁麼方便助汝尚不能搆得若純舉宗乘汝又向甚麼處措足所以靈山百萬衆唯有迦葉親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竪拂猶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裏宗乘中事未嘗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一時亡鋒結舌賴遇我不惜身命隨汝顚倒方有箇伸問處若不恁麼汝又向甚麼處相見

示衆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溪竪拂猶如指月時鼓山出衆云月聻師云這阿師就我覓月山不肯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

雪竇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大陣只拋瓦礫相擊或有衲僧辨得當知正法眼藏分付有在

師上堂衆集拈拄杖打下却回顧侍者云我今日作得一解喻入地獄如箭射者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搆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一路

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亦不知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

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地藏出云某甲有眼有耳
和尙作麽生接師云慚愧便歸方丈

後有僧請益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拜起門以
拄杖桎之其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僧
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又云會麽云
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

雪竇拈了便喝云這盲聾瘖啞漢若不是雲門
驢年去如今有底拈鎚竪拂他又不管教伊近
前他又不來還會麽他又不顧諸方還奈何得
麽雪竇若不柰何個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甚麽
以拄杖一時趂散

龍門遠頌云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
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示衆云我與釋迦老子同參時有僧出問未審參見
甚麽人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

師上堂聞燕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
尋有僧請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師一日云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

神光頂後相若構得不妨出得陰界

天龍爲師侍者隨師游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師云
是汝虎至晚侍立次龍問今日見虎未審和尙尊意
如何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儞出
陰界

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

保寧勇頌云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眞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師問鏡淸云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汝道不見甚麽
法淸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麽師云浙中淸水
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

雪竇云大小鏡淸被玄沙熱謾我當時若見但
向道靈山受記也未到如此

保寧勇代鏡淸拍手呵呵大笑

師一日云深山巖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佛
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麽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却有不
到處

長慶稜來師云去却業忌作麽生道稜云放憨作麽

師云雪峰山象子拾食却來這裏雀兒放糞

師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云莫怪住庵年深無坐具師云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却無主云且坐喫茶師云元來有在

師見鼓山來作圓相示之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師云情知儞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山云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不得師云我得汝不得

師與地藏說話夜深師云侍者關隔子門了汝作麼生出得藏云喚甚麼作門

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雪竇別珍重便行

有聲明三藏到王大王請師試驗師將銅火筯敲鐵火爐問是甚麼聲云銅鐵聲師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雪竇別云大王宜加敬信又別三藏云莫謾外國人法燈代却是和尚謾大王

師入衆時光侍者云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舡下海去師住後令人馳書問光云打得鐵船也未

法燈代請和尚下船

師謂大普玄通云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通云某甲開箇供養門爭敢作與麼事師云事難通云某實是難師云甚麼處是難處云爲伊不肯承當師便歸方丈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沙彌揭簾欲入見却退步出去師云那沙彌好與三十棒守云恁麼則某甲罪過師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韋監軍云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麼僧云曾到韋云撫州取曹山多少僧云一百二十里韋云與麼則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云監軍却須拜此僧他却具慚愧

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蹉過韋監軍了也

監軍問占波國人語稍難會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拈起橐子云識得這箇即辨得

雪竇云玄沙何用繁辭又云適來道甚麼

師坐次指面前一點白問侍僧云還見麼云見如是三問僧亦三應師云儞也見我也見爲甚麼不會

師問僧甚處來云德山來師云近日有何言句云和尚一日大衆集定拈拄杖甚向面前便歸方丈閉却門師云賺舉了也云甚麼處是賺舉處師云更舉看僧又舉師云不違種草

僧問承師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麼不會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

雪竇云諸方即得我這裏不得

慈雲隆云這般說話喚作嚼飯餧嬰兒把手更與杖若也不會須是扣已而參直須眞實不可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見師云只爲太近

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

師到泉州莆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唐長老昨日許多喧閙向甚麼處去也小唐提起袈裟角師云料掉沒交涉

法燈別云今日更是好笑

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云汝聞偃溪水聲麼云聞師云從這裏入

一日有三人新到來師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僧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既集新到不來師令侍者去喚纔至法堂新到却拍侍者背一下云和尚喚儞侍者至師傍新到便歸堂久住僧問和尚何不勘他師云我與汝勘了也

師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云膿滴滴地

天衣懷頌云涸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舡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師因雪峰垂語云飯籮邊坐餓死漢臨河渴死漢師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妙喜舉三人語了喝云多虧阿師可殺忍俊不禁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這消息來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四

住泉州崇福禪師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七世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下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凡五十一 蘇州嘉興人也初參睦州發明心要後謁雪峰值峰上堂次師犯衆出熟視云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卸却峰云因甚到與麼師以手拭目趨出峰奇之自是入室益臻玄奧

示衆云我事不獲已向儞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擬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休歇時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者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隔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口著燒終日說事不曾動著口脣終日著衣未曾挂著一縷絲終日喫飯未曾咬破一粒米此猶是門庭之說須實得恁麼始得若向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竚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

示衆云學人簇簇地商量箇甚麼舉一句語教汝直下承當去早是撒屎在汝頭上了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已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得如此切不可掠虛退步向自己脚跟下推尋看是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儞作解會各各當人一段大事一切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子千鄉萬里受屈且儞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直下承當得已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好將特石驀口塞恰似屎上蛆子相似鬪咂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為儞諸人不柰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家著些精彩豈不是有相親分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急 一

示衆云我看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儞還會麼我為儞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

學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儞道微塵剎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化聲應十方一任縱橫儞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雖然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拈拄杖劃一劃云總從這裏出去也

示衆云儞諸人無端來這裏覓甚麼老僧只是喫飯屙屎謝解作甚麼儞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儞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據儞屋裏老爺得麼向老漢骨臀後覓得些子涕唾嚼將以爲自已便謂我解禪解道饒儞念得一大藏教擬作麼生去古人事不獲已見儞亂走向儞道菩提涅槃是埋沒儞是釘橛繫卻儞又見儞不會向儞道非菩提涅槃知是般事早是不著便了也又覓他注解這般底滅胡種族從上來總似儞何處有今日也

示衆云從上來是甚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甚麼物與儞諸人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儞爲隔礙與我拈將來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喚甚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甚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堦下有甚麼罪過雖然如是據箇甚麼道理便與麼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沒去處打折儞脚莫言不道

示衆云諸和尚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將案山來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云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僧云與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還我話頭來

示衆云儞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儞舌頭上三藏聖教在儞脚跟底不如無事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示衆拈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這裏爭佛法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僧

與儞諫看時有僧出云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

師拈拄杖示衆云凡夫謂之有二乘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師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師有頌云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

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聲色外有一段事似這般語話三間法堂裏獨自妄想未曾夢見我本師宗旨作麼生消得他信施臈月三十日各償他始得乃踔跳云儞諸人各自努力

師垂語云燈籠是儞自巳把鉢盂噇飯不是儞自巳時有僧問飯是自巳時如何師云這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儞道飯是自巳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妙喜云用盡自巳心笑破他人口

師擧三平頌云只此見聞非見聞師云喚甚麼作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師云有甚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全無事師云有甚麼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師云語是體體是語復拈拄杖云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師有時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云釋迦老子來也

師擧誌公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師云儞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鉢盂噇飯喚甚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師有時云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云祖師在儞頭上踔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儞脚跟下又云這箇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

妙喜云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聲妙喜云老僧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妙喜便打

師有時云若說菩提涅槃是燒楓香供養儞若說佛祖是燒黃熟香供養儞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

香供養儞歸依佛法僧下去

師有時拈起拂子云這裏得箇入處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舍兒擔枷過狀

師有時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底時節

師云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儞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云也好與三十棒

師一日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一劃云百雜碎

雪竇云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師一日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妨過不消一喝

師一日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不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師一日云眞空不壞有靈空不異色僧問作麼生是眞空師云還聞鐘聲麼云此是鐘聲師云驢年夢見麼

師有時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有僧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云蘇嚕蘇嚕

師有時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種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撿點來有甚氣息亦是病

妙喜云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撿點得出許儞具擇法眼若撿點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

師嘗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西天九十六種汝是最下種

雪竇云。赤幡被這僧奪却了也

師舉臨濟三句問塔主云。只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云。儞問我。主便問。師云。不快。即道。主云。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云。一不成。二不是

師問臥龍。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云。不見有已。始明得已。師又問。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云。第二機。師云。作麼生是第一機。龍云。緊峭草鞋

妙喜云。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

僧舉灌溪語問師。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作麼生。師云。與麼道。即易也。大難出。僧云。上座不肯他與麼道那。師云。適來是儞恁麼舉那。云是。師云。驢年夢見灌溪麼。云某甲話在。師云。我問儞。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儞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甚麼事。云豈干他事。師喝云。逐隊喫飯漢

師到天童。童問。儞還定當得麼。師云。和尚道甚麼。童云不會。即目前包裹。師云。會即目前包裹

師因鵝湖上堂。有云。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明知得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堂。舉問首座。適來和尚示衆。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師云。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座云。上座又作麼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且莫亂道。座云。只如堂頭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與麼則無佛法也。師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大潙喆云。大凡撥草瞻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靑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魂慮變懾。不見道。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師在浙中。藴和尚會中喫茶次。藴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時有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遂拍手一下。藴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藴云。我到這裏却不會

瑫長老舉菩匿手中幡問。師作麼生。師云。儞是無禮漢。瑫云。作麼生無禮。師云。與儞外道奴也作不得

師問首座。儞道乾坤大地與儞自已。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一切物命蛾蜂蟻子。與儞自已。是同是別。座

云同師云僩為甚麼干戈相待

師雲游到江西陳操尙書請喫飯陳問三乘教典卽不問儒書更不在言作麼生是行脚事師云曾問幾人來陳云卽今問上座師云卽今且致作麼生是教意陳云黃卷赤軸師云這箇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教意陳云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師云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陳無對師云見說尙書看法華經是否云是師云經中道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陳又無對師云尙書且莫草草十經五論師僧抛却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會得陳作禮云某甲罪過

師問直歲甚處來云刈茆來師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師云朝三千暮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師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師云語墮了也

妙喜云驢揀濕處尿

大潙果頌云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師問僧甚處人云新羅人師云將甚麼過海云草賊大敗師云為甚麼在我手裏云恰是師云一任跨跳

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漢為甚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棒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西禪師云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僧云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師到庫下見一僧乃問作甚麼云設供師云僩是甚處人云某處人師喚典座與這僧設却供

大潙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便回去免見挂後人唇齒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師問僧甚處來云江西師云江西一隊老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後舉似法眼眼云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南嶽師云我不會與人葛藤近

前來僧近前師云去
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向上與儞道卽不難作麼生是法身云請和尚鑑師云鑑卽且致作麼生是法身云與麼與麼師云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儞法身還喫飯麼僧無對
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甚麼處　梁家菴主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有一僧能經論來參師問云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來曲彎彎地師云是儞道那云是師云甚好我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斫額作望月勢師云儞如此已後失却目去在僧經旬却來師云儞還會也未云未會師云儞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云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失目
瑯瑘覺云且道佛法有靈驗麼如今若有問瑯瑘如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師問僧甚處來云禮塔來師云謾我云某甲實禮塔來師云五戒也不持
汾州云彼此相鈍置
僧問十方薄伽梵卽不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我道不得云和尚爲甚麼道不得師云儞舉話卽得
雪竇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
僧問秋初夏末前程忽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云大衆退後僧云未審過在甚麼處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大溈喆云這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飯錢如今還有識雲門者麼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云清波無透路云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再問復何來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
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云臘月二十五云唱者如何師云且緩緩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六不收
雪竇頌云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

林護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

白雲端頌云五陵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柰幞頭何

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

保寧勇頌云萬仞峯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問如何是道師云透出一字云透出後如何師云千里同風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花藥欄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金毛師子

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裂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胡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面南看北斗問如何是佛師云乾屎橛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云掃地潑水相公來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凡十二 杭州鹽官孫氏子初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往返看二十年無省動後謁雪峯忽一日捲簾豁然大悟遂偈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雪峯謂玄沙云此子徹也沙云未可此是意識著述待與勘過始得至晚師上問訊峯問師備頭陀不肯儞若實有正悟對衆舉來看師復作偈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峯顧玄沙云不可也是意識著述

示衆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儞一棒有一棒到汝汝須生慚愧無一棒到汝汝又向甚麼處會

雪竇云我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儞一棒有一棒到儞儞須受屈無一棒到儞與儞平出但恁麼會

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雪竇云是即是針不劄風不入有甚麼用處

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保福展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師拈拄杖云。衆云。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

雲門云。識得這箇。爲甚麼不肯住。

靈巖安云。恁麼住者。喪我兒孫。恁麼去者。寒灰發焰。然雖如是。都未得勦絕在。拈起拄杖云。識得這箇。遂卓一下云。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師同保福鼓山三人游山。福指雪峰舊院云。教中道。妙高峯頂。莫只這裏便是麼。師云。是即是。可惜許。鼓山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偏野。

雪竇云。今日共這漢游山。圖箇甚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只是少。

又頌云。妙峰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偏野幾人知。

師一日陞堂。大衆集定。師拽出一僧云。大衆禮拜這僧著。又云。且道這僧有甚長處。却教大衆禮拜。他衆無對。

臥龍舉。僧問曹山。維摩默然。文殊讚歎。未審還稱得維摩意也無。曹云。儞還縛得虛空麼。云。恁麼則不稱維摩意也。曹云。他又爭肯。云。畢竟有何所歸。曹云。若有所歸。卽同彼二公也。云。和尚作麼生。曹云。待汝患維摩病。始得。臥龍舉了。師云。我雖不見曹山。敢與曹山作箇話主。龍愕然云。這老和尚近日顚倒。作麼山頭老漢。以維摩默然話。休歇了多少人。他却道。與曹山作箇話主。師咄云。這尿床鬼子。不會便休。亂統作麼。

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云。草裏漢。云。挂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師問僧。甚處來。云。鼓山。師云。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有人問儞作麼生道。云。昨夜宿報慈。師云。劈脊便棒。儞又作麼生。云。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云。洎乎放過。

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有伎倆者得。云。學人還得也無。師云。大遠在。

雪竇代這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

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
蒼天蒼天
閩帥夫人練師翟氏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回信師云傳語練師領取回信師次日入府練師云昨日謝大師回信師云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云練師與麼呈信還愜大師意麼師云猶較些子云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云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

福州安國明眞大師凡二師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蔾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師云只為喚作拳頭
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雪峯一日欄胷扭住師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師云和尚怪某甲不得峯云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凡十二福州陳氏子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有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致闍梨還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怪師云作家作家云是甚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雪竇云保福有生擒虎兕底牙爪這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是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雪竇與大衆還免諸方檢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遂拈拄杖云來也來也
師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總未得勦絕在作麼生得勦絕去慶良久師云情知儞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儞作麼生師云兩手扶犂水過膝
雪竇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甚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師一日云如今有人從佛殿後過便知是李四張三有人從佛殿前過為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

麼處僧云爲伊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便喝復自云若是佛殿即不見云不是佛殿還見麼師云不是佛殿見箇甚麼

師因僧侍立師云儞得恁麼麤心云甚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云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麤心處師云我見儞築著磕著所以道儞麤心

雪竇云然則這僧被熱瞞爭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儞這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裏去築著磕著儞亦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乃卓拄杖下座

長生卓菴師往相訪茶話次生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竪起拂子不知得不得師云我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咲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賤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與麼事爲甚讚毀不同生云適來出自偶爾

有一老宿云毀又爭得　有一老宿云惜取眉毛　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雪竇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師病中問僧我與儞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云藥方甚有聞和尚不解忌口

雪竇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師問飯頭鑊闊多少云和尚試量看師作量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却是儞瞞我

師問僧儞作甚麼業得與麼長云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却是儞瞞我

師問僧儞名甚麼云咸澤師云忽遇枯涸時如何云誰是枯涸者師云我是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却是儞瞞我

師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云和尚試定當看師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却是儞瞞我

師見一僧拈拄杖打其頭僧作忍痛聲師云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

玄覺代云貪行拄杖

師因尼來參師云阿誰侍者云覺師姑師云既是覺

師姑用來作麼尼云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

師見僧數錢乃展手云乞我一錢云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云我到恁麼地云若到恁麼地將取一錢去師云汝爲何到恁麼地

師問僧甚處來云江西觀音師云還見觀音麼云見師云左邊見右邊見僧云見時不歷左右

法眼別云如和尚見

師令侍者屈崇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帶侍者來壽云不許帶來爭解離得師云太煞恩愛壽無語

僧問如來禪即不問如何是祖師禪師以手撥云會殿道底拈向一邊著僧無語師却問明招云道者道取招云請大師舉師便舉招云更有第二下鐵鎚來和尚又將箇甚麼當抵始得師休去

僧問師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雪竇云一千五百箇衲子保福較些子

杭州龍冊順德怤禪師（鏡清也）凡十八 師問雪峰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云兼不立文字語句師云只如不立文字語句未審如何傳授峰良久師便作禮峰云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云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云只恁麼爲別有商量師云和尚恁麼即得峯云汝又作麼生師云辜負殺人

師在雪峰普請次峰舉溈山云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師云古人爲甚麼事峰云雖然如此我要共儞商量師云若恁麼不知某甲鋤地去好

示衆云有舟無楫亦不得有楫無舟亦不得舟楫俱備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

示衆云一人到亦不得一人不到亦不得二人俱到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此是妙中之妙拂盡青霄通霄不礙

師一日於僧堂前自打鐘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云還我草鞋錢來

雪竇云泊被打破蔡州

師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

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云來來頭面首師云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僧後見保福舉前話未了福以手掩僧口僧復舉似師師云饒伊與麼也未作家

師問靈雲行脚大事乞師指南雲云浙中米作麼價師云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

師問風穴近離甚處云自離東來師云還過小江也無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師云鏡水秦山鳥飛不渡子莫道聽遺言云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師竪起拄杖子云爭柰這箇何云這箇是甚麼師云果然不識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師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師云捨罪恕愆速須出去云出去即得便出到法堂上却云行脚人因緣未盡善不可便休再上方丈見師坐次穴問訊云某甲適來輙呈駭見冒瀆尊顏伏承和尚慈悲未賜罪責師云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云雪竇親棲寶蓋東師云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師云詩速秘却略借劍看云梟首甑人携劍去師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云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師云何名古佛心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師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云巨浸涌千尋澄波不離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作禮師云東來衲子俊哉俊哉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三峰師云夏在甚處云五峰師云放儞三十棒云某甲過在甚麼處師云為儞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琅瑘覺云割菜鏁子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石橋師云本分事作麼生云近離石橋師云我豈不知儞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云儞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雪竇云然則倚勢欺人爭柰事不孤起這僧若能慎初護末棒須是鏡清自喫

師問僧門外甚麼聲云雨滴聲師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洎不迷已云洎不迷已意作麼生師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易說難轉見迷巳要不迷巳如今
　喚作甚麼聲
師問僧門外甚麼聲云蚯蚓蝦蟆聲師云將謂衆生
苦更有苦衆生
師住庵時有一行者徐徐近前取拂子竪起云某甲
決定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云不可更分
名立字也者𨁝下拂子云著甚死急
　明招代云敢死喘氣
僧問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云是甚麼源云其
源師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雪竇云死水裏浸殺有甚用處
侍者隨後問適來是成褫伊那師云無云不成褫
伊那師云無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兩
處成龍
　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
這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儞三十
棒
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云還得活也無云若不活遭

人徑笑師云也是草裏漢
　雪竇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有一人半人互相
　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回
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云許由不洗耳云爲甚
麼如此師云猶繫脚在云某甲只如此師意又如何
師云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
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新年
頭佛法師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云謝師答話師云
鏡清今日失利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凡五師因雪峰普請次峰自負
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抛下僧擬取被峰一踏踏倒乃
謂師云今日踏得這僧快生師云和尚須替這僧入
涅槃堂始得峯休去
　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
　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峰外面贏得五百家中
　失却一貫
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云
此是第二句峰聞令僧同師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蒼

天蒼天

雪峰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云放某甲過有箇商量峰云我放儞過儞作麼生商量師云某甲亦放和尚過峰深肯之

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箇道處沙云我放儞過儞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誰委師云和尚不委那沙云情知儞向鬼窟裏作活計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云不可爲闍梨荒却長生山也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凡十一久依雪峰峰知其緣熟一日驀搊胷扭住云是甚麼師當下釋然契悟但舉手搖拽而已峰云子作道理耶師云何道理之有峰撫而印之

示衆云諸和尚盡道向諸方參學未審參箇甚麼學箇甚麼還有參得者也無有即出來對衆驗看諸和尚爲復參禪參道參佛參法參毗盧師法身主參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實參此得無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和尚了無交涉

示衆云大事未辦宗脉不通切忌記持言句意識裏作活計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盡被漂沉沒溺去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辦不如休去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著事却易得露這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古人喚作死馬醫若是箇漢向他與麼道如同寱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麼生十二分教還用得一字麼諸方老宿語還用得一句麼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箇數[illegible]若諸方老宿語當得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二分教唱不得聖凡攝不得古今流不得言教該不得與麼說話爲刺頭入在教門裏且與伊折開若有箇漢總未通達箇消息向伊與麼道被伊驀口摑屎沸作麼不可怪得他也兄弟大須甄別莫吉凶不辨有辨得者出來對衆驗看時寒久立

示衆云若是靈利底撩著便休去似這般底千里萬里去也有甚麼救處進前退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有甚麼衲僧氣息既然如是且宗門中事作麼生諸

和尚這裏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容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便紹却去諸和尚且道紹甚麼爲復紹佛紹祖紹禪紹道紹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紹此句得爲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兄弟了無交涉於諸人分上作麼生紹看請驗看是甚麼爲復是凡是聖是毗盧師法身主在甚麼處居住甚麼年中有渠方圓闊狹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物解蓋覆得麼還有絲髮許間隔麼向阿那裏抄向阿那裏寫諸和尚與麼顯露與麼聊要何不直下承當取又更剌頭入他言句裏意識中學有甚麼交涉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走作馳求終無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辨卷子裏抄策子裏寫假饒百千萬句龍宮海藏一時吞納盡是他人不干自己事亦喚作識學依通猶如水母借蝦爲目無自由分亦如盲者辨色依他語故實不能辨色之正相若是學經律論自有人在所以鼓山尋常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號有部有秩白日明窻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師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目前顯露底機師云道甚麼僧再問師喝出去

示衆云諸和尚大凡行脚須識辨宗風莫只是尋言逐句無有了期雪峰和尚道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所以鼓山道有一人與麼來總未會通這箇消息向伊與麼道被伊把黃泥驀口塞還怪得他也無恐人亂塞人口所以道鼓山有不踏石門句作麼生道這裏須是其人莫亂道時有僧問如何是不踏底事師拈拂子驀口打云還會麼云不會師咄云汝不是這手脚

示衆云實不敢欺兄弟亦不敢昧兄弟然且沒人辨得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學唱師便打僧作禮擬再問師云老兄不是這手脚

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云作甚麼僧云傷寒師云傷寒卽得

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屍僧應

諸歸衣鉢下束裝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
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三十棒
雲居齊云鼓山拄杖是賞伊罰伊具眼者試商
量看　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
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是若子
細撿點來未免一時埋却
師問僧直下猶難會尋言轉見賒若論佛與祖特地
隔天涯儞作麼生會僧無語後舉問侍者云某甲不
會請侍者代一轉語侍者云和尚與麼道爭隔天涯
在僧學似師師喚侍者來問儞爲新到代語是否云
是師便打趂出院
有一僧製得雪峰實錄云師因上堂良久顧視大衆
云是甚麼師問雪峰只有此語爲當別更有在僧云
別更有師云案圓也下山去
師因困山同上雪峯困山云與和尚鬬行師云輸也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凡三示衆云一夏巳來爲兄弟
東語西話看我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保福云作賊人心

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
上來請師一點師云不點云爲甚麼不點師云恐汝
落在凡聖云乞師至理師喚侍者點茶來
僧問古人拈搥豎拂意旨如何師云邪法難扶問僧
繇爲甚麼寫誌公眞不得師云作麼生折合問險惡
道中以何事爲津梁師云藥山再三叮囑
泉州臥龍道溥禪師凡二示衆云莫道空山無祇待
便歸方丈
僧問初心後學乍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
門枋示之云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
向上事　師再敲門枋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凡三初謁雪峰於道染指後因
閩主請於淸風樓上齋坐久舉頭忽見日光豁然大
悟作偈云淸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
普通年遠事不從忽嶺帶將來
僧問如何是佛身師云儞問那箇佛身云釋迦佛身
師云舌覆三千界

師臨順寂時示偈云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
無別旨今日與明朝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凡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云苦云如何是道師云普
玄則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丙丁童子來求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凡一師謁雪峰峰召云近前來
師近前峰與一踏師即冥契住後示衆云自從一喫
雪峰踏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凡二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云動即死云不動時如何師云猶是守古塚鬼
僧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云有甚麼羅縛汝云爭
柰出不得何師云過在阿誰
漳州隆壽紹鄉禪師凡一師侍雪峰行次見風吹芋
葉動峰指示之師云某甲甚生怕怖峰云是儞屋裏
事怕箇甚麼師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靈照禪師凡一師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
片甚麼處去也溥云莫妄想師云失却一片了也溥
無對

洛京南院和尚凡一有一儒士博覽古今呼爲張百
會一日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云不敢師以手空
中畫一畫云會麼張云不會師云一尚不會甚麼處
得百會來
太原孚上座凡十初名座主在楊州光孝講涅槃經
有一禪者阻雪在寺因往隨喜講至三因佛性三德
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喫茶
問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有不到處伏
望見教禪者云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云如此解說
何處不是云請座主更說一徧師云法身之理猶若
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
赴感靡不周徧禪者云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
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云既然如是禪者
當爲我說云座主還信否師云焉敢不信云若如是
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坐靜慮收心攝念善惡
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
聲忽然契悟走扣禪者門禪者問云誰師云某甲禪
者咄云教儞傳持大教代佛宣揚夜來爲甚麼醉酒

臥街師云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向去更不敢如是禪者云且去明日來相見師卽罷講徧謁諸方

師初到雪峰纔上法堂顧視雪峰便下去見知事

雪竇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

明日却上方丈作禮云昨日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

雪竇云果然

後有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

雪竇云打得百千萬億箇有甚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峰且道孚上座具甚麼眼

雪峰一日指日示師師搖手而去峰云儞不肯老僧那師云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和尚處峰云到別處也須諱却

雪峰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云是峰云如何是第一句師擧目視之峰云此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峰深器之

晏國師問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師云老兄先道晏云如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師不肯晏却問汝作麼生師云將扇子來晏與扇再徵之師默致晏乃歐師一拳

師因雪峰門送晏國師住鼓山回至法堂峰云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師云和尚是伊未在峰云渠是徹底人師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晏云九重城裏去師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師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師拂袖而歸峰問如何師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了也遂擧前話峰云奴奴渠語在師云這老漢畢竟有鄉情在

大溈喆云此話叢林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麼處去這裏便好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亦好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會麼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保福簽瓜次見師乃問道得即與汝瓜喫師云把將來福度一片與師師接得便去

雪竇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且道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師到投子子問久嚮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麼師作掌勢子云也是老僧招得師便出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師回首子便打

玄沙云莫是投子招得麼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罔措師云小狗子不消一踢

師在雪峰有大聲譽後歸楊州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云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次日致齋煎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云一時佛在乃脫去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四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五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七世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凡十示衆云洪音不剖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時有僧出云不分師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云同安風柔瓦解氷消師云養由弓矢不射田鷃僧作禮師云將謂是便宜

示衆云寅晡飲啄無處藏身徧通有此道理麼時有僧出云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云撲手徑人徒誇好手師云握鞭側帽豈是闍梨云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云闍梨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云未在

示衆云青霄鳥道登者即迷碧海無波動犯風影今時學者也似敲空覓響擊石求聲火中求水水裏覓火山僧有一曲即不然何也五天唱不起漢地和不成欲曉其中事鐵牛水上行幻人看音樂石女夜鳴機若能如是作許君解無爲有言玄妙用無語句中明觸目不干生死事逈然那肯挂風雲直須頭頭超

祖意句句越無生方可言了物物不沉空明明三界內獨脫萬機前所以道俊鳥不棲林活龍不滯水孤巖那有伴師子不同群鳳飛無影樹象徑絕狐蹤言須有骨格句句透玄關萬象不能藏森羅何障礙譬如手向長空任備開合

師一日云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時有僧云何別師云衆中有人在云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云休休師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師翫月次乃云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不異道乎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汝試道看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云負笈公文莫閑弓矢

有僧來繞繩床一匝振錫一下云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一下僧云奇哉同安嚇得忘前失後師云闍梨發足甚處僧便珍重師云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云近見不如遠聞師云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舡魚

師問僧善惡不思心體自現古人還有理也無云莫便是古人深意麼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作禮而出師云若到諸方莫道參見同安來

師問僧甚處來云五臺師云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云展手頗多文殊誰覩云氣急殺人師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云遠趍方丈乞師一言師云孫賓門下徒話鑽龜云名不浪施師云喫茶去僧珍重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師問僧甚處來云江西師云江西法道與此間如何云和尚顴遇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老僧適來造次云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云怨鷹傷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云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云快鷂不打籬邊之雀師云暗中臨鏡誰辨妍始云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云何必云休休師云始解乘舟便欲劒水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太原師云太原近日法道如何云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云備豈不是離太原云苦苦師云不覩海雲色徵覺旱雷聲云以金易鍮僧直愛假師便歸方文僧拂袖

便出師云擔抱嬰兒擬彰皇簡

僧問萬法歸眞眞歸何所師云龍門無宿客鑑鶴自成仙云作麼生是龍門無宿客底道理師云爛斧只因碁少局亡羊那得失長途云久響和尙師云負笈公文不勝交戰

僧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云參差松竹煙凝薄靑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云劍甲未施賊身已露云何也師云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繩床一匝大笑而出師云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有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尙說何法示人師云我說一乘法云如何是一乘法師云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云某甲不問此事如何是一乘法師云闍梨英賢老僧蒙昧對衆試道看云某甲何咎師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吉州禾山澄源無殷禪師凡二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僧問如何是眞過師云解打鼓云如何是眞諦師云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解打鼓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解打鼓云萬法齊興時如何師云解打鼓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世界崩壞僧云爲甚麼世界崩壞師云寧無我身

新羅淸院和尙凡一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云誰是不得者云恁麼則不爭去也師云直得不爭猶有過在云如何免得此過師云要且不曾失云不失處如何煅煉師云兩手捧不起

潭州雲蓋志安禪師法嗣

新羅臥龍和尙凡一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紫羅帳裏不垂手云爲甚麼不垂手師云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胡猻喫毛蟲

潭州大光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伏龍禪師凡一僧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云分後如何師云骰子不曾拈云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云臂長衫袖短云隨緣認得時如何師云雪裏牡丹花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云竺國不傳無字印支那謾說過流沙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紹禪師凡二涌泉問甚處來師云燒畬來泉云火後事作麽生師云鐵蛇鑽不入

僧問南山有一條毒蛇如何近得師云非但闍梨千聖亦近不得問父母未生時未審那人何處立師云卦兆未形孫賓失筭問如何是大千頂師云不與衆峯齊

潭州雲蓋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志罕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云文殊正作鬧在問如何是正位中事師云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云峯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凡十六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莫有入道得麽若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示衆云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若不舉來又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間如何則是時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云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出爲甚麽不答他師云大似失錢遭罪

師拈枕子謂僧云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云未審和尚喚作甚麽師拈起枕子僧云恁麽則依而行之師云儞喚作甚麽云枕子師云落在金峯窠裏

師因僧侍立師云我有一則因緣擧似儞第一不得亂會云請和尚擧師竪起拂子僧良久師云知道闍梨亂會僧東西顧視師云雪上更加霜

有僧問訊師把住云我有一則因緣擧似儞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云爲甚麽打某甲師云儞但喫掌我要這話行

開善謙云可惜許金峯好一則因緣被這僧攔却若要話行這一掌須是金峯自喫始得

師喫胡餅次拈起一片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一合掌師云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晚間

有僧請益云今日和尚行胡餅見衆僧合掌却云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餅勢云會麼云不會師云金峯也只道得一半

師見僧來師云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師云猶有這箇在云不可要人檢點師云誰僧指自身師云不妨遭人檢點

師問僧發足何處云趙州師云趙州法嗣何人云南泉師云儞何曾離趙州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云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乞和尚指示師云若到諸方莫道後語是金峯底云爲甚如此師云恐辱他趙州

師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云恰共昨日師僧見解一般僧回首云昨日師僧道甚麼師云恰與麼僧云知道金峯有眼師云金峯且致儞今日何處喫飯云道著即不中師云與麼則無來處也云老婆心堪作甚麼師云金峯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梨無話處云豈是分外師云小慈妨大慈

師見僧來竪起拂子云此是大人分上事儞試通箇消息來看云某甲不欲謾和尚師云孝養人也還希有云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云老僧不欲謾闍梨云到這裏也不易辨白師云酌然酌然僧作禮師云婆足何處云只這裏師云不唯自謾兼謾老僧

師問僧還知金峯一句子麼云知來久矣師云儞作麼生僧便喝云金峯一句子今日百雜碎師云稍曾問人就中闍梨門風孤峻云不可要人檢點師云眞鍮不博金

師問僧甚處來云東國來師云作麼生過得金峯關云某甲行止分明師云試呈似老僧看僧展兩手師云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云和尚過得麼師云波斯喫胡椒

師見駢道者來遂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云一切人道儞會禪駢云和尚作麼生師云草賊大敗

僧問不落凡聖機請師別道師云金峯眼不小云恁麼則一撥長琴頭清君主去也師云別道又爭得云爲物之言作麼生師云頭清君主云不是金峰也大

雖師云蓋爲漢席屈下還輸云若不孫言恐遭惑亂師云孫甚麼言云何勞再舉師云啞子趁紅顏霜不少僧休去

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繩床扭僧耳操僧負痛作聲師云今日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而去師召云闍梨僧回首師云若到堂中不得舉著云何故師云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

僧問金杯滿酌時如何師云金峯不勝酩酊

處州歲利容禪師凡一師見僧來竪起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云某甲不取見人過師云老僧死在闍梨手裏僧以手指胷便出去師云闍梨參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云這箇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子云到闍梨死在老僧手裏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云特謝闍梨相訪

襄州鹿門處眞禪師凡二師問韶國師近離甚處云谷隱夜宿龐居士巖師云五眼之中那箇是正眼韶云久響鹿門師云這一片田地干甚儞事韶云話頭何在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云口似鼻孔云客來將何祇對師云柴門草戶謝汝經過云如何是禪師云鸞鳳入雞籠云如何是道師云藕絲牽大象云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云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云昨夜三更失却枕子

衡州阿育王弘通禪師凡二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盡底句今日不避羞耻爲諸人說却良久云珍重

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云三脚蝦蟆背大象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壁邊有鼠耳

撫州曹山惠霞禪師凡二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曹山不如云出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山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曹山在裏許云還求出也無師云若在裏許卽求出

師問僧可殺熱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回避師云鑊湯爐炭裏回避云只如鑊湯爐炭裏作麼生回避師云

衆苦不能到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凡四）初游天台嘗謂人曰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也次謁雲居便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云卸却業身來相見師云業身已卸膺云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即投誠入室

師到夾山見維那那云此間不著後生師云暫來禮拜和尚維那白山山許相見師未陞階山便問甚處來師云雲居云即今在甚麼處師云在夾山頂顙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欲上階山云三道寶階從何而上師云三道寶階曲爲今時便上作禮山問闍梨與誰同行師云木上座山云何不來見老僧師云和尚見他有分山云在甚麼處師云堂中山同師下到堂中山問在甚麼處師取拄杖擲于山前山云莫從天台得麼師云非五岳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得麼師云月宮亦不逢山云莫從人得麼師云自已尚如寃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云冷灰裏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

次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諾山云我未到雲居時在甚麼處師云天台國淸山云我聞天台有潺潺之水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云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云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云看君只是撐紅客終歸不是弄潮人

一日大衆普請次維那令師送茶師云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師云和尚尊命即得乃携茶去作務處撼盞作聲夾山回顧師云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云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云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時大衆一時擧目師云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云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

蘇州永光眞禪師（凡二）示衆云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僧問道無橫徑立處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師

拈拄杖劈口拄

洪州同安丕禪師凡四。師看經次有僧來參師以衫袖蓋却頭僧作弔慰勢師放下衫袖提起經云會麼僧却將衫袖蓋却頭師云蒼天蒼天

師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師云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云知師云非公境界僧便喝師云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云劍甲未施賊身已敗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僧問如何是同安一箭師云腦後看取云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云向甚麼處著

洪州雲居懷岳禪師凡一。僧問明鏡當臺時如何師云不鑑照云為甚麼不鑑照師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云大好不鑑照師便打

歙州朱溪謙禪師凡一。韶國師到聞犬咬靈鼠聲遂問是甚麼聲師云犬咬靈鼠聲韶云既是靈鼠為甚麼被犬咬師云咬殺也韶云好箇犬師便打韶云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池州稽山章禪師凡一。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一日送茶與師乃云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云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云可惜一盌茶

洪州雲居簡禪師凡三。范陽人也久依雲居膺禪師居第一座膺將順寂主事問誰堪繼嗣膺云堂中簡主事未喻旨謂之揀選與衆僉議舉第二座為化主備禮先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膺記略不辭遜自持道具入方丈主事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棄院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云和尚來也和尚來也

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云是云為甚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云他無人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隨處得自在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云儞問這赤頭漢作甚麼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云千人萬人不逢偏儞便逢

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云閑却七間僧堂誰教儞孤峯獨宿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凡二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磨不轉

妙喜云恩大難酬

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云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云把將一箇來問學人未到處請師說師云汝未到甚麼處

筠州九峯普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威禪師凡四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僧云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云夫子入太廟云恁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云橫抱嬰兒擬彰皇簡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室內無靈床渾家不著孝

師游山次大衆相隨師云階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謂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僧云古人也好和尚師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云諸方眼目不怪陶潛師云闍梨閉目中秋坐劫笑月無光云階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云安南未伏塞北難降僧作禮師云名稱普聞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玉兎不會知曉意金烏那肯夜頭明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嶼禪師凡三僧問承古有言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如何師云隔云情既未生隔箇甚麼師云這楦郞子未遇人在

瑯琊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據衲僧門下遠之遠矣

天衣懷頌云報慈一隔衲僧命脈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師贊龍牙眞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龍牙一日在紙帳內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龍牙撥開帳子云還見麼云不見龍牙云不將眼來師聞乃云龍牙只道得一半

雲門謂僧曰舉來我與你道僧舉了門云我不妨與你道

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云向你道甚麼云如何是實見處師云絲髮不隔云與麼則見也師云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云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和尚年多少師云秋來黃葉落春至便開花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凡四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甚麼云已具名了師云具名即不無畢竟名甚麼僧云只這是師云且喜沒交涉

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云別日來與汝道僧云即今為與麼不道師云覓箇領話人不可得

師問僧張黃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云與和尚同姓師云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云待漢水逆流時即向和尚道師云只今為甚麼不道云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

師因檀越請堂中首座開堂主事報師師云是即是欠悟在首座聞得束裝而去師拈拄杖隨後打出

襄州洞山師虔禪師法嗣亦云青林

襄州鳳凰山石門獻蘊禪師凡六師問青林從上諸聖學人還有分也無林據坐師良久林云會麼師云不會林云無子用心處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凡有扣問多云好大哥然後答話時人呼為大哥和尚

師在青林作園頭林問今日作甚麼師云種菜林云徧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師云金鋤纔動土靈苗在處生

林次日入園召蘊闍梨師應諾林云剩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云若是無影樹又豈受栽林云不受栽子還見他枝葉麼師云不曾見林云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云只為不見所以道不受栽林云如是如是

云眾云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鳴野老謳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

馬王自青林請師過夾山王出遠迎遂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階排仗出金門

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云三箇孩兒抱花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好大哥玉印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出胡人路問不落機關請師別道師云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云只今問和尚師云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怨君殘壽速歸丘

襄州萬銅山廣德禪師凡一僧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云北邙山下千丘萬丘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法嗣

筠州黃蘗慧禪師凡一師謁疎山正值坐法堂參次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設問云剎那便去時如何山云逼塞虛空儞作麼生去師云逼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休去師下至僧堂前首座問師云適觀上座祇對和尚語甚奇特師云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云一剎那間還有擬議也無師言下有省

隋州護國淨果守澄禪師凡二同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値慈陞堂次演化出問如何是眞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契請益師師云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云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衆或住持某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

僧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云耽耳鬔頭驢面獸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云階下漢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云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云三門外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日出後一場懡㦬

洛京長水歸仁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騎牛戴席帽渡水著靴衫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云東壁打西壁

撫州大安山省禪師凡三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云三門前去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云爭得到這裏云到後如何師云彼中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眞中眞師云十字街頭泥佛子

筠州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杭州瑞龍幻璋禪師凡一示衆云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使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多方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眞欲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宜退思忽然省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法嗣

鳳翔府靑峰傳楚禪師凡二師齋次問北院云先師道信手拈來草師兄作麼生院拈起一隻筯師云汝恁麼又何曾夢見先師院云汝恁麼會又何曾夢見先師
白水問師我聞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云是水云止却生機熟路上道將一句來師云生機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云此是洛浦底上座分上又作麼生師云非但洛浦夾山亦不柰何水云夾山爲甚麼不柰何師云不見道生機一路

蘄州烏牙彥賓禪師凡一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箇甚麼來師云三脚石牛波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匹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云饒汝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一百步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云雙鵰隨手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云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

袁州蟠龍可文禪師法嗣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凡五問洛浦如何是一漚未發已前事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肯復問蟠龍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雲峰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

平對云不勞斤斧師云果然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足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僞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此也是賊過後張弓

僧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云逼塞虛空僧云逼塞虛空意旨如何師便打

李王問如何是木平師云不勞斤斧王云爲甚麼不勞斤斧師云向道木平

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

師凡有僧來參先令擔泥三擔有偈云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擔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和尚凡一黃山問師天門一合十方無路若有道得擺手出漳江師云蟄戶未開龍無龍句山云是汝恁麼道那師云是即直言是不是即直言不是山云擺手出漳江

青原下第八世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凡二十三師自受羅山印記之後出於流輩機鋒敏捷無敢當者

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眞金隨群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只這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鏃

示衆云太虛挂劒用顯吾宗選佛場中還有虎狼禪客麼出生入死一任施展看若也覷地覓針切忌亂呈曚袋槌折偏腰莫言不道

示衆云干劒輪頂飛大寶光虎眼鋒前豁開宗要有何俊鶻不避死生眨上眉毛與吾相見有僧纔出師便云可惜許

示衆云半夜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便下座

上堂良久云這裏風頭稍硬不是偏諸人安身立命處且歸暖處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後上方丈方立

定師云纔到暖處便乃瞌睡拈拄杖一時趂下
師到福田衆請上堂纔就座有僧出云某甲咨和尚
師便喝出却云莫有英靈底麼一任擎展選佛選祖
今正是時所以道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
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何爲
師一日謁勝光纔跨門光方垂足師云伎倆已盡拂
袖而出
師到鼓山廨院喫餓山見便問這浙子總不來鼓山
師云某甲自從入嶺便患風不得禮覲大師山行數
步回顧師云還有風也無師略展兩足山云元來是
會禪師云和尚幸是大人不得造次山云儞不肯鼓
山待上來與儞三十棒師云喫棒自有人
清八路拈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插鍬處在叉
手處師召清上座清應諾師云還夢見仰山麼清云
不要上座下語只要商量師云若要商量堂頭自有
五百人老師在
師在招慶普請般泥慶將拄杖當路坐問一僧云上
窰泥下窰泥云上窰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僧云下
窰泥慶亦打一棒却問師師放下泥叉手云請和尚
鑑慶休去
　妙喜云劈脊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師在招慶殿上指壁畫問僧是甚麼神云護法善神
師云會昌沙汰時甚麼處去僧無語師令僧問演侍
者演云儞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舉似師師云直饒
演上座他後有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請師別語師
云甚麼處去也
師在法雲插火從食堂前過遇數兄弟一人云此是
衆僧火盜向甚麼處去師轉火插云上座分上有多
少在裏許僧無語師云這一隊漢今夜總須凍殺
師在智者爲首座尋常不受淨水院主嗔云上座不
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床拈起淨瓶云這
箇是觸是淨主無語師撲破淨瓶
師在王太傅宅迎木佛傳問忽遇丹霞時作麼生師
驀頭攧起云也要分付著人
雙巖欲卸院與師請師喫茶云有一問問上座若道
得即卸院與上座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云說與不說拈放一邊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嚴無語師却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一切賢聖皆以無爲爲極則憑何有差別只如差別是過底語不是過底語若是過一切賢聖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嚴又無語師云噫雪峰道底

師到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人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師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却令小師問師汝欲識半人麼只是箇弄泥團漢

師會下有一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師云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乃撥開胸云儞道我這裏有幾莖蓋膽毛僧無語師云儞甚時離庵云今早師云來時拆脚鐺子分付阿誰又無語師遂喝出

師訪保寧中路相逢師云兄是道伴中人遂以手點鼻云這箇礙塞我不可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云和尚有來多少時也師云噫泊賺我踏破一雙草鞋便回國泰代云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云因甚麼以巳妨人

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竪起一指師云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草堂清云明招只識得瓜州客且不識國泰直饒識得國泰也未夢見俱胝老在

師臥疾國泰深和尚來相訪纔入方丈師便云阿耶耶阿耶耶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甚救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崒崒地依前只是舊時深上座乃轉身面壁更不相見

師疾愈訪國泰泰領衆門接師指金剛云這兩箇漢在這裏作甚麼泰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儞在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俊鷂趂不及云出窟後如何師云萬里正紛紛云欲出未出時如何師云嶮云向去時如何師云貶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凡一示衆云不動神情便有輸

贏之意還有麽出來看時有僧纔出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便斫將去

婺州金柱義昭禪師凡二新到來師以手揭簾作除帽勢僧擬進前師云賺殺人

師示衆有頌云虎頭帶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薦應難懵底那能解回互

吉州匡山和尚凡一示衆云匡山路匡山路岩崖嶮峻人難措游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

西川慧禪師凡三羅山問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云即今事作麽生山揖云且坐喫茶師擬議山云秋氣稍暖出去師下法堂自嘆云我在峨嵋山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

羅山次日陞座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云羽毛未備翼梢未全且去

師謁勝光光坐次師直造身邊叉手而立光云甚麽處來師云猶待答話在便下去光遂拈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師偏喚這箇作甚麽師云敢死喘氣光便低頭歸方丈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岳州黃龍誨機禪師凡二清河張氏子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云不傷萬類云佩者如何師云血濺梵天云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

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云對座盤中弓落盞云如何是不疑底人師云再座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云百尺竿頭五兩垂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五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六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八世　一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凡十三常山李氏子玄沙問三界

惟心子作麽生師指倚子云和尙喚這箇作甚麽沙云倚子師云和尙不會三界惟心沙云我喚這箇作竹木儞喚作甚麽師云某甲亦喚作竹木沙云盡大地覓箇會佛法人了不可得

師因中塔侍立玄沙次沙打一棒云就名就體塔無對沙問師師云這漢著一棒不知來處

師作玄沙忌請報恩藥石恩見靈位無眞遂問還有眞麽師以手指云看恩云元來無眞師云大似不相識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福云好一朶牡丹花慶云莫眼花師云可惜一朶花

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只如羅漢與麽道落在甚麽處

保福有僧來師問彼中如何示徒僧云和尙一日示衆云塞却儞眼教儞覷不見塞却儞耳教儞聽不聞坐却儞意根教儞分別不得師云我問儞我不塞儞眼儞見箇甚麽不塞儞耳儞聞箇甚麽不坐儞意根儞作麽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師晩參次忽聞鼓角聲乃云羅漢三日一參王太尉二時相助

師問僧甚處來云秦州師云將得甚麽物來云不將得物來師云儞爲甚麽對衆謾語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云鸚鵡出隴西師云也不較多

師問招慶僧云儞在招慶有甚麽異聞底事試擧看云不敢錯擧師云眞實底事作麽生云和尙因甚麽如此師云儞話墮也

師問僧甚處來云報恩來師云何不且在彼中云僧家不定師云既是僧家爲甚麽不定僧無對

玄覺代云謝和尙顧問

師問僧甚處來云南方師云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云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云我道須彌在儞眼裏

翠巖芝云且道地藏還免得這僧麽

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作禮師云見箇甚麽便作禮云謝和尙指示師便打却云見我竪起拂子便道謝和尙指示每日見我掃床掃地爲甚麽不道謝指示

師插田次見僧乃問甚處來云南方師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云商量浩浩地師云爭如我這裏種田摶飯喫云爭柰三界何師云儞喚甚麼作三界僧有省

大潙喆云淸貧長樂濁富多憂

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云汝不識此字那云不識師云看取註脚

僧問如何是和尙一句師云我若向儞說却成兩句

福州安國惠球禪師凡六泉州莆田人也師問玄沙如何是第一月沙云用汝箇月作麼師言下大悟

示衆云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提唱終是不常如今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擧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草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筯攪彼大海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審而諦之任儞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琅瑘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示衆云諸人若要商量向髑髏後通取箇消息來共相商量這裏不昏遮障人光明

師問了院主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眞實人體儞還見僧堂麼主云和尙莫眼花師云先師遷化肉猶暖在

僧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一切人識不得

僧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云料汝承當不下云重多少師云這般底論劫不柰何

婺州金華國泰瑫禪師凡一示衆云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眞心所以玄沙和尙道我會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如國泰有末頭一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末頭一句師云闍梨向太遲便歸方丈

福州螺峰冲奥禪師凡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德重鬼神欽云見後如何師云通身聖莫測乃云人人具足人人成見爭怪得老僧珍重

泉州睡龍禪師凡一拈拄杖謂衆云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僧云和尙得他甚麼氣力師云過山過嶺東拄西拄便拄歸方丈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凡二示衆云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海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

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云闍梨豈不是茶堂裏來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凡二師謁玄沙遇上堂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遂問只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云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麼師於此信入

有問弟子每當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指誨師云如或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禪師凡二示衆云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天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床上作好人去備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

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云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云與我將鞋袋來僧無語師云這虛頭漢

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岳州巴陵顥鑒禪師凡四雲門舉雪峯云開却門達磨來也意作麼生師云築著和尚鼻孔門云阿修羅王惡發將須彌山一擲趵跳上梵天帝釋爲甚麼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云莫恁麼心行好門云汝道築著鼻孔又作麼生師休去

師問僧爲佛法來遊山來云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云好箇無事底禪客云早是多事也師云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云不曾師云恁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師將拂子與僧僧云本來清淨用拂子作麼師云旣
知清淨切莫忘却
　　梁山觀別云也須拂却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銀盌裏盛雪問如何是道師
云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珊瑚枝枝撐
著月
隋州智門師寬禪師凡五師游山回首座出松門接
座云游山巇嶮不易師拈起拄杖云全得這箇力座
奪拄杖拋向一邊師放身便倒大衆進前扶起師拈
拄杖一時趁散却回顧首座云向道全得這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倒會起不覺弄巧成拙
師訪白兆兆云老僧有箇木魚頌師云請舉看兆云
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
聖凡路絕師云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云無成褫師
云佛與衆生不別齊左右救云有成褫師云直得聖
凡路絕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五祖戒和尚來參師問諸方言教即不問不涉泥水
一句道將來戒云話墮也師云拖泥帶水漢戒云和
尚幸是大人師云禿丁子參堂去
師一日舉拂子云我這箇爲中下之機僧云忽遇上
上人來時如何師云打鼓爲三軍
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無僧云日日是好
日年年是好年爲甚麼却無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
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云明教今日失利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凡九師謁雲門門問近離甚處
師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師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
離彼師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子三頓棒師次日上
去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某甲過在甚
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師於言下
大悟遂云某甲他時異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
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他出却
釘拔却楔拈却炙脂帽脫却鶻臭衫教伊洒洒落落
地作箇衲僧去豈不快哉雲門云儞身如椰子大開
得許大口
　　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撥著便氷消瓦解當時

若據令而行兒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
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示衆生楚山北畔漢水南江擊法鼓而會禪徒擧宗
風而明祖意若以揚眉瞬目擧指豎拂謦欬咳嗽是
厨中拭鉢帛道甚麼會也無是衲僧破草鞋這瞎漢
這漆桶是箇弄精魂鬼總與麼總不與麼是東司頭
厠籌子以此稱提從上來事謗是邪魔所作謗大乘
滅胡種與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據箇甚麼道理出
來對衆道看折脚鐺子各出一隻手貴要宗乘不斷
亦表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眉毛打葛藤去
也葛藤之事只在目前萬象森羅乾坤大地百千諸
佛日月星辰地獄三塗起心動念每日經歷皆是諸
德自己何不向這裏體當尋覓看驀然覷得個儱分
明不虛行脚也自得箇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
馬醫若據明眼衲僧將草鞋驀口摑還怪得他也無
怪即不怪個道憑箇甚麼捉得將來脚跟下推尋毫
末參差槌折個腰莫鹽心好
示衆云明機自昧息慮迷源萬法同塵語默難顯不

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離此章句別有商量且道離
却作麼生商量還有委悉者麼明明地揀破明明地
顯示明明地擧唱明明地歌詠更無囊藏被蓋純說
乾爆爆地禪若是靈利漢纔聞擧著便合眼卓朔地
知箇落處豈不是自家具眼其柰罕遇其人蓋緣洞
山這裏言無味食無味法無味無味之句塞斷人口
兄弟到這裏難爲湊泊若向這裏覷得分明天下尊
宿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總被個驗破何故智有邪正
道有眞僞多只是心機意識認得箇門頭屋後底學
得路布葛藤一堆一擔蘊在胸襟道我會禪會道還
夢見禪道也未喚作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
待到明朝後日驀劄地踏著正脉省前所行履處方
始羞見本命元辰
示衆云擧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鑑
辨緇素切緣眞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
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若不如
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
食方名善知識即今天下那箇是眞善知識諸人參

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是參教徹覷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現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棒

示衆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儞衲僧分上事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

示衆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這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口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雖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其柰還少卽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便敲床竪拂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猢猻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了猢猻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儞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觸臭布衫

示衆云洞山這裏尋常方丈內不似諸方一箇上來一箇下去啾啾唧唧地衷私說底佛法禪道盡是向儞兄弟面前滿口道滿口說滿口拈提滿口欒揀無儞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翻出諸德作麼生委悉試對衆道看譬如太末蟲處處泊得不能泊於火燄之上彼他諸方老禿奴甜唇美舌說作配當道這箇是禪這箇是道這箇是菩提涅槃這箇是眞如解脫彼丈二釘八尺楔楔在眼裏不知不覺乍到洞山這裏不知是何說話會得麼直饒會得眞如涅槃菩提解脫毫末無差被他條繩子於脚跟下繫却不得出離若是靈利衲僧一咬咬斷作箇脫洒衲僧豈不快哉若三咬兩咬不斷准前打入骨董社裏有甚麼出頭時洞山不獲已傍地爲儞著力珍重

師問僧甚處來云汝州師云此去多少云八百里師云踏破幾緉草鞋云三緉師云甚處得錢買云打笠子師云參堂去僧應諾去

問赤水求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喝出固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示人師云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

歌問言超象表青霄外出語幽玄事若何師云岸上行人聲有韻舡中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師云釣長線短問如何是佛師云蹴三斤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云鍾馗解舞十八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巢知風穴知雨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漢水正東流云出後如何師云楚山頭倒卓

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五九四十五太陽來入戶問佛法禪道是同是別師云頭不梳面不洗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和尚意旨如何師云尖斟量不盡

韶州雙峰競欽禪師凡二益州人也示衆云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即失事饒汝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轉施爲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云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云請和尚直指師便打出

敬（●競目錄作）

僧問如何是法王劒師云鉛刀徒逞不若龍泉云用者如何師云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

蘄州北禪寂禪師凡二師拈拄杖示衆云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云風恬浪靜不如歸堂

師問僧甚處來云黃州師云在甚麼寺云資福師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公案師云爭奈在北禪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趂出

雪竇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這僧麼只解瞻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拗折也未放在

朗州德山圓明密禪師凡八示衆云靈山會上付囑相傳十方諸佛出現於世喚作建立道場轉大法輪如斯之法只在如今若於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之流何不啓問時有僧出師便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間靈山一會意旨如何師云當時妄想直至如今云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三生六十劫云大悟底人還有過也無師云鐵山橫在路師乃云坐斷日

頭天地黯黑茫茫畬匝地普天當此之時佛祖出頭來也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示衆云十方諸佛出世了無一法與人只是治病解縛但有來者盡是依草附木竹木精靈所以從頭地棒待有箇獨脫底出來別有商量衆中還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便下座

示衆云一人在須彌頂上一人在千尺井中又無繩索亦無梯橙日月照不到要與此人相見且作麼生得相見若相見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良久云直饒恁麼會得埋沒宗乘不恁麼會得辜負平生據汝諸人論甚麼劫數

示衆云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埰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鋩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

示衆擧臨濟示衆云恁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云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債子闊多少

示衆云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擧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云波斯仰面看云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示衆云俱胝和尚凡有扣問只竪一指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甚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且莫錯認定盤星）

雪竇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秋來黃葉落云見後如何師云春來草自青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千年松倒挂云來後如何師云金剛努起拳

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云獵屎狗云挂角後如何師云獵屎狗

問明星現時便成正覺時如何師云曲為今時云儱侗無差時如何師云驢騾撅云過在甚麼處師云自屎不覺臭云和尚與麼道即得師云蜣蜋推糞毬

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猢猻繫露柱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處師云偷牛賊

隋州雙泉郁禪師凡二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回頭終不顧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未語先分付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連根猶帶苦

示衆云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

郢州林溪敬脫禪師凡四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富貴多賓客云見後如何師云貧窮絕往還

問如何是佛師云十字街頭云如何是法師云三家村裏云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云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

潞府妙勝臻禪師凡一僧問金粟如來為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云香山南雪山北云南贍部洲事又作麼生師云黃河水急浪花麤云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一條濟水貫新羅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凡四漢州綿竹上官氏子示衆云諸上座本來只是箇無事人不造作不攀緣無所得一念相應不受後有不見病惱逼迫四大本空五陰虛假起心動念有少疑慮盡屬魔民皆落妄想若得實地道須皆通實際理地無法當情凡有施設不滯前塵物物當體都無所得本來解脫不假功成故云一切法常住且無儞加減處盡十方法界一塵一剎頭頭並是一眞實人體皆是受用門庭若離此外別有何見並是揑目生花三頭二首外道邪魔鬼神群隊且不編入本姓與儞自已了無交涉

師在衆時普請鋤茶次一僧喚云看俗家火發師云那裏失火僧云儞不見那師云不見僧云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謂遠上座敗闕後智門寬和尚聞云須是我遠兄始得

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云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臘月火燒山

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云發言必有後救云却下碧

潭時如何師云頭重尾輕
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云長安城裏云如
何領會師云千家萬家
師臨示寂時示衆云老僧四十年來不能打得成一
片言訖告寂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凡一示衆云一法如是諸法亦
然萬別千差不離方寸諸禪德若能如是盡十方世
界一時拈來向諸人眼睫上百千諸佛向眼睫上轉
大法輪各各湧身向虛空現十八變爲三世諸佛說
法諸人還見麼若道不見可惜父母新生眼若道見
且作甚麼面目試對衆道看良久云買賣不當價拊
掌一下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凡二示衆云從上宗乘合作麼
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得麼雖然如
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振
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淸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
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著衣喫飯云見後
如何師云鉢盂挂壁上
南岳般若啓柔禪師凡二上堂聞板聲乃云善哉三
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以何爲驗師云新羅人
草鞋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闍梨
不是云如何是鵝湖家風師云客是主人相師云恁
麼則謝師周旋去也師云雞下陳蕃之榻
廬州天王徽禪師凡二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云
高座不曾登云登後如何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已分上合作
麼生僧無對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云風雨順時云如何是從
地涌出師云稻麻竹葦
深明二上座凡二因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法眼竪
起拂子或云雞冠花或云貼肉汗衫二師特特遠訪
遂問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云是深云鷂子
過新羅便歸衆時李後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寡

人來日爲致茶筵請此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筵罷備綵一箱劒一口謂二師曰上座問話若問得是奉賞雜綵若問不是只賜一劒法眼旣陞座深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云許深云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鍾集衆僧堂前勘二師衆旣集法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深云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深打一坐具便歸衆

二上座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深云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明云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云明兄倆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饒州薦福古禪師凡三師望雲門百餘歲因閱其錄發明已見卽爲之嗣示衆云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結舌有分知有者善自保任未知有者不休何待

示衆云劒去遠矣爾方刻舟便下座

示衆舉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纔集便云喫茶去有時衆纔集便云珍重有時衆纔集便云歇便下座往往多用此時節因緣後自作一頌頌此三轉因緣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麼據他三度上堂時恰似箇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似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入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僧與倆從頭註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贓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判事雖然如此諸仁者若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未分可謂顢頇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凡四潮州人也示衆云聲前薦得辜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且道從來合作麼生

示衆云招慶今日與諸人一時道却還知落處麼有僧出云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云好與三十拄杖僧作禮師云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

時有僧問如何是曉月之程師云此是盲龜之意云
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非行不行云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蚊子上鐵牛
師在長慶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長慶入寮見
乃問儞終日口嘮嘮地作甚麼師云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慶云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云專待尉遲來
慶云尉遲來時如何師云教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
慶便出去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七顛八倒問如何是招
慶家風師云清貧長樂濁富多憂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凡三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
遠近師云若說遠近不如親到師問大王日應千差
是甚麼心王云甚麼處得心來師云豈有無心者王
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請向那邊問王云大師讒別
人即得師休去
示衆云瘥病之藥不假驢駄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好
師問僧甚處來云臥龍師云在彼多少時云經冬過
夏師云龍門無宿客因甚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
中無異獸師云汝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
無和尚去師云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若據
　令則彼此俱斂還檢點得出麼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凡二僧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眞
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叱之僧云恁麼則造次也師
云儞話墮也又云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
師令侍者取西橋水灌東邊蓮盆侍者灌了師云灌
何處者云東邊蓮盆師顧旁僧云是眞實是妄語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凡三長慶問師汝名甚麼師云
明遠慶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明遠退兩步慶云儞
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代云若不退兩步爭知
明遠師於是喩旨
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差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
僧有省
福州石佛靜禪師凡一示衆云素面相呈猶添脂粉
縱離添過猶有負愆諸人作麼生體悉
福州僊天守玭禪師凡一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

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云消不得云爲甚麼消不得師云爲伊常在云只如不常在底人還消得麼師云驢年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凡二示衆良久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無人酬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

僧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此意如何師云又是發人業云如何得不發人業去師云汝話墮也

新羅龜山和尚凡一師舉裴相國問僧看甚麼經云無言童子經裴云有幾卷云兩卷裴云既是無言爲甚有經兩卷僧無對師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大傅王公延彬凡三因入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云藥師鉢公云只聞有降龍鉢主云待有龍即降公云忽遇拏雲喫霧來時又作麼生云他亦不顧公云話墮也

玄沙云盡爾神力走向甚麼處去　保福展云皈依佛法僧　雲門云他日生天莫辜負老僧

王與長慶語話次舉雪峰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出去慶云若據此僧合喚回與一頓棒公云和尚是甚麼心行慶云洎合放過

公到招慶煎茶次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却茶銚公見乃問茶爐下是甚麼朗云捧爐神公云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銚朗云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而出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江外打野榸朗云爾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

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大潙喆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潙若作朗上座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省僜禪師凡一同保福入佛殿覩佛像福舉手問師佛與麼意作麼生師云和尚也是橫身福云一橛我自取師云和尚不唯橫身福然之

漳州報恩熙禪師凡一爲保福往王太傅宅下書王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麼師云若道爲人即屈著

和尙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傅王云何不道取一句待鐵牛能喫草木馬解含煙師云某甲揩口喫飯王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云驢馬不同途王云爭得到這裏師云謝太尉領話

福州皷山神晏國師法嗣

金陵淨德慧悟禪師凡一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我無小徑云如何是小徑師云我不知有大道

福州鼓山智岳禪師凡一本州人也初游方至鄂州黃龍遂問久響黃龍到來只見赤斑蛇龍云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云如何是黃龍龍云滔滔地師云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云性命難存師云恁麼則被他吞却也龍云謝子供養師不契尋回受業禮覲國師發明奧旨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凡三因皷山上堂召大衆衆皆迴眸山披襟示之師忽有省

皷山一日問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叉手端容而立山莞然奇之

示衆云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作禮師便歸方丈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子興禪師凡二僧問正位中還有成佛否師云誰是衆生云恁麼則成佛去也師云還我正位來云如何是正位師云汝是衆生

僧問如何是無價珍師云卞和空抱璞云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云刖足始知非

泉州臥龍道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凡二福州永泰人也臥龍問師豁闍梨見何尊宿來師云某甲謁大章得箇信入處龍遂陞座衆集龍召豁闍梨出來燒香對衆說悟處老僧爲汝證明師出燒香云香已燒了悟臥不悟龍深肯之

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云不能盡底去云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云賊是家親云既是家親爲甚麼成家賊師云內既無應外亦不能爲云忽然捉敗功歸何處師云賞亦未曾聞云恁麼則勞而無功去也

師云功則不無成而不處云爲甚麼不處師云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妙喜云絲來線去弄精魂

洪州雲居懷岳禪師法嗣

揚州風化令崇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敵國一局碁師云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云把將一片來

安州白兆志圓禪師法嗣

郢州大龍智洪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即汝是云如何領會師云更嫌鉢盂無柄那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云如何是白馬正眼師云面南看北斗
晉州興化師普禪師凡二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云眼裏耳裏鼻裏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是甚麼僧便喝師便打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下寨師云還逢著賊也無云今日捉下師云放儞三十棒

洪州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凡一僧問一機不到如何舉唱師云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云目前不現句後不迷云向上事如何師云迥然不換標的即乖

青原下第九世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凡一示衆云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鷂麼放一箇出來看時有僧出師云著精彩僧擬議師云甚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鋒鋩難擊云出窟後如何師云藏身無路云欲出未出時如何師云命若懸絲云向去事如何師云拶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棗樹和尚凡四僧問訊次師問儞見阿誰了便不審云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云却是辜負老僧僧舉似首座座云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云某甲恁麼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云喫了我多少鹽醋又打七棒

有僧辭師問若到諸方有人問備老僧法道作麼生
對他云待他問即道師云何處有無口底佛云只這
也還難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僧云何處有無眼底
佛師云只這也還難僧繞繩床一匝而出師云善能
祇對僧便喝師云老僧不識子云用識作麼師敲繩
床三下
師問僧發足甚處云閩中師云俊哉云謝師指示師
云屈哉僧作禮師云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對
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師問僧未到這裏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
前師亦近前相並而立僧云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
誰並立師指背後云莫是伊麼僧無語師云不獨自
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云正是自謾
嘉州黑水和尚凡一問黃龍雪覆蘆花時如何龍云
猛烈師云不猛烈龍又云猛烈師又云不猛烈龍便
打師因而有省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法眼文益禪師凡三十餘杭魯氏子參長慶
不大發明後同景修法進三人欲出嶺經過地藏阻
雪少憩藏即琛禪師也琛問此行何之師云行脚去
琛云作麼生是行脚事師云不知藏云不知最親切
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琛云山河大
地與備自己是同是別師云同琛豎起兩指熟視之
云兩箇即便起去師須臾啓行琛門送之問云上座
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
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云在心內琛云行脚人著甚
來由安片石在心頭耶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
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
不恁麼師云某甲詞窮理絕也藏云若論佛法一切
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後出世撫州崇壽
長慶會下有子昭首座平昔與師商確古今心中憤
憤一日領衆遠詣撫州責問於師師擧衆出迎特加
禮待主賓位上各挂拂子茶罷昭忽變色問云長老
開堂的嗣何人師云地藏昭云何太辜長慶先師某
甲同在座下商確古今曾無間隔因何却嗣地藏師
云某甲不會長慶一則因緣昭云何不問來師云長

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作麼生昭竪起拂子師叱云首座此是當年學得底別作麼生昭無對師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云不撥師云兩箇參隨連聲救云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聻昭等懡㦬而退師指住云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謗大般若誠難懺悔昭竟不能對於是參師發明已見更不開堂

示衆云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是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已去蓋盡大地無有一法可見已而又囑云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麼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示衆云古人道我立地待儞構去山僧如今坐地待儞構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踈試斷看

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

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師指橙子云識得橙子周匝有餘

雲門云識得橙子天地懸殊　天衣懷云識得橙子捺楠木做　圓通秀云識得橙子四脚著地其間一出一沒半合半開有得有失有親有踈具眼禪人一任檢點

妙喜云識得橙子好劄頭洗脚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云恁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作禮

保寧代修山主云恁麼會又爭得

又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去路依稀屈曲在烟嵐

師拈香匙問悟空云兄不得喚作香匙畢竟喚作甚麼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後二十餘日方省

師問僧甚處來云泗州禮拜大聖來師云大聖今年出塔否云出師却問傍僧僧道這僧曾到泗洲麼一日有二僧來參師以手指簾二僧齊去捲師云一得一失

師問井泉眼不通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云被眼礙

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問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作麼生方舉起拂子師云恁麼會又爭得云師意如何師云僧喚甚麼作萬象云古人不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與不撥方豁然有省

師指竹問僧還見麼云見師云竹來眼裏眼到竹邊云總不恁麼師休去

師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箇兼舉底道理主無對

　雪竇別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

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云盡在于今

　楊次公頌云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襄州青溪洪進禪師凡三師在地藏居第一座因二僧禮拜地藏和尚藏云俱錯僧無對下堂請益修山主修云僧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撥問別人豈不是錯耶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作麼生師云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地藏藏指庫下云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有省

師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得麼師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只如此上座作麼生師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乃作禮

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云汝但舉似諸方

撫州龍濟紹修山主凡七師同法眼悟空三人到地藏阻雪附爐次藏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同是別眼云別藏竪起兩指師云同藏亦竪起兩指便起去師罔措遂投誠入室

師問地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云

汝道撥萬象不撥萬象師云不撥藏云兩箇師駭然沉思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云儞喚甚麼作萬象師於言下領旨

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路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示衆云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舌僧云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云聲色裏問將來

師問僧甚處來云翠岩師云有何言句云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云恁麼道又爭得云和尚作麼生師云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言下有省

天衣懷云雖得一場榮剛却一雙足且道落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則共戚樂則同歡山僧即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箇衲僧出來問師意如何也許伊具一隻眼

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云儞還怕文殊麼云非但文殊佛來亦不顧師云爭奈披文殊騎何云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云返擲事作麼生云應用無虧師云正是文殊騎師子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云不壞云爲甚麼不壞師云爲同大千

問毫釐不隔爲甚麼覩之不見師云作家弄影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照天照地云磨後如何師云黑似漆

師有頌云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云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

金陵清涼休復悟空禪師凡三師凡三度入嶺偶值地藏不安師一日侍立床前乃啓地藏云某甲與和尚因緣背此來又值和尚不安地藏起身拈拄杖卓向面前云這箇也不背師於此有省

示衆云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生

下時有箇甚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是對面諱却若道有作麼生通得箇消息來還會麼諸上座幸自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

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衆生

問如何是髑目菩提師云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儞喚甚麼作諸佛

南岳南臺守安禪師凡一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云寂寂底聻師有偈云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好思量

資壽尼妙總云可惜南臺向死水裏浸殺當初若見與他一撥令渠別有生涯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六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七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九世

潭州延壽惠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凡二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云山前麥熟也未

僧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師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韶州白雲祥禪師法嗣

連州保峰和尚凡四示衆云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欠少在

示衆云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大容來師云大容近日作麼生僧云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盌水來與這僧照影

師見僧從法堂階下過師敲繩床作聲僧云若是這箇不消拈出師喜近前詰之僧無說師便打

韶州月華和尚凡一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云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召云且坐喫茶老宿問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云側老宿云與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云細而詳之

吉州巴陵顥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凡二初門寬問師甚處來師云水清月現寬云好好借問師云褊衫不染皂寬云喫茶去寬一日又問到來數日且喜安樂師云菠薐好羨羹寬云備作這箇去就那師云王字不著點寬搊掌大笑

隋州智門師寬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惟善禪師凡一十示衆拈拄杖一劃云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大別師云在彼多少時云三年師云水牯牛便甚麼人作對云不曾觸他一粒米師云二時喫箇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有僧來畫一圓相師便喝云野狐精僧作攛勢以脚撥之者三師云蒿箭子僧作禮師便打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安州師云甚麼物恁麼來云請師辨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便喝師云驢前馬後漢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無語師喝云這瞎驢打殺一萬箇有甚麼罪過參堂去

有僧自號映達磨纔入方丈門提起坐具云展則徧周沙界不展則賓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師云平地喫交了也映云明眼宗師果然有在師便打映云奪拄杖打和尚去莫言不道師云棺木裏撐眼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云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云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出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承天師云不涉程途道將一句來僧便喝師便打僧拈坐具作撼勢師笑云喪車後抛藥袋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遠離兩浙近發鼎州師云夏在甚處云德山師云武陵溪上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

自代云水到渠成
師問僧甚處來云復州師云甚麼物恁麼來云請和
尚辨看師云禮拜著僧云諸師云自領去三門外與
儞三十棒
師問超山主名甚麼云與和尚同名師云回互不回
互云不回互師便打
師問俗士年多少云四十四師云減一添一是多少
士無對師便打又自代云適來猶記得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巢知風穴知雨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東方甲乙木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凡七智門問師暑往寒來即不
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云五鳳樓前聽玉漏云爭柰
主山高按山低師云須彌頂上擊金鍾
示衆云大迦葉擊金鍾於須彌頂上普震大千阿難
陀集總持於畢鉢岩前曲垂奧旨今則大教東流法
傳西祖觀機應響接物隨緣有解問者一任施呈時
有僧出作禮師云切忌龍門點破額
示衆云涅槃含四德唯我契眞常拈拄杖云豈不是

四德作麼生是眞常諸人還會麼儞若不會祖峰布
施儞諸人乃云拄杖子穿過眞常眞常穿過四德會
麼祖峰解開布袋一時傾出了也儞諸人有會底也
無出來說看祖峰與儞證明若說不得敲落儞鼻孔
拽脫儞眉毛以拄杖擊香臺下座
示衆拈拄杖云彌勒先鋒釋迦殿後總在祖峰拄杖
頭上儞諸人還見麼又道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會麼會即出來道看若也不會伏惟尚饗以拄杖擊
香臺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東京師云還見天子也無云常
年一度出金明池師云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
僧問截鐵鏌鎁猶是鈍鐲鏃當鋒事若何師云儞試
用看云恁麼則獻上漢高王也師云儞見箇甚麼道
理云苦痛深師云頭在我手裏一任踍跳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鼻孔長三尺云不會師云眞不
掩偏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云點云點後如何師
云荊三下四
蘄州四祖譚禪師凡二示衆云盡乾坤大地三世諸

佛天下老和尚今日被山僧坐斷無側出頭處設有出頭得也只是箇竹木精靈雖然如是未免擔枷判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蘄州廣教懷志禪師凡二示衆云擧令提綱群魔屛跡全提祖印坐斷十方正恁麼時老胡出來也須乞命衆中若是作家略希英鑒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備記來多少時云學人不會師云言猶在耳

舒州龍門永禪師凡三示衆云諸佛言詮止啼爲義祖師心印莫可論之向上一路誰敢措足直下會得已是不啻便

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云德山拄杖僧云恁麼則師得其妙也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龍門路師云嶮云爲甚麼如此師云點額却回來

唐州天目契滿禪師凡一示衆云迦葉親傳如來密印達磨西來多虛少實若論此事權且認奴作郞說

佛說祖宛肉作瘡直下單明未是衲僧活計作麼生是衲僧活計何不出來對衆證據時有僧出作禮師云若是仙陀客更不待揚眉僧應諾師云金剛路兩兩三三

鄂州建福智通禪師凡二示衆云直饒一句下偶儻分明去早是不著便遭他點汚了也衲僧家合作麼生便下座

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鷃鴿戀西秦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岳州乾明睦禪師凡二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云水底弄傀儡師云誰是看翫者山云停機罷賞者師云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底事作麼生師云大盡三十日山云未在更道師云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

僧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云楚山突屼漢水東流云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通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

黑漆崑崙牽白象云和尚莫謾後學好師云好心不得好報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凡一示衆云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云一葉落天下秋

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云耳裏種田

朗州德山密禪師法嗣

南岳南臺勤禪師凡二示衆云南岳山裏寒不似別處寒寒則樹結銀條草鋪碎玉江河凍定四海成氷虚空結合鳥道不通雲布長郊龍魚鎖戸當恁麼時命若懸絲作麼生道若道得即紅日連天若道不得冥冥長夜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文殊應眞禪師凡二示衆云直鉤釣驪龍曲鉤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云勞而無功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在甚麼處云出匣後如何師云臂長衫袖短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凡二示衆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斤兩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許滴瀝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爾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桃源水繞白雲亭

鼎州文殊寬禪師凡三示衆云直教爾聞一句一時決了已是不著便遭他點汚合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文殊爲人一句師云粗識好惡云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云汝自不知時

僧問如何是雲門透法身句師云借取眉毛云爲甚麼如此師云非汝境界

隋州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凡二開堂示衆云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此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云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還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鐵門路

喩

示衆云夫出家之人生死事大直須究取生滅之法既於剎那剎那之際猶如電轉電轉之法無有所寄諸法生滅滅已會麼會卽便會不會卽生死根本

江陵府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峰祥公庵主凡二師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示衆云若論此事最是急切切須明取始得若也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能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自然合他古轍去若學處分劑便須路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

郢州林溪敬脫禪師法嗣

西劍州鳳凰山智廣禪師凡二示衆云朝朝相似日日一般更有新奇也拈不出以至諸聖出來且不敢誑於上座因甚如此蓋爲上座是行脚人如今與上座在這裏聚集少時早是欺屈諸人了也更若停騰是非鋒起不如且歇

僧問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云東壁打西壁

潞府妙勝臻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承禪師凡一僧問梁皇爲甚麼不識達磨師云彼此丈夫問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隋州智門光祚禪師凡十示衆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個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荊棘圍繞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個草鞋錢有日在

示衆云三兩日來好雨可謂滂沱凡夫見水是水天人見水是瑠璃龍魚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個衲僧家喚作甚麼個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瑠璃又同諸天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龍魚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個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

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溺身。儞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雖然如此。又須實到這裏始得。若未到這田地。且莫掠虛

示衆云。雪峰輥毬。羅漢書字。歸安斬蛇。大隋燒畬。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畬須是燒畬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底無筋一世貧

示衆云。數日來好雨。且道。從甚麼處來。若道從天降。且阿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强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

示衆云。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禍雹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髏

示衆云。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免隨分納些些。他總不見得。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直饒儞截斷凡。聖及盡有無。也只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時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驀口抹了。儞更來涴我手作麼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蓮華。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荷葉

雪竇頌云。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蚌含明月。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云。兎子懷胎

雪竇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也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又頌云。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玄兎深深意。曾與叢林作戰爭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拄杖頭上挑日月

雪竇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僧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師云。一把沙。云。爲甚麼如此。師云。非公境界

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憐兒不覺醜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如何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飡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師云粉骨碎身未足報

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胡孫繫露柱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云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云閻羅王是鬼做

洪州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凡六示衆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横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掉不犯清波海上横行不逢明鑒

示衆云停機罷賞匿跡潛蹤竹戸茆堂眠雲臥月青松碧澗枕石漱流道不屬修無心自悟談玄唱道莫非雲水高人鳥道無蹤乃是道人行履談玄則不挂脣吻履踐則鬼神難覔悟之則剎那成佛迷之則永劫生死有疑即決不可守株待兎抱拙守愚潦倒無成空延歲月

師與端長老坐話次有僧問二尊不竝化因甚麼兩人居方丈師云一亦非

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云識得後不爲寃云識得後時如何師云貶向無生國裏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云死水不藏龍云如何是活水龍師云興雲不吐霧云忽遇興雲致雨時如何師下繩床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事師云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駞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

師示衆有偈云赫日猶虧半烏沉未得圓若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

韶州舜峰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曦朗禪師凡一示衆云若是唱道門風權且强名若論祖宗提綱難爲開口所以先聖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諸禪德且作麼生商量得與先聖齊去衆中莫有作家底麼便請離却前非單刀直入時有僧出作禮師云眞師子兒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云當時妄想此日猶存

青原下第十世

金陵清凉法眼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凡九師處州龍泉縣陳氏子問龍牙云天不能盖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凡經十七次問牙云若爲汝說汝已後罵我去師後住天台通玄峰因澡浴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禮龍牙云當時若爲我說今日決定罵他

妙喜云只今也不少

師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云左搓芒繩縛鬼子師云不落古今請師說山云不說師云爲甚麼不說山云箇中不辨有無師云師今善說山駭之

師參五十三員善知識後謁法眼但隨衆而已一日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僧罔措師在座側豁然開悟凝滯氷釋

示衆云眞空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諸仁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道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如電掣

示衆云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莫是風幡不動汝心妄動麼莫是不撥風幡就風幡道取麼莫是動處是甚麼麼有云附物明心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此解會與祖師有何交涉旣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這裏悟去何法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若不如此設經塵劫只自勞神無有是處

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能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會誰不會所以道東去也是上座西去也是上座南去也是上座北去也是上座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去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物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去好

師住通玄峰有偈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

法眼聞得乃云只此一偈可以起吾宗

妙喜云滅却法眼一宗只緣此一偈

僧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云謝此一問云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云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僧問敲打虛空鳴殼殼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兒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僧云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儞還聞麼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云若到諸方更舉一徧云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云夢裏惺惺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此問不弱云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云口似鼻孔

問三世諸佛爲甚麼不知有師云却是儞知有云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云儞甚麼處見三世諸佛

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分付何人師云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凡四開堂日示衆云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我殃及儞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峰悅云這老漢一斯與奪也似絕後光前及乎拶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爲清涼作主底麼

李國主問先師有甚未了底公案師云見分析次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廬山師拈起香匜云廬山還有這箇麼僧無對

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

雪竇別云吾不如汝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凡四法眼問師曾見甚麼人來師云曾見青峰和尚來眼云有何言句師云某甲曾

問如何是學人自巳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好語只恐儞錯會儞試說來看師云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巳而求自巳眼云與麼會又爭得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眼云儞問來待我與儞道師理前問眼云丙子童子來求火師言下大悟

師開堂日李王與法眼在會有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這裏爲甚麼不會師云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便抽身入衆眼與李王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其僧至眼問上座適來問底語許儞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便擲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僧問宗門中玄要乞師一言師云汝行脚來多少時也僧云不曾逢伴侶師云少瞌睡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江河競注日月旋流

金陵報恩玄覺禪師凡一聞鳩子鳴問僧是甚麼聲云鵓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凡二問僧近離甚處云都城師云上座離却都城到此山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則住不會則去僧無對

師舉雪峰塔銘問僧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峰只今在甚麼處僧無對

法眼代云只今是成是壞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凡四示衆云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上座揀一兩則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自長鳧脛自短甘草甜黃連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道血脈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

師問僧甚處來云福州師云跋涉如許多山嶺那箇是上座自巳云某甲親離福州師云只恁麼別更有商量云更作麼生商量師云汝話墮也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喚甚麼作祖師西來意云恁麼則無西來意也師云由儞口頭道

金陵鍾山義章禪師凡二示衆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

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欲得省要麼但向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不東不西

金陵報恩文遂禪師凡一師問僧甚處來云曹山師云幾程到此云七程到師云行許多山林溪澗何者是汝自己云總是師云衆生顛倒認物爲己云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總是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凡五法眼問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是不破戒師云好箇入路

示衆云佛法顯然因甚麼不會去欲會佛法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參取古佛叢林珍重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看東看西云見後如何師云南看看北

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云此去報恩不遠云恁麼則親蒙照燭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

僧問至理無言假言詮而顯道如何是顯道底言師云切忌揀擇云如何是不揀擇師云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佛鑑勤云大好不揀擇

僧問祖師西來未審傳箇甚麼師云傳箇策子云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云心內無法

廬山歸宗慧超禪師凡二師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師於言下大悟

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
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我向汝道即別有也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凡一示衆云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

洪州百丈恒禪師凡六師問法眼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云住住儞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於此大悟

示衆云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

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即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勝熱婆羅門珍重

師或時上堂衆纔集師便云喫茶去或時衆纔集便云珍重或時衆纔集便云歇後有頌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僧問承古有言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如何是無異底法師云鶴脛長鳧脛短云如何體會師云有甚麼可體會

僧問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未審此理如何師云不用更如何云學人不會乞師慈悲師云靈利人難得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諸事不會時如何師云吾助汝喜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却請將取去問學人欲作佛時如何師云汝許多時作甚麼來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凡一示衆云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若能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法嗣

襄州天平從漪禪師凡一師到西院居常自言莫道會佛法今時覓箇舉話人也無西院聞之一日遙見師遂召云從漪師擧頭院云錯師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師近前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師云是從漪錯院又云錯錯師無語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師當下便行住後告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汝州思明長老處被他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這兩錯我不道那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首山云據天平作與麼解會也未夢見西院在

何故話在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文不加點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筠州洞山自寶禪師〈凡二〉示衆云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梅者也無衆無對師云賺殺一舡人

問如何是佛師云腰長脚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凡二〉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事師云東涌西沒云通變後如何師云地肥茄子嫩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左手書右字云學人不會師云歐頭柳脚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凡二〉歲夜小參示衆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且烹箇露地白牛炊黍米飯向骨拙火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郞便下座至深夜維那來問訊云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云作甚麼那云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捋頭帽擲地云這箇不是那就地拾得便行師跳下繩床攔胷搊住叫云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云天寒且還和尚帽子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法昌云這箇公案作麼生昌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匙挑不上

鼎州文殊應眞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曉聰禪師〈凡六〉韶州曲江林氏子示衆云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示衆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欲學菩提但看此模樣

遂化主示衆云住持之事勞他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爲淸衆之故所以忘勞盡大地作箇胡餠天下人盡得喫唯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棃棒打一棒瓦解氷消

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

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云
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云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
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云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薐
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竹錫挑擎千界月
鉢盂盛貯五天雲云古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師云寒
星明月夜寂寂萬家門
僧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云千年常住一朝僧
云如何是離聲色句師云南瞻部洲北鬱單越云恁
麼則學人知恩不昧去也師云四海水深多少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理長即就問祖師西來當爲何
事師云幾人被渠謾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
云年老心孤云既是泗洲大聖爲甚麼在揚州出現
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朗州德山慧遠師云法嗣

廬山歸宗善暹禪師凡二臨江軍人也示衆云一若
是二即非東西南北少人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天
白雲徒爾爲以拄杖繫繩床下座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清貧長樂云來後如何
師云濁富多憂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云依舊孟春
猶寒云更深夜靜時如何師云老鼠入燈籠

隋州智門光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凡二十四遂州李氏子問智門不起
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
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
師開堂日普觀大衆云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
爲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
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
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但以上無學仰下
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
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居
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
爲之化
示衆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游氣亂清拈
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舉還旨遂也無有
即水底月無即形名兆若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示衆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與口同音各置百千問難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廣佛祖之妙靈廓人天之幽跡如是則何假覺城東際五衆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參畢

示衆云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示衆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侍者云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云有師云作賊人心虛

示衆云國無定亂之劒四海晏清也不是分外還有梯山入貢者麼

示衆云十方無碧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儞天上天下

示衆云上士相見一言半句如擊石火瞥爾便過應非即言定旨滯句迷源從上宗乘合作麼生議論直得三世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所以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意句交馳還同流溟其有通方作者共相證明

示衆云立賓立主剜肉作瘡舉古舉今拋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鎚別有機關合入無間地獄明眼衲子應須自看

師問大龍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底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那師云這老漢今日瓦解氷消至晚龍問師那裏是老僧瓦解氷消處師云轉見不堪拂袖便出龍云叵耐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雅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一日五人新到相看師云洞庭絕頂無行路不假梯航試道看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湛水停舟徒勞運濟僧無語師云過這邊來其僧齊過師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參堂去

師問僧名甚麼云宗雅師云雅即不問如何是宗僧無對師云且限三日其僧頻來下語師不諾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儞何不問僧擬問師連打數棒

一日六人新到相看師問參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云久響和尚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打僧約住棒與師一掌師云未到翠峰時與儞三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過一邊著卻問第二僧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參頭云適來公案這裏只恁麼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推出

一日六人新到相見師問還有作家禪客麼參頭云和尚道甚麼師云點卽不到僧擬議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漢復問第二僧僧指參頭云和尚問儞何不祇對師與一掌僧無語復指第三僧其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

師問僧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蝦跳不出斗僧云𨁝跳師便打僧云更𨁝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作禮云觸忤和尚師云我要這話行儞又走作麼僧云已徧天下了也師又打五棒僧云有諸方在師云儞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人近前僧近前師云儞是甚處人云鼎州師云敗也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案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儞擬𨁝跳那僧議擬師亦打五棒參頭云這僧與某甲喫棒不同師云一時近前來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和尚道甚麼師云我問儞近離甚處僧退身而立師云克由叵耐不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打野榸漢何不早恁麼道復問第二人云儞也一處來云某甲近離大梅師云兩段不同好與三十棒且放過

師問聰道者云久參事作麼生聰云青天白日師云亂走作甚麼聰便喝師云喫棒得也聰擬舉手師打一坐具云儞看這瞎漢亂做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天台師云還見智者麼云見師云爲甚麼在我脚底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

師問僧近離甚處云溫州師云還識永嘉大師麼云是鄉人師云與儞隔海在云酌然師云面亦不如語直僧無語師嘘一聲

師在大溈爲知客李殿院來問云知客是長老鄉人

那師云不敢李云且在這裏不得亂走師云本爲行
脚李云行脚當爲何事師云看亂走底李大笑
僧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臥街云
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矮驢矮馬云生芽後如何
師云透水透沙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恰恁麼云見後如
何師云三生六十劫
僧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天無四壁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云月在中峰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多少人摸索不著云忽然摸著時如何師云堪作
甚麼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凡三初謁雙泉雅禪師雅令充
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雅向火次
師侍立雅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
雅拈火筯便摵師豁然大悟
白雲端頌云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
家驀然鐵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花

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宮苦不
在地獄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舌頭無骨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太陽明安警延禪師凡十一師問梁山如何是無
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梁急
索云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於言下大悟
作禮叉手而立梁云何不道取一句師云道即不辭
恐上紙墨梁山呵呵大笑云此語已後上碑去在
示衆云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
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
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
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恁麼
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大衆證明若通不得來朝更
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云白
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云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云
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云如何是體明
無盡句師云手指空時天地瞽回途石馬出紗籠問

如何是師子嚬呻師云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云如何是師子返擲師云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云如何是師子踞地師云逈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

示衆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所以南泉道大家在這裏喫莖菜若更覓一莖菜入地獄如箭射且道是甚麼語話

示衆云文殊隱顯於人間普賢出沒於衆中儞若一念通明向文殊門裏發機儞若通前叶後超方不窮向普賢門裏出身如今上來下去頭上脚下是箇甚麼上來也我辨儞下去也儞辨我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辨的則難句裏明宗爲儞恁麼來宗中辨的儞諸人試通箇消息看大家證明有麼乃云老僧今日一場醉酒

示衆云一句子拈起也滿目生光放下也寒雲敗谷且道不拈不放喚作甚麼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杲日當空森羅俱顯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宗乘舉唱石人拊掌且道石人明甚麼邊事乃云露柱懷胎猶未可鐵牛生處不難通

示衆云放一線道縱橫可否不放一線道大難大難所以睦州和尚道放一線道也由睦州不放一線道也由睦州僧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州云量才補職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州云萬里崖州雖然如是各在門底施設建立宗乘大開徑路大陽尋常道握拳展手爲訪知音展則當處出生握則隨處滅盡恁麼告報猶尚不會豈況言中宛轉句裏藏鋒覿面無私徒伸意欵一句當軒三門頭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裏作舞後門底搖頭更有針鋒上師子作麼生道儞若委悉去放一線道若也宗乘舉唱老僧口門窄

示衆云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等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穩坐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水東去也不免官家傜稅牽牛向水西去也不免官家傜稅不如隨分納些些免被他家撈摝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聖凡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是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磕磕地更有何事

師問聰上座（即石門慧照也）近離甚處聰云襄州師云作麼生是不隔底句聰云和尚住持不易師云且坐喫茶聰便參堂去侍者遂問暫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且坐喫茶師云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儞去問他有語在侍者問聰適來祇對和尚住持不易意旨如何聰云眞鍮不博金

師問僧甚處來云洪山師云先師在麼云在師云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澂師云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云喫茶去

師問侍者有一人徧身紅爛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如何近附救得此人者云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師云教伊出來我要與伊相見者云只今別無左右祇對師云官不容針

僧問雲門透法身句意旨如何師云儞記來多少時云深承和尚指示師云更不再撥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七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八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十一世

天台德韶禪師法嗣

杭州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凡四）初住雪竇示衆云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

師問僧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又問一僧僧云不曾到師云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未審那箇得那箇失師云儞曾識這僧麼云不曾識師云同坑無異土

僧問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云向不會處會取云不會處又如何會師云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砂盆

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云更添香著僧云謝師指示師云且喜沒交涉僧作禮師云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池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温州僊巖安禪師（凡二）師因破句讀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悟入卽印

心於韶國師後畢生如是讀或告之曰和尚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

姚㚌通判問鏡淸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淸云聞沙云從這裏入忽若當時道箇不聞又作麼生師召云學士姚應諾師云從這裏入姚亦有省

杭州五雲志逢禪師凡二示衆云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南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拜文殊擬登妙峰山禮德雲比丘及到彼所德雲何得於別峰相見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照然諸上座只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別峰不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辜負老僧亦見德雲未嘗剎那相捨還信得及麼

示衆云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峰和尚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處不得看汝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說道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是等閑而況此事亦自有時節躁求焉汝等要知悟時麼各自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時老僧爲汝說破時有僧出云仰家峰點頭也請和尚說師召大衆云且道這僧會不會僧作禮師云今日偶然失鑒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凡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汝未入衆時我巳指示汝了也云如何領會師云不用領會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凡一示衆云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舉唱只如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古德據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隔絲毫言凡則全凡擧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作禮師云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方進前師云又沒交涉了也

溫州瑞鹿本先禪師凡五示衆云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中似物礙膺如讎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

示衆云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

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揀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學揀破諸祖師語言是參學若也如是參學任儞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眞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未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眞實參學者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麼人參箇甚麼說到這裏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無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

示衆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示衆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儞等還知許多境象示汝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

師有頌云曠大劫來只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

溫州鴈蕩願齊禪師凡一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云作家弄影漢僧從西過東立師云不從弄影無乃怖頭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凡一示衆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現王身

金陵淸凉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齊禪師凡四師在法燈座下充藏主燈一日謂師云今日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老僧對他道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師云不東不西燈云恁麼又爭得師罔措至晚上方丈請益燈去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言下頓明厥旨有頌云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師問僧甚處來云堂中來師云何得謾語

慈受深云這僧是小謾語雲居是大謾語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

師臨示寂時示衆云今日老僧風火相逼特與諸人

相見且向甚麼處相見向四大五蘊處見耶向六入
十二處見耶既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如今相問者是
誰若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

洪州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栖賢澄湜禪師凡二示衆云佛法無事大家共
行大家共止滿眼是色滿耳是聲諸佛妙義於此明
得千里萬里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張三李四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法嗣

天台山從進禪師凡一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
切忌飲著云飲者如何師云喪却汝性命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新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密用師云何曾
得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云甚麼物礙汝問求之
不得時如何師云用求作麼云如何即是師云何曾
失却

廬山長安延規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凡一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中
如何出得師云且喜相見僧云恁麼則穿雲透日去
也師云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云脫空謾語
漢

洪州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阿育王大覺懷璉禪師凡二示衆云若論佛法
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
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
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
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
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拘撿他
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謂渠能建立一切法要且不
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
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只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
人道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師舉拳示衆云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
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托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
且道作何使用拍繩床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凡一示衆云一刀兩段埋沒宗

風師子𩬊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
跟下好與三十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浩禪師凡四示衆云山僧在谷隱十
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不曾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
會來大陽與儞說拄杖下座

示衆云粥稀後坐床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
大珍重

師因僧入室有狗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云
狗却會儞却不會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截却脚跟云如何是法師云掀
却腦蓋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凡十五北禪問師近離甚處師云
福嚴賢云思大鼻孔長多少師云與和尚當時見底
一般賢云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云和尚大似不曾
到福嚴賢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
云安樂賢云汝道甚麼師云教和尚莫亂統賢云
念汝新到不能打得儞師云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
賢問鄉里甚處師云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甚麼師
云說禪說道賢云年多少師云與露柱齊年賢云有
露柱即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云無露柱一年也不
少賢云夜半放烏雞

示衆云毗耶杜口倣傚宗乘鷲嶺拈花釀成毒藥九
年面壁鈍置先宗半夜傳衣欺他後學馬祖即心是
佛大似待兎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如
斯之見盡是敗祖宗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
賢後學無辜遭他指註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
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髓直得皇風蕩
蕩野老謳謌心無所恃行無所依閒禪與道似見寃
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儞挑野菜舂黍
米作和羅飯羮骨董虀飢即食困即眠不由諸位自
崇高莫學三乘立功課

示衆云聞聲悟道何異緣木求魚見色明心大似迷
頭認影諸仁者不用續凫截鶴移岳盈壑南辰北斗
躔度分明日晦月明昇沈自異但請休征罷戰端拱

無爲自然安貼邦家差肩佛祖更若言中辨的句裏明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示衆云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千世諸佛只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只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伶俜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貶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示衆云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云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

師垂語云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妙喜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師與南禪師舉程大卿看生緣話師云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云也曾爲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師云和尚如何爲他南云咬蒜生薑呷蒜醋師云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

師與南禪師舉昔曾問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云善財拄杖子我云我不問善財拄杖子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云或則登山或則渡水我云和尚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云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南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我當時錯怪興化南云如今知也且道向甚麼處去師云儞問阿誰南云佯聾詐啞作甚麼師云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云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云這箇郎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云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睛師云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錢蚰鑽不入師云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云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云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云儞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云也是老僧招得

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云和尙尋常愛撿點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云打草只要蛇驚英云莫塗糊人好師云儞又剌頭入膠盆作甚麼英云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尙見箇甚麼師云儞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儞作麼生祇對英云山頭不如嶺尾師云儞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云使钁不及拖犂師云還曾夢見古人麼英云和尙作麼生師展兩手英云蝦跳不出斗師云休將三寸燭擬比大陽暉英云爭柰公案現在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師將起法堂問英勝二首座云我欲來這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云賊是小人師云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云曾經霜雪苦師云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間打雀兒英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師却指勝云儞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勝云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師云儞這驢漢向甚麼處著勝云一任鑽龜打瓦師云也只是箇杜撰巡官英云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師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英云路見不平

冬夜與感首座喫果子師拈起橘子云這箇滋味何似黃龍感云須待嘗過始得師云驗人端的處開口便知音云末法禪師多虛少實師拈起菓子云這箇又作麼生云須是和尙始得師云一箇菓子早是不柰何感云饒人不是弱漢

喆首座來師問山深路僻何煩訪及喆云仁義道中不爲分外師云將得甚麼來喆叉手近前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喆展兩手師云前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喆云且容某甲人[illegible]人事罷師復問近離甚處喆云雲居師云峯頭事作麼生喆云多少人疑著師卓拄杖云弘覺鼻孔何似這箇喆云草賊大敗師云這僧話頭也不識喆云和尙問甚麼師云我問儞弘覺鼻孔喆云又道不識話頭師云不謬爲翠巖弟子

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云是師云爲甚麼鴉作鵶鳴鵲作鵲噪云和尙自生分別師便打

又問一僧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云不是師云爲甚麼不是云鵶作鵶鳴鵲作鵲噪師亦打

後有僧問。前頭一僧是。且從後頭一僧不是。因甚也打。師打云。且聽明眼人斷看

筠州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凡十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居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云。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却還。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黑似漆。士云。磨後如何。師云。照天照地。居士長揖云。若恁麼。上人且請還洞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云。儞問來。我與儞道。師理前問。山云。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云。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

師開堂日示衆云。如來至理。實難剖露。心印玄機。那從意解。衆生無始時來。背心取法。執事迷流。遂有諸佛出興於世。隨機設教。喚作方便門庭。若據衲僧門下。一言相契。迢迢十萬。衆中莫有通商量底麼。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看。僧問。承和尙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蝦蟆趕鷂子。云。全因此問也。師云。老鼠弄猢猻。師乃云。問話且止。古人道。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悞。山僧今日無端向諸人前敗闕一場。若是明眼人見。笑破他口。何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又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

示衆云。德山道。與儞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教儞作箇好人去。三界不收。六道不攝。儞諸方學得底。豈不是籠頭角馱。德山棒。臨濟喝。豈不是籠頭角馱。儞諸人被諸方老骨檛教壞了也。學得一堆骨董。蘊在胷襟。便道我會禪。儞皮下還有血麼。被他熱瞞了也。大愚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示衆云。古人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且問儞諸人。作麼生說箇不見一法底道理。莫是本來無一法麼。莫是本來清淨麼。若恁麼會。未曾夢見在。三家村裏老婆。亦不作如是見解。大愚會下。莫有說得道理底麼。試出來。對衆說看。大愚與儞證明。有麼。一言已出。駟馬難追

示衆云。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汙我耳目。諸人未跨大

愚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今日也是爲衆竭力

示衆云橫飛雪刃寸草不存大地黯然乾坤失色正當與麼時佛祖出頭來也須入地三尺雖然如是大愚今日向諸人前敗闕一場且道甚麼處敗闕還有人撿點得出麼若撿點得出行脚事畢若撿點不得且作納飯阿師

示衆云拈起要妙露柱皺眉出格之談烏龜向火平實無事嚼飯小兒褒貶古今豈能自救諸禪德離此之外作麼生商量莫是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麼莫是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麼莫是春來草自青麼若作如斯見解大愚門下喚作驢前馬後漢

示衆擧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三峽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

示衆云諸方便有弄蚰頭撥龜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三峽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緊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僧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未是衲僧見處學人上來師意如何師云水長舡高云如何是衲僧見處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拆東籬補西壁

廬山歸宗善暹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佛印元禪師凡二饒州浮梁林氏子師謂衆曰雲門說法如雲如雨絶不許人記錄其語見則詬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他日異時稗販我去在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漁獵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

師一日爲學徒入室適東坡居士忽到面前師遽云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坡云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云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若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坡欣然云便請師云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只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坡不能加答遂留下玉帶師却贈以衲衣坡有偈云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繩床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猶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

院奪得雲山舊衲衣又日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
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襯乞與佯狂老萬回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凡十二温州樂清陳氏子示衆云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直饒恁麼猶落建化門中諸入者若論此事舉目則千山萬水思量則天地懸殊直得六根杜絕一念相應正是無孔鐵鎚恁麼說話埋沒宗風耻他先作初機後學不可徒然先聖幸有第二義門留與後人諸仁者若論第二義門足可話會山僧今日不避譏嫌分明說破大道無偏復誰迷悟諸仁者迷則迷於悟悟則悟於迷迷時力士失額上之珠悟則貧子獲衣中之寶誰人不有故聖人云如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森羅眩目全彰古佛家風音聲聒耳盡是普賢境界雖然如是笑殺衲僧以拄杖擊繩床

師受天衣請辭衆示衆云今日一筵便是祖送將軍出塞坐蓮華帳御上馬盃乃顧按拄杖云雖無七事隨身且有折弓鈍劍雖不能剸鍾截鐵爭柰古格猶存對諸作者面前焉敢拈出念是舊時光彩乃目顧大衆云七星璀璨光透九霄膝上磨礱乾坤肅靜若也交鋒兩刀自取其傷若也掃蕩煙塵赤眉轉盛直得心無異緣口無異說目無異顧不施寸刃建立太平檢點將來覊乎化跡何也將軍猶在若是明眼衲僧一任貶剝

示衆云玄黃不眞黑白何咎六祖大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會此箇說話直入維摩丈室住金色光中見十方世界四聖六凡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又見一類衆生寢生死長夜惛惛睡眠不覺不知作金雞報曉一聲令伊惺悟豈不快哉若能如是方可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雖然如是古人道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示衆云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若也不會山僧爲儞註脚透儞眼處十方諸佛國土只在香煙上透儞耳處觀音菩薩在鍾聲裏禮拜透儞鼻處香積世界熏天炙地透儞舌處醍醐上

味翻成毒藥透徧身處一棒一條痕透徧意處業識
茫茫顛倒妄想如是會得四大五蘊瓦解氷消作麼
生是父母未生前面目良久云三十年後鼻孔撩天
一任罵取
示衆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
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
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
則敢與君王鬭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示衆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
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
蔕甜苦瓠連根苦
示衆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
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拈云既不識當
初問甚麼人賃師云恁麼拈也大遠在何故須知死
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
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
若也撿點得分明拈卻灸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
示衆云日月沉輝乾坤黯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孫

賓門下徒話鑽龜朕兆已萌何勞擬議向威音王佛
已前道得猶在金峯窠裏若是具眼衲僧到這裏合
作麼生道
示衆云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
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
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
爲道看良久云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前著眼看
示衆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作麼生
說箇分別底道理老僧試爲分別看四面是山中間
是僧堂佛殿廚庫三門這裏是法堂上是天下是地
僧是僧俗是俗作麼生說箇第一義若向這裏明得
去穿取維摩老子鼻孔若也不會且待阿逸多出世
師作色空二偈一云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卻潼關路
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其二云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凡十二）示衆云靈山正眼千聖不
知少室鋒機三乘莫演正當今日委在山僧放開也
風行草偃揑聚也地轉天回徧等諸人盡是久經陣

敵慣戰作家幸對人天出來證據

示衆云始自迦葉垂旨海印分權斷臂少林吾宗失旨豈況列位三乘分宗五教則此道濫觴也若論衲僧門下直須千聖情盡萬緣不滯始得設使機輪轉處又涉多途直饒千眼頓開白雲萬里

示衆云大凡舉唱宗乘須會目前生殺縱奪臨時殺人刀活人劒此是上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到這裏也須是箇漢始得斷著便轉撥著便露擬議之間喪身失命以拄杖擊繩床

示衆云鋒前一句切忌承當師子翻身急須著眼一刀兩段少分相應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儞諸衲子盡是尋言泥句入海筭沙習學多聞驢年會去若更放過轉見不堪拈拄杖一時趁下

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老弱殘兵只是守營把寨底手脚若是上將軍便能埋兵布陣把定邊疆不顧信旗單刀直入說甚麽孟嘗門下賓客三千點著不來還歸死海

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千江流白月進云如何領會師云三十年後　師乃云人天圍繞賓主交馳問者若一花一葉以開敷答者似一雨一雲而動作如斯相見未稱衲僧若論宗乘一劄海辯難宣把定乾坤要津無路既通一線千聖出興所以大覺世尊於師子床回紫金山普告大衆吾今爲汝建大法幢爲出世因作將來眼諸人還辨得也無忽若於此辨得當知正法眼藏委在此時便能作大覺王獨步三界堪報我佛之恩用助堯天之化

示衆云諸人者直饒問得知過鶖子辯若滿慈也秖是口傳心授底葛藤且道從上宗乘合作麽生議論若也鋒鋩未兆之前大朴未分之際薦得猶落化門若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

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雲籠碧嶠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月在清池　師乃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知般若之體便乃覿露鋒機如同電拂論禪與道未免輪迴舉意明宗猶遭曲轍通人分上私限不拘後進初機快須薦取於斯明得許儞把定乾坤手擎日月若也未然山僧今日勞而無功

示衆云宗門深奧合作麼生話會若教山僧祖令當行直須倒插乾坤顛翻日月人天泯跡佛祖潛蹤一切魔王宮殿振裂雖然如此猶涉化門若是作者相見閃電猶遲擬拄言詮宛然流浪

示衆云千峰影裏雙澗聲中忽然風雷一擊千尺鯨噴祖佛家風急須著眼雄兵百萬要定邊疆劍客三千到則不點東來衲子吳楚作家點著不來一時擒下

示衆云聞聲悟道猶是聽響之流見色明心何異眼中著屑眞如佛性要且未出苦源行布圓融大似無繩自縛若是衲僧家喝散白雲衝開碧落橫身三界獨步大方若不如是徒爲大夫喝一喝

示衆云衲僧門下不在多端達士相逢非存目擊始知拈槌豎拂眼裏撒沙瞬目揚眉猶是鈍漢假饒直下明得正是無孔鐵鎚擬欲尋思千里萬里卓拄杖一下

師行脚時爲泉州栖隱和尙馳書到京師李駙馬宅相看尉問因甚麼到京師云專爲院門馳書尉云適來悔伸一問師云駙馬慣得其便尉便喝師云放過一著尉云再犯不容師云三十年後有人擧在

師到風穴穴問近離甚處師云東家穴云且喜沒交涉師便喝穴云作家師打一坐具拂袖而出穴云未到風穴與儞三十棒了也

瑞光專使馳書上師接書了拈拄杖問參頭西祖不傳東土信少林謾道付神光書且拈却作麼生是瑞光家風使云師叔在上師指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使云和尙幸是大人師云兩重公案且放過一著復問第二僧儞在瑞光多少時云和尙著忙作麼師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僧無語師打一棒又問第三僧儞爲甚麼失却本道公驗云和尙慣得其便師云一狀領過且坐喫茶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白雲抱幽石僧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千里未是遠

問如何是道師云蛇無頭不行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問孟常門下劍客三千鳳凰門下又且如何師云不

許夜行云恁麼則學人退身三步師云不是劍客請莫相過
問如何是道師云且莫詐明頭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墮坑落塹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胡馬嘶北風
舒州投子法宗道者凡一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云袈裟裹草鞋云意旨如何師云赤脚下桐城
越州天衣在禪師凡二示衆云摩竭掩室鈍鳥栖蘆毗耶杜詞困魚止濼少林面壁待兎守株天衣恁麼道還有分付處也無良久云他時豹變後五日看
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人將語試水將杖試

鄧州大陽警延禪師法嗣

鄧州興陽剖禪師凡四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延問甜瓜何時熟師云即今熟爛了也延云揀甜底摘來師云與甚麼人喫延云不入園者師云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延云汝還識伊麼師云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延笑云去
師臥疾次延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辨若要大事辨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云猶是這邊事延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延笑云乃爾惺惺耶師喝云將謂我忘却
示衆云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
僧問娑竭出海龍宮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師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云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云恁麼則叉手當胷退身有分去也師云須彌脚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凡六青社李氏子謁浮山遠禪師經三載遠一日問云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默然如何青擬開口遠遽以手掩師口師於此大悟遂作禮遠云汝妙悟玄機耶師云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孜侍者在旁云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

師回顧孜云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歐遠後以
大陽直裰皮履付師囑云代吾續洞上宗風
示衆云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
那覔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丹影其或
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
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
示衆云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
則千生萬刧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鎭海明珠在誰收
掌良久卓拄杖云百雜碎
示衆云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
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禪德到
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沉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
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云任從三尺
雪難壓寸靈松
示衆云諸佛出世應病施方祖師西來守株待兎直
饒全提舉唱猶如鑿壁偷光設使盡令施行大似空
中撫劍何故不見古人道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諸仁
者且道息箇甚麼見良久云靈雲不悟桃花旨空使

玄沙暗皺眉
示衆云若論此事如魚遁深淵必招釣客玉埋荊谷
何逆求人所以刖足楚城煙波渭水蓋謂不守平常
致見如是此日白雲滿谷深水浮煙瑞鳥鶯晨山光
眩日觸事無私有何不可雖然如是更須無手能遮
目釣魚不犯竿
慧州羅浮如禪師(一)大陽問師甚處人師云益
州陽云此去多少師云五千里延云偏與麼來還曾
踏著麼師云不曾踏著陽云汝解騰空那師云不解
騰空陽云爭得到這裏師云步步不迷方隨身無辨
處陽云汝得超方三昧耶師云聖心不可得三昧豈
彰名陽云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
二善自護持
西川雲頂鵬禪師(二)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云
畢鉢巖中面面相覷云如何是不疑底人師云如是
我聞須彌粉碎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達磨逢梁武摩騰遇
漢明

青原下第十二世

廬州栖賢澄諟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體柔禪師凡一示衆云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氷橫死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塡胷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云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洪州雲居曉舜禪師法嗣

建康府蔣山法泉禪師凡二隋州時氏子上堂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月明東嶺上云來後如何師云黃河徹底清云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撐天拄地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落七落八　師乃云諸仁者問話得也未相挨相拶進前退後口裏喃喃地圖箇甚麼將謂宗門合有恁麼說話諸人敗闕終可帶累山僧亦無分雪處何故諸人未發問時猶較些子纔出頭來便沒交涉不見摩竭國內土曠人稀少室巖前風高月冷到這裏豈假三寸方解辨明所以道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馬鳴龍樹不敢商量海藏龍宮不能詮註雖然如是若是明眼漢一點也瞞他不得後學初機卒難摸索今日判府侍郎爲佛法主山僧得與諸人相見大衆如今忽有人問如何是相見底事向他道甚麼莫有道得底麼出來露箇消息看山僧爲汝證明若也未知今日已是隱藏不得爲諸人一時說破乃擘開胷云一時記取

示衆云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娘生袴諸仁者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處州慈雲修慧禪師凡四示衆云若論此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諸人還知麼慈雲今日開大智門入總持藏示汝諸人無價珍去諸人還識麼拈起拄杖云這箇豈不是無價珍一人有一箇自是諸人不肯承當若承當去頭頭應用取捨自由十二時中受用不盡若用不得一任懷寶迷邦向外馳求踏破草鞋虛生浪死卓拄杖一下

示衆云大衆會麼五月十五即不問且道葫蘆裏走馬一句作麼生道直饒道得也是渴鹿趂陽燄

示衆云菩提達磨口能招禍聖諦義中梁王勘破歸

到少林九年壁坐退已讓人萬無一箇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青山藏不得云見後如何師云明月却相容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凡七秦州隴城辛氏子也通諸經論久習華嚴一日嘆曰吾觀善財始見文殊復過百一十城事五十三知識又謁達磨西來老盧南去教外別傳無上心印吾豈止方隅滯性相之宗耶因棄所業束裝南游徑往天衣謁懷禪師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云粗習華嚴懷云華嚴以何爲宗師云以法界爲宗懷云法界以何爲宗師云以心爲宗懷云心以何爲宗師不能加答懷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會有省發耳後十七日聞僧舉白兆問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師於此大悟直詣方丈陳所證懷喜云前後座主唯汝一人眞大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師遂服勤八年除天衣推爲導首後出世舒之四面最後住本山而終老焉

示衆舉古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則天上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師云既是翳生爲甚麼天上人間既是瞎却爲甚麼三頭六臂山僧即不然翳生則長連床上伸脚打睡都莫以道爲懷瞎却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且道還有得失也無良久云可知禮也

示衆云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祖師玄言如何宣說打皷上來成得什麼良久云直饒動地雨花爭如歸堂向火参

示衆云多能多慮轉不相應絶言絶慮無處不通拈起拄杖云直饒向這裏見得祖師正好喫山僧拄杖若也棒頭取證猶在半途作麼生是究竟一句良久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示衆云道士倒騎驢猻猢繫露柱蝦蟆跳上天烏龜縮頭去棲賢也欲放過又恐不分緇素却被諸方檢點驀拈拄杖云非但諸方便是棲賢拄杖也自不甘擊繩床一下

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

分只得麤纔紙裏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示衆云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波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爲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又且如何商量良久云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
示衆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只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云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
杭州佛日智才禪師凡一示衆云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温冷塞汝身根顚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儞盡得轉也是平地骨堆
東京慧林宗本禪師凡一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放出無尋處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凡二示衆云法爾不爾建立乖眞當堂現成雕琢成僞妙圓超悟頭上安頭頓獲法身枷上著杻設若不爾則靈山畫餅曹溪指梅過犯彌天放過即不可更有一箇誰檢點得出驀拈拄杖云今日不著便
示衆云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舡彌須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閤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眞州長蘆體明禪師凡二示衆顧視左邊云師子之狀豈免嚬呻復顧視右邊云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戀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處人行履良久云丈夫自有衝天氣不向如來行處行
示衆云上士相逢休存目擊祖師門下如何受用古往今來新新無間雖然如是猶在荊棘林中衲僧家須向鑊湯爐炭上成等正覺刀山劍樹上說法度人方有少分相應良久云茯苓只在松根下用意追尋事轉遙
蘇州淨慧可證禪師凡二示衆云龍宮海藏盡屬葛藤教外別傳起攙畫樣當人分上平地風波到這裏

如何出得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天涯地角云來後如何師云四海五湖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道楷禪師凡十師問投子佛祖意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餘還別有爲人言句也無子云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師擬開口子拈拂子驀口打云儞發意來時早有二十棒分師於此契悟作禮便行子云且來闍梨師竟不回首子云子到不疑之地耶師掩耳而去

師作典座子問廚務勾當不易師云不敢子云煮粥耶蒸飯耶師云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云子作箇甚麼師云和尚慈悲放他閑去

師侍投子游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隨行子云理合恁麼師云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云有同行在師云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與子說話未盡師云請和尚舉子云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云子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師云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云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云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云得恁麼般勤師云報恩有分

示衆云威音已前不落諸位然燈之後以心傳心諸祖遞相繼襲掩室摩竭似是而非更於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自後聲教既傳四十九年指喩不下子孫幾乎斷絕黃面老人末後著忙將青蓮目顧視迦葉迦葉微笑便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於汝金色頭陀大似不丈夫取人處分自後西天此土指鹿爲馬少室黃梅將日作月祖師已是錯傳山僧已是錯說今日不免將錯就錯曲爲今時從來向君道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須和直饒唱得韻出青霄和得宮商不犯正是出世邊事落在今時且道未出世邊事作麼生良久云朕兆未生前薦取春風飄擺綵楊垂

示衆云威音路外千聖不游問答言陳鄉關萬里設

使總不恁麼坐在無事界中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示衆云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
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
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
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
示衆云威音那畔水泄不通便是釋迦親來也分疎
不下少室九年伸吐無門若據令而行三界諸佛應
須側立六代祖師只可傍觀如今放一線道許儞諸
人通箇消息許儞同身共命一氣連枝若通不得只
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
示衆拈起拄杖云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
饒儞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
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
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云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示衆云道本明直不勞修證直饒一句下會得君臣
父子五位具足臨濟三玄三要四句料簡雲門函蓋
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會得遮同古今個儱分明
盡是古人方便建立落在今時不見黃面老人自解
知非掩室摩竭淨名杜口有一般漢將爲極則黃面
老人早是犯鋒傷手幸然無事更將膩脂帽子搨向
頭上自後黃梅聚徒八百選佛場開末後散席自云
心空及第便有老盧出云本來無一物便乃密傳衣
法半夜渡江負重至大庾嶺頭明上座趂及自云爲
法而來便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還我明上座
本來面目這一場狼藉不同小小便是德山臨濟手
脚也打疊不盡更有一般底遞相傳授學覺商量將
爲奇特爛嚼細嚥垢汙心田且諸祖未建立已前將
甚體格今時只如老漢不會禪不會道百無長處是
箇三家村裏漢自小出家寺院剃頭後乃經游天台
廬阜如今年老頭白齒黃只是舊時三家村裏漢與
諸人何異地上行床上臥鉢盂裏喫飯後架裏盥漱
若作佛法商量眉鬚墮落諸人還會麼直饒會得玄
玄爭似飢湌困歇
楊次公問師相別得幾年師云七年公云七年參禪
來學道來師云不打這鼓笛公云恁麼則空游山水
百無所能去也師云相別未久善能高鑑公呵呵大

笑
韓縝公。參師出接。公云。禁足不出。為甚麼却出。師云。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西京少林悟禪師凡四。示衆云。若向這裏說即心是
佛。大似頭上安頭。若說非心非佛。何異迷頭認影。賞
箇名。安箇是。立箇非。向甚麼處見達磨祖師。雖然如
此。放一線道。別有商量。諸仁者。是復誰是。非復誰非。
是非杳絕。分明萬機。於斯明得。晝見日。夜見星。於斯
不明。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示衆云。如斯說話。誰是知音。直饒句一向下。千眼頓
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鋒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
舉手揑空云。達磨祖師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
從他此土西天。說黃道黑。若不放過。不消一揑。莫有
為祖師作主者麼。出來與少林相見。有麼。良久云。果
然
示衆云。便恁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
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
照。近則能名。拈拄杖云。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
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
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
拄杖一下
僧問。久飄客路。罕遇知音。今日上來。請師一接。師云。
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云頂門不具金剛眼。幾逐
流鶯過短籬。師云。白雲千里萬里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八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九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青原下第十三世

東京法雲法秀禪師法嗣

澧州香積用旻禪師凡一。示衆云。夫為宗匠。隨衆提
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
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
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箇田地。
猶是語句埋藏。未有透脫一路。且作麼生是透脫一

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爲諸人說破良久云玉離荊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東京慧林宗本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善本禪師凡二本州余氏子示衆云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甚麼聽卓拄杖云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偏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示衆云會麼祖師妙旨只在目前惠日峰前雲生足下湖湘浪闊迥接遙天晚唱漁舟夜泛蒹葭之月歡游畫舫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拋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

福州太平恩禪師凡二示衆竪起拳云或時爲拳復開云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云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示衆云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渴飲飢湌展脚堂中打睡

秀州本覺法真禪師凡二示衆云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分賓列主俱爲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是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甚麼以拄杖一時趂下示衆云拆半裂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云日月易流

北京天鉢重元禪師法嗣

西京聖善眞悟禪師凡一示衆云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知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東京淨因楷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法成禪師凡四示衆云知有佛祖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

還識此人麼良久云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示衆云只這箇貧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巳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淸絕點猶有流注眞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云是甚熱盌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擧起拂子云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床云分付德山臨濟
示衆云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巳彰痕跡拈起竪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這邊礙著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拔楔抽釘巳是犯鋒傷手更言體之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郞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
師問僧甚處人云西川師云幾時離鄉云前年二月師云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云通身是口難爲祇對師云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師打一拂云枉踏草鞋

青原下第十四世

杭州淨慈善本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思慧禪師凡四杭州余氏子示衆云若論此事最尊最勝難解難知是第一義諦是無分別法是智不到處是大總持王是如來頂是祖師印是金剛王寶劒是踞地師子是鐵牛機是猛火聚擬向卽乖措意卽失而我云何能說能示諸人云何能信能解自非上根大器向光未發巳前薦提得去其孰能與於此哉衆中必有飽參禪客在行間立地鼻孔裏冷笑肚皮裏自語云這話墮阿師大好不說咦師子咬人狂狗趁塊刧被山僧拄杖子檢責云克由叵耐妄意卜度隨語生解放過卽不可若也放過曹溪路上生荊棘迦葉門風被陸沉以拄杖擊繩床下座
示衆云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縱使通身眼綻爍破大千十方圓明純一無襍猶未得

勦絕在何故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翳若不消空花仍在直須瞎却諸人眼始解剪除病根從教撲地撈天免人弄光認影過此已還吾不知也

示衆云諸佛說法常依眞俗二諦唯有祖師門下一無所依不依內不依外不依中間乃至一切諸佛都無依倚或問或答盡在臨時句後聲前不留影迹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不是眞不是俗且道是箇什麼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示衆云當場問答只在臨時不用尋思拈來便用諸禪德不是情中法莫生取捨心而況法無異法句無別句拈起一毫盡大地一時明得一切言句無不該通猶未是衲僧分上事豈不見道擊石火閃電光薦得薦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且如諸人還免得也無良久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鄧州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正覺禪師凡五示衆云佛法也無許多般只要諸人一切時中放教身心空索索地條絲不挂廓落無依本地靈明毫髮不昧若恁麼履踐得到自然一切時合一切時應了無纖毫許作個障礙處便能轉十還向自己背後方喚作衲僧若也倚他門戶取他處分受他茶糊豈不是瞎驢趁大隊既然如是畢竟如何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示衆云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關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華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到海清

示衆云以本際光洗長夜暗以法界智破塵劫疑生滅紛紛而不至眞淨之家攀緣擾擾而不到圓明之境任他外變獨我中虛步入道寰體亡幻事所以古人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甚麼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示衆云眞空不空妙有不有是萬化生成之根即二儀造化之母方隅不可定其居劫數不可窮其壽門庭廓淨也風色如秋田地虛明也月華如晝逮一念之未萌在大功而莫守五路頭木馬嘶鳴四衢內石牛奔走到處相逢到處渠通身是眼通身手

示衆云。一切色不爲眼礙。文殊門中發機。一切聲不爲耳礙。觀音門中透徹。一切用不爲身拘。一切處不爲事背。便是普賢門中出入。奪境也。如驢覷井。奪人也。如井覷驢。三千世界百億身。不用安排。只這是

青原下第十五世

福州雪峰思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道昌禪師。凡三。湖州人也。示衆云。了得目前。不了生死。此人病在生死。了得生死。不了目前。此人病在目前。且道目前生死。一時了得底人病在甚麼處。良久云。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云。只這裏蕩蕩地。幸自可憐生。因甚麼特地礙却。只爲偏行時有箇行見。坐時有箇坐見。隱隱猶懷舊日嫌。若是覷得透見得徹。撥正路頭。直饒隨風倒拖。要且偏界不藏。且道不受移易一句。又作麼生。無底籃中提得起。莫窖村裏不須尋。

示衆云。靈山會上特地顢頇。少室峯前依前懡㦬。何山門下。覷明不覷暗。未免從頭築兩箇五百文。元來是一貫。恁麼說話。且道於衲僧門下成得甚麼邊事。須知穿耳客。不是刻舟人。

明州天童正覺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慧暉禪師。凡四。明州人也。示衆云。眞機獨立。卓爾不群。覿面無私。對揚有準。不墮諸緣之後。妙超造化之先。衆生背之而逐浪迷源。諸佛證之而截流到岸。設使波澄大海。風淸而未許停舟。雲散長空。月明而豈容披照。當陽顯赫。大地該通。一句全提。十方普應。黃花翠竹。咸彰妙德家風。松韻泉聲。盡證圓通境界。直得恁麼。猶是門庭施設。止宿草庵。入理深談。猶隔生在。所以道。任汝頭頭上了。物物上明。只喚作了事底人。須知有尊貴邊事。直饒如兩鏡相照。光影互融。亦只喚作光影邊事。更須知有到家時節。合作麼生。人歸大國方成器。水到滄溟始是波。

示衆云。巢知風。穴知雨。甘草甜。黃連苦。不須計較作商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只如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擂鼓祭江神。

示衆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

向這裏見得便能全人即境全境即人人境一如十方通徹在一塵而見性即一性以全真有時鬧市橫身有時寒巖宴坐有時賓中辨主有時主中辨賓有時賓主交參有時主賓互用諸人還相委悉麼我是法中王於法得自在

示衆云二千年前吾佛世尊拈花示衆唯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自後遞代以心傳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譬如金翅鳥扇開大海直取龍吞擬議不來白雲萬里唯在一念自肯不落意思不墮情識德山棒臨濟喝竹篦松聲驢鳴犬吠莫不盡是發揚此事自是諸人開眼尿床對面蹉過且道誵訛有甚麼處擲下拄杖云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應化賢聖

佛陀波利尊者游五臺到忻州見一老人問師甚麼處去師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云大德見文殊還識麼尊者無對

汾陽云今日慶幸

尊者到山下又見一老人問尊者何來云西天來老人云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麼者云不將得來老人云空來何益尊者遂回

明安云當初下得甚麼語得見文殊不回西天

乃云但展兩手似伊

耶舍尊者訪遠法師遠問如何是道師云無人能會云此間有五百聽徒其中碩學高流豈無一人會師微笑遠復問如何是道師舉如意示之云見麼遠云見師云見箇甚麼遠云見尊者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云還見麼遠云見師云見箇甚麼遠云見尊者手中如意墮地師取起如意云見即不見還見麼遠罔措師斥云覩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乃拂衣上紫霄峰

波羅提尊者西天異見王問何者是佛師云見性是佛王云師見性否師云我見佛性王云性在何所師云性在作用王云是何作用我今不見師云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云於我有否師云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云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師

云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云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師說偈云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悟作禮而謝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云大般若經師云作麼生說色空義云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云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云大涅槃經師云如何說涅槃之義云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云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云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只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云還見麼云見師云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云見麼云見師云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云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只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云如何是因中色空師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汾陽代云休葛藤

南岳慧思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

五祖戒云更說道理看

天台智顗禪師在南岳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妙喜云如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剩法矣

天台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云氷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云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云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二俱作禮而退

師欲游五臺問寒山拾得云汝共我去游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游五臺不是我同流山云儞去游五臺作甚麼師云禮文殊山云儞不是我同流

大溈祐禪師作沙彌時往國淸受戒寒山預知同拾得往松門接祐纔到二人從路傍跳出作大蟲吼三聲祐無對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于今還記得麼祐亦無對拾得拈拄杖云儞喚這箇作甚麼祐又無對寒山云休休不用問他自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了也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只如昇元閣作麼生轉

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金陵誌公和尚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云見師云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云儞有此等見耶

汾陽云不枉西來

師垂語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

雪竇云一對無孔鐵鎚

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

明州布袋和尚嘗立通衢有僧問在這裏作甚麼師云等箇人來或云來也來也遂懷內取一橘子度與僧僧擬接師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云只這箇別更有在師拈布袋上肩便行

師一日見僧在前行師驀撫其背僧回首師云把將一錢來

師或將布袋并破席一領於通衢往來布袋盛鉢盂木履魚肉菜飯瓦石土木諸般總有或於稠人中打開布袋撒下物云看看又一一拈起問人云這箇喚作甚麼

婺州善慧大士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大士與誌公被梁皇一狀領過

雪竇頌云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
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恓恓去國人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云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代云大士多能

大士有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雪竇云三生六十劫

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

雪竇云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又云玄沙打草驚蛇

泗州大聖或問師何姓師云姓何或云何國人師云何國人

無著和尚往臺山文殊相迎次問大德何方而來師云南方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云多少衆師云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和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師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汾陽代云識得僞

雪竇頌云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文殊與師喫茶次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這箇麼師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

長慶稜云若恁麼癡客勸主人

師覩日色稍晚遂問文殊擬投一宿得否殊云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云某甲無執心殊云汝曾受戒否師云受戒久矣殊云儞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均提童子送師出門師問童子和尚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師回首童子云是多少

洞山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

師見寺無額問童子此寺名甚麼童子以手指金剛背後云看師回首化寺乃隱

師游五臺逢一老人師問莫是文殊麼云豈有二文殊師纔作禮老人忽然不見

趙州代云文殊文殊　天衣懷云無著只有先

鋒且無殴後老人若不隱去有甚面目見無著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云道道師喝云這畜生公云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云道道公云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子拍牛便走

紙衣道者曹山問師莫是紙衣道者麼師云不敢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師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用師近前應諾便立脫去山云汝只解恁麼去且不解恁麼來師忽開眼問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師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師便珍重却坐脫山乃有頌云覺性圓明無相身莫於知見强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鑑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舊時人

寒山因衆僧炙茄次將串茄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云是甚麼僧云這風顚漢山向傍僧云儞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

寒山因趙州游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云上座還識牛麼州云不識山指牛跡云此是五百羅漢游山州云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云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云作甚麼州云蒼天蒼天山云這厮兒宛有大人之作

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甚麼姓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胷云蒼天蒼天拾得云作甚麼山云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儛笑哭而去

拾得見國淸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云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云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即與儞合一切法無差

錢塘將使在界上爲鎭使每問僧若相契即留止宿一日有二僧來使問甚處來云江西馬大師處來使問有何言句云即心是佛使便揖出又問次僧僧云非心非佛使亦揖出

洪州許式郎中與上藍溥泐潭澄二師話次澄云承聞郎中有云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

甚麼話許云今日放衙澄云聞說是答泗州大聖在楊州出現底話是否許云別點茶來澄云名不虛得元來是作得主許云和尙早晩回山澄云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澄云須是儞始得許云無奈舡何打破戽斗

郞中入上藍問首座年多少座云六十八許云僧臈多少座云四十七夏許云聖僧得幾夏座云與虛空同受戒許拍板頭云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大宋太宗皇帝問僧看甚麼經云仁王經帝云旣是寡人經因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帝幸開寶塔問僧卿是何人云塔主帝云寡人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代云盡國咸知

帝因僧朝見乃問卿是甚處僧僧云廬山臥雲庵帝云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帝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早朝宣問左右街云菩提心作麼生發俱無對

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有僧朝見云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云甚處相見來云靈山一別直至于今帝云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帝因僧奏燒却藏經欲乞宣賜帝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麼却燒僧無對

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亡名尊宿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嘆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尙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云闍梨莫嚃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

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窻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

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窻上但書窻字壁上但

書壁字　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

昔有二菴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菴主多時不相見在甚麼處去下菴主云在菴中造箇無縫塔上菴主云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云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懺悔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瑯瑘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云何誰教儞童子云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

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吐唾法師云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云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

仰山代法師但唾行者待他有語却向他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云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云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雲門云彼此不了　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一僧去覆舡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舡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云儞患聾那僧云儞向我道甚麼翁云向儞道覆舡路僧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云儞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云難翁云儞喚這箇作甚麼僧云鹽翁云有甚麼交涉僧云儞喚作甚麼翁云不可更向儞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恁麼時如何主云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云有僧云在甚麼處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云婆莫作師姑來否云汝見我是甚麼僧云俗人婆云汝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濫佛法好婆云我不混濫佛法僧云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云僧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昔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管待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枕頭一下鳥又鳴頭又敲一下鳴既住園頭云會麼座云不會頭又敲一下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見一鬼使來追僧云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云待我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七日後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僧問一僧云忽然覓著時如何祇擬他僧無對

　洞山云被他覓得也

昔溈山有一僧下山覓住處偶宿一行者家者問上座何處去云覓箇住處者書佛字問這箇是甚麼字云佛字者却喚妻子問是甚麼字妻云佛字者云上座與拙室見解一般爭解住得其僧却回溈山

昔有一僧到翠巖相看值巖不在遂下看主事事云見和尚也未云未主事指狗子云上座要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聞乃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

　雲門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妙喜云當時若作這僧便禮狗子一拜

昔有一婆入趙州僧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生只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昔有一道士背佛而坐僧問道流莫背佛道云大德本教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教我向甚處坐即得其僧無對

昔有一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問僧平生修何行業云念法華經藏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僧無對

昔有一僧問一老宿云師子捉象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

昔有施主入寺行衆僧隨年錢知事云聖僧前著一分施主云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昔有一老宿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宿云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宿云儞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妙喜頌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昔廣南有一僧住庵偶大王出獵吏人報云庵主大王來請起身主云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鄉師主云是王云見師為甚麼不起僧無對

　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昔有一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忽見一鬼出云爭道無我聻官無語

　五祖演代但以手作鵓鳩觜云谷谷孤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有僧路行見魚死水中乃問魚以水為命為甚麼却向水中死竟無對者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像舁上舡竟不能動遂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僧問無刹不現身因甚麼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

昔有座主常念彌陀號有小師喚云和尚主回首小師不顧如是數四主叱之小師云和尚幾年喚他卽得某甲纔喚便惡發

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九

聯燈會要卷第三十

住泉州崇福禪寺嗣祖比丘　悟明　集

傅大士心王銘

觀心空王　微妙難測　無形無相　有大神力
能滅千災　成就萬德　體性雖空　能施法則
觀之無形　呼之有聲　為大法將　心戒傳經
水中鹽味　色裏膠青　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

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　應物隨情
自在無礙　所作皆成　了本識心　識心見佛
是心是佛　是佛是心　念念佛心　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　戒心自律　淨律淨心　心卽是佛
除此心王　更無別佛　欲求成佛　莫染一物
心性雖空　貪嗔體實　入此法門　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　得波羅蜜　慕道眞士　自觀自心
知佛在內　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　卽佛卽心
心明識佛　曉了識心　離心非佛　離佛非心
非佛莫測　無所堪任　執空滯寂　了此漂沉
諸佛菩薩　非此安心　明心大士　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　用無更改　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　空無體性　能使色身　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　隱顯不定　心性離空　能凡能聖
是故相勸　好自防愼　刹那造作　還復漂沉
淸淨心智　如世黃金　般若法藏　並在身心
無爲法寶　非淺非深　諸佛菩薩　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

平旦寅　狂機內有道人身
勤苦已經無量劫　不信常擎如意珍
若捉物　入迷津　但有纖毫卽是塵
不住舊時無相貌　外求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　用處不須生善巧
縱使神光照有無　起意便遭魔境撓
若施功　終不了　日夜被他人我拗
不用安排只麼從　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　無明本是釋迦身
坐臥不知元是道　只麼忙忙受苦辛
認聲色　覓疎親　只是他家染汙人
若擬將心求佛道　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　未了之人敎不至
假饒通達祖師言　莫向心頭安了義
只守玄　沒文字　認著依前還不是
暫時自肯不追尋　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　四大身中無價寶

陽焰空花不肯拋　作意修行轉辛苦
不曾迷　莫求悟　任儞朝陽幾回暮
有相身中無相身　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　心地何曾安了義
他家文字沒疎親　莫起工夫求的意
任縱橫　絕忌諱　長在人間不居止
運用不離聲色中　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　學道先須不厭貧
有相本來權積聚　無形何用要安眞
作淨潔　却勞神　莫認愚癡作近隣
言下不求無處所　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　虛幻聲音終不久
禪悅珍羞尙不飡　誰能更飲無明酒
沒可拋　無物守　蕩蕩逍遙不曾有
縱儞多聞達古今　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　狂子施功投暗室
假使心通無量時　歷劫何曾異今日
擬商量　却啾唧　轉使心頭黑似漆
晝夜舒光照有無　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　勇猛精進成懈怠
不起纖毫修學心　無相光中常自在
超釋迦　越祖代　心有微塵還窒礙
放蕩長如癡兀人　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　心住無生即生死
生死何曾屬有無　用時便用無文字
祖師言　外邊事　識取起時還不是
作意搜求實沒蹤　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　一顆圓光明已久
內外推尋覓總無　境上施爲渾大有
不見頭　亦無手　世界壞時渠不朽
未了之人聽一言　只這如今誰動口

誌公和尙十四科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　便欲斷除煩惱
煩惱本來空寂　將道更欲覓道
一念之心即是　何須別處尋討

大道曉在目前　迷倒愚人不了
佛性天眞自然　亦無因緣修造
不識三毒虛假　妄執浮沉生老
昔時迷日爲晚　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　不爲戒律所制
持犯本自無生　愚人被他禁繫
智者造作皆空　聲聞觸途成滯
大士肉眼圓通　二乘天眼有翳
空中妄執有無　不達色心無礙
菩薩與俗同居　清淨曾無染世
愚人貪著涅槃　智者生死實際
法性空無言說　緣起略爲茲偈
百歲無智小兒　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　大智不異於愚
何須向外求寶　身田自有明珠
正道邪道不二　了知凡聖同途
迷悟本無差別　涅槃生死一如
究竟諸緣空寂　惟求意想清虛
無有一法可得　翛然自入無餘

理事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　法性本無十纏
一切無非佛事　何須攝念坐禪
妄想本來空寂　不用斷除攀緣
智者無心可得　自然無爭無喧
不識無爲大道　何時得證幽玄
佛與衆生一種　衆生即是世尊
凡夫妄生分別　無中執有迷奔
了達貪嗔空寂　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　猶如棄麵求餅
餅即從來是麵　造作隨人百變
煩惱即是菩提　無心即是無境
生死不異涅槃　貪嗔如焰如影
智者無心求佛　愚人執邪執正

徒勞空過一生　不見如來妙頂
了達婬慾性空　鑊湯爐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　翛然無善無惡
法身自在無方　觸目無非正覺
六塵本來空寂　凡夫妄生執著
涅槃生死空平　四海阿誰厚薄
無爲大道自然　不用將心畫度
菩薩散誕靈通　所作常合妙覺
聲聞執法坐禪　如蠶吐絲自縛
法性本來圓明　病愈何須執藥
了知諸法平等　翛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　衆生謾造文章
吾我說他止觀　自意擾擾顛狂
不識圓通妙理　何時得會眞常
自疾不能治療　却教他人藥方
外看將謂是善　心內猶若豺狼
愚人畏其地獄　智者不異天堂
對境心常不起　舉足皆是道場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自作分張
若欲除却三毒　迢迢不離災殃
智者知心是佛　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　生死猶如雷電
法身自在圓通　出入山河無間
顚倒妄想本空　般若無迷無亂
三毒本自解脫　何須攝念禪觀
只爲愚人不了　從他戒律決斷
不識寂滅眞如　何時得登彼岸
智者無惡可斷　運用隨心合散
法性本來空寂　不爲生死所絆
若欲斷除煩惱　此是無明癡漢
煩惱卽是菩提　何用別求禪觀
實際無佛無魔　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　逍遙自在無妨
一切不能爲害　堅固猶如金剛
不著二邊中道　翛然非斷非常
五欲貪瞋是佛　地獄不異天堂
愚人妄生分別　流浪生死猖狂
智者達色無礙　聲聞無不恛惶
法性本無瑕翳　衆生妄執青黃
如來引接迷愚　或說地獄天堂
彌勒身中自有　何須別處思量
棄却眞如佛像　此人卽是顚狂
聲聞心中不了　唯只聽逐言章
言章本非眞道　轉加鬭爭剛強
心裏蚖蛇蝮蝎　螫著便卽遭傷
不解文中取義　何時得會眞常
死入無間地獄　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　心中不離煩惱
口談文字化他　轉更增他生老
眞妄本來不二　凡夫棄妄覓道
四衆雲集聽講　高座談議浩浩
南座北座相爭　四衆爲言爲好
雖然口談甘露　心裏尋常枯燥
自己元無一錢　日夜數他珍寶
恰似無智愚人　棄却眞金擔草
心中三毒不捨　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　自縛亦能縛他
外作威儀恬靜　心內恰似洪波
不駕生死舡筏　如何渡得愛河
不解眞宗正理　邪見言辭繁多
有二比丘犯律　便却往問優波
優波依律說罪　轉增比丘網羅
方丈室中居士　維摩便卽來呵
優波默然無對　淨名說法無過
而彼戒性如虛　不在內外娑婆
勸除生滅不肯　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　煩惱從何處生
地獄天堂一相　涅槃生死空名
亦無貪瞋可斷　亦無佛道可成
衆生與佛平等　自然智者惺惺
不爲六塵所染　句句獨契無生
正覺一念玄解　三世坦然皆平
非法非律自制　翛然道入圓成
絕此四句百非　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　不羨王公卿宰
四時猶若金剛　苦樂心常不改
法寶喻於須彌　智慧廣於江海
不爲八風所牽　亦無精進懈怠
任性浮沉若顛　散誕縱橫自在
遮莫刀劍臨頭　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　悟即以色爲空
迷悟本無差別　色空究竟還同
愚人喚南作北　智者達無西東
欲覓如來妙理　常在一念之中
陽燄本非其水　渴鹿狂趂忽忽
自身虛假不實　將空更欲覓空
世人迷倒至甚　如犬吠雷叿叿

三祖璨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
違順相爭　是爲心病　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　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　一種平懷　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　唯滯兩邊　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　遣有沒有　從空背空
多言多慮　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
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　須臾返然　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　不用求真　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　慎莫追尋　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　能由境滅　境逐能沉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　齊含萬象　不見精麤　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　無易無難　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
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　繫念乖眞　昏沉不好
不好勞神　何用疎親　欲取一乘　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　智者無爲　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　妄生愛著　將心用心　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　良由斟酌
夢幻空花　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
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　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
兩既不成　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　不存軌則
契心平等　所作俱息　狐疑盡淨　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　無可記憶　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　眞如法界　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　唯言不二　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
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
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　忘絕境界
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　有即是無　無即是有
若不如是　必不須守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
無明實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　本源自性天眞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　三毒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　無人法　刹那滅却阿鼻業
若將妄語誑衆生　自招拔舌塵沙劫
頓覺了　如來禪　六度萬行體中圓
夢裏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　無損益　寂滅性中莫問覓

比來塵鏡未曾磨　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　誰無生　若實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　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　莫把捉　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無常一切空　即是如來大圓覺
決定說　表眞乘　有人不肯任情徵
直截根源佛所印　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　人不識　如來藏裏親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　一顆圓光色非色
淨五眼　得五力　唯證乃知難可測
鏡裏看形見不難　水中捉月爭拈得
常獨行　常獨步　達者同游涅槃路
調古神淸風自高　貌悴骨剛人不顧
窮釋子　口稱貧　實是身貧道不貧
貧則身常披縷褐　道則心藏無價珍
無價珍　用無盡　利物應時終不吝
三身四智體中圓　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決一切了　中下多聞多不信

但自懷中解垢衣　誰能向外誇精進
從他謗　任他非　把火燒天徒自疲
我聞恰似飲甘露　銷融頓入不思議
觀惡言　是功德　此則成吾善知識
不因訕謗起冤親　何表無生慈忍力
宗亦通　說亦通　定慧圓明不滯空
非但我今獨達了　恒沙諸佛體皆同
師子吼　無畏說　百獸聞之皆腦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　天龍寂聽生欣悅
游江海　涉山川　尋師訪道爲參禪
自從認得曹谿路　了知生死不相干
行亦禪　坐亦禪　語默動靜體安然
縱遇鋒刀常坦坦　假饒毒藥也閑閑
我師得見然燈佛　多劫曾爲忍辱仙
幾回生　幾回死　生死悠悠無定止
自從頓悟了無生　於諸榮辱何憂喜
入深山　住蘭若　岑崟幽邃長松下
優游靜坐野僧家　閴寂安居實蕭洒

覺即了　不施功　一切有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　猶如仰箭射虛空
勢力盡　箭還墜　招得來生不如意
爭似無為實相門　一超直入如來地
但得本　莫愁末　如淨琉璃含寶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　自利利他終不竭
江月照　松風吹　永夜清宵何所為
佛性戒珠心地印　霧露雲霞體上衣
降龍鉢　解虎錫　兩鈷金鐶鳴歷歷
不是標形虛事持　如來寶杖親蹤跡
不求真　不斷妄　了知二法空無相
無相無空無不空　即是如來真實相
心鏡明　鑑無礙　廓然瑩徹周沙界
萬象森羅影現中　一顆圓光非內外
豁達空　撥因果　漭漭蕩蕩招殃禍
棄有著空病亦然　還如避溺而投火
捨妄心　取真理　取捨之心成巧偽
學人不了用修行　真成認賊將為子

損法財　滅功德　莫不由斯心意識
是以禪門了却心　頓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　秉慧劍　般若鋒兮金剛燄
非但能摧外道心　早曾落却天魔膽
震法雷　擊法鼓　布慈雲兮洒甘露
龍象蹴踏潤無邊　三乘五性皆惺悟
雪山肥膩更無雜　純出醍醐我常納
一性圓通一切性　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
諸佛法身入我性　我性同共如來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　非色非心非行業
彈指圓成八萬門　剎那滅却三祇劫
一切數句非數句　與吾靈覺何交涉
不可毀　不可讚　體若虛空沒涯岸
不離當處常湛然　覓即知君不可見
取不得　捨不得　不可得中只麼得
默時說　說時默　大施門開無壅塞
有人問我解何宗　報道摩訶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識　逆行順行天莫測
吾早曾經多劫修　不是等閑相誑惑
建法幢　立宗旨　明明佛勅曹溪是
第一迦葉首傳燈　二十八代西天記
法東流　入此土　菩提達磨爲初祖
六代傳衣天下聞　後人得道何窮數
眞不立　妄本空　有無俱遣不空空
二十空門元不著　一性如來體自同
心是根　法是塵　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　心法雙亡性卽眞
嗟末法　惡時世　衆生薄福難調制
去聖遠兮邪見深　魔强法弱多冤害
聞說如來頓教門　恨不滅除令瓦碎
作在心　殃在身　不須冤訴更尤人
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
旃檀林　無雜樹　鬱密深沉師子住
境靜林閒獨自游　走獸飛禽皆遠去
師子兒　衆隨後　三歲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干逐法王　百年妖怪虛開口
圓頓教　沒人情　有疑不決直須爭
不是山僧逞人我　修行恐落斷常坑
非不非　是不是　差之毫釐失千里
是卽龍女頓成佛　非卽善星生陷墜
吾早年來積學問　亦曾討疏尋經論
分別名相不知休　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來苦呵責　數他珍寶有何益
從來蹭蹬覺虛行　多年枉作風塵客
種性邪　錯知解　不達如來圓頓制
二乘精進沒道心　外道聰明無智慧
亦愚癡　亦小騃　空拳指上生實解
執指爲月枉施功　根境法中虛捏怪
不見一法卽如來　方得名爲觀自在
了卽業障本來空　未了還須償宿債
飢逢王膳不能飡　病遇醫王爭得瘥
在欲行禪知見力　火中生蓮終不壞
勇施犯重悟無生　早時成佛于今在

師子吼　無畏說　深嗟懵懂頑皮靼
只知犯重障菩提　不見如來開秘訣
有二比丘犯婬殺　波離螢光增罪結
維摩大士頓除疑　猶如赫日銷霜雪
不思議　解脫力　妙用恒沙也無極
四事供養敢辭勞　萬兩黃金亦銷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
法中王　最高勝　恒沙如來同共證
我今解此如意珠　信受之者皆相應
了了見　無一物　亦無人　亦無佛
大千沙界海中漚　一切聖賢如電拂
假使鐵輪頂上旋　定慧圓明終不失
日可冷　月可熱　衆魔不能壞眞說
象駕崢嶸謾進途　誰見螳蜋能拒轍
大象不遊於兎徑　大悟不拘於小節
莫將管見謗蒼蒼　未了吾今爲君決

石頭和尚參同契

竺土大僊心　東西密相付　人根有利鈍
道無南北祖　靈源明皎潔　枝派暗流注
執事元是迷　契理亦非悟　門門一切境
回互不回互　回而更相涉　不爾依位住
色本殊質像　聲元異樂苦　暗合上中言
明明清濁句　四大性自復　如子得其母
火熱風動搖　水濕地堅固　眼色耳音聲
鼻香舌鹹醋　然於一一法　依根葉分布
本末須歸宗　尊卑用其語　當明中有暗
勿以暗相遇　當暗中有明　勿以明相覩
明暗各相對　比如前後步　萬物自有功
當言用及處　事存函蓋合　理應箭鋒拄
承言須會宗　勿自立規矩　觸目不會道
運足焉知路　進步非遠近　迷隔山河固
謹白參玄人　光陰莫虛度

石頭和尚草庵歌

吾結草庵無寶貝　飯了從容圖睡快
成時初見茅草新　破後還將茅草蓋
住庵人　鎮長在　不屬中間與內外

世人住處我不住　世人愛處我不愛
庵雖小　含法界　方丈老人相體解
上乘菩薩信無疑　中下聞之必生怪
問此庵　壞不壞　壞與不壞主元在
不居南北與東西　基上堅牢以爲最
青松下　明窗內　玉殿朱樓未爲對
衲帔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
住此庵　休作解　誰誇鋪席圖人買
回光返照便歸來　廓達靈根非向背
遇祖師　親訓誨　結草爲庵莫生退
百年拋却任縱橫　擺手便行且無罪
千種言　萬般解　只要教君長不昧
欲識庵中不死人　豈離如今遮布袋

僧亡名息心銘

隋右拾遺棄官爲僧名曰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知無多慮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汝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蚊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脩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昏瞢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趙州和尚十二時歌

雞鳴丑　愁見起來成漏逗
裙子褊衫箇也無　袈裟形相些些有
裩無腰　袴無口　頭上青灰三五斗

比望修行利濟人　誰知變作不唧𠺕

平旦寅　荒村破院實難論

解齋粥米全無粒　空對閑窻與隙塵

唯雀噪　勿人親　獨坐時聞落葉頻

誰道出家憎愛斷　思量不覺淚沾巾

日出卯　清淨却翻爲煩惱

有爲功德被塵漫　無限田地未曾掃

攢眉多　稱心少　叵耐東村黑王老

供利不曾將得來　放驢喫我堂前草

食時辰　煙火徒勞望四鄰

饅頭䭔子前年別　今日思量空嚥津

持念少　嗟嘆頻　一百家中無善人

來者只道覓茶喫　不得茶噇去又瞋

禺中巳　削髮那知到如此

無端被請作村僧　屈辱飢悽受欲死

胡張三　黑李四　恭敬不曾生些子

適來忽爾到門頭　唯道借茶兼借紙

日南午　茶飯輪環無定度

行却南家到北家　果至北家不推註

苦沙鹽　大麥醋　蜀黍米飯虀萵苣

唯稱供養不等閑　和尚道心須堅固

日昳未　這回不踐光陰地

曾聞一飽忘百飢　今日老僧身便是

不習禪　不論義　鋪箇破席日裏睡

想料上方兜率天　也無如此日炙背

晡時申　也有燒香禮拜人

五箇老婆三箇癭　一雙面子黑皺皺

油麻茶　實是珍　金剛不用苦張筋

願我來年蠶麥熟　羅睺羅兒與一文

日入酉　除却荒凉更何守

雲水高流定委無　歷寺沙彌鎭長有

出格言　不到口　枉續牟尼子孫後

一條拄杖麤楋梨　不但登山兼打狗

黃昏戌　獨坐一間空暗室

陽燄燈光永不逢　眼前純是金州漆

鍾不聞　虛度日　唯聞老鼠鬧啾唧

憑何更得有心情　思量念箇波羅蜜」
人定亥　門前明月誰人愛
向裏惟愁臥去時　匆箇衣裳著甚蓋
劉維那　趙五戒　口頭說善甚奇怪
任儞山僧囊罄空　問著都緣總不會」
半夜子　心境何曾得暫止
思量天下出家人　似我住持能有幾
土榻床　破蘆蓆　老楡木枕全無被
尊像不燒安息香　灰裏唯聞牛糞氣

羅漢琛禪師明道頌

至道淵曠　勿以言宣　言宣非旨　孰云有是
觸處皆渠　豈喻眞虛　眞虛設辨　如鏡中現
有無雖彰　在處無傷　無傷無在　何拘何閡
不假功成　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　俱爲脣齒
若以斯陳　理沒宗旨　宗非意陳　無以見聞
見聞不脫　如水中月　於此不明　翻爲剩法
一法有形　翳汝眼睛　眼睛不明　世界崢嶸
我宗奇特　當陽顯赫　佛及衆生　皆承恩力

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　擗破面門　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　脫却根塵　其如不曉　謾說如今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　心印何人敢授傳
歷劫坦然無異色　呼爲心印早虛言
須知體自虛空性　將喻紅爐火裏蓮
勿謂無心云是道　無心猶隔一重關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　靈機爭墮有無功
三賢尚不明斯旨　十聖那能達此宗
透網金鱗猶滯水　回途石馬出紗籠
慇懃爲說西來意　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　豈與塵機作繫留
妙體本來無處所　通身何更有蹤由
靈然一句超群象　迥出三乘不假修
撒手那邊千聖外　回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淸者淸　菩提煩惱等空平
誰言卞璧無人鑒　我道驪珠到處晶
萬法泯時全體現　三乘分別强安名
丈夫自有衝天志　莫向如來行處行

演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　三世如來亦共宣
初說有空人盡執　後非空有衆皆捐
龍宮滿藏醫方義　鶴樹終談理未玄
眞淨界中纔一念　閻浮早巳八千年

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　策杖還須達本鄉
雲水隔時君莫住　雪山深處我非忘
堪嗟去日顏如玉　却嘆回時鬢似霜
撒手到家人不識　更爲一物獻尊堂

還源

返本還源事巳差　本來無住不名家
萬年松徑雪深覆　一帶峰巒雲更遮
賓主穆時全是妄　君臣合處正中邪
還鄉曲調如何唱　明月堂前枯樹花

回機

涅槃城裏尙猶危　陌路相逢勿定期
權挂垢衣云是佛　却裝珍御復名誰
木人夜半穿靴去　石女天明戴帽歸
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摝始應知

轉位

披毛帶角入鄽來　優鉢羅華火裏開
煩惱海中爲雨露　無明山上作雲雷
鑊湯爐炭吹教滅　劒樹刀山喝使摧
金鎖玄關留不住　行於異類且輪回

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　行人到此盡蹉跎
鷺鷥立雪非同色　明月蘆華不似他
了了了時無可了　玄玄玄處亦須呵
慇懃爲唱玄中曲　空裏蟾光撮得麼

法眼禪師三界惟心頌

三界惟心　萬法惟識　唯識惟心　眼聲耳色
色不到耳　聲何觸眼　眼色耳聲　萬法成辦
萬法匪緣　豈觀如幻　大地山河　誰堅誰變

澄觀國師答皇太子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始無終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紜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卽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飜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忘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鼎州普安道和尚

函蓋乾坤句

乾坤幷萬象　地獄及天堂　物物皆眞見
頭頭用不傷

截斷衆流句

堆山積岳來　一一盡塵埃　更擬論玄妙
氷消瓦解摧

隨波逐浪句

辯口利舌問　高低總不斷　還如應病藥
診候在臨時
三句外
當人如舉唱　三句豈能該　有問如何事
南岳與天台
通褒貶
金屑眼中翳　衣珠法上塵　已靈猶不重
佛祖為何人
辨親疎
黑豆未生前　商量已成顛　更尋言句會
特地隔西天
辨邪正
罔象談真旨　都緣未辨明　守他山鬼窟
不免是精靈
通賓主
自遠趨風問　分明向道休　再三如未曉
須得更搖頭
擡薦商量
相見不揚眉　君東我亦西　紅霞穿碧落
白日繞須彌
提綱商量
若欲正提綱　直須大地荒　擬來衝雪刃
不免碎鋒鋩
據實商量
睡來合眼飯來飡　起坐終諸沒兩般
同道已知言不惑　十方世界目前看
委曲商量
得用由來處處通　應機施設任家風
揚眉瞬目開隻手　竪拂拈槌為舉揚

聯燈會要卷第三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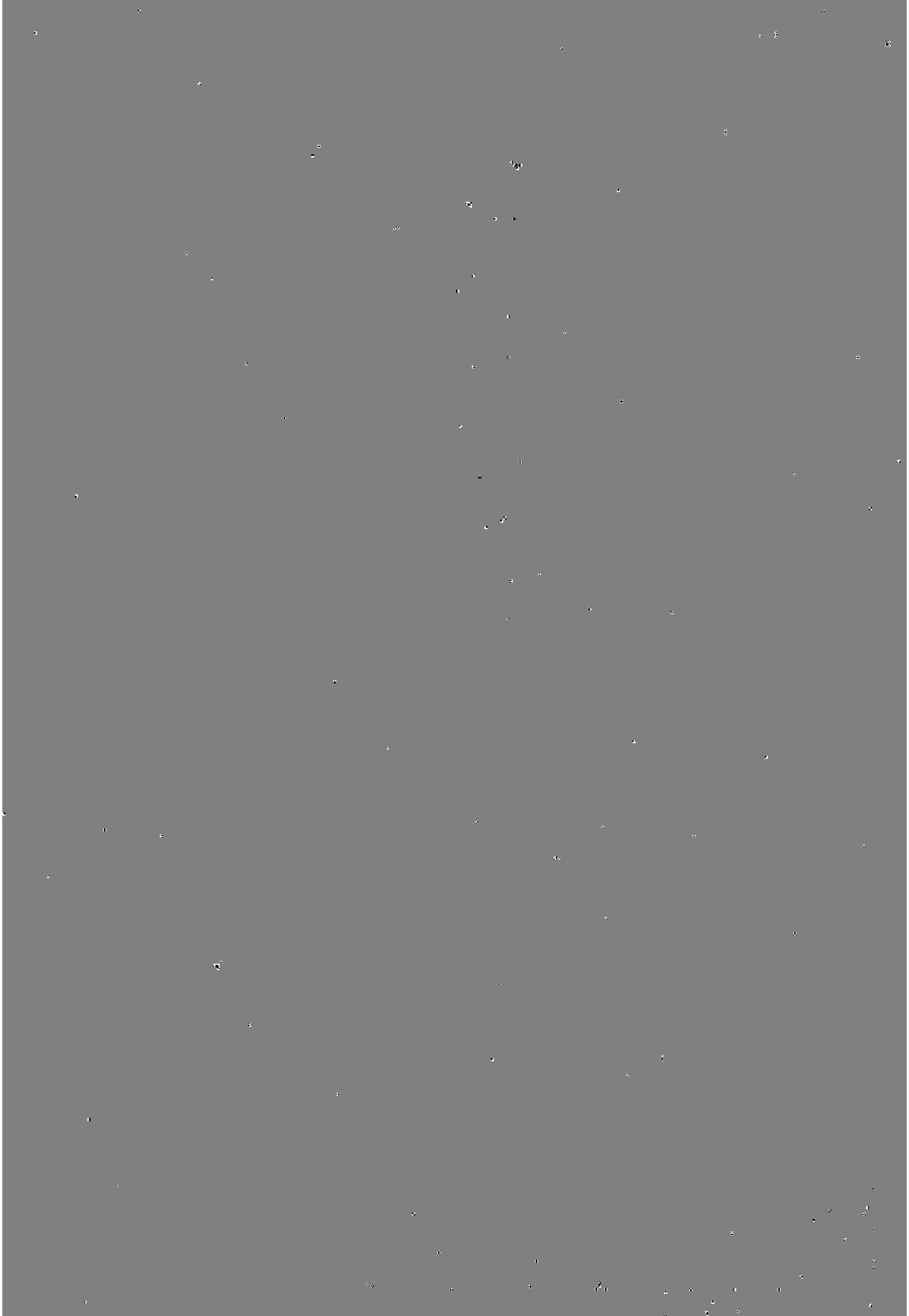
至元辛卯歲重刊于育王松庵
三山鄭　子楚栞
康應己已歲重刊于臨川寺

旹元祿庚午孟夏日雒北大應禪寺涉門祖泰命
工印行

嘉泰普燈錄

宋・雷菴正受 編





雷庵受禪師行業

師諱正受字虛中號雷庵出蘇之常熟邵氏年十六肄儒業因游邑之慧日寺與主僧心鑒語異其敏慧類若夙習乃曰世境虛幻百年一瞬讀世書選官孰若究出世法以選佛邪師善其言毅欲超俗坐孤養母懷不敢發居鬱鬱若有失母怪而詰之具道所以願難之師遂學偈曰唱徹黃鍾宮吹成大石調萬古絕知音驢揀濕處尿母知其志不可奪即赴愬於外祖祖贊成之俾禮鑒薙落登具遊方首見懸庵華於天童機緣不契回淨慈依月堂昌昌峭峻少許可識師於室中留侍左右一旦指續燈喟歎曰佛祖之道潛通廣被曾何僧俗之間是書獨取於比丘而於王侯士庶尼師皆遺而不錄燈雖曰續如照之不普何爾盍爲掇所闕遺抉具宗眼者備成之普燈之作遂權輿矣尋謁無庵全於道場瞎堂遠於虎丘仁仰堂住中竺延寘上首未幾還里眞查梨王化萬壽一見相得俾之分座說法師視之不屑慶元之初泛霅過　都憩湖上之壽星院翛然返關謝與世接愚時獲摳衣即進請益竊謂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及傳二祖付楞伽四卷以印佛心非文字而何願袪其惑師開示善巧疑情氷釋因言是經蘊奧讀者尚不能句讀爲詮辨以幸來學當爲鋟梓師乃欣然發揮義趣又附寂音所著楞嚴蓋正補葺廣爲合論逮暨月堂之屬成普燈三十卷歲十七遷而絕編表進于　朝三書咸板行于世又藏經四大部華嚴居一焉李長者復衍而論之文富義博鮮有能終誦者師乃括摘樞要芟夷宂長貫八十卷之經彙四十卷之論束爲三卷言約理詣如措諸掌悉蒙指授師天資純至識見超卓以闡教弘宗爲心斥遠聲利故屢却名刹之招方遁跡藏密庵居呫郊廼以嘉定改元歲在戊辰示微疾索筆書偈奄忽而逝時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壽六十三臘四十七

辛未歲元日授法弟子武德郎敬庵黃汝霖謹誌

進

聖宋嘉泰普燈錄上

皇帝書

月日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孤山智圓之言曰吾道如鼎也三教
如足也足一虧而鼎覆焉臣嘗慕其人稽其說乃知
儒之爲教其要在誠意道之爲教其要在虛心釋之
爲教其要在見性誠意也虛心也見性也異名同體
究厥依歸無適而不與此道會　聖帝明王以精一
相授元默躬行亦豈外是智圓其知言哉然釋氏見
性之道自如來於三藏所詮之外乃以先佛一心法
印付上足飲光自飲光至達磨凡二十八傳達磨西
來至于曹溪是爲六祖合而言之爲三十有三如燈
傳燈光光相續故付法藏傳曰以此慧燈次第傳授
自達磨而來則此燈分輝廣照雖佛祖不可得而掩
蔽矣不可得而掩蔽則往往其人謂之流通其語謂
之總持總持之爲言也則有佛祖之異以佛而言者
謂之結集卽尊者阿難是矣以祖而言者謂之編錄
卽沙門道原是矣若夫世尊以靑蓮目顧視飲光飲
光但一微笑達磨命門弟子各言其所得二祖唯禮
三拜其旨固不可以語言結集編錄然顧視而微笑
扣問而作禮蓋亦心傳冥契之跡耳發明後學自玆
而始孰謂不可以集錄哉雖其金章玉句歷涉梁隋
之來雖嘗聞著於簡編尙亦未精於筆削故不能表
表暴白于世至　我宋勃興　聖聖相繼　祖述旣
彰於　洪烈　睿謨咸極於法源繇是七佛之微言
諸祖之奧旨粲然備見乎龍藏琅函之間則三燈是
已臣頃侍淨慈佛行禪師道昌一日指續燈錄喟然
謂臣曰三草二木之不同及其受潤則一也彼之云
潤者卽此之被照也夫燈之明等及一切初不擇物
而照何獨收於比丘而遺於　帝王公卿師尼道俗
耶如梁武帝問聖諦於達磨卽棄有爲唐肅宗請塔
樣於國師後明深旨裴休契機於黃檗白居易悟心
於鳥窠丹霞出於名儒龐蘊生於俗俚古之劉鐵磨
末山尼靈照女婆行婆皆載之諸集系之祖圖獨是
錄未嘗及之燈雖日續惜其照之不普汝能擇正悟

扶宗眼以補其遺則我志也遯隱佛海禪師慧遠亦
脊督臣爲 臣因自惟祝髮入道安逸林下微此無
以仰報 聖君賢臣天覆海涵之恩卽佩服二師之
訓錄昔之今凡三燈之所不與者莫不旁搜曲取會
粹攷覈於十有七年擴摭以成是書垂三十卷目錄
三卷擬命其題曰 嘉泰普燈錄謂旣備於衆機庶
可名之以普況其間登載 聖朝
太宗皇帝至
孝宗皇帝宸音 聖訓及熙甘名臣見道因緣按諸
奏對等錄紀述頗詳而傳廣續三燈謂未始有臣伏
覩景德之初宣慈禪師道原所 進傳燈錄
眞宗皇帝有旨 命翰林楊億撰序以 賜天聖之
初駙都尉李遵勗所 進廣燈錄
仁宗皇帝親製序以 賜建中靖國之初佛國禪師
惟白所 進續燈錄
徽宗皇帝亦親製序以 賜爲其道可以參贊化育
啓迪生民故得膺 上聖之 發揮爲有國之靈鎭
臣顧惟何幸而是書復得際遇於 陛下成第四燈

夫以傳燈二十年之後而有廣燈廣燈七十九年之
後而有續燈續燈百有一年之後而有普燈非天所
相曷其使然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剛健 履道希夷 丕承燕翼之休
增錫有永之祚會三教同歸於 至治 建皇極益
宣於 重光 典御萬方 宏濟羣品自然玉燭調
金輪統車書同民物阜佛法於今正賴 陛下舉而
振之譬如大功德天淸淨摩尼寶珠雨於 陛下之
手罔不稱慶普燈之行茲維其時臣謹繕寫嚴爲兩
封躬詣 登聞檢院投 進伏望 陛下尙憶靈山
付囑之切仰稽 列聖外護之隆有彰千載之逢略
賜乙夜之覽乞 詔景德天聖建中靖國故事特攄
睿斷 錫以序文 冠于卷首傳祖門徽旨增重於
將來流芳於不朽仍乞 降付福州東禪寺與大藏
一就刊行庶幾佛法 帝道萬世同昌顧不盛歟臣
安敢不揆狂僭妄擬前修仰希 聖製以干 鈇鉞
之誅誠以生逢 昌運蒙被 至化念佛祖之傳授
慮聾迷之斷遺機動發鳴不能自已趑趄退縮至于

再三是以藉稾山樊冒昧塵 獻尙寶 頒行式裨
宗教寔爲法門莫大之幸倘臣祕之行篋不過一私
書耳此燈何自而普哉持此一毫善力恭祝 兩宮
聖壽無疆 國祚延鴻 天眷綿衍實臣之至禱至
願忤犯 宸嚴罪在 不赦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嘉泰普燈錄總目

嘉泰普燈錄總目終

普燈錄總目錄卷上

鎮州臨濟慧照義玄禪師 南嶽四世
常德府德山見性宣鑒禪師 青原四世
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青原四世
福州雪峰眞覺義存禪師 青原五世
韶州雲門大慈雲匡眞弘明文偃禪師 青原六世

三宗正傳宗師

魏府興化廣濟存獎禪師 南嶽五世 臨濟一世
南康軍雲居弘覺道膺禪師 青原五世 洞山一世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南嶽六世 臨濟二世
隆興府鳳棲同安丕禪師 青原六世 洞山二世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南嶽七世 臨濟三世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青原七世 雲門一世
隆興府同安第二代志禪師 青原七世 洞山三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南嶽八世 臨濟四世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青原八世 雲門二世
常德府梁山緣觀禪師 青原八世 洞山四世
汾州大中無德善昭禪師 南嶽九世 臨濟五世
慶元府雪竇明覺重顯禪師 青原九世 雲門三世

郢州大陽明安警玄禪師 青原九世 洞山五世
已上分派正傳宗師語具三燈除同安第二代
外並不列章次

聯芳宗師

筠州洞山延禪師 嗣曹山
襄陽府石門獻蘊禪師 嗣青林
襄陽府廣德第一代道延禪師 嗣青林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嗣疎山
襄陽府洞山崇慧守初禪師 嗣雲門
建康府清涼智明禪師 嗣雲門
隨州護國演化知遠禪師 嗣護國澄
襄陽府石門慧徹禪師 嗣石門蘊
江陵府福昌重善禪師 嗣明教
常德府德山慧遠禪師 嗣雙泉
汝州葉縣歸省禪師 嗣首山
襄陽府石門慈照蘊聰禪師 嗣首山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嗣首山
丞相王隨 見首山念 語見賢臣

已上聯芳宗師皆有法嗣者語具三燈亦不列
章次後有法嗣無機緣者例此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棲同安第二代志禪師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
郢州大陽堅禪師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
吉州西峯祥符圓淨雲豁禪師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　潭州北禪感禪師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
筠首座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語見續燈)　殿院李琛(語見賢臣)
劍門慈雲重謐禪師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　豪州南禪聰禪師
潭州道吾詮禪師　鄧州廣濟方禪師

已上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機緣語句除
北禪賢禪師李殿院外悉補於祖師卷後云

二之卷

南嶽第十世(臨濟六世)

汾陽善照禪師法嗣六人

袁州南源慈明楚圓禪師　筠州大愚守芝禪師
滁州瑯琊廣照慧覺禪師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　撫州疎山曉珠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

石門慈照蘊聰禪師(一名谷隱)法嗣五人

鎮江府金山達觀曇潁禪師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　唐州大乘遵禪師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語見賢臣)
丞相英公夏竦居士(語見賢臣)

廣慧元璉禪師法嗣一人

內翰文公楊億居士(語見賢臣)

青原第十世(雲門四世)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六人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 語具續燈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平江府水月慧金典座
南嶽雲峯元益首座 語見賢臣　修撰曾會居士 語見賢臣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二人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　郎中許式居士 語見賢臣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二人
隆興府法昌倚遇禪師　福州廣因釋要禪師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智海正覺本逸禪師
青原第十世 洞山六世
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法嗣六人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　惠州羅浮如禪師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襄陽府白馬歸眘禪師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已上宗師法嗣錄見續燈其後數世如之
續燈所錄機語有不能精備及嗣遺者今重依
宗派編入
三之卷

南嶽第十一世 臨濟七世
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法嗣七人
隆興府黃龍普覺慧南禪師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隆興府大寧道寬禪師
隆興府翠岩可眞禪師　潭州道吾眞禪師
隆興府景德稚政禪師
建康府蔣山贊元禪師 語具續燈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二人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語具續燈及僧寶傳
平江府瑞光月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一人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
瑯瑘廣照慧覺禪師法嗣六人
平江府定慧海印信禪師 語具續燈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寧國府興教坦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
金山達觀曇穎禪師法嗣一人

節使李端愿居士語見賢臣
青原第十一世雲門五世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十五人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語具續燈及僧寶傳
北京天鉢文慧重元禪師
眞州長蘆廣照應夫禪師語具續燈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
台州瑞岩子鴻禪師語具續燈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
泉州資壽捷禪師語具續燈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
撫州延恩法安禪師機語未見事具僧寶傳及山谷塔銘
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
禮部楊傑居士語見賢臣
南岳元益首座法嗣一人
中書李林宗居士語見賢臣
報本有蘭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
荊州開元法明上座
雲居曉舜禪師法嗣二人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福州靈山合知禪師
機語未見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語見賢臣
饒州薦福嚴禪師
福州幽巖覺禪師
福州雙峯㫁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一世洞山七世
投子義青禪師法嗣四人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
沂州洞山雲禪師
長安福應文禪師
四之卷
南嶽第十二世臨濟八世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廬山東林照覺常總禪師語具續燈

隆興府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
筠州黃檗真覺惟勝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語具續燈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 語具續燈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隆興府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 語具續燈
潭州石霜琳禪師 語具續燈
吉州隆慶慶閑禪師 語具續燈
隆興府黃龍元肅禪師 語具續燈
衡州華光恭禪師 語具續燈
隆興府上藍順禪師
廬山圓通璣禪師 語具續燈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
南安軍雪峰道圓禪師
南嶽福嚴鐵面慈感禪師 語具續燈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三人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建康府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遺其名語見賢臣
翠巖可真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溈真如慕喆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法嗣二人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
慶元府雪竇法雅禪師
雲峰文悅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郭山霖禪師 機語未見
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一人
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

卷之五

青原第十二世 雲門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十五人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
鎮江府金山法印寧禪師 語見續燈
鎮江府甘露傳祖仲宣禪師 語見續燈
台州瑞巖有居禪師 語見續燈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禪師 語見續燈
嘉興府本覺法眞守一禪師
舒州投子證悟脩顒禪師 語見續燈
常州無錫南禪寧禪師　揚州石塔慧禪師 語見續燈
眞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 語見續燈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
平江府萬壽訥禪師 語見續燈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
筠州壽聖省聰禪師 語見續燈
鎮江府金山智覺法慧禪師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六人

建康府保寧覺印子英禪師 語見續燈
舒州甘露德顒禪師 語見續燈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二人

衢州光孝滿禪師　青州定慧法本禪師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四人 三人見錄

眞定府洪濟慈覺宗賾禪師
慶元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
平江府慧日殿燈智覺禪師
和州開聖覺禪師 機語未見

佛日智才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夾山自齡禪師 語見續燈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育王眞戒曇振禪師 語見續燈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宥禪師
泉州資壽思永禪師 機語未見

淨衆梵言首座法嗣一人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

蔣山佛慧法泉禪師法嗣一人

清獻公趙抃居士 語見賢臣

九峰鑒韶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 韶嗣泐潭澄澄嗣五祖戒戒取雲門爲的

孫

靑原第十二世 洞山八世

芙蓉道楷禪師法嗣十八人 十三人見錄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　襄陽府石門元易禪師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　淄州普賢善秀禪師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

隆興府泐潭闡提惟照禪師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筠州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 語見賢臣

西京招提資禪師　廬山慧日南禪師

隨州大洪恭禪師　西京少林江禪師

潼川府景山居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大洪恩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隨州大洪淨嚴守遂禪師

隨州大洪智禪師

機語未見

六之卷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黃龍二世

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法嗣十六人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惟淸禪師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淸禪師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吉州靑原惟信禪師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成都府海雲法琮禪師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　舒州龍門純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語見賢臣　中大吳中立居士 語見賢臣

正言王居士 名犯欽宗皇帝廟諱 語見賢臣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九人 八人見錄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開封府建福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語見賢臣

八之卷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楊岐二世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三人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滁州瑯琊水起禪師 語見續燈

中丞郭祥正居士 語見賢臣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翠巖二世

眞如慕喆禪師法嗣十六人 九人見錄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

隆興府泐潭景祥禪師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

廬山東林正覺自遵禪師

泗州普照明悟曉欽禪師

和州光孝碧落慧蘭禪師　吉州光孝慧曉禪師

潭州福嚴寶禪師　潭州東明遷禪師

婺州瑞峰道宗禪師　成都府昭覺師範禪師

郢州興陽賢禪師　南嶽萬壽道琮禪師

潭州雲峰湝悟禪師　眉州象耳子眞禪師

衡州淨福慧文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寧寶法雅禪師法嗣一人

衢州光孝慈覺普印禪師

青原第十三世 雲門七世

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九人見錄

潭州雲峰祖燈志璿禪師

臨安府淨慈寶印楚明禪師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

眞州長蘆祖照道和禪師

湖州道場草堂有規禪師　湖州道場顯禪師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

福州雪峰妙湛思慧禪師

臨安府上天竺慈辯從諫講師

慶元府香山淨淵禪師　嚴州南山文則禪師

處州資聖杲宣禪師　衢州超化靈曉禪師

平江府淨慧擇璘禪師　處州壽寧介通禪師

嚴州烏龍眞悟守節禪師　溫州天寧用忠禪師

鎮江府焦山從禪師　紹興府佛智慧通禪師

福州龜洋法海禪師　溫州資聖曉初禪師

臨安府淨慈瑞禪師　平江府壽聖鑒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金山法印寧禪師法嗣六人 一人見錄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

溫州仙巖慈初禪師　衢州超化守鑒禪師

湖州西余道孜禪師　寧國府廣教道本禪師
台州鴻福道才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甘露傳祖仲宣禪師法嗣一人
平江府妙湛尼慈鑑大師文照
瑞巖有居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
淨因佛日惟岳禪師法嗣一人
韶州鼓山禪鑒體淳禪師
本覺法眞守一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台州天台如庵主　平江府西竺尼法海
建康府蔣山欽禪師
機語未見

九之卷

青原第十三世雲門七世
投子證悟脩顒禪師法嗣二人
鄧州香嚴海印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語見賢臣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一人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十四人五人見錄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
平江府光孝證悟如璝禪師
紹興府天衣如哲禪師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
紹興府天衣智遷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平江府光孝覺照明禪師　蘄州資福梵欽禪師
吳州靈岩覺顒禪師　臨安府慶善智照禪師
平江府光孝無著淨眞禪師
韶州西禪道遷禪師　龍門法秀庵主
已上機語未見
萬壽圓禪師法嗣三人
平江府慈嚴珏禪師　台州國清果禪師
平江府永懷榮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壽聖省聰禪師法嗣一人
黃門侍郞蘇轍居士語見賢臣
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八人二人見錄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
漢州無爲志全禪師　平江府虎丘通禪師

寧國府廣教守函禪師　汝州香山常禪師
建康府華藏宜禪師
寧國府廣教密印元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甘露德顒禪師法嗣一人
揚州光孝元禪師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東京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揚州建隆原禪師
舒州三祖策禪師　溫州天寧祖鑑修禪師
南康軍羅漢遇禪師　寧國府廣教堯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開先心印智珣禪師法嗣一人
廬山開先宗禪師
元豐慧圓清滿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雪峰圓覺宗演禪師」衢州王大夫語見賢臣
洪濟慈覺宗賾禪師法嗣七人
福州賢沙智章禪師　臨安府淨慈惟一禪師
台州天寧子深禪師　福州瑞峰延禪師
建康府蔣山善欽禪師　嘉興府本覺道如禪師
長安僧忍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雪竇道榮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澧州層山珊禪師　潭州龍安惟顒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育王真戒曇振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岳林真禪師
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遺其名
嘉興府南塔守聰禪師
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三世洞山九世
丹霞子淳禪師法嗣七人四人見錄
眞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　處州治平湡禪師
郢州大陽清禪師　廬山歸宗明禪師
唐州大乘昇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淨因枯木法成禪師法嗣十人五人見錄

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法嗣十四人二人見錄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　潭州大溈海評禪師

慶元府蘆山智通禪師　蘄州德山聲稱禪師

潭州道林法照禪師　建昌軍光孝文璟禪師

隆興府九仙次彥禪師　福州游地汝英禪師

泉州三植灌冲禪師　紹興府資蓋用與禪師

廣州天寧宗願禪師　湖州鑿山慈浩禪師

筠州黃檗道欽禪師　婺州淨土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開通可仙禪師法嗣二人

婺州明招法鏡禪師語見續燈

舒州浮山法眞禪師

機語未見

象田梵卿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

信州光孝宗益禪師　常州光孝淨源禪師

紹興府九巖仲文禪師　紹興府象田珍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十六人八人見錄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

嚴州鐘山道隆首座　揚州齊謐首座

空室道人智通

楚州寧國道宗禪師　廬州羅漢守節禪師

饒州薦福慧璉禪師　彭州曲尺宗商禪師

臨江軍接賢曇禪師　荊州竹園道珠禪師

東京天寧慧副禪師　慧宣首座

已上機語未見

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法嗣十六人九人見錄

舒州眞乘靈峰慧古禪師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

隆興府黃龍道照德逢禪師

潭州法輪應瑞禪師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信州博山子經禪師

隆興府百丈以栖禪師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

潭州法輪守宣禪師　邵州天寧宗覺禪師

澧州欽山元德禪師　福州廣化若秀禪師

廬陵隆慶海禪師　信州龜峰曾璘禪師

隆興府滿月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八人四人見錄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六人三人見錄
撫州疎山如禪師　潭州雲岩因禪師
潭州慈雲隆禪師　鎮江府金山一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潭州梁山懽禪師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澧州淨山光選禪師語具續燈　祖庵主
成都府正法明禪師　成都府昭覺符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
邛州護像嵩禪師
機語未見
大溈祖璿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眉州中岩慧目蘊能禪師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建寧府乾元希式禪師　嘉州靈峰了眞禪師
榮州天寧法空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龍門純禪師法嗣三人
澧州欽山普初禪師語具續燈
澧州希補惟昉禪師　希廸首座
已上機語未見
三聖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溫州淨光佛日了威禪師語具續燈
彭州曲尺慧照禪師　彭州大隨元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法嗣二人
泗州普照齊禪師　岳麓祖璽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兜率眞寂從悅禪師法嗣七人三人見錄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語見賢臣
舒州投子顏勝禪師　隆興府兜率志宣禪師
袁州楊岐子圓禪師　台州慈雲明鑑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法雲佛照杲禪師法嗣三人
筠州洞山辯禪師　東京智海儀禪師
西蜀鑾法師

溈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隆興府雲岩典牛天游禪師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隆興府乾元宗還禪師
機語未見
文殊宣能禪師法嗣一人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二人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梵言禪師法嗣一人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溈大圓智禪師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上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中
十一之卷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楊岐三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十八人十二人見錄
舒州太平佛鑑慧懃禪師
東京天寧佛果圜悟克勤禪師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　漢州無爲泰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知藏
法閦上座
蜀山大明因禪師　舒州海會慧宗禪師
懷安軍雲頂宗慧才頁禪師　舒州太平惠清禪師
唐州天目齊禪師
嘉州峩眉延福遠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瑯琊永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

十二之卷

南岳第十四世臨濟十世 翠岩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十三人三人見錄

東京淨因蹣庵繼成禪師

南嶽法輪達宗彥孜禪師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

太平州隱靜妙義恭禪師
鎮江府金山甕常禪師

台州淨慧從懣禪師

福州東禪佛燈法珊禪師

潭州方廣明覺智京禪師
黃州栢子慧崇禪師

筠州黃蘗敎從禪師
平江府靈岩修辯禪師

衡州雲陽廣悟禪師
寧國府廣敎從愿禪師

巳上機語未見

溈潭景祥禪師法嗣十四人六人見錄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
隆興府溈潭惟足禪師

慶元府啓霞德宏禪師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

景淳藏主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

福州中際繼寧禪師
寧國府多寶道威禪師

寧國府天寧彥宗禪師
饒州密岩子琮禪師

袁州鳳山寧禪師

泉州龍江鳳山師閔禪師

巳上機語未見

普照暎欽禪師法嗣一人

建寧府永安可文禪師

機語未見

光孝慧蘭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蘆山無相法全禪師

青原第十四世雲門八世

淨慈寶印楚明禪師法嗣三人

温州龍岩德宗禪師
臨安府淨慈琛禪師

福州雪峰隆禪師

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十一人三人見錄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
沂州天寧明禪師

臨安府靈隱圓智法淳禪師

福州精嚴鳳藻禪師
慶元府清凉可昇禪師

東京華岩尚劉禪師
和州褒禪道天禪師

慶元府定水然禪師
建康府興國遠禪師

臨安府鳳山顯親正祖永禪師

法音首座

巳上機語未見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十四人五人見錄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福州大吉法圓禪師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福州慶成悟及禪師　福州興王寶機禪師
臨安府淨慈法忍昇禪師　宣州寶勝守孚禪師
福州建善法藏禪師　臨安府淨慈務暉禪師
處州南明戒通禪師　汀州南安岩達禪師
福州中峰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報恩寶月覺然禪師法嗣一人
嘉興府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慈受懷深禪師法嗣七人四人見錄
台州瑞岩寂室慧光禪師
台州國淸垂慈普紹禪師
台州國淸愚谷妙印禪師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
湖州思溪圓覺曇禪師　台州淨慈法如禪師
湖州思溪圓覺勝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　廬山萬杉壽隆禪師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撫州曹山月禪師
機語未見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筠州黃檗惟初禪師　潭州岳麓海禪師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一人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
十三之卷
青原第十四世洞山十世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法嗣十四人八人見錄
慶元府雪竇聞庵嗣宗禪師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
眞州長蘆琳禪師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
慶元府瑞岩石窻法恭禪師
襄陽府石門淸涼法眞禪師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

慶元府廣慧法聰禪師　衢州烏巨光禪師
慶元府保福悟禪師　慶元府雪竇燧禪師
饒州鳳凰世釗禪師　紹興府能仁理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長蘆眞歇淸了禪師法嗣十一人五人見錄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
慶元府天童宗珏禪師
温州鴈山能仁壽宗禪師　潭州上藍祖鄰禪師
温州龍翔道琿禪師　温州幽岩了諒禪師
福州壽山德初禪師　福州神光道新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隱靜宣禪師法嗣一人

紹州南華明禪師
機語未見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
饒州薦福演禪師　泗州普照充禪師
隨州智門雅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一人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　温州護國欽禪師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　道宣知藏
紹興府能仁普禧禪師　紹興府石佛宗華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 黃龍四世

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法嗣六人三人見錄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慜禪師
寧國府廣教盟禪師　廣德軍崇寧起禪師
臨安府法慈冲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雪峰有需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
福州鼓山草舍宗譯禪師　福州鼓山木蛇靖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五人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福州賢沙僧昭禪師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
臨安府靈隱佛海慧遠禪師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溫州靈峰佃堂中仁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昭覺道祖首座　雲居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語見賢臣　郡王趙令衿居士 語見賢臣
覺庵道人祖氏　令人本明
成都府范縣君

十六之卷

南嶽第十五世 臨濟十一世 楊岐四世
太平佛鑑慧懃禪師法嗣十七人 十人見錄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　慶元府蓬萊卿禪師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隆興府寶峯明禪師
台州寶藏本禪師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　漳州淨眾佛眞了禪師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平江府靈巖圓明法禪師　常德府福聖深禪師
潭州天寧瑩禪師　明州啓霞楚[illegible]禪師
建寧府千山智嵩禪師　發書記
融知藏
已上機語未見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法嗣十八人 十三人見錄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
潭州大溈牧庵法忠禪師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
湖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潭州方廣深禪師
成都府世奇首座　溫州淨居尼慧溫
給事馮檝居士 語見賢臣
紹興府石佛奇禪師　蘄州三角訥禪師
南康軍雲居祖禪師　寂庵主
禪侍者
已上機語未見

十七之卷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 楊岐四世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潙月庵善果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蘄州龍華高禪師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法嗣十二人七人見錄

懷安軍雲頂谷禪師

機語未見

簡州南巖勝禪師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

嘉州能仁默堂悟禪師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庵主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 彭州大隨南修造

龍圖王觀復居士語見賢臣

嘉州能仁淨禪師 蘄州黃梅明禪師

昌州妙高明禪師 合州釣魚臺鎧禪師

提學吳昕居士

已上機語未見

淨因蹣庵繼成禪師法嗣二人舉巖下附

台州瑞巖佛燈如勝禪師

無為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

鴻福德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

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五世雲門九世

天寧明禪師法嗣法嗣一人

密州鰭山寧禪師

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

婺州智者廣鑑可昇禪師

機語未見

瑞巖寂室慧光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臨安府中天竺癡禪元妙禪師

台州靈石猊禪師 紹興府天衣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

青原第十五世洞山十一世

天童大休宗珏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雪竇足庵智鑑禪師

雪竇聞庵嗣宗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泰州如皐廣福微庵道勤禪師

慶元翠巖宗靜禪師

機語未見

善權法智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

常州宜興保安超禪師

機語未見

廣慧法聰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普照戒禪師

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黃龍五世

天寧夢庵普信禪師法嗣四人

楚州鹽城永寧道全禪師

建康府能仁琢禪師

鎮江府鶴林妙禪師

鎮江府孝感璩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光孝果慜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廣德軍光孝初首座

處州崇聖善行禪師

機語未見

雪峰毬堂慧忠禪師法嗣一人

隆興府上藍獨秀宏禪師

機語未見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湖南報慈淳禪師

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　高麗國坦然國師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

常州無錫華藏退庵先禪師

機語未見

道場普明慧琳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

通州狼山珸禪師

機語未見

烏回範禪師法嗣一人

湖州烏回藏禪師

機語未見

十八之卷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法嗣七十五人 二十七人見錄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

建寧府開善密庵道謙禪師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　潭州大潙寶禪師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潭州大潙了庵景暈禪師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泰州光孝草庵智遠禪師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温州淨居尼定光大師妙道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　侍郎張九成居士 語見賢臣

參政李邴居士 語見賢臣　寶文劉彥脩居士 語見賢臣

提刑吳偉明居士 語見賢臣　門司黃彥節居士 語見賢臣

秦國太夫人計氏妙眞

成都府正法秀禪師　衡州伊山冲密禪師

泉州舟峰慶老禪師　泉州清涼琛禪師

嘉州九頂法生禪師　嘉州華嚴覺印禪師

眉州黑水曇振禪師　潭州嶽麓梵禪師

潭州龍王自隱禪師　吉州祥符如本禪師

福州大雲峰顯禪師　福州慶成冲禪師

韶州南華因禪師　婺州明招徹禪師

福州秀峰南禪師　廣州報恩崇海禪師

温州靈峰詮禪師　福州太平言禪師

嚴州烏龍琬禪師　漳州法濟僧勤禪師

池州石門仁禪師　福州太明廣容禪師

衡州華藥繼明禪師　澧州洛浦相禪師

信州博山能禪師　興化軍石泉詠禪師

饒州薦福普仁禪師　漢州崇慶崇慶禪師

廣州光孝林禪師　潭州大潙[illegible]禪師

荊門軍玉泉如晦禪師　壽州光孝圓禪師

隆興府黄龍妙熙禪師　衡州光孝立禪師
福州興王如沼禪師　福州雪峰可庵然禪師
建康府蔣山恩禪師　泰州光孝祖彦禪師
紹興府象田信禪師　婺州明招觀禪師
潭州龍牙信禪師　紹興府象田德禪師
成都府昭覺祖明禪師
成都府昭覺品庵子文禪師
嶽山能仁政授首座　法宏首座
岳侍者　編修黄文昌居士
已上機語未見

十九之卷

南嶽第十六世 臨濟十二世 楊岐五世

文殊心道禪師法嗣三人 二人見錄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
常德府文殊瓊禪師
機語未見

大潙佛性法泰禪師法嗣四人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　澧州靈巖安禪師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法嗣九人 四人見錄
福州清凉坦禪師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湖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福州大目肇禪師　隆興府雲巖法秀禪師
處州連雲行教禪師　婺州上巖詠禪師
慶元府安巖古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法嗣一人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

昭覺徹庵元禪師法嗣一人
鄂州鳳棲慧觀禪師

虎丘雪庭元淨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翠雲僧竹禪師
機語未見

二十之卷

南嶽第十六世 臨濟十二世 楊岐五世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法嗣二人
南康軍雲居頑庵得昇禪師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語見賢臣

天寧訥堂梵思禪師法嗣三人

吉州青原立禪師　平江府澄照行齊禪師

知首座

已上機語未見

靈隱佛海慧遠禪師法嗣五人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　日本國覺阿上人

侍郎曾開居士 語見賢臣　太守葛郯居士 語見賢臣

南華知昺禪師法嗣四人

蘄州四祖鑒禪師　韶州南華明禪師

邵州天寧法清禪師　成都府正法月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延福廣禪師

機語未見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法嗣四人 二人見錄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語見賢臣

臨安府天井普應佛慧道如禪師

婺州鄭績居士

已上機語未見

西禪文璉禪師法嗣一人

遂寧府西禪希秀禪師

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法嗣九人 四人見錄

婺州雙林用禪師　台州萬年道閑禪師

福州中際能禪師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

信州懷玉堅禪師　福州靈瑞欣禪師

隆興府同安隆禪師　隆興府雲岩宜方禪師

筠州黃檗幻住印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大溈牧庵法忠禪師法嗣三人 一人見錄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

劒州崇化道賢禪師　漢州無爲道徵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寶峰明禪師法嗣一人

漢州無爲守緣禪師

谷山海禪師法嗣一人

衢州報恩法舟禪師

機語未見

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法嗣六人三人見錄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

江州天寧記禪師　饒州薦福忠禪師

婺州智者修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中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下

二十一之卷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 楊岐五世

大溈月庵善果禪師法嗣十三人八人見錄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

潭州大溈行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

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

常州保安復庵可封禪師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

潭州法輪鐵庵孜禪師　太平州吉祥樂禪師

襄陽府石門立禪師　婺州雙林遠禪師

平江府穹窿覺文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法嗣一人

成都府信相宜禪師

機語未見

雲居法如禪師法嗣二人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

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法嗣二人

漢州無爲了悟禪師　江州永福嗣淸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平江府覺報淸禪師　湖州何山然首座

湖州道場言禪師

成都府金繩懃禪師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吉州靑原如禪師

汀州南安巖如禪師

機語未見

淨居尼慧温法嗣一人

温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南嶽第十七世 臨濟十二世 黃龍六世

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潭州大潙暸庵鑒禪師

舒州投子淳禪師

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七世 臨濟十二世 黃龍六世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

福州鼓山石庵知禪師

機語未見

萬福悟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

機語未見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

機語未見

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法嗣一人

仙州山吳十三道人

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湖州積善道昌禪師

潼州府護聖靜庵開禪師　南康軍棲賢辯禪師

成都府保福芥庵清皎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教忠晦庵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福州中際才禪師

機語未見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六人三人見錄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語見賢臣

吉州禾山心鑒禪師　　婺州智者滿禪師

教授嚴康朔居士

已上機語未見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一人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

大溈行禪師法嗣一人

常德府德山涓禪師

龜峰晦庵慧光禪師法嗣一人

果州報恩智因禪師

機語未見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建寧府三峰印禪師

靈瑞昡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福嚴傑禪師

機語未見

二十二之卷

聖君

太宗皇帝　眞宗皇帝

仁宗皇帝　徽宗皇帝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賢臣上

丞相王隨居士　殿院李琛居士

文定公張方平居士　修撰曾會居士

郎中許式居士　參政呂惠卿居士

都尉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節使李端愿居士　禮部楊傑居士

中書李林宗居士　簽判劉經臣居士

比部孫居士逸其名　節推朱炎居士

已上賢臣編目謹依宗派類定不以官品世次

校也

二十三卷

賢臣下

文公楊億居士　清獻公趙抃居士

郎中張僅居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太史黃庭堅居士　中大吳中立居士

荊公王安石居士　提刑郭祥正居士

丞相富弼居士　內翰蘇軾居士

黃門侍郎蘇轍居士　正言王居士名犯欽宗廟諱

二十六之卷

拈古

二十七之卷

頌古上

保寧勇禪師十三首
泐潭眞淨雲庵文禪師八首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首　慧林慈受深禪師四首
雪峯妙湛慧禪師一首　泐潭湛堂準禪師七首
泐潭闡提照禪師五首　蔣山佛鑑懃禪師七首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七首
龍門佛眼遠禪師五首　開福寧禪師三首
大隨南堂靜禪師六首　龍牙言禪師九首
勝因戲魚靜禪師四首　萬壽常庵崇禪師三首
寶華佛慈璣禪師二首　淨慈月堂昌禪師四首
天童宏智覺禪師一首　華嚴眞歇闘禪師五首
上方益禪師二首　淨因蹣庵成禪師四首
黃龍死心新禪師二首　木庵瓊首座二首
欽山方禪師二首　南華昺禪師二首
文殊道禪師四首　龍牙嗾嘘才禪師二首
何山佛燈珣禪師五首　龍翔竹庵珪禪師六首
大潙牧庵忠禪師三首　烏巨雪堂行禪師五首
二十八之卷

頌古下
大潙佛性泰禪師十二首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十首
道場正堂辯禪師十六首　萬年雪巢一禪師二首
上封佛心才禪師二首　崇覺空禪師一首
南嶽勝禪師七首　梁山遠禪師三首
道場普明琳禪師二首　靈隱佛海遠禪師七首
本寂靈光觀禪師三首　東禪蒙庵岳禪師四首
萬年閑禪師二首　靈巖安禪師四首
天童應庵華禪師三首　爲山枯木元禪師二首
東林卍庵顏禪師八首　雪竇聞庵宗禪師三首
善權智禪師五首　狼山蘿庵溫禪師五首
國淸簡堂機禪師四首　焦山或庵體禪師七首
玉泉窮谷璉禪師三首　文殊能禪師二首
開善密庵謙禪師七首　西禪此庵淨禪師一首
長蘆且庵仁禪師一首　淨慈水庵一禪師二首
德山涓禪師二首　萬壽退庵休禪師四首
劒門分禪庵主五首　資壽尼無著道人二首

二十九之卷

偈贊

三十之卷

雜著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下卷終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紀佛祖

傳燈曰如來將化預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貳其傳化無令斷絕廣燈曰大迦葉謂阿難云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原是二者蓋體涅槃及阿含等經承述之也爾後祖祖授受凡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自達磨五傳而至曹溪曹溪一傳而角立是爲青原是爲南嶽自青原南嶽不十傳則嶽分矣曰臨濟曰曹洞曰雲門曰溈仰曰法眼其印度佛祖密乘奧旨歲時詳略皆備冠乎傳燈三錄之首今茲纂集不復稠疊直自此土初祖菩提達磨以下依次編錄垂之無窮獨溈仰法眼數傳而絕者不可得而載焉現在宗師機緣未詳當留以俟來哲

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姓利利帝南天竺國香至王之季子也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其國王與三子迎請供養施以無價寶珠祖知其授道時至願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及此否二王子皆云此珠七寶中尊唯大士所對才辯清發稱有理趣祖歎異之及香至歿衆俱號絕獨大士志求出家端坐不動尋辭二兄禮祖足曰某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而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祖與披剃受具即說偈付法眼藏仍識往震旦歲月留難佛法隆替服勤四十餘年迨祖順世遂化本國摧六宗異解由是聲馳五印歲逾五紀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蔑三寶俾無相宗首波羅提往詣王所廣開法要王悟入悔謝遂問仁者之師其誰耶曰即王之叔達磨大士也王駭然久之敕令近臣邀至宮掖爲懺往咎大士復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同學及異見王囑付護持王具大舟親率臣屬送至海壖歷歲三周以梁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始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勵具主禮迎接表奏武帝帝遣使齎詔迎歸京城十月一日抵金陵

車駕郊迎延居別殿遂問聖諦機語不契至十九日潜往江北（傳燈云祖以丁未普通八年至韶州時刺史蕭昂具禮迎接表奏擄明致禪禪正宗記乃曰祖以庚子普通元年至韶州刺史蕭勵迎接具奏蓋蕭昂不曾刺韶州勵乃昂之子也以南北史驗之則當以正宗記爲是）先是誌公修高座寺謂寺主靈觀曰當有大乘菩薩自西而來廣化此國聽吾讖曰仰觀兩扇低腰捻鉤九烏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即往遇水即逃靈觀聞已默而識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陽時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傳燈云太和十年）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未嘗輒語人莫之測有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窮內外之書嘗歎曰孔老之教粗述玄微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負夕參承大士闃然屹坐莫聞誨勵光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布髮掩泥古尙若此我何人哉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大士見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泣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無勞勤苦

光聞斷其左臂置大士前大士器而謂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也因爲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光即大契悟自後同得開悟者數人魏帝聞其異三詔不至就賜伽梨缾鉢繒帛等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等陳所得竟遂顧光囑令綏護說付法偈及讖語傳衣畢與其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爲期城太守楊衒之說法歸少林寺端居而逝即孝莊永安二年己酉十月五日也帝遣中使何弘簡馳書至梁告哀武帝感悵久之下詔皇太子備誄文偕百官就奠賜寶器一十六事充祭納絹百束爲賻助之禮（誄文見寶林傳）十二月二十八日魏詔奉全身塔於熊耳山定林寺後三年武帝聞魏使宋雲見之葱嶺手携隻履而歸即以所聞幷魏啓壙事製始末行實唐代宗謚曰圓覺大師塔名空觀（傳燈云祖以後魏明帝太和十九年丙寅歲卒以史考之太和丙寅教天監元年壬午距二十七年是時梁武帝尚未立又況太和乃孝文帝朝年號明帝朝即無太和之稱唯明

教禪師正宗記編年次第與史傳懸合往往集傳燈時以寶林傳爲據故差之特甚

二祖慧可大士武牢人也生姬氏自承委寄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居士年四十餘不言名氏作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與懺罪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性了不可得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然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可名僧璨乃受具說偈付衣法後三十四載混迹人間隋開皇癸丑三月十有六日因事怡然委順時年一百七歲塔于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里德宗謚曰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大士未詳族里自謁大祖受度傳法隱于舒之皖公山屬周武破滅佛法往來司空山十有餘載人無知者至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前禮足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曰誰縛汝云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巾侍九祀屢以玄徵試之即授衣法往羅浮二秋回舊止大業二年十月十五日受士民禮供已復爲四衆廣宣心要於法會大樹下合掌屹立而終奉眞身塔於山谷寺後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四祖道信大士族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之廣濟生而超異於解脫法契如夙昔自績祖位脅不至席者殆六十年隋大業中領徒抵廬陵値羣盜圍城七旬乃解唐武德甲申歲歸住破頭山禪侶雲集一日至黃梅路逢小兒骨相奇偉遂問曰子何姓云姓卽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云是佛性曰汝無性耶云性空故祖默識之俾侍僧至其舍誘出家母亦知其宿緣殊無難色祖以衣法付之永徽辛亥閏月四日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奉眞身于本山至今塔戶不開儀相如生代宗謚大醫禪師塔曰慈雲

五祖弘忍大士蘄之黃梅人出周氏處女以栽松道者假陰而生隨母姓焉既稟大醫之午遂嗣化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慧能來謁祖問曰汝自何

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汝嶺南人無佛性安能作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耶祖陰異之令著槽廠逾八月潛以所傳屈眴伽梨說偈付之且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巳熟衣乃爭端止於汝邊不復傳也衆記所隱之地能禮辭捧衣南邁衆無知者祖自此不復上堂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之東山眞身迄今不壞代宗諡曰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士盧氏子父行瑫本范陽人也武德三年左宦新州正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夜子時誕質祥光滿室父亡三歲家貧母李氏徙居南海旣長市薪爲養一日至邸聞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開悟歸告母以爲法尋師之意遂往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友及爲尼無盡藏說涅槃妙理延居寶林寺四衆雲集俄成寶坊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中道而止耶卽抵西山之石室遇智遠禪師指見黃梅大滿和尙滿見而器之令入廠下一夕密授衣盂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廡間二僧競辯風幡祖爲決其疑有法師印宗者嘗講大涅槃經衆所推重服其語異請問勤渠祖以理曉之宗駭然起問何以證此祖直敘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禮巳復問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爲又問何故不論禪定解脫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問何名不二之法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之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聞巳起立合掌願事爲師且告衆曰此居士者眞肉身菩薩也我所講說猶如瓦礫彼所談論譬若精金諸人信否衆皆稽首歸依至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

落二月八日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春欲還舊隱宗與緇白千餘人送歸寶林韶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普爲四衆說心地法門度諸弟子於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少留祖乃爲說法要遂往國恩寺復爲四衆說法有僧從幽州來參禮白言大士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賜慈悲祖告之曰汝須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無有乘法人心量有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見相念念無住建立萬法是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說汝須自修法不相待莫問吾也僧於言下心大啓悟又爲道俗開示種種譬喻幷讖記日後留難及說偈竟中夜加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八月三日也韶新各崇靈塔爭欲迎請二郡刺史焚香決之遂鎭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十有六前後帝王所賜珍具甚夥同信衣藏于塔所憲宗諡曰大鑒塔曰元和靈照（如上祖師實錄詳備見傳廣二燈云）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棲同安第二代志禪師（嗣同安丕）侍先同安之久丕將順世上堂謂衆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師出應云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即以院付師端然而逝師繼席後有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云向上事如何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以湖州宗派幷曹洞宗旨考之洞山价出雲居膺膺出同安丕丕出同安志今傳燈等列志在同安威下按威之嗣曰九峰滿威與雲居膺皆嗣洞山若列志在威下誤矣）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嗣洞山延）初到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曰不間斷云還有向上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同安日上堂曰若是作家應須如是舉雖然恁麼也是厨寒甑足塵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嗣廣德延傳燈誤綜其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千年曆日雖無用犯著依前總滅門　問如何是廣德境曰淸流無間斷碧樹不曾凋　問

不聞三乘教如何話祖宗曰誕生王子非修進判斷山河自有人 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曰方木逗圓孔 問時人有病醫王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云不會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 問如何是出家幽暢處曰瑞草爲誰不覺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否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呑人 問如何是賓中賓曰蕩子無家計飄蓬歲不知云如何是賓中主曰苐戸挂珠簾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龍樓鋪草座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 問如何是不昏底事曰夜半無燈燭家書歷歷宣 問如何是蓬門生貴子曰襴衫不自遮 問體妙玄玄爲甚麼今人不曉曰四足踞地乾坤黯黑 問有室女未嘗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曰偶然衫子破闔外没人蹤 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 問如何是不睡眠底眼曰昨夜三更擊不開 問如何是密室曰苐茨當大道云如何是密室中人曰歷劫没人覷 問衆星攢夜月時如何曰互影不交光

郢州大陽堅禪師（嗣靈泉仁傳燈出百丈超下） 僧問如何是玄旨曰壁上挂錢財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曰不坐菩提樹懶向雪山游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初） 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云恰值某浄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云這老漢將謂我能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之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大慧武庫中誤引此頌爲洞山初和尚作後人又誤認初和尚麻三斤爲价和尚語二俱訛舛盖雪竇頌古學語中但曰洞山故也） 住福嚴日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入門便見 問如何是佛曰臂長衫袖短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嗣清涼明或出雲居融下） 郡之永和曾氏子幼棄儒爲比丘巡禮方外發明已事晚見清涼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雲遮海門樹云出世後如何曰擘破鐵圍山於言下大悟始蒙印可歸住西峰之寶龍雲侶駢集祥符二年

眞宗皇帝聞其名遣中謁者 召至訪問宗要留上

苑經時冥坐不食 上嘉異賜號圓淨旣而辭歸留之不可乃聽 珍錫甚隆皆不受加侍者四人命服度弟子十人以 詩寵其行四年改寶龍曰祥符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師示寂之夜鳴鼓告衆仍說偈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暝然而逝茶毗獲設利五色者無數合靈骨爲塔焉壽七十有七臘五十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嗣護國遠）嘗問護國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遂返雲頂衆請住持成都帥請就府陞座時有樂營使禮拜起回顧堦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淨且置請和尚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使猛省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嗣石門徹）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曰紅輪輝萬戶光燭本無心 問師唱誰家曲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 問如何是佛曰尺短寸長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赤脚波斯鼻骸天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嗣石門徹）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漁鈎云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問如何是青峰家風曰向火喫甜瓜

筠首座者（嗣石門徹）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乃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曰適來猶記得云郎今又如何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鋤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鋤便行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嗣大陽堅）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嗣首山念族扈氏襄水人也自游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有僧學論宗乘頗博捷會飯于野店中而論說不已師謂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云法眼偈也曰其義如何云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曰舌味是根境否云是師以筋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一座驚顧莫能加答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游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巳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柄床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仰之如古趙州　上堂舉洞山云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趖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恁麼道神鼎即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上堂舉古龍牙頌曰一云金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師曰神鼎即不恁麼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且道神鼎恁麼道爲當違古人順古人別有道理汝道恁麼去底人好恁麼來底人好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珍重　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即且止作麼生打得箇翻車筋斗到梵天去若有出來作箇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後有僧入室云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衆師曰莫教帝釋惡發又作麼生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曰築著鼻孔　僧問魚鼓未鳴時如何曰看天看地云鳴後如何曰捧鉢上堂　問輪迴六道底人畢竟如何曰不願成佛云爲甚麼不願成佛曰佛亦不究竟云請師一言曰昨日猶記得今朝話無門　問疋馬單槍時如何曰神鼎打退鼓云畢竟事如何曰想你不是這手脚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佛亦是塵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飢不擇食　問殺父殺母佛

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曰水長船高閤布以
七淨華浴此無垢人既是無垢人爲甚麼却浴曰清
淨亦不立
劒門慈雲重謐禪師嗣首山念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竪起拂子僧云究竟如何曰煎茶煮水云好日多
同曰休更忉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紅輪輝
萬戶綠水遶青山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嗣福昌善後住天聖　上堂曰德
山一棒當甚麼英雄金山只重他解偷楚號而斫楚
營臨濟一喝當甚麼嘍囉金山只重他奪賊刀殺賊
自餘天下老和尚並是攻墻劄壁都市白拈動便納
敗闕且未見一箇是盜狐白裘底手脚金山恁麼剖
判諸方聞得無不努唇胖觜何也如今即是覺苑含
春風習習菩提樹上華簇簇豈知迦葉有宗風盡把
玄微爲眼目致使金山這裏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然
性已習成難爲改革金山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肯著
他鶻臭布衫以所爲善知識者擧金鑱於病猿碎衣
珠於醉客尚未免止濼棲蘆不可向葛藤社裏說心
說性說玄說妙去也金山終不事悠悠一言道合死
即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鳴啾啾　上堂世
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天聖喚作驢屎馬糞
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天聖喚作豦沸
椀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捨心重
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凡上肉洪爐豈鑄
囊中錐　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
此身在甚麼處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
非云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曰泥裏攧椿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嗣德山遠　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
悟爲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顰伸
象王回顧師猛省因入室陳所見山曰子畢竟作麼
生會師回顧云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
語鋒投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
四方英衲敬畏之一日擧令出世師至夜書二偈於
壁遯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南能三
更月下離雪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
尋師擇友未曾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

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闡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上堂曰德山先師道落葉霜風青黃間紅爾也何也片西片東衲僧家謂之無味之譚若雜揉不分則一切渾成若離披去也則一彼一此是以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還有見祖師底麼於此未證不惜眉毛爲汝說破但請孤運其照各究其源謂之落葉歸根諸禪德佛法事大開先說得天華亂墜於汝諸人分上著一點不得何故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一月在天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洛陽城古云學人不會曰少室峰高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曰依舊孟春猶寒　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峰露頂曰有甚遮掩處（其開堂語要具在續燈）

濠州南禪聰禪師（嗣北禪威）　僧問如何是大道根源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潭州道吾詮禪師（嗣石門遠）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番人不展陣漢地沒胡蹤云來後如何曰八方歌道泰一國賀無私

鄧州廣濟方禪師（嗣石門遠）　僧問如何是佛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　問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烏鷄鴿黑豆云磨後如何曰庭柱掛燈籠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音釋

喟丘愧切　抉一決切　猝子骨切　攷與考同
覈下革切　攟舉蘊切　摭音隻　駙音附
揆巨癸切　鈇音府　鉞音越　籟音頼
趑音玆　趄千余反　槀古老切
葉音攝下葉縣同　郢以井切　琛丑林切
暹音纖　濠音豪　讖楚禁切　蔑音滅
駭下揩切　掖音亦　勵音厲　齎箋西切
闃苦鶪切　屹魚乙切　雨王遇切　繒疾陵切
綏音雖　衒音縣　誄力水切　礿音藥
賻音附　熊音雄　壙苦謗切　謚音示
姬音基　磁音慈　滏扶雨切　蘄音其
脅乞業切　齲齒雨切　眴音舜　蹈徒刀切

闍𨵦善切　礫音歷　夥音禍　謠音姚
甑子孕切　暢丑亮切　蹩乙滅切　娉匹正切
攢祖丸切　訛五禾切　舛尺兖切　駢蒲眠切
暝莫定切　諲音因　扈音戶　沔音緬
樅音窻　筴音頰　胖蒲謗切　濼音歷
豖音篤　顰音頻　遯徒困切　糅女救切
鵮苦咸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世臨濟六世

汾陽善昭禪師法嗣

袁州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族李氏全之清湘人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往謁焉陽顧而器之經二年未容入室見必罵詬及所聞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歲月飄忽已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忽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僧寶傳敘師見汾陽時朝廷方問罪河東道路艱行易服類廝養之語以師行實訂之乃生於雍熙丙戌入滅於寶元己卯河東平八年而師始生寂音失於討論矣）服役七稔去謁唐明嵩神鼎諲洞山聰暨登楊李二公之門機語契投於是法道大振宜春守黃公宗且請開法南源次遷道吾石霜福嚴興化都尉李侯遵勗奏　賜命服徽號　上堂曰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風直饒句下精通敢保此人未悟所以山青水綠雀噪鴉鳴萬派同源海雲自異未來諸佛口似燈籠過去諸佛應病施方現在諸佛墮坑落塹且不落凡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矢上加尖　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上堂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今還有謳歌者麼良久曰木人雖舉手

石女不擡頭咄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現形竪起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這箇葛藤且止僧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晝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覺飢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擊禪床召大衆曰還聞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有甚麼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華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禪人日譚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曰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僧問如何是道曰踏著不嗔云如何是道中人曰負馱背負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渾家送上渡頭船　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源　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頭長脚短云謝師指示曰半幅封全云直恁麼去也曰闍梨鼻孔爲甚麼在山僧手裏僧無語師便打　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曰口能招禍　問東湧西沒時如何曰萍　問夜靜獨行時如何曰三把茆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曰響云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曰頭枕布袋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堆堆地云見後如何曰堆堆地　問一得永得時如何曰抱石投河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物逐人興　問佛祖不立時如何曰舌上生茆　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曰家貧路富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水深蓋不得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云華開後如何曰南北馨香云結子後如何曰矮魚矮鼈　問如何是禪曰鼻孔入地　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曰玄沙曾見雪峰來云意旨如何曰一生不出嶺　問久昧衣珠請師指出曰草賊大敗云走透無路也曰脚踢

不動以寶元二年正月五日沐浴加趺而逝壽五十四夏三十二

筠州大愚守芝禪師族王氏太原人也幼棄家依潞州承天寺試法華得度從賢首諸師嘗講金剛般若名滿三河學者宗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因往觀聞其語異遂投誠入室未及閫疑情頓釋乃蒙印可出住高安大愚後遷南昌翠巖　開堂日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山僧道薄人微素無德行叨承密諫諸官僚同伸堅請陞於此座上答　皇恩國祚永安法輪常轉大衆且法輪作麼生轉欲得會麼須彌山上倒翻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甚麼飯籮裏坐却受餓和泥合水恁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子細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四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久立尊官伏惟珍重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一棒一喝若雙鋒而互出賓主未辨恓恓而萬里望鄉關照用雙行擬議而千差塞路到這裏如何話會棒喝齊施早已蹉古今皆贊出周遮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　上堂舉雪竇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假饒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都爲衲僧異口同音致百千問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師曰翠岩即不然盡乾坤大地微塵化爲衲僧各致一問問問各別却向伊道許多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中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恁麼會得恰認得箇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上堂翠岩路滑徒勞佇思又曰翠岩路嶮巇學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床下座　僧問如何是洪州境曰出入譏金鐙朱衣對錦屏云如何是境中人曰朝去暮歸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寒日短　講金剛經僧問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意旨如何時有狗臥繩床前師踢之狗去乃問解麼云不解曰若解即成法相嘉祐初示寂塔于西山

滁州瑯琊廣照慧覺禪師（叙語見續燈）　上堂曰剪除狂冠掃蕩欃槍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　上堂本來無一物壓

殺世間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　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瑯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上堂擧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云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曰佛如展手道似握拳師曰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這裏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岩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下絕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永鎮紅霞裏云如何是塔中人曰常伴白雲眠　問如何是沙門行曰左手畫方右手畫圓　問如何是賓中賓曰手擕書劍謁明君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卷起珠簾無可覩云如何是主中賓曰三更過孟津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獨坐鎮寰宇　問如何是佛曰銅頭鐵額云意旨如何曰鳥觜魚腮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貓兒戴紙帽云出水後如何曰狗子著靴行

舒州法華全擧禪師未詳族里號學道者所造高邈汾陽稱之自幷汾謁諸名宿靡不與酬酢咸推爲飽參住法華未幾遷白雲海會　上堂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　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是甚麼刻舟尋劍膠柱調絃　僧問如何是本來宗曰密室不通風却問僧你作麼生會云不會師曰春日櫻桃朵朵紅　問智識不到處如何曰三門不曾開云誰是知音者曰口似鼻孔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唇紅齒白　問如何是佛曰手不如脚又曰蘆芽穿膝　一日與僧山行僧問香林道老僧三十年

來不能打成一片便遷化此意如何曰老僧亦恁麼
復曰會麼云乞師指示師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亦恁
麼不待此月終重爲子決破至月末示寂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辭汾陽至五祖戒禪師處戒問
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
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拍手便出戒曰闍梨闍
梨話在師將坐具搭肩上竟不顧後住龍華　上堂
曰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
日恁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便下座
撫州踈山曉珠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五彩畫鶯
鶯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皮穿肉綻云畢竟如何
曰雀噪鵲鳴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族王氏鄭之圃田人年十
九游幷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顧其犀骨揷
腦目光射人且異之曰汝當剃染躄三寶數乃可授
法云法有僧俗乎曰殊不知僧能續佛壽命師欣從
未幾遇嵩爲衆入室一僧請問趙州栢樹子因緣嵩
詰之師旁侍忽契悟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
天禧中至大陽明安安與語遂以衣履命師求人續
洞上宗旨元豐辛酉出住舒之太平興國次徙姑蘇
天平晚住浮山　受請日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大
獵之家豈藉狐兎雖然如是小慈妨大慈便打僧起
問大善知識言無所墮有出人眼如何是出人眼曰
黃河九曲云恁麼則眞善知識曰陝府鐵牛　乃曰
諸仁者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具備方顯宗師蹊徑
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
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縱橫變態任運卷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諸此守死善道者敗軍
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所以到這裏得不脩
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
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　上堂諸佛出世建立
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
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
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
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

白牯却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褊患臨身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丈夫擬欲勢裂陣索覇主昇騰麼第一不得膽虵繞足路布纏身高著眼睛勿存依挂設使澄瀾渺邈同風而未可停舟雲月彌天隱顯兮豈披圓照鑑或言超表略事越機諸觸目荒榛論年放曠衙前捧日未是高明狹路分歧寧同大轍應是從前會解平昔見知自負依佗宜須退步直須乾曝曝地水灑不著便是齩一粒米著一片衣脚踏實地自不欺謾飄莫朝雲暮雨變化不開春茂秋凋仇讎不動平生慷慨事合如斯山僧今日恁麼道大似罣縣茶瓶　上堂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你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粲金綱超霄漢以何期須於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會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　僧問三世諸佛

不知有意旨如何曰弄巧成拙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又作麼生曰鈍鳥逆風飛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曰入水見長人　問如何是面前事曰鼻孔云如何是向上事曰眼睛　問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學人上來請師端的曰誅龍之劍豈可揮虵僧噓噓師曰而今大有如君者不到烏江未肯休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曰玉樹夜凋霜不待狂風掃　問從上諸聖傳不到處請師道曰番人愛裹鷓鴣帽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曰鐵鞭遙指賀蘭山　師暮年休於會聖岩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巳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巳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末篇論南華眞經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

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郭象註曰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師曰郭象於魚猶髣髴矣且魚以水爲命見於水即見於魚所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其或離岸見水則水外別有岸也水岸既立二法迭失魚水各異乃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其或情不逆經不亂均順天和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見岸即水見水即魚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空同實相一體無諸不待水而水不待岸而岸不待魚而魚然後知魚水也首楞嚴經曰如來藏中性水眞空性空眞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又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剎豈惟魚水矣又經曰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無異相無別相前後際斷如此而無處不魚無處不水豈待游濠梁之上然後知魚水哉

石門慈照蘊總禪師法嗣（一名谷隱）

鎭江府金山達觀曇穎禪師錢塘人也族丘氏於隆興寺得度神宇凜然嘗通內外墳典出游師席首謁大陽明安問洞上所立偏正君臣富明何事曰父母未生時事云如何體會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忙然乃往石門理前語云未審師意如何曰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耳云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曰糞墼子云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曰牡丹華下睡貓兒師愈疑一日以石頭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問之門曰你道此語是藥語是病語云是藥語門叱曰汝尙以病爲藥豈知祖師透脫意師聞灑然云如何受用曰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卽再拜禮辭初住舒之爐峰次遷因聖隱靜暨雪竇金山　上堂學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又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師曰此二尊宿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喫茶去

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

裏鈎又直餌又無𤓰如水底捺葫蘆擧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上堂擧長沙岑和尙與仰山翫月次仰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師叔作麽生用沙踏倒仰山山云一似箇大蟲師曰仰山喚作大蟲因聖道似箇狂狗　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髑髏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揑揑參　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肯說一字師曰世尊只知靈龜曳尾後人不覺見兎守株　上堂萬里長途去不回此人空道已心灰若從因聖門前過須解逢春却再來　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礙爲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

鶯囀千林華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伸手不見掌云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麽生曰對面千里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臨濟云恁麽則谷隱的子也曰德山　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曰驢胎馬腹云以何爲驗曰種如是因獲如是果　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未審和尙如何爲人曰靈雲見桃華云莫是和尙爲人處也無曰趙州對栢樹　問如何是長法身曰拄杖長六尺云如何是短法身曰筭子短三寸云恁麽則法身有二去也曰更有方圓在　問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曰我平生不曾著人喝一生耳聾云如何領會曰近來又眼暗太子少保李公端愿嘗館之內園日夕問道故公卿求發藥者隨機開示悉令契入其辯才無礙王文康公夏英公諸鴻儒咸事以師禮錄其語曰登門集嘉祐四年除夜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明旦當行厚自愛刁發緘駭然急遣吏馳書報之船將抵岸師欣然登座敘出世本末及謝其輔贊者囑令進修遂擧監寺賢公補處下

座讀力學士書畢大衆擁至丈室加趺而逝五年元日也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三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曰水深不見底云如何湊泊曰須是本行人　問如何是道曰交橫十字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往往不相識

唐州大乘遵禪師侍慈照日嘗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師即大悟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青原第十世 雲門四世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師恬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自言法華所記之後去謁金鑾善葉縣省徹有契晚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峰問汝名甚麼云義懷曰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曰誰爲汝立名云受戒來十年矣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云和尚莫瞞人好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峰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峰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峰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徐爲水頭因汲水折擔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仭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峰聞撫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其法者悉龍象　上堂舉法眼道昇元閣爲御街裏人說法師曰諸人還知崇壽佛殿上嵬峛昨夜三更大笑一聲三門頭金剛咄云你笑箇甚麼我笑茫茫宇宙人空延歲月兀兀度時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忽然築著閻羅老子禍事禍事　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眞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喩八百小喩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

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
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夜來寒霜
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
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
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　上堂虛明自
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
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　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
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在低頭思量難得良
久曰是甚麼　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
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游檀特
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　僧問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曰掘地深埋云此人還受安
排也無曰土上更加泥　問大修行人還具因果也
無曰只問人作鬼不見鶴成仙云古人又作麼生曰
且識前話　問如何是古佛機曰得　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云見後如何曰一年一
度春　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語忽
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

宵叫鵾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
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
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鍾門師已書偈遺
衆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
寢推枕而寂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遶華嶽三更過
鐵圍拶折蒼龍角壽七十二夏四十六塔全身於寺
東之原師嘗設百問勘驗學者今載其二又擴古今
尊宿契悟因緣號通明集盛行於世崇寧中　諡振
宗大師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上堂曰大方無外含裹十虛
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
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
空空終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
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
瞬目揚眉處遻君子細看

平江府洞庭水月慧金典座慶曆中之四明依明覺
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
汝名甚麼云慧金曰阿誰惠汝金云容少間去方丈

致謝曰卽今虀云這裏容和尙不得覺休去於是衆所推敬命掌香積後告别覺述偈送之曰野水輕舟乘興分流秋光不盡誰也爭求握松爲柄未極折柳贈行豈休休休百川駭浪兮空悠悠宅日復寄以偈曰老衲枯藤一一分天涯無侶道方存因思龍朔年中事負石高風不易論此二偈與書刻之水月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入道機語見續燈錄 上堂曰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 上堂擧夾山示衆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聖人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頭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隆興府法昌倚遇禪師臨漳高亭人也族林氏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禪師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辭還謁芭蕉庵主又謁圓通興化諸名宿機語見僧寶傳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晦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 上堂曰你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你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你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麼遂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華紅香滿地無人掃 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倜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上堂擧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法昌道大地雪漫漫春來便不寒到頭成佛易却是說

禪難有一般人聞恁麽說鼻孔冷笑道有甚麽難朝
到西天暮歸唐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甘草甜黃檗
苦魚入深淵鳥棲高樹拈起拄杖遶磨眼睛放下數
珠釋迦鼻孔若是這箇禪三家村裏臭口老婆也解
識得成佛則未在你且道畢竟那箇是禪遂曰直得
額頭汗出　上堂靈山會上三乘行位解脫法身正
是乞兒殘飯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正是祭
鬼神茶飯汝等若見如經蠱毒之鄉更莫覷著覷著
則禍生法昌這裏有一般茶飯尋常不曾拈出今日
事不獲已將供養諸人他時若到諸方受用般繫切
須記取法昌今日供養遂作一圓相擲拄杖下座
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
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山隊伍列五
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
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
烹泥牛和角羨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
颺塵橫山簇士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
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

夜雲散天宇寬依前帶月歸高樹　上堂閑來只麽
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簇簇星水墨觀音解推磨
拍手一下曰還會麽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
人容　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
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
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
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
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擊雲擾很數如麻點著銅睛眼
便華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剎
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
光臨不唯泉石增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
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猶多良醫之門病者愈
甚遂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鎚法昌這裏有幾箇
垛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
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麽打麵還
他州土麥唱歌還是帝鄉人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曰却須磨取云未審如何下手曰鏡在甚麽處僧
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礙輒也不識　問二

龍爭珠時如何曰法昌小出大遇云忽然傾湫倒嶽又作麼生師便打　冬夜與感首座喫菓子師拈起橘曰這箇滋味何似黃龍云更須嘗過始得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云末代禪師多虗少實又拈橐子曰這箇作麼生嘗云須是和尚始得曰一箇橐子早不奈何云饒人不是癡漢歲夜喫湯次感云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曰臈雪連山白春風逼戶寒云大衆喫箇甚麼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云未審是甚麼人置辨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　喆首座至師曰山深路遠何煩訪及云仁義道中不爲分外曰將得甚麼來喆叉手近前師曰只這箇爲別有喆展坐具師曰前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喆曰且容某人事曰近離甚處云雲居曰峰頂事作麼生云多少人疑著師卓拄杖曰宏覺鼻孔何似這箇云草賊大敗曰這僧話頭也不識云和尚問甚麼曰我問你宏覺鼻孔云又道不識話頭曰不謬爲翠巖弟子一日喆問和尚室中常開示機緣願聞一兩則曰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你作麼生云和尚本是雲門宗胄爲甚麼舉洞上因緣師乃蹋出一隻鞋喆便休　晦堂心禪師至坐次師曰近日法席可煞興盛云家家觀世音曰還有數人師子麼云爐鞴之所鈍鐵倍多曰聞汝室中有拳頭話是否云家醜莫外揚師拈起鏝曰何如我這箇云眞不掩僞曰生死界中使那箇即是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曰恁麼討人驢年去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及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減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擧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屛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　上堂曰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紉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華心　上堂古者道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

是諸上座了底心𡗝久日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長安東洛陽西云如何是佛曰福州橄欖兩頭尖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隈岩傍壑云出世後如何曰前山後山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第一代正覺本逸禪師(叙語見續燈)　上堂曰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隴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觀乎乾坤之內洪荒之間人人有脚要行便行要住即住不由別人箇箇有口欲開即開欲合便合豈假他力正恁麼時非今非古非理非事非凡非聖非迷非悟包羅沙界籠罩二儀三世如來分疎不下諸大祖師提唱不起德山臨濟有棒有喝不敢施行衲子聰慧有智有辯無門測度然雖如是若到這裏須是眼裏有筋眼裏無筋還同天瞽又須皮下有血知痛知痒痛痒不知何殊土木直饒有眼有筋知痛知痒正好打草鞋行脚若到諸方莫教打破洛浦偏參底　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　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閑坐蒲團說迦葉小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點撿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懡㦬若點撿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　僧問如何是道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吐故納新云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曰骨鶴顛崖上沖天味米民　問如何是佛曰東涌西沒云如何是道曰七顛八倒云如何是法曰你問我答云如何是禪曰不方不圓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靈利人難得

青原第十世(洞山六世)

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不知何許人嘗為大陽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云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

提疑提

底擿來云與甚麽人喫曰不入園者云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麽云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興陽曰　上堂曰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出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麽生曰似鶻捉鳩君不覺髑髏前驗始知眞云恁麽則叉手當胷退身三步也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痕　問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也曰日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　鄭金部問和尚甚時開堂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惠州羅浮如禪師至大陽曰陽問上座是甚處人云益州曰此去多少云五千里曰你恁麽來還曾踏著麽云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那云不解騰空曰爭得到這裏云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超方三昧耶云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此問不虛　問如何是東禪境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下波來

襄陽府白馬歸春禪師　僧問如鑑藏六時如何曰布袋裏弓箭　問如何是佛法大旨曰善狗帶牌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因丞相參次(亡其姓)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際栢樹示之如是者三丞相有省作偈曰出没閑雲滿太虛從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人也族李氏(續燈曰王氏非)甫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乃入洛五載聽華嚴於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遽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靑色俊鶻爲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三年一日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如何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云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旁立曰

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毆服勤又三載禮辭鑑以大陽衣履付之青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復指依圓通秀禪師師至棲賢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秀云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秀曰是誰云義青上座曰未可待與按過秀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云和尚待教某何為曰何不參禪去云美食不中飽人喫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云待肯堪作甚麼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云浮山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熙寧六年至龍舒道俗迎住白雲次遷投子以符慈濟禪師之記　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　上堂宗乘若學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傳底事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曰只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元豐五年五月一日中夜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泊然奄息闍維多靈興獲設利五色以閏月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壽五十一臘三十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音釋

詬許候切　諲音因　塹七艷切　𧬊音顚
桫素何切　欏音纙　駢蒲眠切　闐音田
麓音鹿　謠音姚　馱音陀　餧於僞切

趯他力切　潞音路　閫苦本切　巇音羲
鐙丁鄧切　蹊音兮　勢子悅切　曝音剝
鞏音拱　鏃子木切　鵰音刁　鯈音條
轂音擊　楔音屑　緘古咸切　殞羽敏切
鑾盧丸切　刎武粉切　罽居例切　媧古花切
鷴丁滑切　鳭音刁　摭之石切　喎苦禾切
膀普擊切　馥音伏　犒口到切　簸補過切
羈居宜切　拏女加切　獲一號切或作䠶
皦五狡切　罩陟教切　鶖音秋　買音眛
歐於口切　攊音靈　郢以井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岳第十一世臨濟七世

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普覺慧南禪師信之玉山人族章氏童齠深沈年十一去家師事定水智鑾嘗侍鑾行次見祠廟輒杖擊而往十九落髮受具遠游至廬山依歸宗實棲賢諟逾三秋渡淮謁三角澄久之分座雲峰悅禪師勉趨石霜至中道聞石霜不事事因寓福嚴時賢禪師命典記室賢歸寂適慈明繼席師出迎之悚然及聞其說法乃貶剝諸方皆爲邪解皆師歷參所契證者遂懵然曰大丈夫心膂之間豈可自爲疑礙造室求發藥明揖坐師固辭哀懇明曰書記參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云合喫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乃可使拜之復曰洞山三頓棒即且置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擬對明擊其口師大悟述偈呈之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初住同安次擢歸宗黃檗黃龍得大法者七十有九人然在積翠庵所接者多衲子趨風相與交武竭蹙于道初受請日三角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俄聞開堂爲慈明嗣澄晢之而三角徒侶棄去者過半　上堂問答罷乃曰若登此座一事全無纔登此座便有許多問答敢問大

衆只如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無若言當去一大藏
教豈無問答為甚道教外別傳傳上根輩若言不當
適來許多問答箇甚麼行脚人當自開眼勿使後
悔若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聞智慧之所
談三世諸佛只言自知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是故靈
山百千萬衆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
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為能夫出家者須
稟丈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穩坐然後大開門
戶運出自己家財接待往來賑濟孤露方有少分報
佛深恩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拂子擇禪床一下遂
布謝云云　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
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為剩物黃
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
一喝　上堂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
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子畫一畫云
臭煙熢㶿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
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等諸人
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

不得非但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既不能自利利
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衆衆舉首師曰牛
頭出馬頭回　上堂衆集久之師曰嘉魚在深處幽
鳥立多時便下座　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
般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
咄　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
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議拖箇破席日裏睡於
此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箇
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
張弓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覺世尊道我今為汝保
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師曰精
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遂曰迦葉糞掃衣價
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文錢以拂子一擊下
座　僧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曰高祖殿前樊噲
怒云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
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云作家宗師今朝有

在師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不涉二途乞師指示曰東方甲乙木　問如何是黃龍境曰昨日方到此未曾子細看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長者長短者短　師燕坐次有僧侍立師顧眡久之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喝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聞之師趨入師復理前語問之亦云安敢不信師又指左曰過這邊來僧堅立不往師喝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室中舉手問僧我手何似佛手垂足曰我腳何似驢腳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學者莫有契其旨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人莫涯其意有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熙寧二年三月十六日上堂辭眾說偈（語見續燈）至十七日飯四祖慧日兩專使已趺坐寢室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七日闍維得五色設利塔于山之前峰閱世六十八坐五十夏

大觀四年春　謚曰普覺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人（續燈曰衡陽非）族冷氏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九峰悅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續燈曰依九峰勤禪師或道吾和尚）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語如前或謂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去何用忙為有一老嫗近寺而居人莫之測所謂慈明婆也明乘閒必至彼一日雨作知明將往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云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於泥途拜之起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一日當參粥罷久之不聞擊鼓師問行者今日當參何不擊鼓云和尚出未歸師徑往婆處見明執爨婆羹粥師曰和尚今日當參大眾久待何以不歸明曰你下得一轉語即歸下不得各自東西師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明

大京遂與同歸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云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又一日明陞堂師出問云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云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陞洸金穀而萍賓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語見續歷）

上堂曰霧罩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　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羅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鍋鐑更有後語不得錯舉　上堂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且問諸人還曾作夢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一句來良久曰人間縱有真消息爭向楊岐說夢看參　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唻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　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　晚參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　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隔江打鼓不聞聲云興化的子臨濟親孫曰今日因齋慶讚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擔頭不負書　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曰西天人不會唐言　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曰鉢盂口向天　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一日三暫到相看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
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云坐具曰眞箇那云
是師復曰喚作甚麼云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
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
句云到和尙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劃一劃僧云了
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云南
源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問僧雲深
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
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云看這老和尙著忙曰
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云
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云適來相見了
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
頭道看亦無對曰彼此相鈍置　慈明忌辰設齋衆
集師至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一畫打一
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揑怪師
曰首座作麼生云和尙休揑怪曰兎子喫牛嬭第二
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
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

刹誤利

興化孜禪師遷化孜嗣神鼎諲　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
滅槨示隻趺和尙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胷一
下曰蒼天蒼天皇祐改元示寂事迹未詳壽五十八
隆興府大寧道寬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前佛性命
後佛紀綱總在這裏如今用去也爲雲爲雨爲瑞爲
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他方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
身是口說不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利
那萬劫　上堂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向祖求丈夫
稟性本自天眞動止合儀去來無著如魚在水任性
浮沈似鳥飛空俱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知音良久
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僧問既是
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曰根深葉茂云未
審還出得這箇也無曰弄巧成拙　問作止任滅教
中四病後學之流如何趣向曰巧匠運斤斧斫木不
拼繩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賊
不打貧兒家　問飮光尊者見世尊拈花因甚麼微
笑曰忍俊不禁　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
牛師以火筯挿火爐中曰會麼云不會曰頭不欠尾

旅疑族

不剩　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却債

隆興府翠岩可眞禪師[未詳][旅里]以偏參自負叢林號爲眞點胷後至慈明明見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叱曰頭白齒黃猶作這箇見解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乃於言下大法頓明住翠岩時推爲天下法窟　上堂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曰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挂牙齒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恁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　上堂捫空無迹追響無聞釋迦達磨貶向他方文殊普賢權爲小使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明也有暗也有照也有用也有賓也有主放過一著何不道取乃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擧僧問巴陵如何是道巴陵云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寶應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首山云脚下泥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還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上堂聲不離聲色不離色何故鐘聲無鼓響鼓聲無鐘響拈起拄杖云這箇豈不是色聲在甚麼處聲不到耳色何從眼眼色耳音聲萬法自成辨夜來觀音勢至菩薩二人論功到翠巖所輒與他一判二十年後依而行之　上堂擧龍牙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云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　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拈起拄杖曰如今在翠巖手中作無邊身菩薩諸人還見麼若見果不見如來頂相若不見今日當巡寮問訊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曰千日斫柴一日燒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家送上渡

頭船　問如何是道曰出門便見云如何是道中人
曰擔枷過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深耕淺種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五通賢聖云學人不會曰
舌至梵天　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一堵墻百堵
調室中問僧魯祖當日見僧來參何故便面壁衆下
語不契師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
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日覲（餘語具續燈）治平
改元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
詰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
呵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
遂示寂

潭州道吾眞禪師　上堂曰拗折秤衡將甚麼定丘
兩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三家村
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　上堂師子兒哮
吼龍馬駒踍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
座　上堂若據祖令到這裏諸須茫然放老僧一線
且向眉毛裏東覷西覷　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
橫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　上堂古
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上堂舉洞山道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
子三箇胡孫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
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
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
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
且道殽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
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
爲君通　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曰老鼠尾上帶研
槌　問如何是眞如體曰夜叉屈膝眼睛黑云如何
是眞如用曰金剛杵打鐵山摧　問如何是常照曰
針鋒上須彌云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裏海水云如何
是本來照曰草鞋裏踍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
照草鞋底下常踍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
渺渺

隆興府景德維政禪師後住百丈　上堂曰打動法
鼓徵塵諸佛列在面前未審諸人還見也未若道見

眼裏生華若道不見眸中有翳離此二途道將一句來若也擬議商量咄這障蔽魔王　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只解撈鰕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簑公妻麼景德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荊釵世所希布裙猶是嫁時衣　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游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則有眼如盲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華獻曰有錢千里通云見後爲甚麼不啣華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來後如何曰九九八十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木耳樹頭生　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曰一重山下一重人　問以然如然時如何曰枯木不逢春云以然不然時如何曰穿靴水上行　問如何是不來相而來曰雲生嶺上云如何是不見相而見曰水出高源　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曰是云父財子用也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

平江府瑞光月禪師　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或出洞庭月下）本郡人也遺其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　受請日問答已乃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衆中還有識得底麼出來通箇消息若無爲蛇畫足去也大衆爲甚麼不識只爲太近衆生久流轉生死蓋爲日用而不知未登眞覺常處夢鄉古人道昨夜得箇夢夢見一團空今朝擬說夢舉頭又見空山僧亦得一夢與古人不同夜來夢見土地向山僧道來日野翁先生諸人入山請和尚住持壽聖禪刹況和尚平生不曾行脚焉可住持山僧却向土地道禪得之在心何勞廣走若是眞師子兒生下便能哮吼上地却問如何是眞師子兒豈不見永嘉道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

開口也大奇也大奇讀書山上師子兒數年長臥深林裏今朝徐步出巖扉露牙爪展毛衣双睛晃晃迸光輝碧眼胡僧猶不識土地山精焉得知夢中被山僧拄杖子打一下忽然不見大衆不須久立伏惟珍重　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　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雖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華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只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床上伸脚睡咄　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　僧問羺羊未挂角時如何曰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師病牙久不愈一日忽謂衆曰明日打筋斗去衆以爲戲言書曰蝙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起不辨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至五鼓果趨寂壽七十有二

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法嗣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　上堂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　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曰蛇銜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曰鷺鷥釣魚竿云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堂前一椀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　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子云出世後如何曰釣魚船上賠三椎　問如何是不動尊曰單著布衫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踏破洞庭波云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不見掌云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踏地告虛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曰八華毬子上不用繡紅旗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穿

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何曰盡日展愁眉　問奔流渡刃疾焰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寒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云和尙師曰雞頭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梨善傳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便打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無相佛曰灘頭石師子云意旨如何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曰不是闍梨安身立命處云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寧國府興教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披削謁廣照於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懷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懷受他請乃聞府乞師繼之受請日有雪竇化士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曰雞足山中鳳凜然云未在更道曰三十棒寄打雪竇僧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下座（有本小異）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峽依廣照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照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捃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尙有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尙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朞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端云與和尙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云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云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尙齋忽聞推車聲端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年六周無疾而逝餘語未見所出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一云擊竹）尙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言端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

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瑘憑陵答曰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分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曰願四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歸通宗旨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背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青原第十一世雲門五世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常之無錫人也族管氏體皃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往姑蘇承天依永安道昇禪師報春炊不自疲厭遇昇入室隨衆諮參昇曰道者竭力如此有少勞乎師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生身證何勞之有昇陰奇之越十年剃染受具又巾侍三載請辭遊方至池陽謁天衣於景德衣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只是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云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　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　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　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　宣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　召對　延和殿　賜坐師即盤足跏趺　上亟令近臣益以錦座二隻（事見師行實及無爲居士楊傑眞贊）　神宗登遐　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　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問者莫不感涕既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百餘人　上堂曰洪音一剖震動乾坤法令施行萬機頓削塑凡路絕佛祖情忘當此之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卓

鳥疑烏

拄杖下座　上堂嶮峻無過雞足峰行人到此路難通唯恐祖師門下客不移毫末到其中參　上堂問也無妨答亦無咎何也得之不爲先失之不爲後若達此宗豈論空有千聖從來也只寧任他烏兎爭頭走成住壞空彈指間得失是非唯一口咄　上堂姑蘇臺畔不話春秋衲僧面前豈論玄妙只可著衣喫飯翫水看山夜見星晝見日兩手扶犂水過膝靈山授記只如斯歷劫何曾異今日　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麽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淸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　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麽時佛法在甚麽處曰謝布施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曰大似不齊來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麽物曰山河大地云恁麽則謝師答話曰大地山河云和尚何得瞞人曰却是老僧罪過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云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云早知今日事悔不忌當初曰三皇冢上草離離　問春風吹古樹殘日下前山如何是不遷義曰靑山誰管你閑事白日鄽中自有人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調古神淸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云恁麽則薦福的子雪竇親孫也曰想得未知落處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曰放出無尋處　問適來消息從何而得曰合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曰何必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沐浴而臥門弟子環列請偈乞强起安坐以化道俗師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尙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麽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睡而逝士庶獻最後供者彌月還然　敕全身塔於寺之上方閱世八十坐夏五十二　謚法空塔曰瑞光續燈曰坐亡其異迹見僧寶傳

北京天鉢文慧重元禪師　上堂曰若據宗乘正令莫不動用全威如聖輪王寶劍飛空誰是不賓之者是以王道平平和風扇物使羣邦貢獻萬里梯航六

合澄清狠煙永息於是四魔絕跡九類亡機卽且置
作麼生是動用全威底道理驀拈拄杖橫按曰休休
動不如靜靠拄杖下座　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
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
的比他雞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
旬天寒不得普請參　僧問如何是禪曰入籠入檻
僧攧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　問學
人上來請師舉唱曰淨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
日閑云恁麼則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曰大衆喚覺言僧著　問如何是觸目之機曰摩斯
吒落水云謝師答話曰鼻孔不存　問昨日雨今日
晴於曹溪路上成得箇甚麼邊事曰昨日雨今日晴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上堂曰君問西來意馬師
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
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僧問如何是最
初句曰末後問將來云爲甚麼如此曰先行不到云
入水見長人也曰秦皇擊缶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還知麼山

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胸曰
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
肝便下座　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
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僧問如何是無爲曰山
前雪半消云請師方便曰水聲轉嗚咽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　僧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
正眼曰暗裏施文彩明中不見蹤云學人爲甚麼不
見曰杲日當空盲人摸地　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瑠
璃殿裏隱寒燈云如何是般若用曰活卓卓地　問
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曰頭角生
也云頭角未生時如何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　上堂拈拄杖橫按曰若恁
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
一大藏教如虫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
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
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
始知山色翠事難方顯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辨禪師　上堂舉臨濟無位眞人話

師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華直饒道無位眞人[illegible]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只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只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狠藉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　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曰梁王不識云如何是末後一句曰達磨渡江

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　示衆曰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古德恁麼道大似掩耳偸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報本有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郡之梁氏子　上堂曰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只爲蜈蚣太多脚不礙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槌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華春鳥啼　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鍾撞作兩橛　上堂野外桃華爭爛熳亭前栢樹葉婆娑世人莫作尋常見多少英雄不奈何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尙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眎明乃曰平生醉裏顚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衆盡禮以葬之

雲居曉舜禪師法嗣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世號泉萬卷者　上堂曰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汪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　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　聖壽便下座上堂智入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

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
鐘鳴處　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
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
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　僧問白雲
本無心爲風出巖谷時如何曰晴作雨備　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曰髮長僧貌醜云未審意旨如何曰
閉戶怕天寒　問久雨不晴時如何曰白日無閑人
云未曉玄言乞師直指曰看看便是春　問南禪結
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曰衆流逢海盡云恁麼則事
同一家也曰夢裏到家鄉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曰西瞿耶尼云出水後如何曰泗州大聖　問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曰甲不開倉　問二祖立雪齊腰意
旨如何曰三年逢一閏云爲甚麼付法傳衣曰村酒
足人酤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上堂曰也大奇也大差十箇
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曰但尋
荒草際莫問白雲深云未審如何話會曰寒山逢拾
得兩箇一時癡云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曰前言
不及後語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上堂曰今朝是如來降生之
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濯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
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
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
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上堂曰法無異法道無
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
口即齩破不齩破大小大　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
動拈拄杖卓一下曰唵囌嚧嚩唎娑婆訶歸堂喫茶
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
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
門入門豈樊噲踏開眞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

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榑子一邊青　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曰日落月未上云恁麼則五天唱不起漢地和難齊曰方人以巳云鐵狗吠開巖上月泥牛觸破嶺頭雲曰元來猶在云可謂不落今時句如在白雲中曰崔崔嵬嵬霄漢半開云全因今日去也曰且喜闍梨瞥地　問寒來暑往日居月諸心地未明乞師指示曰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曰日午遊都市天明往華山

青原第十一世洞山七世

投子義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之沂水人族崔氏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游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具戒趨淮西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青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青曰且來闍梨師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後還沂上居馬鞍山元豐壬戌時年四十道俗迎處僊洞次遷招提龍門又徙大陽大洪皆一時名剎鉅公爲之勸請自是洞上之風大行西北崇寧三年　詔住京師淨因大觀改元　敕移天寧　上堂曰喚作一句巳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　上堂入道之徑內虛外靜如水澄凝萬象光映不沈不浮萬法自如所以道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轡猶光明暗自樹乾濕同方若能如是岩前枯木半夜開華木女攜籃赴風月下石人舞袖共賀太平野老謳歌知音者和於斯明得何必重登塔剎再見文殊道在目前一時參取　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

其疑甚

那一人相應遊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沈吟 僧問如何是兼帶之語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云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衆人皆見云未審見箇甚麼曰東壁打西壁 問如何是無縫塔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二年春開封尹李公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 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 敕命至師迎謝曰某辭父母出家時嘗陳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 龍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 旨京尹堅俾授之師確守不回以拒 命坐罪奉 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吏云何有灸瘢耶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尤衆靈源清禪師評曰夫楷公大士也其建志立行當素有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曰惟唐正觀靈潤投講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曰此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今日淄州楷公亦云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天華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寔辜恩者師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 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故多引去政和七年冬 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衛之黎陽人族劉氏而劉氏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 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慕師道望請開法於西京之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 神宗親灑宸翰改 賜今額 詔師居之 上堂曰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上堂若向這裏薦即心即佛大似頭上安頭若說非心非佛何異迷頭認影賞箇名安箇字定箇是立箇非向甚麼處見

達磨祖師然雖如此放一線道別有商量諸仁者是復誰是非復誰非是非杳絕分明萬機會麼前是官不容針後是私通車馬於斯明得晝見日夜見星於斯不明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祖師鼻孔在少林手裏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　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〇曰森羅萬像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請試甄別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數以書問儒釋大要師隨問以答之無盡問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大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巳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巳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云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

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則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卽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　上堂曰秋風卷地夜雨飜空可中別有淸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　上堂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這塞虛空兎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音釋

愿音願　贇於倫切　捷疾葉切　楷口駭切
齠音迢　鑾盧丸切　諟音是　熢音蓬
焞蒲沒切　噲音快　掇都括切　蹊音奚
囉音羅　唻來皆切　抨披耕切　駒音俱
誟音孛　尿奴弔切　豂音豁　靴許戈切
胝丁尼切　晃戶廣切　醺音熏　[illegible]音鬘
慵常容切　淬取內切　礪音厲　捃居運切
媽音馬　棌音采　懊烏皓切　欏音羅
餿音搜　罅虛詐切　灌音貫　囌音蘇
嚧音盧　㗭音悉　唎音利　[illegible]尼止切
椑音卑　沂魚衣切　瘢蒲官切　磕克盍切
縝之忍切　懵母總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二世臨濟八世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一

隆興府黃龍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族鄔氏為書生有聲年十九目盲父母禱圓通大士許出家即視物乃依龍山寺慧全明年試經唯師獻詩得奏名剃染纔住龍山以律身不嚴幾逢橫逆遂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留三年告悅將去悅特指見南禪師時住積翠往居四年無所入一日傾湯誤注手指豁如夢覺知有而機不發南抑之師復雲峰悅已謝世就止石霜因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於是頓證二師垂手處徑回積翠方展坐具南曰子始入吾室矣師禮謝乃謁翠巖眞泐潭月皆器之自爾名冠叢社南以熙寧二年歸寂郡守及龍圖徐公禧挽師嗣居

上堂曰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只如鋒

銑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儵爆動便有五行金
木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
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
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
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
重　上堂擊禪床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
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靡胥俊衲便合乘時
止濼困魚徒勞激浪　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無無
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總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
裏撒眞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
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
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
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
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
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
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
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

自然體無去住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曰
身貧無被蓋云莫辜負他先聖也無曰闍梨見處又
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鸞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
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　問未登此座時如何曰
一事全無云登後如何曰仰面觀天不見天師住持
十有二年性眞率不樂事務凡五辭乃退揭其室曰
晦堂衲子源源而來揮之不去士夫慕風求開發者
衆因摭教門祖宗言句及儒道經書作徵問辨通如
論語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
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曰吾道
既一則可以統貫萬差之事當其一貫萬事之中可
容其見若容其見則不爲一若不見時萬事顯然一
何形狀苟能見達忠恕之道可得而明道德經出生
入死章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焉師曰十中有三三者何耶其三三者蓋取九數以

爲生生之攝用也有何所以不盈十數若盈十數形器所拘則不能明出生入死既不能明出生入死寧逃兕虎投角措爪所以其一不用而用而能善用非數而數而能善數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既知無死則見無生無生無死則可以明出生入死可謂生而無生死而無死非獨入軍不被甲兵蹈火履水而無焦溺亦皆如之請問既有其生不無其死何由得歸無死之地維摩經曰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師曰若以金色光照爲明現居之室轉流晝夜若以日月所照爲明現居之室晝夜流轉識是非眼入是非看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中夜入滅命門人黃公庭堅主後事荼毗日隣峰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强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便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五窆于普覺塔之東　賜號寶覺

筠州黃檗眞覺惟勝禪師梓之中江人族羅氏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徑往黃檗值上堂臨座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分半院與伊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檗大悅徐以法席付之諸方宗仰其示衆機語見續燈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人也族陳氏幼穎邁一目五行及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睎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熙寧改元分座廬山圓通學者歸之二年冬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　開堂日問答罷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毱多大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跉跰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巳脚跟下覷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影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　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鈔鑼裏滿盛油始得　問逢場作戲時如何曰紅爐抛出鐵烏龜云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云山僧不作這活計三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已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於黃龍令集衆叙行脚始末復曰吾滅後

火化以骨歸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語終而逝壽五十有九夏四十有三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之惠安人族許氏九歲依開元智訥二十二試經剃染具戒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眞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麽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眞解頤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南商確古今適大雪南指曰斯可以一致苕帚否對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駮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南遣僧逆問老和尙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麽南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南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傳至東林總禪師總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機語未見）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　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曰是云爲甚麽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行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之龍津人族陳氏幼依劍浦林重院年二十三得度進具已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遇問曰汝何所來云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云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遇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留五年復謁英邵武於同安積翠歿首衆於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　上堂曰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　上堂緊帩履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鬱茂鳥獸嘶鳴百草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箇眞如汝等諸人游山翫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瞞

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呵呵　僧問鼓聲纔罷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舉唱曰雨過路頭乾云祖意旣如是家風事若何曰腦後合掌云全因今日日謝汝到來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曰陝府出鐵牛元祐初退居西堂不出山三十年政和四年周公種守潭遣長沙令佐以詭計邀至開福齋罷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遂不得辭時年九十矣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口如驢觜出世後頭似馬杓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十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闍維得設利五色經旬撥灰燼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隆興府泐潭眞淨雲庵克文禪師陝之閿鄉人族鄭氏世多名卿師生而挺異讀書知要卑後母失愛因游方至復之北塔聞廣禪師說法泣而師之二十五試所習得度受具講演名著伊洛義學者宗之偶游

龍門至殿廡見入定比丘像幡然語其僧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妙盡一時然終非活者於是棄游湘潭治平二年坐夏大溈聞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淸波無透路釋然頓悟徑之積翠翠問從甚麼處來云溈山曰恰值老僧不在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云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曰脚下鞋是何處得來云廬山七百錢唱得曰何曾自在來師指云何曾不自在來翠異之顧其機鋒莫觸唯英邵武與之階熙寧八年住筠之聖壽擢居洞山後謝事東游至金陵王荊公以師禮迎之施第爲寺命開山奏　賜寶淨號未幾還高安庵于九峰越六秋徙歸宗泐潭　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只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豎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

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　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　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　上堂視無禱祠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繇令力耕者半作

寶華人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
巳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
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如印
印泥逝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
法與人只有一口劒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
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
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
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今日供養羅漢
夜來西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一遍大
衆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安樂了也乃喝一喝
曰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豈
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豈不
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胡餅豈不是安樂
行以至僧俗大衆一一清淨光明住持豈不是安樂
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一辟支佛無不清
淨實相住持所爲安樂行也大衆唯有髻中寶珠不
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
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復喝一喝下座　解夏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
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
下有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
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
月十五日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
邊敲曰從這裏一時結舉起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
麼遂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
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曰從這裏一時解舉起曰總
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只如四月十五日巳前
七月十五日巳後且道是解是結復舉拂子曰總在
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
是金剛王寶劒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
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
披掌大愚還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爲的子然
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
頓頹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遂
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這裏須是具爍
迦羅眼向未屙巳前薦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

甚麼長久喝一喝下座　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床一下僧云木人撫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下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腳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　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曰深云深意如何曰淺云教學人如何領會曰點　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轆轆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只有眞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曰打疊面前搕𢶍却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云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云非但和尚儱儸學人亦乃一場敗闕曰三十年後悟去在　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曰道云忽然知後如何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奈這箇何師便喝崇寧改元休於雲庵十月日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示以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越七日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及成設利道俗千餘人咸得之分靈骨塔于泐潭新豐壽七十有八

隆興府上藍順禪師　上堂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　上堂舉勘婆話師乃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恁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　上堂曰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鐯鍬可以掘鑿雖利而不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壞大衆那箇是塵壞祖佛禪道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裏有刺云如何是道曰老僧落第二云如何是禪曰你且莫少叢林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一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涉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玉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見爲助喜出住雪峰　上堂舉

風幡話師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　上堂曰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崇寧三年十二月六日泊然坐逝

南康軍淸隱潛庵淸源禪師豫章人族鄧氏依洪巖處信得度具戒參武泉常雲居舜泐潭月疑未決始趨黃龍一日聞舉洞山初和尚見雲門因緣遂失笑龍問胡爲而笑云笑黃面淛子憐兒不覺醜自是容爲侍者閱七年情徹奧妙叢林稱之初住西山次遷淸隱　上堂曰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强生擬議　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諟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建炎三年八月五日示寂于撫之漳江壽九十八臘七十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千衆一日普請罷書曰茶芽蘆蔌初離焙笋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芝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有本小異）竟終于此山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人族葛氏（續燈云周氏非）幼事翰墨惡俗務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雲蓋顒禪師顒歿楊岐繼焉岐見之與語終夕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云茶陵郁和尚曰吾聞伊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視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云見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

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嘉祐四年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一見自謂不及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開堂日問答已乃曰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法眼藏看舉手竪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是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遂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

上堂竪起拄杖曰鋒刃上蹉跳橫按曰微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箇是惺惺者擲拄杖下座

上堂不曾迷莫求悟爲甚麼從上來却有師承祖嗣若也會得入鄉隨俗若也不會餓死首陽山然雖如是入水見長人

上堂今日至節一陽生於此日拈起拄杖召大衆曰且道這箇作麼生若也見得且恁麼應時納祐若數至大年朝前頭大有雪在所以承天尋常十度發言九度休何謂如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然雖如是三十年後太公釣魚參

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即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洪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洪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

上堂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

直半分錢正入得法華門未陞得法華堂未入得法華室且道甚麼人陞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乃曰眼有三角頭峭五嶽　上堂今日也是這箇明日也是這箇作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去　淨空居士郭功甫訪師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遂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巳自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　僧問如何是佛曰鑊湯無冷處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蘆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烏飛兎走　問不求諸聖不重巳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死水不藏龍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賺殺你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建康府保寧仁勇禪師四明人族竺氏容止淵秀韶爲大僧通台教俄髮服依雪竇明覺顯禪師顯意其可任一日誚之師憤悱即往依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丈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出住保寧餘二十年大揚祖道　上堂曰塵塵爾刹刹爾山是山水是水彌勒不入樓閣善財不須彈指以手一畫曰微塵世界冰消瓦解且道彌勒善財在甚麼處若向這裏參徹去不妨在處稱尊若也不見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華深處辨不得頂門有眼空悠悠拍手曰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秋風凉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此二尊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衆向甚麼處去也　上堂祖師門下絕人行深嶮過千萬仞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他堂上繇蒼生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

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異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翻鏃之機猶是鈍當鋒點的未爲親那吒十面十眸動無相靈光爍日輪咄　上堂拈起拄杖曰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卓一下曰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　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曰啊哪哪　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咿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上堂以兩手畫一圓相擘開捺膝曰渾崙擘不破三人共兩箇滋味信全無有誰吞得過吞得過且恁麼吞不過莫亂做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飃飃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再受保寧請上堂拍手三下指口搖手三下便下座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　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上堂恁麼來傾湫倒嶽恁麼去塡溝塞壑總不恁麼錯錯　上堂吞却乾坤大地開口何處出氣永嘉一宿曹溪至今猶未瞥地　上堂十目視十手指一不成二不是會麼寒鷹未舉首俊鶻已沖霄　僧問昔年雲外人皆委今日當場略借看曰山僧愛瞋不愛喜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曰恰似不相逢　問如何是佛曰近火先焦云如何是道曰溺泥有刺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　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委保寧門下如何曰嗄　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曰楊歧和尚遷化久矣云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曰無眼村翁暗點頭　問如何是保寧境曰主山頭倒卓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鼻孔無半邊　問如何是佛曰自屎不覺臭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半陰半陽云出水後如何曰七零八落

翠巖可眞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眞如慕喆禪師臨川人族聞氏未總角禮

建昌永安圓覺律師試所習得度剛簡有識以荷法爲志翠巖處衆曰師得與從游幾二十載雖羣居常尊以師禮岩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子必大作佛事岩歿塔于西山師心喪三年去依黃檗游湘中時謝公師直守潭慕其名以嶽麓禮迎之累日方就遷慧光大溈紹聖改元奉璽召赴對 延和殿稱 旨錫紫服眞如號尋補大相國寺 上堂曰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麽碗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碗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麽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游 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鎭州蘿蔔大 上堂阿喇喇是甚麽譏思破竈墮杖子纔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杖擊香卓一下曰墮墮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爲甚麽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寒毛卓竪云見後如何曰額頭汗出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曰蹤譯不出師自分座至終室中唯問學者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師即以手托曰歇去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別衆良久示寂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闍維設利大如豆斛許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蔣山覺海贇元禪師法嗣

邵州丞熙熙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 上堂曰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觀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若咄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 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曰霹靂過頭猶瞌睡云謝師答話云再三啓口問何人云爭奈學人未禮拜何曰休鈍置

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

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本郡人族沈氏未冠依能仁曇卿下髮習台教授譯梵棗謁甘露夫禪師及保寧眞淨之室始發明後依海印一日汲水斛衣忽大悟

與印容答若符契命侍再聞遂首衆於和之開聖出住慶善移穹隆　上堂曰三月晚春華正紅馨香惹得亂羣蜂只知安計競頭採不覺從前造化空　上堂瞌睡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擉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師性真率雖僕夫亦與偶坐室中唯蒲團紙帳而已有求示衆語者師答曰汝覓上堂語我今重爲舉莫向句中求箇裏全不許圓悟禪師行化至蘇城詣山炷香拜之宣和甲辰五月中澣語門人曰吾翊且行矣漏盡沐浴端坐而終荼毗設利五色無數合遺骨建窣堵波於西北隅壽六十九臘五十二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音釋

[illegible]音居　鄔音塢　肓音荒　參音森

兕徐姉切　窆保驗切　褫音阯　駮布角切

舍與捨同　種音同　陜音閃

閿音文本作閺　瘳音抽　廖音溜

衕辭閏切　俏音峭　麃音鹿　蔌音速

毆音區　儺音那　誚才笑切　窈音杳

窕音掉　擉初朔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青原第十二世 雲門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淸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游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禪師秀時住棲賢師至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嚴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　旨徙居法雲　上堂良久曰只恁麼休去累他毗耶老人棒喝交馳鈍置德山臨濟紐半破三郎不

要你話會不觸平常一句作麼生道未能分皂白且莫亂針錐　下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逼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上堂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佛爲譬喻老胡從來名邈不得處今日不惜眉毛試爲諸人舉看良久拈拄杖卓一下曰數尺冰甃纔卓地一條虬勢欲騰空　上堂僧家無非實謂高閑困即烹茶寒來向火林間笑傲物外忘懷揮松柄以清談伴煙霞而道日幕天席地誰是誰非三十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但向伊道賊過後張弓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踏翻大海趯倒須彌直得洞山老無隱身之處你等諸人何不救取若救不得雙林爲你救看遂喝一喝下座　僧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你行脚來圖箇甚麼云學人不會曰且待驢年　問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未審是何境界曰要道有甚麼難云便請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分如何是差別智

曰燈籠吞露柱云學人未委曰佛殿出三門　開堂日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云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無干涉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後得　旨還乃庵於西湖龍山今號崇德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有三日耳至期果加趺而化異禽翔鳴于庭　勅塔全身於[illegible]方　謚曰圓定塔名定光壽七十五臘四十七

嘉興府本覺法真守一禪師　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只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擲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　上堂古者道佛似握拳道如展手乃合掌曰這箇似甚麼若道得許你是箇了事人若道不得莫道不疑好　上堂瞬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三家村裏築著磕著較些子若是佛法禪道拈放一邊去伊分上總使不著爲甚麼如此真人面前不得說假　上堂拈拄杖曰平戎破虜蓋代功勳只如四海晏清還用得這箇麼良久曰李將軍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擔水河頭賣云意旨如何曰欺胡謾漢云勞而無功也曰九年人不識隻履自空回　問如何是句中玄曰崑崙騎象藕絲牽云如何是體中玄曰影浸寒潭月在天云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床上帶刀眠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放下著

常州無錫南禪寧禪師　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曰水長船高云廬陵米價作麼生酬曰款出囚口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　上堂曰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趁游魚　僧問如何是頓教曰月落寒潭云如何是漸教曰雲生碧漢云不漸不頓時如何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　上堂曰古聖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山僧今日如法說似大衆乃垂下一足曰一任諸方貶剝　上堂良久曰一境誰相到翛然絕點塵天花莫狼藉吾匪解空人又曰樵夫跣足下層巒大笑漁翁溪上寒山色橫擔鄽市去家家門底透長安　僧問如何是佛曰晝眠無益云意旨如何曰早起甚長　問善惡不修底人落在甚麼處曰一步一彈指云謝師指示曰回首念觀音　問如何是西來祖意曰風吹滿面塵

鎮江府金山智榮法慧禪師　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曰蝙蝠入水魚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初住泗之龜山次遷湯泉法雲建中靖國一年以所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上進稱　旨恭承　御製序文仍　勅其錄入藏頒行天下　上堂曰离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吞卽有分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筭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家看卽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休天上覓莫向水中尋　僧問以心中眼觀身外相如何是心中

眼曰紅日照扶桑云如何心外相曰白雲封華嶽
溫州僊岩景純禪師初住智廣次擢護國江心　僧
問不作佛法相見世諦相酬請師速道曰遇唐虞卽
禮樂逢桀紂卽干戈云不是學人問處曰生擒虎兕
死怕盲龜　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尙如何作用曰老
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惶惶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也世稱訥叔　僧
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曰鐵牛橫海岸云如何是
衲僧正眼曰針劄不入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慧圓淸滿禪師　上堂曰老胡生下行七
步明星現時又說悟并贓捉獲這無端鐵棒三十略
輕恕驀拈拄杖曰祖師合喫多少要知麼古今罪犯
彌天盡是諸人致得　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
頌舉似大衆饑飡松栢葉渴飮澗中泉看罷靑靑竹
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年
年　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
月十分圓參　上堂此劍刃上事須是劍刃上漢始
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
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
是疑誤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
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釋子喝曰聵人徒側耳便
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曰天寒地冷云如何是道曰
不道云爲甚麼不道曰道是閑名字　問如何是全
彰底事曰秋日春風動　有座主問維摩默然意旨
如何師展手曰會麼云不會師曰也是難　師凡見
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華有僧云翳消華滅時如
何曰將謂汝靈利
靑州定慧法本禪師　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
手歸降曰理合如是云畢竟如何曰夜眠日走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眞定府洪濟慈覺宗賾禪師　上堂曰近日身心頑
鈍恰似一片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無華藻文章誰
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轆轤鑽四楞著地萬事無
心雖然看不入畢竟撲不破何也不見道大都好物
不堅牢彩雲易散瑠璃脆　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是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僧問如何是上元境曰燈毬大底大小底小云只如車馬往來成得箇甚麼邊事曰爭似山僧到曉眠　問六門未息時如何曰鼻孔裏燒香云學人不會曰耳朵裏打鼓　問如何是無功之功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慶元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郡之陳氏子也　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曰揚眉飛閃電云更有何事曰開口放毫光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本郡人族梅氏久游師席未有省晚契機於廣照未幾歸里開法慧日遷城南高峰　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紹興丁巳秋日將晚呼侍僧令集衆叙平昔參問勉衆辨已躬事引筆書曰南北無寸影東西絕四隣一息故鄉信曉風吹宿雲置筆而逝

資聖捷禪師法嗣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宥禪師郡之晉江人族陳氏數歲日記千言熙寧中兄皓上書語犯朝政捕甚急從兄遁羅浮後依資壽思永禪師披剃（提乃永之因得法師也）就參之室中垂示邊不省一日問捷古人向開合眼處示密作用有是哉捷叱曰驢前馬後漢有甚用處拈拄杖逐之師大悟捷笑曰這鈍漢（餘語未見）

淨衆梵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出嘉禾倡室王氏七歲依淨嚴院出家有逸才一覽不再目十四得度偏扣禪扃機契淨衆去游京師侍佛國白禪師入對　賜號廣燈與椹服自出世招提屢遷巨剎開堂日拈香祝聖罷復拈香曰此一瓣香二十年前雲門山畔若耶溪邊得處有根不同栽接今日爇向爐中供養我越州淨衆院言首座和尚令鐵樹抽枝芬芳無盡遂就

座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拍禪床呵呵大笑曰好箇第一義剛被少林禪師一椎打作兩橛即今莫有接得者麼（問答在後）復曰拈華已錯微笑乖差四七屆傳聲流谷響二三妄指月散溪光五派狂分千枝橫出指鹿爲馬認弓作蛇首惑安心次迷得髓黃梅席上南北宗開曹溪岸頭東西浪起自爾波瀾競發阡陌支離標路空多無人截斷隨流愈遠誰解歸源棒喝臨機白雲萬里直得黃頭結舌碧眼吞聲如斯話會猶是道途之說被明眼人傍觀一場笑具雖然如是今日爲國開堂於第二義門爲諸人試通一線豎起拂子曰還委悉麼石女舞成長壽曲木人唱起太平歌　上堂忍對春風百鳥啼桃華潛入武陵溪謝郎回棹歸來晚不似秦人一向迷　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華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狗歸不歸娥眉皓齒嚬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上堂直鉤釣鯤鯨曲鉤釣魚鼈古人用力太多所得甚少承天今日沈巨網於滄溟魚龍不選舉長網於大野頭角奚分且道其中還有透網羅底麼良久曰等閑不用擡頭角他日風雲會有時　僧問祖祖相傳無間斷師今端的嗣何人曰若耶水急秦望峰高云當年得底分明句今日無私願舉揚曰霜高鷹隼疾舉翼過新羅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云專爲流通也曰即今且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　問如何是招提境曰砌華金布地庭樹碧參空云如何是境中人曰有時開碧眼無處覓黃頭　問引退荊州之祖席復登丹嶠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曰浮杯來楚澤飛錫過錢塘云莫便是不動尊麼曰却須緊悄草鞋建炎初終於當湖之南庵今號南塔

九峰鑒韶禪師法嗣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郡之鄞縣人族張氏棄儒試經爲大僧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辯辯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

宗哉乃更服之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劃之師領旨自爾得譽出游京維所至道俗爭迎判宗留後仲爰以道見交久而益敬奏　賜紫衣師名命居襄陽白馬逾二年退休東歸太守迎補大梅法席盛於歐粵宣和改元　勑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者聚議無一言以回　上心師肆筆解老子詣進　上覽謂近臣曰法英所進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　賜冠環壇諸世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　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芬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大衆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留皮衣數載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大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龍未遇不如鯤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端然斂目而逝壽八十餘有刊正錄并易註行于世

青原第十二世 洞山八世

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劒門人族賈氏幼出家大安寺弱冠爲僧初參玉泉芳禪師次扣大溈眞如之室後徹證於芙蓉　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迹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

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
毛帶角混塵泥　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
實無一法爲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只知入草求
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只具一隻眼若是丹霞
即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
夜懷胎　上堂亭亭日午猶斷半寂寂三更尚未圓
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上堂舉北院
問青峰洛浦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何不道作
麼生是信手拈來草峰作拈勢師別曰是則是只是
未能與草又甘贊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
贊云譬如餵驢餵馬明安曰也知行者常行此路師
別曰來年與行者買一領直裰　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蜂競採云見後如何曰苗枯
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事詰未詳　上堂
曰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
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
早晚爲誰栽　上堂達磨九年垂一則語直至如今

諸方賺學欲得不賺學麼香山爲汝諸人再舉大龍
山高小龍山低香山處中恰好相宜恁麼舉了還得
不賺麼良久曰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上堂孤峰絕頂靈松上聳於千尋萬里江湖皓月光
輝於碧落正當恁麼時野鶴無因措足游魚何處藏
形眼睛定動十萬八千擬議之間鄉關阻隔香山今
日已是開眼溺床汝等諸人切莫夢中說夢　上堂
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源性何愁方便門
諸人要會歸源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
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
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
教錯舉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
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
具七識不全是不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
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
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鄧州招提元易禪師潼川銅山税氏子大觀四年出
住招提凡十更名刹　上堂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

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只如聞見覺知未嘗有聞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定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常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上堂今朝四月初一衲僧雙眼如漆顧著露柱燈籠平地一聲霹靂驚起金剛出戶半夜荒村失路天明却到門前眼耳鼻中塵土大衆只如金剛眼睛爍破四天下爲甚迷却路頭還會麼爲憐風月好忘却故園春　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淥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値秋風來入戶一聲碪杵落誰家　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大衆雪峰恁麼說話還有出身處也無若道有爲甚麼大千法界在一粒之中若道無是甚麼人打鼓普請看若也會得不用周遮其或未然聽取一頌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　僧問古者道逈絕無人處聚頭相共舉旣是逈絕無人處是誰相共舉曰青山與白雲云只如青山白雲還知有也無曰若知有卽有人也云未審是甚麼人證明曰白雲與青山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麼曰莫錯認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精靈皺眉云磨後如何曰波斯彈指云爲甚麼如此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巳七月二十五日索筆書偈安然坐寂火後收設利搭于學射山壽山壽八十五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　上堂曰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

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妨當風立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華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曰枯木糝華不犯春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石女不粧眉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人族王氏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留門下十餘年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崇寧四年出住大乘

徽宗皇帝聞其名　詔居淨因　上堂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見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烏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啼曉丹鳳翱翔玉樹華開枯枝結子只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上堂召大衆曰還會麼佛也不信祖也不信只箇自已猶是冤家豈況自餘有甚麼信處大衆且道爲甚麼不信不信不信不見道事莫等閑信人須悠久看　僧問猊座既登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曰大旱連天三尺雨驚人平地一聲雷云知師久韞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曰木馬踏開雲外路泥牛耕盡海中田云只這消息今知已何須更問洞中天曰未到潼關即便休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有問不當頭箇中無說路云學人不會乞師再指曰空劫那邊開得口石人也解皺雙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龍鳴初夜後虎嘯五更前云如何是偏中正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鏁寒巖云如何是正中來曰松瘁何曾老華開滿未萌云如何是兼中至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云如何是兼中到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成都華陽人族劉氏少依大

慈寶範爲僧卑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容見乃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逈出三乘不假修蓉拊而印之後開法鹿門　上堂召大衆曰耳底泉聲眼前山色簷頭雨滴籬畔黃華嗈嗈新鴈唳南雲片片亭梧紅滿地恁麼指示大小分明本色底人便須薦取雖然如是猶落聲色邊事只如不落聲色一句作麼生道還會麼露柱燈籠常對語夜深拈轉太虛空　僧問西天解夏以蠟人爲驗未審鹿門以何爲驗曰雨來山色暗雲出洞中明　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曰掘地深埋問　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西京天寧禧講禪師蔡之西平人族宋氏韶齔辭親師開元繼平熙寧六年中經選下髮受具初游講聚洞究入微學徒宗之一日罷講浮食方外僅二十年始參訊於芙蓉自振法天寧繼徙韶山觀音丹霞上堂曰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辜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拈起拄杖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喚作清淨法身以拄杖橫按曰天台楖栗木南岳萬年藤喚作圓滿報身卓拄杖一下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作千百億化身遂倚拄杖曰三名一體座主家風龔在虛堂俗流見解總不恁麼如何商量擲下拄杖曰鷺起木雞啼子夜能教芻狗吠天明　僧問如何是君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云如何是臣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云如何是君視臣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云如何是君臣合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眎左右曰會麼云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壽五十九夏三十九

隆興府泐潭闡提惟照禪師簡之陽安人族李氏幼

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遂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去家趨成都師鹿苑淸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嘗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鶖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　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　上堂曰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　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室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淸波唱慶堯年和淸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湯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寒却古路　上堂玄道不可以强爲得妙智不可以有心知眞諦不可以存我解至理不可以營事爲若薦得去迦葉糞埽衣價直百千萬若薦不得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參上堂古人道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僧問眞如界內本無迷悟之因方便門中廣示無生之曲曰六六三十六淸風動脩竹云洪音一剖驚天地有無情類盡霑恩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實峰境曰若是實峰境憑君

子細看云如何是境中人曰看取令行時云只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雪下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辛丑晚參舉論曹洞宗旨不絕如線復歎息今之世續慧命者詰朝閉門稱疾安居如常俄書別耆宿中夜戒執事者毋以俗禮治喪侍者請遺偈師笑以褒語答之而逝七日闍維得設利如珠卧舌齒不變提舉馮公溫舒深異其事以二月庚申塔于寺之西峰壽四十五臘二十五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眎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治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筠州洞山微禪師　上堂曰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曰瘂子喫苦瓜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淨嚴守遂禪師遂寧蓬溪人族章氏未冠禮南巖自慶為師年二十七落髮進具遠扣師門復密證於洪山出住水南遷大洪　上堂召大衆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騎王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鐵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　上堂舉昔日有官人問藥山和尚何姓藥山云正是時官人罔措下至知事處問云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箇甚麼知事云只是姓韓藥山聞云若六月道正是時不可道我姓熱也又岩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云不敢岩頭舉拳云者甚麼教僧云是權教岩頭云苦哉我若屈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華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事可截舌不犯國諱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黃龍二世

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之曲江人以慶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生於黃氏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白光照室彌祿而未嘗號啼稍長頴脫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已謂朋舊曰為僧當慕世出世法安可汩汩於鄉井中遂杖笠游方熙寧八年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云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默坐下板聞知事擊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執侍扶翊凡一十八秋不自疲厭始命分座後偏登諸老之門機諍超絕元祐七年出住雲岩紹聖四年徙翠岩政和初居黃龍

上堂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也是作賊人心虛雲岩入門亦不棒亦不喝且道用箇甚麼幾度敲門招不出翻身直入裏頭看　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　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岩不得　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　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

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　上堂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你這一隊溺床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第一義在　上堂古人道藏人不藏照藏照不藏人人照俱藏人照俱不藏後來舉者甚多明者極少黃龍今日不惜眉毛與你諸人說破藏人不藏照鷺鷥立雪非同色藏照不藏人明月蘆華不似他人照俱藏了了了時無可了人照俱不藏玄玄玄處亦須呵復曰會麼殷勤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上堂淸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淸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淸濁水既淸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曰地水火風云如何是地水火風曰四大毒蛇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曰一大既爾四大同　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曰敗將不斬云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鏁鳳凰峰曰不到烏江未肯休云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　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鈎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曰雨過竹風淸雲開山岳露云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曰是鈎頭不妙是香餌難尋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曰靈衲禪和如麻似粟　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曰開口要罵人云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曰但識取罵人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曰淸風拂明月云如何是先用後照曰明月拂淸風云如何是照用同時曰淸風明月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曰非淸風而無明月云若然者龍岫淸風藏不得西安明月却相容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　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覩其色寧有辨其靑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又問僧大乘宗旨如何領會僧無對師曰譬如死人手執利刃截死人頭來呈似吾吾即許汝其爲人若此至於去廣化神祠犧牷之祀碎雲岩輪藏碑碣之陰擲陳公妻孥記寂音留難皆師無作之功而致然也故道場嚴淨魔外革心不敢窺其藩籬政

和五年春偶謂侍者曰今年有一件好事人莫之知衆罔測是歲十二月十三日就照默堂爲法弟靈源清禪師置食次答故人書系之以頌是日巡寮薄暮小參勸諭學徒詞旨曲折仍說偈曰說時七顚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四日下白石莊自書其閣曰安心幷題脊記食和羅飯如常時食畢偃息日晡從者請歸師曰大千爲家何以歸爲衆諱然議云師臥不起殆病乎呼醫僧化沖至將診師叱之知藏慧宣云和尚到這裏且宜警省師曰川藞苴莫亂道言訖趺坐而化舁歸至法堂端嚴如在三日入龕遠近士庶嗚咽瞻仰以手探懷肌體尙暖二十二日荼毗衆得設利五色雪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世壽七十有二夏臘四十有六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惟淸禪師南州武寧人族陳氏方齠入學日誦千言風神瑩徹吾伊異比丘見之熟睞曰此兒苦海法船也以出家白其父母父母聽之去依戒律師年十七爲大僧往謁延恩安禪師安指參寶覺師至黃龍雖與衆作息而問答茫然偶閱玄沙語倦卽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於是名卿宿衲師友之屢以名山見邀堅不許淮南漕朱公京以舒之太平力請乃屑就道俗爭迎之次遷黃龍　上堂曰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辜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鄕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下座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大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大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

處難解坐看雲起時師既託疾告閑居昭默堂十有
五年頹坐一室而天下莫屈其高致然念宗徒墮在
見聞嘗謂曰今之學者所造不能脫生死者病在甚
麼處在偷心未死然非其罪乃師家之罪也如漢高
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
言下脫生死効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
能實師家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太殿見侯景不
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然諸方所說非不美
麗要知如趙昌畫華逼眞非眞華矣政和七年九月
十八日食罷掩室門召以栖首座敘說決別起浴更
衣以手指頂侍僧為淨髮安坐趨寂前十日作無生
常住眞歸告銘及遺訓數百言誡藏骨於海會示生
死不與衆隔也門弟子不敢違其誡克奉之云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保昌人族何氏少
依香雲寺法恩元豐四年試經得度初謁大潙喆禪
師次趨晦堂之席堂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
佇思堂打出頭之再詣乞指南時有貓旁伏因謂師
曰子見彼欲搏鼠乎雙目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

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則六根自靜默默
究之萬不失一師於是向來義學一掃無餘堂器許
之政和乙未出住黃龍後居曹疎二山復移泐潭
上堂曰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
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
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上堂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
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
却門前剎竿著師曰剎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
諸人眼睛剎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參　上
堂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
地懸殊雪竇道澤廣藏山狸能伏豹師曰三箇漢總
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不脫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即
不然逼塞乾坤內開張日月新　上堂湛水無波漚
從風激風停漚滅水靜涵虛正當恁麼時設有燕金
塞海蛟蚋搖山頳尾金鱗優游自適如今莫有辨浮
沈識深淺垂輪擲釣者麼有則出來相見如無且歸
巖下去同看月圓時　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
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巴鼻二者具金剛眼睛三者有師子爪牙四者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捧打石人責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絲竹凝煙青山鏁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巳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只有一枝拂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强卽弱有時遇貴卽賤拈起則羣魔屏跡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京三卞四云見後如何曰灰頭土面云畢竟如何曰一場懡㦬紹興壬戌上元後示微恙晦日出衣囊唱鬻書偈遺衆曰將昳傳言諸寮可罷且謁逮夜漏盡三問侍者頗向曉否少選泊然而化衆哀慕火後睛舌堅淨如故設利明瑩大如珠顆其徒合靈骨塔於晦堂之側壽八十六臘六十二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樂淸人族陳氏於崇德寺得度習台教游方謁三祖宗禪師宗器之後依晦堂始有深造堂一日豎拳擬問師亦豎拳曰是得皮是得髓堂笑而稱善大觀二年温守章公憑請住江心晉寂次居西山　上堂曰有處若有臨却天下人眼無處若無失却衲僧鼻孔古今成現不用針錐紫胡半夜高聲捉賊維那只得旁觀丹霞白日要見國師侍者但知其一且道本分相見合作麼生陌路相逢舜若多切忌額頭汗如雨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石女著枷鏁云全非今日事只在未生前曰山僧不答這話云爲甚麼不答曰有甚救處　問我手何似佛手曰天空無四壁云我脚何似驢脚曰聞時九鼎重見後一毫輕云黃龍正派流入永嘉也曰句卜聽虛聲紹興己未示寂塔于西山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

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山谷黃太史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曰是男是女谷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谷大笑後歸里陸沈山寺郭功甫倅漳過山谷谷力稱彼有權道者深得晦堂之道公宜見之郭抵郡訪尋人無識者後得之命住保福　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黃龍死心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竟終於保福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閩之連江人歷參宗匠機契未投晚依晦堂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關之師聞脫然頴悟留侍日久初說法於西京石壁次徙龜山　上堂曰摩竭掩室盡大地人被他熱瞞毗耶杜詞金毛師子敗闕不少便恁麼去大似停橈舉棹且向灣內泊船而今莫有喚不回頭底麼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濟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只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項上一椎莫言不道崇寧三年八月十四日泊然而逝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歲旦上堂曰北帝收威東君布政律初標於四氣爻已動於三陽山川無索寞之容草木有芬芳之意玉簪墜簷而河冰漸泮錦字橫漢而寒鴈將回熙熙萬里盡含春誰悟毗盧眞境界大衆若向這裏悟徹去則許汝應時納祐與世均休踞兎角床握龜毛拂或縱或奪或晦或明饒益羣生得大自在若也未悟依例奔波添一歲滿身塵土傍人門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上堂曰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　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僧問世尊說法魔界傾頹和尙開堂有何祥瑞曰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成都府海雲法琮禪師　上堂啞身曰一雨灑乾坤我這裏爲甚麼不濕便下座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雕手何不向虵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之九隴人族黎氏自少出關至黃龍郎有趣入久之乃盡所疑歸住三聖遷雲居

上堂曰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圓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看鼈鼻　上堂舉趙州訪一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只重衣衫不重人

舒州龍門純禪師　上堂曰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唐土

東林照覺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上堂曰靈光洞輝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床下座

廬山開先廣鑑行英禪師東溪閑居示衆曰聯絡藤蘿一徑行窮始到松門籬畔野華不艷堂前流水非喧午飯龍離鐵鉢夜深月落金盃此是眞修行處何人得意忘言靈山河沙聖衆黃梅七百高僧悟華曉稱迦葉傳衣夜喚盧能心自本來不有法道得了何曾齋後甌茶三蓋叢林一任喧騰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君山點破洞庭湖云意旨如何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　問如何是道曰良田萬頃僧云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

隆興府黃龍法鏡可僊禪師巖陵陳氏子於長壽寺得度元豐間說法圓通次遷石霜黃龍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寸釘牛刀云學人不會曰參取不會底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初自黃龍會中去依照覺獲證微密逾二十年出居慧力　上堂曰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只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僧問如何是末後一句曰少林依位立馬祖喝嫌低云三十年後專爲流通曰也不得草草　問承師有言忍別三徵高臥者慚爲一繭便行人就中還有殺訛也無曰有人斷得許伊具眼云大衆臨筵乞師不吝師便打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華亭人族錢氏幼慧靜秉志純實弱冠投超果寺德强披削初游講聚後易服謁圓通秀又謁投子青久之青入滅往依照覺頓契機語歸省親道俗迎居白牛海慧遷永嘉靈峰及會稽象田　上堂曰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眞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曰富嫌千口少云畢竟如何是正眼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落眉鬚曰張公喫酒李公醉云爲復是逢强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　問海慧有屠龍之劒欲借一觀時如何師以拄杖橫按示之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　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

如何曰穿靴衣錦云此外還更有也無曰緊帩草鞋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醯酸蚋聚云見後如
何曰家破人亡　問久響白牛未審牛在甚麼處曰
掘地覓天云爭奈目前露迥迥地曰切忌見鬼云莫
是和尚爲人處麼曰會則直下承當不會則一任顚
倒政和六年九月中休說偈曰五陰山頭乘駿馬一
鞭策起疾如飛臨行莫問棲眞處南北東西隨處歸
言訖脫然坐逝四衆㩦至龕其容止安詳歎未曾有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僧問古者道修證即不無
汚染即不得未審是何宗旨曰不可更說道理去也
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麼曰狂狗趂塊云只如禁足
護生得何果報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云恁麼則他家
得自由也曰好箇師僧却恁麼去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
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
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巳事請問朋輩見其貌
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
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
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即
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
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顒語非也

黃檗眞覺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純白禪師　上堂曰寒便向火熱
即搖扇飢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栢香嵓
嶺後松栽來無別用只要引淸風且道畢竟事作麼
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子琦禪師法嗣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郡之南安人族蔣氏年二十試
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
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琦禪
師於承天跡未及閫心忽領悟琦出遂問座主來作
甚麼云不敢貴耳賤目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云自
是者不長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
今一句云日輪正當午曰閑言語更道來云平生伏
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只如和尚恁麼道有甚
麼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

磨問你作麼生道朋便喝琦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朋曰再犯不容琦撫掌大笑自爾師資契投後開法興福宣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說偈無疾而終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十同法如禪師衢之江山人族徐氏自開法五遷巨刹　上堂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靑山何處尋

福州賫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　上堂曰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實相境曰三生鑿成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一佛二菩薩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音釋

瑃音椿　禙居雨切　褓音保　溺與尿同
瞠音鐺　犧許羈切　牷音全　孥音奴
藞盧下切　苴七下切　舁音餘　鞗音條
鬻音育　琮藏宗切　勦子小切作剿非

嘉泰普燈錄卷第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黃龍二世

泐潭眞淨雲庵克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城人族熊氏兒時多病父母許爲僧卽愈悔而又病廼依郡西普圓院德嵩年十五下髮十六進具學止觀於賢法師賢曰子法器也吾學不足以成子當徧善財遍參知識由是多歷法社抵洞山一日入室於爭鋒之際倏然領悟後游湖湘學者歸之俄領徒至鹿苑有清素首座者年逾八旬晦藏絕交往師食蜜漬荔子次素偶過門師謂曰此老兒鄉果也可同餉素曰自先師亡後不食此

久矣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師聞駭然遂饋以餘果而日親之素忽問子所見何人曰洞山文和尚又問文所見何人曰黃龍老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來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即持香展拜素避席曰吾雖侍先師十有三年以福鮮不許爲人月餘師固請素曰以子勤渠致我違先師記子平生知解試以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曰何謂入魔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累月始蒙印可素戒之曰文所示子著皆正知正見吾雖爲子點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勿嗣吾元祐改元師首衆棲賢洪帥待制熊公伯通以兜率力挽開法而禪侶雲集　上堂日常居物外度淸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緣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大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　上堂拈一放一何得何失前三後三誰聖誰凡因思黃龍昔到慈明處呑盡玄微眉卓竪是何人是何人軟時歡喜硬時嗔咄　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抛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

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參　上堂兜率雖無定度不踏聖賢舊路有時捩轉雙睛幾箇眉毛卓竪咄　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諸禪客大小傅大士只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淸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擻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

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淡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曰滿口道不得云只這箇別更有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問如何是兜率境曰一水挪藍色千峰削玉青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只自知　室中設三關語以驗學者其一曰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六年十一月三日浴訖集衆坐定囑累已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隘三十有三大觀中　謚曰眞寂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命師首衆至晩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師慚甚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一日讀祖師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久之　詔居淨因　上堂曰西來祖印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柱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嘗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

八十村人家汝證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云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秦漢魏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赤心片片云若是學人即不然曰汝又作麼生云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　上堂曰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還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眞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　上堂曰未陞此猊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謼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筠州五峰淨覺本禪師　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曰雲裏梅華火裏開云莫便是爲人處也無曰井底紅塵已漲天　問同聲相應時如何曰鵓鳩樹上啼云同氣相求時如何曰猛虎巖前嘯　問一進一退時如何曰脚在肚下云如何是不動尊曰行住坐臥

永州太平安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還會麼空王佛已前之事太平今日一時漏泄了也還委悉麼一大藏教未常切著佛之一字尚汚心田豈況其餘若也未然且聽太平葛藤擲拄杖下座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　上堂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云還知麼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　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毒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曰瀟湘江上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筠州洞山至乾禪師潭之瀏陽人嘗謁眞淨於歸宗令看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危坐聞鐘鳴了然悟達後住洞山　上堂曰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只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唐固人族梁氏師襁褓中見佛像輒笑甫八齡不喜酒胾偶金僊寺虛普乞食至家師膺門飄酢有老成相乃辭親從普普授以法華一日輒記元豐以籍名先後試所集師雖甚精主司以年幼不得度陝西經略范公一日過普次與師語大悅欲携與俱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卽爲剃染往依梁山乘禪師乘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羯磨是戒耶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曰雖然敢不受教遂登具於唐安律師繼游成都講聚倡諸部綱目遽棄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捐師曰眞棟梁材也南方有亞聖大士若潙山眞如九峰眞淨者宜往求之竟與同學志恭詣潙山久之不契造九峰見眞淨於投老庵淨問曰甚處來云興元府曰近離甚處云大仰曰夏在甚處云潙山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惘然淨叱曰適來祇對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眞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麼處云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居石門衆益盛凡衲子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淨訶曰此中乃敢用藞苴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岩未幾移居泐潭　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轅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會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立云大衆會峰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　上堂劉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

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曰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叵耐雪峰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溈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虫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且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　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峰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只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實峰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　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

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賢聖都一拂師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岩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里千靈萬聖　上堂僧問承教有言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鼓笛便下座　問教意即且致未審如何是祖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曰蒼天蒼天云學人特伸請益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循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曰大黃甘艸云此猶是學人疑處曰放待冷時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云向上一路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云為甚麼不傳曰家家有路透長安云只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曰放你三十棒　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

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目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中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籌子師遜淨已召接淨桶去悟擬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只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劃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此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之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云病無自性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六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道俗千餘人皆獲之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靈巖雲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　上堂曰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渡流沙僧問如何是祖師燈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　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曰拄杖正開封云小出大遇也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筠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常尋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筯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　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靈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辰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諸寮問訊不勞久立　上堂臘月二十日一

霧疑雨

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上堂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若也薬著磕著便乃轉凡成聖超佛越祖衲僧一動一靜舉足下足須彌屹屹土上加泥咄　解夏上堂應緣數剎皆居山寺唯此夏天寧偶當藩府長沙要會之地天寧賴國法禁制庶幾僧人可居每戒禪徒各須禁足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大衆若謂舉首楞嚴經却非自恣之日也參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眞鍮不博金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曰幾處松聲似爾聲云爭奈一言已出曰猶欠註脚在　問幸値作家相見擬伸一問時如何曰靑山不擬白雲飛云可謂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曰重說偈言云爭奈流水有知音曰也是剜肉作瘡問如何是一眞法界曰杲日照長空云如何是無量妙門曰海嶽鎭乾坤云得聞於未聞也曰波斯摸大象　問梵王請佛天雨四華太守請師有何祥瑞曰柳條垂宿雨華蘂綻初晴　一日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曰伊蘭作旃檀之樹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曰甘露乃蒺藜之園

平江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本郡人族周氏韶齔不茹葷依景德寺淸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眞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鬬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晩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峰　上堂曰參禪別無奇特只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劒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眞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屛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

塹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貍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把牽犂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紹興甲子八月十日書數紙以戒門弟子莞爾而逝

筠州九峰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儞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只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儞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儞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筠州黃檗泉禪師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之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有本小異）

筠州清涼寂音慧洪禪師郡之新昌人族彭氏（續僧寶傳誤作驗）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靘禪師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示同學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為助喜命掌記室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於北禪景德後住清涼　示眾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齅此鑪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齅與

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色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旣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岩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南景德北有北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曰頸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宮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叙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禪師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辨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壽五十有八臘四十太尉郭公天民奏　賜椹服號寶覺圓明 所著僧寶傳三十卷僧史十二卷智證十卷志林十卷楞嚴尊頂法論十卷法華合論七卷圓覺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解義一卷易註三卷林間錄二卷冷齋十卷禁臠二卷文字禪三十卷甘露集三十卷

衡州超化靜禪師　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尙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曰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之金華人族吳氏年十四師智慧院實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歎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

叱之志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志忽頓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躡門踏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云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壽六十四夏四十三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眞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褁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之玉山人　僧問楊廣失槖駞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云畢竟落在甚麼處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臨江軍慧力崇教禪師　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是慧力曰推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云菩提本無樹和尚向甚麼處下手曰田厙奴

信州永豐慧月庵主縣之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市鄽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一日詣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賫路者畢集月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石霜琳禪師法嗣

夔府臥龍思順禪師綿州人也　上堂僧問我手何似佛手曰潘閬倒騎驢云我脚何似驢脚曰白雲深處居云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曰九九八十一僧禮拜師乃曰我手何似佛手覿面相呈已了

頂門眼若未開切忌隨他亂走我脚何似驢脚擬議思量已錯要見宗師端的薦取頭上一著人人有箇生緣分明只在目前迦葉嶺頭雲起澗下綠水潺潺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陽府谷隱靜顯禪師　僧問覿面相呈事若何曰清風來不盡云通上徹下絲毫不納也曰明月照無私　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曰巡海夜叉頭戴角云祇園五葉華開處不屬東君別是春曰重疊關山路　問一鏃破三關卽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曰賊身已露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　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遂喝曰心動神疲顧左右曰守眞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召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曰汝適來聞鼓聲麼云聞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

泉州慧明雲禪師　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曰雲開銀漢迥云畢竟如何曰捧頭見血　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曰醜拙不堪當

潭州大潙齊恂禪師　僧問玉兎不懷胎特牛爲甚麼生兒曰著槽厰去

黃龍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　僧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曰趙州八十方行脚云得恁麼不知時節曰行到南泉卽便休

隆興府九仙齊輔禪師蜀之閬苑人丞相陳公堯叟之孫也幼聰敏趣向異倫聱年二十四得度學於成都講聚會眞覺勝禪師與之議論指令南游元豐間出峽偏跡祖闈後造黃龍之室龍見乃問古人見桃華悟道子作麼生云只可肯摩霄漢不可入他蘆葦曰爲甚麼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云切請和尚一處道看曰也須親切始得然只如從上諸聖以心傳心更無別法汝還知麼師於言下徹證崇寧丙戌開法九仙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曰會麼眞俗雙泯二諦俱存空有兩亡一塵不立尋言逐語有甚了期何也性相無以攝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遂卓拄杖喝一

喝下座　上堂百丈開田說大義仰山夢裏起白椎
靈照笊籬只五文千載之下並光輝蓬蓬茸茸師子
出窟雍雍罷罷猛虎截峰更若不會擾擾匆匆　僧
問昨夜三更木馬嘶碧眼胡僧特地疑今朝善法堂
前見元是金毛師子兒文彩已彰願聞法要曰青山
作畫屏流水淸行止云承師磊落驚人句意氣風光
滿座生曰一鶚落長空白雲千萬里　問踏翻海水
未爲奇特如何是奇特事曰久向紅霞居不出若非
淸世見應難宣和庚子九月十日示化

嘉州月珠祖鑑禪師因僧請筆其語要師曰達磨西
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
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床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
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第一代念禪師　歲旦上堂曰往復無際
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適出昔日日今
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
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
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跡大衆若向
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
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易
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
滋味趙州相喚喚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
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上事靈源一派碧如藍
遂喝一喝下座　上堂香山一路本無遮護虎嘯龍
吟蟬噪高樹皇相山頭風起高須彌頂上華重吐噴
僧問龍華聖會豎啓茲辰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
曰猪肉案頭云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
頭曰不是弄潮人莫入洪波裏云畢竟事又且如何
曰番人不繫腰　問曙色未分人盡望月圓當午意
如何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云未審還有祖師意也
無曰碧潭秋夜冷明月印滄洲云學人未曉其言請
師端的曰蔡倫池內石馬猶存以拂子擊禪床曰會
麼云不會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圓通圓璣禪師法嗣

台州眞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　上堂曰孟冬改

論當作淪

旦時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臨安府法慧無竭淨曇禪師嘉興崇德人久住名藍晚居法慧　上堂曰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　上堂拈拄杖曰經無量劫枉受沈論育王今日淨地掃塵三十年後莫錯怪人卓拄杖下座紹興丙寅夏（或云乙丑）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取足而化太師秦公檜施千緡以助襄事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四明之阿育王山建堂奉藏焉

三祖法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　上堂曰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祐聖法宭禪師法嗣

潭州道林了一禪師四明人族臧氏自發明後鷹舉四方至祐聖投誠入室聖舉拂子問曰雲歸山水歸海且道祐聖拂子歸甚麼處云銀蟾纏散彩萬類盡瞻光曰且喜沒交涉云便唱還鄉曲高歌樂太平也曰何不道春來華競吐秋去葉凋零云謝指示曰老僧未曾開口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便禮拜自爾師資契合大觀初出住南嶽大明遷智度及道林政和四年二月十五日說偈而終

嘉泰普燈錄卷第七

音釋

夔音逵　亳音泊　宭音居　郴丑林切

贛音紺　鑽音賛　瀏音留　胾側史切

顥音皓　戍傷遇切　甓扶歷切　鞏音拱

莞胡官切　靘千定切　肄羊至切　厙音舍

嘉泰普燈錄卷第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楊岐二世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之巴西人族鄧氏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鍾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由京師渡淮浙所見尊宿無不以此語咨決所疑終不破後謁浮山圓鑑禪師鑑舉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令究之及朞一日謂曰子來何晚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渠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師聞愕眙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於狐疑七日忽偃息洞然昭徹曰元來恁麼地其胸中珍惜到此盡去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　上堂曰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啞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只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　上堂結夏無可供養大衆作一家醞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

乎疑乎

邏逩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棙兩片東扇西扇　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乎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栖　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　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　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貓兒十萬倍　上堂太平淈涾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淈涾漢　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　上堂你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卻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

事第一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真〇人〇〇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卻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鴈過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卻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　上堂學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尚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曰得云莫不得麼曰不得師召大眾曰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你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你若更不會老僧為你作箇樣子乃舉手曰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頂金輪水際作箇佛腳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你諸人卻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

化凝他

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你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語　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只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曰問取寫契書人云和尚爲甚倩人來答曰只爲你教別人問云與和尚平出去也曰大遠在　問如何是佛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　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曰鉢囉娘云學人只問一字爲甚麼却答許多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曰五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曹洞下事曰馳書不到家云如何是潙仰下事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僧云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鐵旗鐵鼓云只有這箇爲復別有曰採石渡頭看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

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云客是主人相師曰謝供養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曰王言如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曰其出如綸云如何是照用同時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曰金將火試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大憨不如小憨云出世後如何曰小憨不如大憨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頭上戴纍垂云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云未見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爲甚麼不喻華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問如何是佛曰露胸跣足云如何是法曰大赦不放云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云春去秋來事宛然也曰纔方撓彈子便要捏金剛　一日顧問門人曰諸子巳後如何荷負吾宗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舉足曰看脚趣師曰滅吾宗者克勤也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

說長久日說即說了也只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壽八十餘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翠巖二世

大溈眞如慕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仙都人族許氏嘗師事泉萬卷會荊公請泉居蔣山師與之偕往命掌牋記辭謁眞如於大溈聞舉洗鉢盂話豁然啓悟述偈曰七顚八倒業識忙忙螺江回首處笑殺謝三郎趙璧與燕金寶環弁玉珮拈起兎角鎚一時俱擊碎如詰之無爽於是聲名四馳後六生道場四被 詔旨 上堂曰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 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普融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靖康初謝事歸黃州栢子山建炎改元十月二日示化

隆興府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人族傅氏父翼爲永豐令母上官氏夢絳幡皂纛擁一偉丈夫至稱塞上將軍已而出胎因以塞上公名之及長警敏強記博覽常夜夢持刀刺人一日睡中神人授以偈後不復夢適永豐下世追念罔極非出世間法無以報聞有琦禪師說法于靈鷲往聽頓有省發依琦剃染受具乃之遠方至大溈久而開悟日常留侍盡其機用溈既遷寂歸隱臨川越十年列剎迎居槩不就大觀四年偶泐潭虎席府座以書幣三邀不得已而應命 上堂舉鏡清和尚示衆曰若據令而行碧眼老胡不得無過若盡令而行須閉卻僧堂門倩人守院始

得時有僧問盡令而行時如何曰汝欲散衆那師曰寶峰今日舉話不得動著留與諸方檢點　至節上堂世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消底向甚麼處去長底自何而來所以道若言其有無物可守若言其無觸應萬途若言其新自古夙因若言其故物不能汙是故在鳥鳥鳴在獸獸鳴在天同天處人同人遂拈拄杖曰且道在這裏同箇甚麼良久曰祖室傳來行正令撥發蘆芽徧地春　中秋上堂靈山話曹溪指放過初生研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峰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十箇指頭八箇了　問我手何似佛手曰金鍮難辨　我脚何似驢脚曰黃龍路險云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　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云此土也要留箇消息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云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問僧布袋闊裏撒開作麼生會云某不會曰鐵鍬但言鐵鍬木履但言木履眼前蹉過彌勒天宮討甚麼屎遂推出師不安行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　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其莊肅若此建炎初荷策游天台郡守聞于朝以　詔居浮山紹興二年十月七日集衆言別侍僧請偈師曰幸無去來何偈之有即加趺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獲設利五色其徒分塔于浮山勠潭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　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云有何祥瑞曰山僧不曾眼華

廬山東林正覺自遵禪師　上堂曰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

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泗州普照明悟曉欽禪師　上堂曰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縱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洎合錯商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東邊更近東云潙山的子智海親孫也曰却笑傍人把釣竿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一日擬草庵歌示衆其辭曰吾結庵兮非世寶通身盡是無生艸本來基址坦然平四維上下無邊表庵中人匪生老妙用縱橫無作造不村不郭不深山暑往寒來俱不到問此庵在何處父母未生好薦取掣電之機儻未分穿雲陟嶺反相誤住庵人何面目混沌初分堪委曲此時一著太分明不解依前打瓦卜或言大等閑收向針鋒界或言小森羅普印毫端杪或言貴覿面指陳無可示或言賤萬斛驪珠終不換或言顯爍迦羅眼覷難見或言隱塞破虛空光燗燗欲識庵中舊日人大千沙界俱銷殞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　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虜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衆火絕得五色設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吉州光孝慧曉禪師　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露柱是物請和尚轉曰不放落華隨水去云因甚麼如此曰恐招凡客入山

潭州福嚴寘禪師　上堂曰禪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上堂舉趙州問僧近離甚麼處云雪峰曰雪峰近日有何言句云和尚嘗示衆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屙曰汝回去麼云便行曰我寄汝一鍬子去師曰如今諸方商量趙州寄鍬子與雪峰便是剗却那屙底我當時若問這僧汝回去麼云便行只向他道我寄你一副鉢盂去你又如何商量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眞如晚居潙山眞如庵忠道

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文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云為甚麼如此曰用按指作麼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法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慈覺普印禪師泉之晉江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著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青原第十三世 雲門七世

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法嗣

潭州雲峰祖燈志璿禪師南粵人族陳氏母因雷震而生五歲授書至未知生焉知死悅如夢覺歸以出家告父母未冠為僧謁大通於雙林一夕登大士殿作禮既而經行於善惡不思中尋即開悟住雲峰曰上堂曰休去歇去一切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裏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忙忙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　上堂孟冬薄寒且道寒作何色　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圍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　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鍾聲送夕陽　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良久曰吾道一以貫之話作兩橛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旛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華似火紅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築著額頭磕著鼻云意旨如何曰驢䭾馬載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云謝和尚答話曰大乘砑郎當僧退師乃曰僧

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馱弁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衆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云恁麼則不落也曰兩重公案云學人未曉特伸請益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曰束杖理民云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曰不言而化云未審和尚如何爲人曰一刀兩段　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曰進前三步云向上無關請師一閉曰退後一尋云不開不閉又作麼生曰吽吽便打　問雪峰輥毬意旨如何曰千鈞之弩云禾山打鼓又作麼生曰老不歇心

臨安府淨慈寶印楚明禪師百學人族張氏祝髮後謁大通通夢日月並出曉則師至稱楚明上座通陰奇之令參堂久而契悟出住淨慈大播祖道左丞蒲公宗孟奏以師名　上堂曰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叵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　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曰開宗明義章第一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省得草鞋錢云來後如何曰重疊關山路

眞州長蘆祖照道和禪師興化仙游人族潘氏少警敏博學從伯父往京師累舉不第遂師天清釋迦院德璋以資　慈聖光獻皇后恩例得度登具謁淨因臻圓通秀秀謝世適大通繼居師就參之一日以磕黃鑽火釋然契悟籌室一鎮四衆雲趨　上堂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迎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去兮秋水深　上堂觀身實

相觀佛亦然這裏見得黃面瞿曇隱身無地其或渺漫不分照顧眉毛鼻孔 上堂良久曰還會麼大施門開便請單刀直入寶所在近莫教空手而回三十年後自看記敗睦州道底 上堂欲渡巨海必假方舟櫓棹俱全風帆兩便夜觀星月晝視雲山萬里之遙一瞬可到莫有洗脚上船底麼遂曰人心盡畏波濤嶮未必波濤嶮似心 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曰有云誰是不到者曰金剛脚下鐵崑崙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曰羊頭車子推明月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鐵門路嶮 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曰鐵彈子 問一槌兩當時如何曰踏飜得魚歸 問百城游罷時如何曰前頭更有趙州關宣和六年八月七日書偈端坐而化茶毗得設利五采合靈骨塔於摩尼峰下壽六十八臘四十五

湖州道場有規禪師婺之金華人族姜氏幼有逸才自薙髮趨師席後徹證於大通 上堂曰種田摶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淸池冷照人 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云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曰照顧打失布袋

湖州道場顯禪師 上堂曰世尊按指海印發光遂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有僧登五鳳樓冥坐數日光燄透戶師聞曳杖往扣之僧舉目師以杖擊之逐出寺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 上堂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遂卓拄杖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福州雪峰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人族俞氏俞氏方實且富師抗志慕出家爲童子大通見之與語如流郎

◆到疑倒

與染創讀圓覺至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豁然自契求證於通通曰汝試向未開口時道一句來師震威一喝而出通大笑於是道聲藹著次謁眞淨淨一見知非凡材留三年力烹煉之因歸禮大通則曰未始有異也第人各行之耳故道俗爭挽出住雲川道場法席不減二本之盛繼徙徑山淨慈　詔居京師智海又移補顯親黃檗雪峰　上堂曰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峰和尙咄

上堂布大教網撈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是見兎放鷹遇麞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　上堂昔日藥山早暮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集藥山便掩却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亡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疊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山僧到行此令以拄杖一

◆丼當作井

時趂退　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靑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　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岩前雪霜凛凛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懡㦬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艸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　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　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餠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華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下座　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艸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丼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壁打西壁云恁麼則撞著露柱也曰未敢相許　問九夏賞勞即不問

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師住持四十餘年所至衲子不下萬指未嘗干謁而檀信嚮風紹興甲子罷寺居東庵明年秋絕食淸坐出二指示門人曰更兩日在至期易衣儼然而逝時七月甲寅也壽七十五塔全身於東庵

臨安府上天竺慈辯從諫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叢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諫發緘覩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一作相）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拈香嗣之

金山法印寧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魚挨鼈倚云出水後如何曰水仙頭山戴好手絕躋攀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甘露傳祖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尼慈鑑大師文照溫陵人族董氏十七得度徧迹祖闈獲證甘露都守陳公師錫聞其名命居妙湛後五遷道場皆革律爲禪吳中尼剎禪林寔始於照也太宰鄭公居仁奏　賜號幷紫方袍　上堂曰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眞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有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　上堂曰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之一壁只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齩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淨因佛日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禪鑒體淳禪師　上堂曰養由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輪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鼇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輪拗折弓箭去也擲拄

綸疑綸文同

杖下座

本覺法眞守一禪師法嗣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巳見歸隱故山侶猿鹿五馬聞其風遣使邏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尼法海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禪師後領旨於法眞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結霧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嘉泰普燈錄卷第八

音釋

疏音疎　潸音刪　愕五各切　胎與之切
泒下沒切　腯音突　兕徐姊切　纛音毒又音導
穠音農　酋自秋切　砑音訝　殂昨胡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青原第十三世 雲門七世

投子證悟脩顒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海印智月禪師不知何許人也久參證悟深達法源自京師出居潁之薦福紹聖三年移香嚴上堂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　聖紹續祖燈只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鍾鼓響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菱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眞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巳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床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卻須倒喫薦福手中钁柄莫言不道僧問法雷巳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曰三月三日時千華萬華拆云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曰切忌隨他去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越之嵊縣鄭氏子　上堂

日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紹興六年五月日誡其徒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六安人族夏氏生而祥光現舍文殊行堅禪師遊見疑火也詰且知師始生堅歎曰非凡兒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張氏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崇寧初往嘉禾依淨照於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照徙長蘆命首衆政和初儀真守吏部李公彥以城南資福邀師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渡江行化見之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只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　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只是舊時行李處等閑舉著便殽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華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　旨居焦山閱四稔　詔住慧林靖康改元匃歸不聽秋再辭乃　允徑之天台石橋尋徙靈巖久之　勑補蔣山未數月退居洞庭之包山復應王氏請爲圓覺第一祖　上堂曰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堦級切忌無堦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　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只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斷羈卓拄杖曰平出平出　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　上堂昔有人獲一塊鐵鑄作一座方響人聞之便生逸樂之情謂之樂器後將方響打作一口磬人聞之便生善此後因人從軍卻將磬鑄成一口劍人見之便生驚怖更後時又將劍鑄成一尊佛人見之便生歸向諸仁者大都只是一塊鐵因甚麼起得許多驚喜善惡之念試思

之　僧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呑曰只恐他無下口處云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訝也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呑了云無一念時如何曰捉著闍梨　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曰啞子喫蜜云道得不知有時如何曰鷓鴣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　問如何是佛曰面黃不是眞金貼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紹興二年四月望爲衆小參僧問末後句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二十日果示微疾竟留告終壽五十六臘三十六火浴戒體光分五色獲設利者無數竹石草木煙所及處累累如綴珠穴土爲坑隨鑁亦有之分靈骨塔于包山之顯慶思溪之圓覺

平江府光孝詵悟如瑣禪師建寧魏氏子　開堂曰僧問如何是蘇臺境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淸云如何是境中人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曰近日如何僧擬對卽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及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紹興府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岩喚主人公語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嚴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只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竪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中端坐而逝實紹興庚辰八月二十三日也火葬日闔郡捧香薪送者擁道師蛻身搖動咸謂其復生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上堂曰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是何曰坐久成勞云見後如何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自幼南詢至泗州依覺印於普照一日請方丈問云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

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鸕鷀守空池舉未絕印竪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餘語未見）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衢之西安人族社氏父母禱金華聖者一夕夢梵僧入家乃生弱冠祝髮志慕游歷因閱趙州語默契心源及見覺印言其所得印特稱之後八坐道場　上堂曰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知閑倚禪床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甘露德顒禪師法嗣

楊州光孝亢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七顛八倒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曰生鐵蒺藜劈口塞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月印惠海禪師（初住湯泉）　上堂曰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只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　上堂顧眎大衆拍禪床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黃金地上玉樓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月洛陽人戴華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洞庭人族夏氏初得法於甘露顒禪師後機契於佛國以步武高妙侍國入　禁中陞座問答稱　旨賜金襴伽梨自京回蔣山値佛鑑上堂師出問如何是蔣山境鑑抗聲曰你次第問我境中人耶師便禮拜歸衆鑑大喜端明蔡公襄請開法建隆後住洞庭翠峰　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鏡淸明教新年佛法有無師曰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論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麤　僧問大覺世尊昔於波

羅奈國轉四諦法輪建隆今日開堂未審轉那箇法輪曰千江同一月萬戸盡逢春云法輪轉處逢者皆知旃檀藂時香風匝地曰寒山撫掌拾得呵呵

開先心印智珣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宗禪師　上堂曰一不做二不休拽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輥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元豐惠圓淸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恩州人也　上堂曰道箇直下便會早是枝生節外更若舉古明今笑殺德山臨濟驀拈拄杖召衆曰月道德山臨濟有甚麼長處卓一卓喝一喝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只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曰款出囚口云便恁麼會去時如何曰換手推胷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曰十字街頭片瓦子　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云途中事作麼生曰賤避貴

雪竇道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云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君王劍曰四塞輸降款梯山入貢來云如何是諸侯劍曰瞻之仰之云如何是百官劍曰四海煙塵淨六合一家昌云如何是和尚劍曰嬰長郎就

育王眞戒曇振禪師法嗣

慶元府岳林眞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亂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蹀踥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

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皷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竿奮臂點胷何啻稻麻竹葦更逞游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華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奬良久曰萬寳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遺其名　僧問如何是佛曰牛夜烏龜火裏行云意作麼生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第十三世洞山九世

丹霞子淳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左綿安昌人族雍氏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一依聖果淸俊歷七稔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入室次霞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契悟徑歸見霞方侍立次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云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抵長蘆謁祖照禪師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宣和三年照稱疾退院四年秋經制陳公璋請師繼席衲子憧憧堂盈千七百衆建炎末自儀眞游四明之補怛洛迦山又之丹丘天峰受閩中象骨請紹興初　勑住育王從温之龍翔確其律居移徑山及崇先新寺　上堂曰我於先師一堂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　上堂鹽決定鹹醋決定酸大家知有這滋味因甚麼却喚作割茅刈草底人還知他家未穩處麼不行尊貴路爭蹈上頭關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　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戸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

成未然趂涼般取一轉柴　上堂天曉濃霜白依然
境未分出門無所辨華鳥寂無聞正恁麼時作麼生
是虛不墮位要須擊起氷河焰莫使凝然凍不回
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
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　上堂處處覓不
得只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箇一處良久曰賊
身已露　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
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復曰喚甚麼作
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
師大笑曰我却疑著云和尚為甚麼却疑著曰野華
香滿路幽鳥不知春　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
曰石人行處不同功云向上事作麼生曰妙在一漚
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郎恐不恁麼　問不求
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曰古鏡臺前荒草秀云便恁
麼去時如何曰金烏銜片玉二十一年九月壬子
慈寧皇太后幸寺　命開堂乘箔聽法　賜金襴銀
帛靜月末示疾十月旦　太后遣中使宣醫候問從
容而別即加趺而逝龕留七日　太后降香錫金以

侑齋祭塔全身于院西挑華塢壽六十四臘四十五
二十三年秋　謚曰悟空塔名淨照
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之隰川人族李氏母
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師
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
佛陀遜禪師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
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
十四具戒逾三年渡河之洛坐夏少室秋至香山謁
枯木成禪師染指法味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
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於言
下釋然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云某今日失錢遭
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時年二十三）　霞領大洪師掌
記宣和三年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
眞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鳥穿弊且
易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耶衆
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之普照次
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而天童屋廬湫隘師

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萬指餘　上堂曰黃閤簾垂難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須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　上堂空劫有眞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淸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　上堂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白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只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只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只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㊉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鄽云如何是不來去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　問一絲不著時如何曰合同船子並頭行云其中事作麼生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曰一任塡溝塞壑　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云一步密移千聖外通身放下劫壺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云理既如是事又作麼生曰歷歷纔回通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云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云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師趙公令詪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爪髮漸長奉

全軀塔于東谷僧臘五十有三其生前所遺髮齒設利綴之如珠或髮貫其中至今以誠心求者必得戊寅春　謚宏智塔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　上堂曰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晩簇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上堂舉船子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只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懸有時凝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湡禪師　上堂曰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華

焦山枯木法成禪師法嗣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　上堂曰離四句絕百非德山棒猶鈍臨濟喝還遲七佛已前消息子相逢何待更揚眉諸仁者若作無事商量正落闡提群隊若作佛法領解又是特地新條而今直須撥開向上一竅坐斷千聖舌頭運出自已家珍始有衲僧巴鼻儻不如是滿口嚼冰霜逢人向誰說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云意旨如何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上堂天封一語時時直與莫挂胷襟切須記取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　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拜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雍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初住汝州實應次遷丹霞　上堂曰威音已前誰富辨的然燈而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眞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

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以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元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又且如何道得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淨智大師慧光宣和三年春　勑住妙慧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石門元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長樂人族陳氏年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寮一日秉拂罷師前曰某竊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蹈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十二年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十關與萬關

(十疑千)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　上堂曰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乘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曰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乘疑秉)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大師名道其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尼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自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眞懿慧蘭禪師　上堂曰達磨大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道便與驀胷

搊住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貽累兒孫慧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麼去也擲拄杖下座　中秋雨下上堂家家啓戶待嬋娟豈謂風雲翳碧天以手打一圓相曰賴得箇中消息在團團不動照三千　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華少室峰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只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禧誧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　上堂曰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淸涼地剛被熊峰染汙他染汙他莫啾啾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淸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寶峰闡提惟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靑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公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岩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時闡提主招提寺已與往來一日詣寺提望見拊掌笑曰曹洞之宗賴子振矣師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剌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伹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特　賜號眞際俾居圓通　上堂曰山僧二十年前兩目雙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靑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譬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剛

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　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相似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雙眼紹興乙亥夏某月五日有異識次日泊然示寂閣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又分窆疊石原壽五十六臘三十二其偈頌流行者幾數百篇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　上堂曰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靑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之仙居人族王氏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削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還聞寶峰名尊當世往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　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羸羊絕迹蒼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儷我相忘觸處玄　上堂火裏靈苗秀無根偏界生諸人如體悉千里共途行若也未然放出連天荊棘直教大地崢嶸　僧問如何是大死翁道曰不落正偏圓云如何是大死翁德曰深山藏不得獨露有乖疎　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黑面老婆披白練云如何是偏中正曰白頭翁子著皂衫云如何是正中來曰屎裏翻筋斗云如何是兼中至曰雪刃籠身不自復云如何是兼中到曰崑崙夜裏行云向上

還有事也無曰捉得烏龜喚作鼈云乞師再垂方便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云何得干戈相待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其服至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留兄遊家寫遺書別道舊隣里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世壽六十有三坐夏四十有五

衢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人族黃氏未冠爲僧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古木清噫儞是何人師卽禮辭持以還浙至南徐焦山展挂次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聞卽契悟（有本小異）遂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次遷淸涼　上堂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四明之瑞岩建康帥再以淸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厭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華未幾終於瑞岩

衢州烏巨凝憨如懿禪師　上堂曰至道休存佛祖言更須放下莫論禪未彰文彩全提妙暗裏虛明徹底圓

大洪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　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只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將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大洪淨嚴守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　僧問須菩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云未審是何宗旨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音釋

誧音普　崢音盛　釜音父　蹀蘇協切

蹀徒篋切　沔音緬　憧音衝　侑禹救切

隰音習　湫在九切　誏音艮　懜武亘切

甬音乏音勇耳劄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黃龍三世

泐潭懋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戚靜禪師。郡之山陽人。族高氏。甫冠落髮受具。游講肆。慨然曰。義學豈吾事哉。乃去謁名宿。晚契悟於泐潭。望重江湖。凡三董名剎。住勝因日。嘗臨池為堂。以燕息。名曰戲魚。故叢林雅以稱焉。上堂曰。游偏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笻帩履。乘輿而行。掣鉤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氣候欲流金。炎威將鑠石。扇子搖明月。雲片聳奇峰。鑪成繭而麥漸收。筍抽籜而梅已熟。薰風習習。逝水滔滔。鵲噪森松。鶯啼脩竹。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有願必從。無剎不現。正當今日。人天會上。還有得見底麼。如無。聽取崇寧老從頭說向公。上堂。匣中寶劒。袖裏金鎚。時節既彰。莫辭拈出。擊開關鏁。斬斷葛藤。令他跳出生死門。驀過荊棘路。人人似生師子。箇箇如活大蟲。休教著布過他州。直待還鄉衣晝錦。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伊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不見道。若不

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云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賓置筆儼然而逝茶毗收設利靈骨建塔奉藏臘五十二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虎丘隆禪師游方倚及親見　上堂曰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雪峰有需禪師興化莆田洪氏子　上堂曰山僧尋常不欲潑水向諸人耳裏撒砂向諸人眼裏何故水若入耳終壞耳根砂若入眼必爲眼翳若是皮下有血漢聞恁麼道便好瞥地去若能如是三世諸佛覓他蹤跡不得十聖三賢階級他不得一大藏教說他不著爲甚麼如此只爲他聖凡情盡數量管他不得於衲僧分上早不著便了也那堪向老胡口頭盛將涕唾向口中嚥陷如人患瘡喫鹽梅相似雖則一期引發津液豈知他日抵債去在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　上堂曰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人族畢氏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游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擬問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托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籠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群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曰　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鄉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沐浴陞堂說偈遺衆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

風動寒巖冷鷺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圓璣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仙遊人族蔡氏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熙寧二年以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建中靖國出住灌溪三年謝去未幾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　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　錫以命服與圓機號　上堂曰諸佛出世無法與人只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看看這箇變作執金剛神被金甲持叉當門而立佛來魔來天來人來被喝云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直得釋迦鈍耳彌勒攢眉自餘依草附木無主孤魂孰敢正眼覷著咄饒他氣宇如王也是冬行夏令　上堂把定乾坤照破髑髏卽且從你如何道得雲龍亭會句良久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　福嚴專使主僧問如何是把得住底句曰巍巍石耳峰云如何是把不住底句曰渺渺侯溪水云去則不去時如何曰三峰指天云去則便去時如何曰一驢兩脊云恁麼則小出大遇也曰舌拄上齶　問如何是佛曰狗啣赦書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黃鶴樓前鸚鵡洲政和二年建窣堵波于西峰之麓庵其傍明年十月九日乞　旨以嫡子守慧繼席　朝廷從之退藏西庵縉白愈敬四年十月九日粥罷忽集衆書偈已趺坐垂誡二百餘言其略曰至道虛寂逈脫根塵光境俱忘靈機絕待眞常任運寧屬去來應用無方不存格則牢關敲磕電激難通直須鐵眼頓開可以死生無間自茲訣別可葬全身三百年後當與佛事臨

行一著不落見知折半破三好好薦取隨聲拍膝一下翛然而逝世壽六十有八僧臘五十門人如其誡奉全身入窣堵波有聚師平日所遺髮爪者火之收設利甚富郡守上其事　謚妙空之塔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人族張氏兒時嘗習坐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纔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深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四明遂留中峰有僧來禮拜師曰近離甚處云天童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云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便打師剛毅志高少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睨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俗子者交爽盟交至師竟不出正言陳公闢書堂爲庵延師咨參居三十年殊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感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趺坐終于此山陳公嘗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投子廣鑑行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郡之餘姚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剃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承天英天童交白牛鄉保寧璣佛鑑懃龍門遠死心新三祖宗洞山微皆有機語始至投子鑑問鄉里甚處云兩浙東越曰東越事作麼生云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已是同是別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曰此猶是叢林祗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堪嗟古人心難與今人說語與時人同意與時人別語同人盡知意別少人別今人不會古人意今日教我如何說直饒會得寒山意秋月碧潭猶未徹如何得徹去此夜一輪明皎潔縱目觀瞻不是月是箇甚麼咄　上堂舉德山托鉢話乃曰棚頭鼓未鳴部樂未抹搶竿木遑伎倆著忙出定場懡㦬便回去一段最光揚室中嘗問僧三箇槖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對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溈海評禪師　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森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迷津

象田梵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壯棄俗爲僧偏造禪關晚謁象田始悟心要　上堂曰休將碧落中秋節來並曹溪無相月冷淡非關玉兎光虛明直透銀蟾先圓不圓缺不缺一道靈光無間歇照人何處不分明直下承當眼添屑本無生亦無滅只有休心最親切採石江頭弄影時謫仙到此空顛蹶咄　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曰更待夜深看云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曰爭怪得老僧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　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黃龍死心悟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臨江人族龔氏少依禪居寺十七試經得度歷參名宿後契機於死心執侍十有四年以大法託之心去世師跡晦而價愈崇宣和中開法隆慶次補禾山　上堂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上堂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殊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獨中淸淸中獨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　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眞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箇絹婬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懡㦬　上堂崇覺門下莫有證悟三空心明八解底衲僧麼若無則辜負巳靈若有喚來與崇覺提鞋挈杖便下座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興陽何氏子　上堂曰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豎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成都靈泉人族張氏自幼業儒嘗從眞覺勝禪師游有省卽辭親師中江資教

筋疑筋下同

希則崇寧改元得度學楞嚴踰三祀旣極其要南下謁玉泉勤大洪恩谷隱顯未能深到聞死心受晦堂囑付其門庭壁立多訶罵諸方卽往謁踰數年未能徹證令親慧宣首座一日與宣食餈次偶舉公安二聖嘗遺履長數尺於富室倉廩間事及干祿射利網捕偷兒等輩禱之皆遂其志豈正直所用心哉宣不答師辯不已宣以筋揖之卽領悟曰今日食餈方得其味心開然之後笑謂師曰吾老矣欲得一孝順子分付活計奈汝兄弟頻來反倒何云不彎射羿弓何以報深德心復笑曰賊賊巾侍六載以母老西歸初受香於廣漢之龜山成都之保福繼四董名刹　上堂曰若論此事譬夫望中秋月色十分圓滿正當滿時缺向甚麼處去洎乎十六十七漸漸復缺圓滿之相又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月體本無圓缺我信是人未識其月學道之人亦復如是正當迷時悟向甚麼處去及乎悟後迷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本無迷悟我信是人未達其道還委悉麼百尺竿頭天欲暮急須進步問曹溪　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

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問如何是無生路曰五里復五里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一步一徘徊紹興乙丑九月十六沐浴淨髮書偈囑累已復曰叢林事例今則爲昔趙州道底好屈好屈侍僧曰和尚五十年手段至此當如何師曰明破即不中擲筆叉手而逝荼毗設利五色門人合靈骨塔于寺之西原壽六十有七臘四十有三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遺其氏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茆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士夫俊衲得其言必珍藏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鄰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量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享遂舉筋飫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慧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覩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

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鳴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壽七十二臘五十三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晩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屨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云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謐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廛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日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宗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曰一華五葉後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和尙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

於是道聲籍甚後爲尼名永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繙
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不疾書偈趺坐而終
有明心錄行於世佛果禪師爲之序靈源佛眼皆有
偈賛之

黃龍靈源惟淸禪師法嗣

舒州眞乘靈峰慧古禪師郡之宿松人族項氏早年
試經得度首謁靈源源令看踈山造塔話倏然領契
源難之無爽由是知名出住眞乘遷光孝淨光二剎
上堂送諸路化主次乃曰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何謂
乞士上從諸佛乞法以資慧命下從檀越乞食以資
色身乞食資色身也則千門萬戶貴賤隨緣折我慢
之幢益他人之善乞法資慧命也則三椽位坐寂照
凝神內忘智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倏然與群有永
分混融與太虛同體更有一人亦不大智上來亦不
大悲下化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在凡凡莫能測
在聖聖莫能知十方收不得三世莫能該且道喚渠
作甚麼卽得龍向洞中啣雨出蝶從華裏採香歸
上堂瞻仰尊顏巾子峰寂然不動證圓通善財別後

無消息落日樓臺一笛風紹興丙辰八月十九示寂
塔于黃龍之方山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七閩長溪人族姚氏幼得度
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有老宿居几右閱
華嚴金師子章師旁睞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
時現因疑之會海印爲參徒請益罷擧拄杖曰了卽
毛端吞巨海始知沙界一微塵師猛省通夕不寐遲
曉語老宿宿曰吾不如汝然可謁東林總必了于大
事師至東林總已歸寂乃依死心久之往參靈源於
黃龍留三年源每以向上事激之無所湊泊偶讀古
洞山錄豁如也作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
方八面絕遮攔萬像森羅齊漏泄後分座眞乘應上
封之命遷道林退歸閩中居大乘乾元靈石鼓山
上堂曰達磨未來懷藏至寶頂警有珠達磨既來卞
和刖足楊朱途窮來與未來何處得這箇消息還知
麼擬議之間知君罔措　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
川雷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
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

森羅萬像病森羅萬像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
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
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紹興間
說偈遺衆泊然示寂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郡之靖安人族胡氏師
生有厖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下髮往依靈源即
明深旨宣和初江守徐公任道請居天寧三年遷黃
龍六年詔住京師天寧　皇叔祖仲恭表　賜命服
師名　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
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撥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
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僧問人天普集龍象
交參學人上來請師說法曰枯木無橫枝鳥來難措
足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人族徐氏少依化度善月
圓願登具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
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
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
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

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次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
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
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
末大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
　上堂舉大隨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
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針錐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芒鞋
竹杖走紅塵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十字街頭逢上祖
云如何是主中賓曰御馬金鞭混四民云如何是主
中主曰金門誰敢擡眸覷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
宗乘又若何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南人族莊氏冠游京師
於天清寺試經得度至三衢謁南禪雅禪師次依東
吳定慧式禪師誦華嚴奧妙聞靈源開法太平道鳴
四方即往造値夜參適中其病遂猛省投誠入室源
鍛以差別機智且戒其緘默餘十年辭謁佛鑑命分
座舒守察公傑以甘露請開法後徙天寧　上堂曰

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瓮盤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　上堂醫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内竹抽籬外筍潤東華發潤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猫兒會上樹云早知如是終不如是曰惜取眉毛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天旱爲民愁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絶毫絶釐云出世後如何曰塡溝塞壑云出與未出相去幾何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　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馳還　上見大悅而京城傳爲盛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　歲旦上堂曰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鉤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栖禪師興化人也　上堂曰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　上堂曰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不消懺悔且得寃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遇禪師信之上饒人族璩氏於景德尊聖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靈源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源許之自爾名流江浙　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咸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只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上堂回互不回互覿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紹興甲戌九月十三集衆說偈而逝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上堂道震禪師金陵人族趙氏少依覺
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
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
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啣
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
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擧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
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日擧箇
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
當面眼擧箇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
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
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只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卽向汝道
　上堂眼見色時耳便聾耳聞聲處眼無功覿來不
對靈禽報樹上楊梅似火紅　上堂雷聲震地室內
不聞大鼓游光攬不盈手靈利漢直下便了何須撞
入膠盆若更問龜毛有幾莖兎角長多少直饒你一
鏤鏤斷雲山我亦不向汝道　上堂黑漢賣炭不識

秤上星狂子疑頭將謂頭在鏡忽然省悟非邪非正
山河大地久成正覺釋迦老子未有佛性　上堂少
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
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
未點地在　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
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礙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大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勖
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師
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
長蘆慈覺賾禪師翁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
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
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圓悟禪師住蔣山
見曰此法器也悟奉
　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
末自天寧至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
守實文劉公彥脩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利　上堂曰
衲僧正法眼照破鐵圍山四方并八面尖角更團圞
雙椎擊法鼓一擊透玄關乾坤收不得留與後人看

既是乾坤收不得從人作麼生看要會麼門庭開處無施設松檜風生助寂寥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二十八年春退席長蘆歸天台萬年之觀音院鑱浹日忽示微疾囑門人具龕釘內至三月四日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別衆曰吾不能聽諸方來此寐語即自扃鑰有頃主事令匠者啓龕捫之肉猶未冷八日塔於觀音院之後臘五十二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人族陳氏十四圓頂即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　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肯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肯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只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鎚子也得三文買

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曰江南有云見後如何曰江北無戊寅三月十三示寂於東庵壽六十三臘四十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　示衆擧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旣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　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曰天静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云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之綿竹人弱冠從馬鞍廣禪師下髮登具南游至夾山依曉純禪師咨參有省棄謁芙蓉楷梁山歡歡指見青原師抵青原一日原入室擧拳以示師契悟原摑而印之踰年歸隱故居郡守以延祚補處次遷彭之曲尺　解制上堂曰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莫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巳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値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餘三十年人無知者偶遺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

飯菜熟飯香人已饑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
猫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害居士張公力挽其開
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潼川飛烏人族王氏少
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
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
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
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
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云這箇又作麼生師一
笑而出服勤七祀南游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
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
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
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
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
處只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
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云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
我不是不會只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
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
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
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
深海底行向所得之語告之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
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云猫有歃血之功虎有
起尸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
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云離鄉四十餘年
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
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
相　上堂學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曰我與你
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其六窻中有一箇
獼猴外有人喚云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
應仰乃禮拜起云適來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曰
你有甚麼疑云只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下禪床
把住曰狌狌我與你相見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
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
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
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

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櫃不得如何是這圈櫃曰井欄脣

大潙祖瑃禪師法嗣

眉州中嚴慧目雲能禪師本郡人族呂氏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游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游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潙潙問上座桑梓何處曰西川云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云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云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潙云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潙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竪起拳潙云菜刀子僧云爭奈受用不盡潙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竪起拳潙云也只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胷築之潙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等刹厭於世務結茆賴婕曰慧目竟終老焉師道望顯著行解相應又以慈忍接人爲士大夫耆

木邊本

衲宗仰　上堂曰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塊柴云一大藏教只說這箇後來眞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卽不然竪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領悟云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云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盡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慧目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上堂曰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　一日普說罷師曰

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扶策行數步屹然而化

兜率真寂從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　上堂曰等閑放去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跪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　上堂曰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分到者心安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曰跪下分付云第二義門又作麼生曰千家簾幕春光在幾處園林秀色新

法雲佛照杲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辯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鷂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迴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　上堂曰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眾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笑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雕落碧空　上堂舉溈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祗對溈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溈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溈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只恁麼卻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者遺其氏里幼為苾芻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適至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

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只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收中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寤卽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青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迹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人族鄭氏世爲儒嘗兩與貢籍不第慨然慕丹霞祝髮受具浮峽而下謁名宿於諸席後至泐潭潭方自吳中回首衆一日普說衆集潭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潭對衆爲印可於是道聲四播去游淮浙末幾旋豫章廬於泐潭之前障目曰典牛庵出住雲蓋徙雲巖　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得卓曰一任衲僧名邈

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　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褲口事出急家門　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上堂曰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第二月

文殊宣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　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嚴陵人也　上堂曰萬

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　上堂自古至今叢林道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落大衆會麼萬仞崖頭會借路百千禪侶燕生疑只因滿眼多巇嶮不識天然却問誰參　上堂舉睦州示衆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惺惺寂寂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寂寂惺惺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惺惺惺惺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寂寂寂寂云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師度夏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項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云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崐山人族朱氏年二十四被緇服進具游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擬對曰曰不是不是豁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曰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繈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梵言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　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旣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

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岳露屍骸

嘉泰普燈錄第十

音釋

瑛音英 週音周 瑃音椿 泐音勒
瞥匹蔑切 衣於旣切 漪於宜切 繭古典切
咂音匝 聞音問 喆音哲 楔音屑
毳租悅切 櫕祖九切 齶逆各切 麓音鹿
懡亡果切 蹶音厥 覆敷救切 啐音卒
濄音戈 挈詰結切 餈音慈 羿妍計切
磊魯猥切 飫依據切 戛訖黠切 菽式竹切
矱越縛切 繪音會 峋音荀 儵音叔
髻音計 刖五刮切 厖莫江切 浹即協切
劈匹力切 刮古脫切 鍛都玩切 枿牙葛切
椿朱江切 吧音巴 庠音祥 愿音願
轟呼宏切 狌音生 歕音雲 與音預
續胡對切 凳丁鄧切 閧胡貢切 濼音力
懵莫孔切 癢餘兩切 巇虛宜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楊岐三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佛鑑慧懃禪師郡之懷寧人族汪氏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往及悟在金山染疾因悔過歸白雲方大徹證師忽至意欲他適悟勉令挂錫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高聲再問州曰儞問我家風我却識儞家風了也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令主翰墨與圓悟語次悟舉東寺問仰山索

珠話至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却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曰東寺當時索一顆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曰兄向時安有此語耶相笑不已明年謁太平淸禪師命爲第一座會淸之黃龍以師繼之法道大播政和初　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　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椹服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西瞿耶尼東弗于逮於此觀得可謂妙圓超悟只在如今其或未然遂指問話僧曰且看這僧敗闕問答已乃曰問話且止何必紛紜不見道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況祖師心印諸佛本源千聖悟由群生性命非中非外不滅不生在聖在凡無增無減彌綸天地混茫太虛而不知其大鼓變陰陽陶鑄萬物而不宰其功浩浩然不可以語言造昭昭然不可以寂默通語言求之翻成諍論寂默求之墮於斷滅到此唯聖與聖乃能共知以何爲證豈不聞我　大宋仁宗皇帝有修心偈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

但傳心後人若悟眞如理密印由來妙理深敢問諸人如何是眞如之性如何是密印妙理假使目連鶖子無礙辨才到此也須亡鋒結舌唯有山僧今日幸逢快便爲國開堂得路便行豈畏旁觀笑怪舉拂子曰看看豈不是諸人眞如之性豎兩指曰豈不是諸人密印妙理於斯薦得同報　國恩其或未然別容理論叙謝已復舉二祖安心話遂曰覓心不得乃安心悟了爭如未悟深萬丈寒潭秋月白一聲雲外老猿吟積塵成嶽削鐵成針少室山前無異路遊人來往自崎嶔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鶯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榜樣　上堂鐵非至寶鑄太阿而價直萬金心是塵緣悟眞空而頓超十地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移南作北一任縱橫坐斷十方一句作麼生道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

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烏啄珊瑚樹鯨吞盪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　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儞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只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　上堂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裏雲門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此二老宿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　上堂八月二十五有賓兼有主襯出雪峰毬打動禾山鼓天帝釋搖頭大梵王作舞不透上林關未敢輕相許空生不解此家風惹得岩前華似雨　上堂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乃曰儞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儞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洩不通已露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云弓折箭盡時如何曰一場懡㦬　問不與萬法為侶有是甚麼人曰拶破露拄云歸鄉無路時如何曰王程有限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曰六六三十六　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曰鐵牛齧碎黃金草云恁麼則親見五祖也曰我與儞有甚冤讎云只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云為甚悽悽暗渡江曰因風借便　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進前退後愁殺人云如何是賓中主曰眞實之言成妄語云如何是賓中賓曰夫子遊行厄在陳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終日同行非伴侶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大斧斫了手摩挲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曰昨日有人問老僧不對云未審與即心即

佛祖去多少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云忽
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曰儞家在甚
麼處云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曰未到家在更道
云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未
爲分外　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書幺字僧纔
入擬曰會麼僧擬不擬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
示衆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
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
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奉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
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火後
門弟子奉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東京天寧佛果克勤禪師彭之崇寧人族駱氏世宗
儒師犀顱月面骨相不凡幼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
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
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
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
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
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

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
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總僉指爲法器而晦
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白雲盡其機用
祖皆不諾且訶曰汝欲了生死大事何以意氣得耶
師不顧趨出抵吳中已而復還祖迎笑曰吾望子久
矣即命入侍司會部使有解印還蜀詣祖作禮問佛
法大意祖曰不見小艶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
檀郎認得聲使者惘然師旁侍竊聆忽大悟立告祖
曰今日去却膺中物喪盡目前機祖曰佛祖大事非
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師述偈曰金鴨香囊
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
人獨自知由此所至衆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
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
覺再出蜀次荊南會無盡居士張公商英以師禮留
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　賜紫服師名
政和中　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名振京師
勅補天寧萬壽　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
山適　駕幸維揚入對　賜圜悟禪師改雲居久之

復領昭覺　上堂曰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拄一亘晴空萬古春　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咸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
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　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然雖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　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只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舉步越東勝身退身入西瞿耶回首望北鬱單捏拳蹈南閻浮淨地裏看是箇沒量大人正眼觀來猶是龐莽麴末須知四維上下無邊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刹捏為微塵一一塵中現無邊身說無量法猶只是順機教看篋籮著楔而況提向上鉗鎚用作家爐鞴便是偏界德山有棒無下手處偏界臨濟有喝無啓口處偏界金色頭陀有定力無容身處正當恁麼時驀然有箇承當擔荷得趂向得行履得且道向甚麼處著渠山僧有箇著處待說又恐成露布擬不說又却辜負當機說與不說一時拈却最後一句放開話會去也青松下明窗內玉殿珠樓未為對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委

悉麼天台華頂秀南岳石橋高　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瞻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未審還有過也無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云這箇是境那箇是法曰却被闍梨奪却槍　問古人道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阿那裏是他住處曰騰蚰縋足露布遍身云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曰却須截斷始得云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曰高著眼　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如何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云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又作麼生曰入荒田不揀　問勿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曰十重也有云如何是關中主曰放過一著云作何面目師便喝　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華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云如何是境中人曰僧寶人人滄海珠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曰且莫亂道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山僧有眼不曾見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闍梨問得自然親云如何是人境俱奪曰收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放　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未審意旨如何曰直超物外云雪峯三度到投子九度到洞山又作麼生曰別是一家春云恁麼則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曰一任卜度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云只如樹倒藤枯溈山為甚麼呵呵大笑曰愛他底著他底云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曰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云如何是和尚頂相曰錯僧禮拜師曰果然果然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曰金剛手裏八稜棒云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曰鷂子目連無奈何云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曰放下雲頭云忽遇其中人時如何曰騎佛殿出三門云萬象不來

渠獨語教誰把手上高峰曰錯下名言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之側壽七十有三臘五十有四六年三月　謚曰眞覺塔曰寂照

舒州龍門佛眼淸遠禪師蜀之臨卭人族李氏爲人嚴正寡言年十四圓具常依毗尼師因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問講者莫能對遂南游江淮首參眞覺勝禪師無契棄依太平事祖數載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趺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儞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侍祖祖見師凡有所問卽曰我不如儞儞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儞師愈疑每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一日見師欲訴意遽引師耳繞圍爐旋行旋告之曰儞自會得好師曰憑公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儞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後典賓海會雨夜讀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撥火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聞之問曰青林般土話古今無人出得儞如何會云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云我道帝釋宮中敕赦書悟喜曰遠兄便有活人句祖亦然之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學者爭集逾十二年　勑居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　賜師號及紫方袍　上堂曰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柏冰鏁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盞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儞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　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　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鑠樣牛上騎牛笑殺人　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虵

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
上堂面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為甚麼却不
見壁這邊便見條臺倚子壁那下為甚麼分疎不得
咫尺之間尚爾況十方世界耶參學人若不明此當
知參學事卒未在　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
望漢樂矣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
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
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竪拂敲床睦州
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
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
江過岸休更釘樁搖櫓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
家裡漢還見家裡事麼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未審這箇壞不壞曰黑漆桶裡黃金色　問道遠乎
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曰頂上八尺五云此理如何
曰方圓七八寸　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
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云這箇喚作甚麼曰
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　問僧孤燈獨
照時如何僧無對代曰露柱證明聞開靜板聲師乃

曰據款結案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
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
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
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壽五十四臘四十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也壯為道人於崇
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
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
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次參涌泉
誠子湖覺開先暹羅漢英三祖宗太平清鍾山佛慧
圓通法鏡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
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
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　上堂曰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
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
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
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
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
不免重下注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

弄一場　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
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太抵還他
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　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
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辜負平生煉行厭
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
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
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
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
何曰人天合掌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　問
如何是句到意不到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云
如何是意到句不到云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云
如何是意句俱到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云如
何是意句俱不到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
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加趺而逝十一閣維獲
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人族郭氏於乾明寺剃染
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
悟述偈曰顛倒顛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
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
作麼生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
歸住青溪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旣是大像因甚
麼肩負兩楹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
彌勒化境觀音何來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
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云伏惟尙享師詬曰老
賊死去爾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師
後遷九頂道播閩中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
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
登鞍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示衆機語未見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人大儒趙
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
師成教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
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
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
遂謁祖見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
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

般伎倆只要儞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
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
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
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則好只是未曾
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
及到見師來便問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
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
其所對了無凝滯至紫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云
不是却如何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云望和尚
慈悲指示曰儞看他道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
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
向紫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紫胡結舌無言老僧
鉢口有分便是儞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
笑曰不道儞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只似先師下
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
嗣他謂他語拙者蓋只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
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
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

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
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
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
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
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　上堂曰
夫參禪至要不出箇最初句與末後句透得過者參
學事畢儻或未然更與儞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
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
別傳三須會有情說法與無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
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
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
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
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床子受得天下人禮拜
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虗頭他時
異日閻老子未放儞在有則出來大家證據若無不
用久立珍重　上堂君王了了將師惺惺一回得勝
六國平寧　上堂舉臨濟參黃蘗之語白雲端和尚
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　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只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只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只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之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　上堂自已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　上堂舉雪峰普請自負一束藤中路見一僧來便抛下僧擬取次峰便踏倒歸舉似長生曰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師曰雪峰一踏別傳教外雪竇一踏千古無對長生答對失錢遭罪若人點撿得出老僧只呵呵大笑且道笑與踏是同是別良久曰參　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曰備聞熱麼云聞曰且不聞寒云和尚還聞熱否曰不聞云爲甚麼却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孔穿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中心樹子屬吾曹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一釣三山連六鼇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好云出水後如何曰好云如何是蓮華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　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云只如這箇作麼生藏曰有甚麼難云且作麼生藏曰衫袖裏云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曰不可是鬼云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曰老僧有眼不曾見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云終日喫時未嘗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曰阿誰教儞恁麼問僧進前鞠躬云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　問如何是山裡禪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云如何是市裡禪曰六街鍾鼓韻鼕鼕即處鋪金世界

中云如何是村裏禪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謌鼓腹樂昇平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問得甚當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答得更奇　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只是不許人屙僧學以扣師師曰是儞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壽七十有一臘四十有七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八月一日茶毗異香偏野舌本如故設利穫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初依祖令看德山小參不答話因緣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往請益悟云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五祖所示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云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頻釋所疑詣悟禮謝悟云兄始知不欺汝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曰深玄奧(有本小異)祖將示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云某甲道不得只是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　上堂曰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只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荊棘林中舞柘枝云如何是佛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曰　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齩殿上嵬刎終日相對為甚麼却不嗔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偏游叢社後至

五祖告香曰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祖入室舉此話問師儞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云儞只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既曰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云儞不知耶又問儞曾游浙否曰未也云儞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云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絹得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只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祖入寂師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　上堂曰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　僧問如何是佛曰阿誰教儞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元禮首座七閩人也依祖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明取緇素好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禮豁如且曰今日緇素分明矣二年祖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祖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道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云意旨如何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禮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知藏閩之古田人遊方至五祖隨衆入室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眠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即

推出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云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於言下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匝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閦令試說之閦曰某只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瑯瑘永起禪師法嗣一人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瑘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山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云儞顚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瑘瑘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云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曰兒兒來惜儞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便問甚處來云德山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云婆是甚人兒子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屎安休去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靈光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閦初六切　丱音慣　燮蘇協切　嶔音欽
耍沙瓦切　齧五結切　駱音落　骰音投
創音瘡　矍居角切　渥於角切　楔音屑
縢音藤　洵音荀　歙音攝　閬音浪
鼇五勞切　堋方鄧切　瘞依厲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四世　臨濟十世　楊岐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佛慈蹣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人。族劉氏。冠以博學知名。崇寧中入貢。于宗伯不第。慨然有出塵志。師仰山普禪師得度。去依雲蓋老智。得其大略。往扣普融深明旨要。融力稱之。尋往玉泉分座。名震舊京。宣和六年春。詔住右街顯忠寺。久而徙淨因。高宗皇帝潛邸時。賜御書扇面二十一事。及賜錢飯僧。命陞座。建炎初居天台華頂。紹興間移閩中秀峰。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儞諸人切忌認藥止啼。刻舟尋劍。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從東過西。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指鹿爲馬。會麼。珊瑚枝枝撐著月。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眞。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問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踞坐曰。擒虎兕。剉於菟。坐斷千聖路頭。打破群魔境界。還有如是衲僧麼。時有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曰一釣便上。云學人會也。曰休將拔地竹。擬比拂雲松。云爭奈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曰一任撐天拄地。僧禮拜。師拍禪床下座。一日同法眞。慈受。圓悟。十法師。洎四禪。諸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伊蒲塞供。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說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所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無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

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云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云不聞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非有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非無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物契理契機周遍無餘聞者靡不歎仰　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云此宗師之緒餘耳癸亥秋終于秀峰祥異甚衆

潭州南嶽法輪逵宗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也上堂曰若是諦當浹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擬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棱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竪會麼喫茶去　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云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曰點僧云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　問如何是佛曰白額大虫云只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曰毒蛇鑽露柱云學人不曉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人族劉氏於新化廣福寺得度徧踵叢席晚見普融深得法忍出住開福　上堂曰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　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覷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注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靑山依舊白雲中　僧問一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猊臺重

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曰空手捻雙拳云意旨如何曰突出難辨

溈潭景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幼選經得度即依溈潭密授法印　上堂曰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惠素禪師郡之浦城人族黃氏年二十七依南峰俊禪師下髮持頭陀行閱三載辭謁圓悟草堂諸宗匠尋詣寶峰頓悟心法服勤久之龍圖祖公秀實聞府座以萬壽固請師不得辭　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云壞修山主云不壞未審孰是執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䟦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　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云和尚合知某來處曰溈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云和尚眞人大眼目某甲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霸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踍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壽七十有九臘五十有三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　上堂曰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鵲鳴鵶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猶藉不少　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曰無鑄鑠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珍重

隆興府溈潭惟足禪師　上堂曰奔流渡刃疾焰過風已是鷂子過新羅倒拈蝎尾逆捋虎鬚作死馬醫了移星換斗倒嶽傾湫却較些子兩足上座前言不副後語便下座

慶元府啓霞德宏禪師衡陽人偏游師席後契悟於溈潭出住鳥回次還啓霞　上堂曰上士相逢擊石火迸出流星貶眼過是渠成佛已多時堪笑癡禪黒處坐阿呵呵冥然作夢幾時休守却飯籮空忍餓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溈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惟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惟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瓊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其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寶峰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淸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偈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追甚不及修答聲絶而化時十月十六日也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寶峰入室次峰問陝府鐵牛重多少淳叉手近前云且道重多少峰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淳擬議峰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髼鬆髮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梨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人族彭氏幼爲僧徑趨叢室侍溈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既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宣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以列刹禮迎不就嘗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碧落慧蘭禪師法嗣

慶元府廬山無相法眞禪師江南後主之裔也於和之東城廣聖圓具飫游叢社即光孝之室遂舉臨濟參黃檗因緣問之師擬對孝震聲一喝師聞竟死偷心乃蒙記莂留一宿而退由此名重一時出住與教遷薦福及廬山　上堂曰廬峰深處無人到門前雪壓枯松倒板聲驚起夢中人一條古路淸風掃　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淸華發蟠桃三四株

青原第十四世 雲門八世

淨慈實印楚明禪師法嗣

溫州靈巖德宗禪師會稽人族李氏於大善寺得度爲城下都表白去遇寶印之席淸苦爲志日唯一食久乃開悟未幾聞文關西道化盛行往謁文見稱賞印聞迎歸爲第一座聲名籍籍溫守以靈巖遣使命住持堅臥不答閉戶絕糧屢日而後就學侶雲萃入院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曰地從三島裏分出門向雙峰中處開會方臘嘯聚衆奔逃師端坐怡然賊至拜敬而去宣和辛丑六月二十三日應供次偶中油毒病革門人請以酒進藥師叱曰有生則有死可破戒而逃死乎乃揮偈曰一生二十四年隨宜建立因緣如今去也何時節風在靑松月在天飲目而化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華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底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illegible]無[illegible]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海月隆禪師　上堂曰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

鎭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之長樂人妙齡得度一鉢游方高行異倫叢林尊仰出住甘露　上堂曰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頭藉

沂州天寧明禪師　僧問靈雲見桃華悟道還端的也無曰錯有所自云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意作麼生曰疑殺天下人

臨安府靈隱圓智法淳禪師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師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靈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驀入上堂舉祖照和尚云中[illegible]攙[illegible]不回[illegible]山深境絕[illegible]埃

蘆芽穿膝尋常事一見明星眼豁開先師恁麼說話蓋善盡美要且未有出身一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半夜逾城景象虛雪山深處觜盧都直饒一見明星悟已是當時不丈夫明眼衲僧一任貶剝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霅之寶溪人族吳氏母感異夢而生六歲從鹿苑證大德十三祝髮逾二年謁妙湛於道場聞舉須彌山話言下知歸湛戒其藏器於身復示以雪竇爲道日損偈令洞究一日始徹證淵微亟往告湛湛爲助喜於是以徧參爲志率時輩俊傑如聞庵宗正堂辯偕游淮楚湖湘間依長靈卓保寧璣圓悟勤諸大宗師咸器賞之尤於圓悟室中問答無滯特加前席命典翰拂衣不顧歸省湛於淨慈俾掌藏爲衆說法道聲藹著時年二十三久之湖守以何山從妙湛勾有道者住持以師應命未幾補穹窿瑞光遷育王建炎中退席蹈黃犢游天台紹興初居閩中大吉徙秀峰龜山九來萬指　詔移金陵蔣山蔣山新經戎燼師至一新之復奉　旨擢徑山靈隱庚辰冬上表乞行度牒辛巳春蒙放行是年退藏靈泉乾道丙戌秋適淨慈闕主法衲子荷包懇師陞乞師振之王公炎入山禮請遂不得辭　上堂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礙他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遷從屋裏來扱教臺覺穩聊且勸三杯兄呼弟喚殷勤處留得兒孫辨劫灰　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高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大無端　上堂與我相似共爾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　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在華王座上當作宗乘只向他道牛進千頭馬

入百足　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曰張家兄弟太無良云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曰莫唐突人好　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只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曰左手得來右手用　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曰一畝地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埋沒不少　問擎頭戴角來時如何曰老僧只管看云看後如何曰自起自倒云和尚還出得麼曰喞取一莖草來僧擬議師曰著甚死急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曰屋頭問路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月下抛塼　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曰喫水論噎師以智證精徹操履高邈垂手之際不少假透關之士多望崖而退紹興之來叢林殆欲委地師力扶之以正教化餘五十年而王公大臣有過門者將迎未嘗垂堂嘗謂衆曰吾欲得眞實慕道之士令大徹大悟起雲門一派俾天下向吾教者知有此宗則人自然如水赴壑豈爲枉道而涉叢林耶辛卯正月二十擊鼓辭衆遠近咸集無不泣留侍者請偈至再師呵曰圓照大通與先師皆不作此態卽瞑目而逝後七日塔全身於寺之東嶁號曰常樂壽八十有三臘六十有九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上堂曰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淸合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一畫曰只向這裏薦取

福州大吉法圓禪師　上堂竪拂子曰描不成畫不就吞熱鐵圓解開大口吉山報應如斯自笑人間罕有

鎭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上堂曰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只聞夜雨滴芭蕉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心不生曰七縱八橫云如何是萬法無咎曰一場漏逗

報恩寶月覺然禪師法嗣

嘉興府資聖元祖禪師　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曰拖槍帶甲云貫華千偈

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曰元豐條紹興令云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曰拔席把椀

慧林慈受懷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子爲人克苦凡四坐道場三奉　詔旨　上堂曰不用求眞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僧問飛來峰頂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橋邊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曰芭蕉葉上三更雨云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曰逢人不得錯舉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　上堂曰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殺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虫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　上堂曰靈雲悟桃華賢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塡井今春華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華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　上堂曰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舉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也　歲旦上堂曰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跡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殳處去

廬山萬杉壽隆禪師自繼兄堅禪師之席學者四至一夕小參叙語畢復曰不免舉箇公案辭別大衆良久曰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聲輟而卒衆愕眙時方仲夏如焚留七日神色無少變火後設利如雨

開先宗禪師法嗣

筠州黃檗惟初禪師毗陵錦溪人族蔡氏妙齡捨家試經得度卽詣開先先問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只如此宗作麼生入師擬對先喝曰你纔開口堪作甚麼

師悚然曰願師指示先曰譬如習射念念只在紅心眼無緊盼手不虛拈箭發離弦管取中的於是豁然領解出住黃檗　上堂曰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只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時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曰無偏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曰鐵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　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曰撞頭磕額云退後三步時如何曰墮坑落塹云直得不進不退時又作麼生曰立地死漢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上堂曰如來正眼列祖眞規向出聖凡超諸有表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向背既無向背如何湊泊徹底若能無見見舉頭方證不空空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眞定府人也　上堂曰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衲僧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上堂今朝淸旦萬事成辦直饒只麼休去已是生枝引蔓且道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臥水鐵牛歸北嶺雙趺單枕雁南飛　上堂說不得處作麼生舉舉不得處作麼生會會不得處作麼生明明不得處作麼生透良久曰乞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箇中如未委紅日曉來輝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之臨川人族饒氏舊名節字德操業儒起家自妙齡飽於學優於才工於搜抉高於志節深爲人所知然連蹇場屋不弟後走京師以詩文鳴上庠故一時名士皆與之遊丞相曾公布聞其名延爲上客一日上書陳利害曾不納去之鄧依俞公彥明留數月因館僕占對異常竊恠之謂僕曰汝其有以語我來僕徐對曰某向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海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體究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它也顧僕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

哉徑往扣印旬餘忽掣鎖而悟印印之以偈師作書報友人呂公本中舍人曰某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海印老人處請話咨決從此日日去參正月半間瞥然有箇省處奇哉奇哉世間元來有此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邊勝事佛言一大事因緣豈欺我哉便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牆壁瓦礫雞鳴狗吠著衣喫飯舉手動足處一一見本來面目始悟無始以來生死顚倒爲物所轉到這裏如燈破暗一時失卻豈不是無量大緣乎於是棄婚宦益發囊橐市之與僕同祝髮僕名如琳尊爲兄已而偕琳遍參諸名宿所在蒙肯可歸結茆香嚴之鵲璧賢士大夫初聞師聞顯太息曰吾黨中失一國士重爲四海惜襄守趙公岍以天寧挽師開法衲子爭集檀信委施無虛日方盛而棄去鄧師王公仲凝請居香嚴未幾復棄去道俗遮留不可遂隱於故廬示衆曰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䁿瞳人頂後一推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餘語未見惜其錄非衲子所編今唯文集行於世建炎三年四月日書偈遺衆無疾而逝士庶致祭不輟五月日奉全身塔于日崖之下世壽六十有五夏臘二十有七

（師疑帥）（日疑白）（切字疑剩）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音釋

蹣音盤　泐音勒　琂音言　璘音隣

於音烏　菟音徒　與去聲　眨音劄

鬔音蓬　鬆音松　榾音骨　柮音咄

飫音瘀　扱初洽切　巘魚蹇切　譊女交切

岍口强切　[illegible]音紀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青原第十四世洞山十世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城人族陳氏幼業經圓具冠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徙善權翠巖遷雪竇　上堂曰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麽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麽無被人木槵子換却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麽無借人作屎杓了也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麽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　上堂空劫田地歷歷分明域外風光堂堂不隱憑祖父舊年書契付兒孫今日耕鋤箇中道種不枯直下靈苗秀實功中得妙自然活計興隆足下無私方信本無滲漏得力底須知來處飽參底切忌顢頇若能步步不迷即是吾家眷屬　上堂翠巖不是不說只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只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　上堂少林坐庚嶺行書偈傳衣成戰爭庚嶺行少林坐得髓安心成話墮兩家公案未曾圓後代兒孫作殃禍這殃禍可煞大天下衲僧透不過　僧問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如何是不睡底眼曰論劫不曾開云爲甚麽論劫不曾開曰不顧一切　問如何是道曰雨多根脚爛日盛鬢毛焦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冰肌明似玉雪體瑩如珠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曰半夜紅輪耀大地森羅萬象一時明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曰大地紅塵起虚空不展顔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陶潜醉石今猶在五柳陰中不變春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曰石裏無星火撈著便光生云如何是不在底人曰翻身直透千峰外更不回頭望故關云未審此人如何親近曰白雲路斷無消息佛祖從來不得名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沒却儞鼻孔

云出水後如何曰穿著儞眼睛　問如何是返本還源事曰泥牛入土云如何是禪曰驢詞奪正理云如何是正法眼曰烏豆二十三年十月朔示微恙初三與得法上足翠巖宗靜言別泊然而逝是月十三日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人族栢氏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洪峰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住善權次居金粟　上堂曰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　上堂曰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忘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堦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掛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上堂舉香嚴上樹話乃曰綠鬢紅裙窈窕娘百華園裏採蚕桑三三兩兩羞人見偷眼戲他年少郎

眞州長蘆琳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躕擬議之間郎沒交涉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上虞人族張氏幼依澄照道凝年十一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待制仇公悆請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　勅補淨慈　上堂曰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煙淨臥聽凉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晦藏明覺塔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書偈而逝窆全身於中峰號雙塔世壽八十有七僧臘七十有五

慶元府瑞岩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人族林氏於棲眞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櫚葉聲欻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事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之出住能仁次補光孝瑞巖　上堂曰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時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　上堂頭祖纔始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也無雪處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硾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　上堂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陽府石門清凉法眞禪師劒門人也後住萬壽上堂曰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鈎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　上堂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

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泠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戸飜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功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長蘆眞歇清了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　上堂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華兩岸雪江水一天秋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鴈過長空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　上堂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　上堂曰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華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　上堂曰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備叶露隱全該　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曰滴水不入石

慶元府天童宗珏禪師　上堂曰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上堂曰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韶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曰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照鬧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手竟不收而化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　上堂曰峰頂駕鐵船三更日輪果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也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曰狗走抖擻口云意旨如何曰猴愁摟擻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　上堂曰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川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囌嚧囌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踍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也自到天衣丞夜精勤而脇不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云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云實上座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道宣知藏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宣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臾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堂司後住投子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黃龍四世

勝因戲魚咸青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後住薦山　上堂曰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

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上堂空生岩中宴坐諸天空裏雨華山僧高陞此座諸人如何領會若委悉得去八部不言而自會其或未然賣心求得又何榮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上堂曰同雲欲雪未雲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慜禪師德安桃源人　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有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　上堂曰眞覺彈廣陵散欽山唱菩薩蠻總被岩頭教壞山僧今日輪須彌鎚擊虛空鼓聲爲歲樂唱萬年歡且道被阿誰教壞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華新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不知何許人住山二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餘語未見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沖眞密印通慧守慧禪師　上堂曰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噫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偏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曰牽牛入儞鼻孔禍不入愼家之門

明招法鏡文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　上堂曰奪不奪縱有餘臨岐不分袂富貴却蕭疎句裏不曾舒據慨禹門先自透金魚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一日上堂至座前師搊一僧上法座僧慞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局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驗　僧問

閩疑稠

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日長亭涼夜月多爲客
舖舒云謝師答話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
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封佛心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　開堂日示衆曰拈
華微笑猶乖量外之機斷臂安心何異捉月之見設
使萬機休罷千聖不携還同待兎守株未是通方達
士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
餘神光照徹大千萬有全歸掌握大機大用草偃風
行全暗全明超情離見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
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既泯眞智現前八字打開
分明顯示豎起拂子曰還見麼於斯見得言語路絕
取捨情忘了非生佛未分豈是威音那畔權實俱備
照用雙行流出自己胸襟要且不從人得既不從人
得正當今日祝延　聖壽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四
海浪平龍睡穩萬年松在祝融峰　上堂未開口時
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
關也大難只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上堂南泉
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
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
頭賣貴檢點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
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郡之長溪阮氏子　上堂
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和盲勃塑瞎一時推出來博飯
泥茶爐總不恁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這三轉語天
下衲僧跳不出莫有跳得出底麼喝一喝卓拄杖下
座　上堂黃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
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蘗佛法無多子鈍
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
面趯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福州鼓山師子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　上堂曰大
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
色言語卓拄杖曰這箇是聲豎起拄杖曰這箇是色
喚甚麼作大道眞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
曹門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
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

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曰吞却三箇四箇云圓後如何曰吐却七箇八箇師曰投子和尚雖然善能吞吐要且未知月之所在或問鼓山月未圓時如何只對他道天上有星皆拱北圓後如何人間無水不朝東僧問趙州遶禪床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云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只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未審甚處是轉半藏處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浮山法眞禪師法嗣

峨嵋靈岩徽禪師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黃龍道照德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行實未詳）　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云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二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乞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
　上堂西山靑無謂情洪井碧無涓滴西山人見曷親西山事無可似若是靈利底舉著便知儜懂者付與德山臨濟擲拂子下座　一日上堂顧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云記不得復顧問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分諶禪師溫之永嘉人族張氏年十六禮崇德慧徵落髮微持律刻苦嘗然身燈爲佛事師見曰大丈夫當明佛祖意以光明照大千何區區於此辭謁徑山悟佛鑑懃晚依長靈餘八載悉得其道宣和六年太師劉公正夫捨臨安第爲顯寧寺請師出世未幾擢廬山瑞岩育王法道大振　上堂日出西天入東土雲從龍風從虎一任諸方點頭舉拂子曰只如這箇順行三千倒行八百又作麼生辨

若也辨得横按鏌鎁全正令若辨不得百千年後與
人看　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
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雙
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内外和
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巳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
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
尚　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
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
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顊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
禍事　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
礙我若横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
欲叢林平貼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
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
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
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涖衆
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紹興十八年五月十三示
寂於無異堂後七日塔全軀於烏石庵之左閲世六
十有九坐夏五十有四

湖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七閩福清人　上堂曰有
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
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
杖擊禪床下座　上堂一郎多多郎一毗盧頂上明
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殺訛拈起舊來氈
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人族吳氏幼師景德
寺宗省十九中經選授僧服從南屏妙慧習教觀越
十年易服依長蘆淨照最久晚至長靈未幾總院事
一日擬食餕䭑豁然有省亟造方丈陳所入靈詰之
師呈偈曰打破多年赤肉團大千俱現一毫端縱横
妙用無多子妙用縱横總一般乃蒙印可靈沒師還
里謁天聖琳禪師琳命首衆說法復退席令主盟後
移靈石何山道場　上堂曰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
門前只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
衆若會得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
別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
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　上堂舉臨

濟示衆云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紹興辛未九月二十四日示微疾而終壽七十五夏五十六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　上堂曰蘆華白蓼華江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岩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湖州烏回唯庵範禪師　上堂曰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大衆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郡之瑞安人族葉氏年十九依白岩慧通二十得度游方謁長靈於天寧因看栢樹子頌有省靈歿旋里庵居二紀待制王公輝守郡請開法本寂　上堂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参　上堂舉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雪竇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曰路見不平當與雪屈雪竇只解據款結案要且不知尊者不曾被斬淳熙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壽九十六臘七十七

黃龍山堂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靖江府人也自見山堂得大受用三據寶坊衆所宗仰　上堂顧眎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致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勢下座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十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禪師下髮徧依叢社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淳熙初抵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潙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與今日失利

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曰黃河九曲云如何是不犯之令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入打

泐潭典牛天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人族陳氏十六依護國楚光授方服首謁國清光禪師次謁育王諶萬壽智後於雲居聞板聲契入抵雲岩岩見然之（游時住雲）岩留歲餘告別岩送以偈尋首衆大潙歸里閒法黃岩之普澤繼歷數剎淳熙戊申冬　詔居徑山　上堂曰著意忘懷掘地深埋空洞無象髑髏妄想譬如兩鏡相照中間早已立象直饒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燒炭北山紅到這裏正好喫棒爲甚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然雖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紹熙壬子秋七月示疾至二十七辰初說偈而逝八月二日塔全身於東龕壽七十六臘六十

嘉泰普燈錄第十三

音釋

玨音角　嚚音銀　旻音民　洵音荀

陝音閃　窈音杳　窕徒了切　會音檜

悆余庶切　泞直與切　糝桑感切　摟音樓

擻速侯切　郵音尤　搊楚尤切　懵莫孔切

澁音利　䜶胡斬切　馗音逵　汨手筆切

栩音雨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東京天寧佛果圜悟克勤禪師法嗣上卷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人族季氏冠爲大僧習南山教久而游方機契五祖後於圓悟語下頓明大法出住鼎之德山邵之西湖及谷山道吾　敕居大溈　賜號佛性　上堂曰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旣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蠟梅華　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巳半是處燈火撩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　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齩嘉州大像赫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　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床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閧弄閧弄　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顢頇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　上堂德山棒下金沙異臨濟喝中賓主分

到此若無眞正眼可憐辜負本來人喝一喝拍禪床下座　上堂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尙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由似可末後更愁人　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二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曰山河大地云如何是事法界曰萬象森羅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曰東西南北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曰上下四維　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鄧州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六世祖安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挺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法眞一禪師未幾偶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聞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云請和尙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嘗述偈自適侍悟居天寧命典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王公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　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　旨補靈隱　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　召師演法　賜金襴僧伽梨乞歸西華紹興戊辰秋四明育王遣使固邀月餘始就　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只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省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　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偏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　上堂頂顙一著佛祖不知若玄機尙戢影草未彰通身有透關眼也照不著若過這邊來正按金剛寶王放出踞地師子許你挨拶一步地雖然巳是頭角不全卽今莫有疾焰過風者麼喝曰甚麼處去也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轢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人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　上堂易塡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卻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賊飲水亦須肥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你是田庫奴云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云如何是主中賓曰劍氣爍愁雲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敲骨打髓師涖衆色必凛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七夜書偈付主事曰吾小休至五鼓起坐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筭蹈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壽六十有六夏四十有八　謚曰大悟塔名寶勝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人族朱氏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往扣悟令看國師三喚侍者之語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巳彰那裏是文彩巳彰處但恁麼參取（有本小異）後因悟普說僧出請問十玄談云只如古人道問君心印作何顏意旨如何悟曰文彩巳彰師於言下有省悟未之許一日造室白悟曰和尙休舉話待某

說看悟諾之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師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值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懶誇四分與楞嚴按下雲頭子細參不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來昭覺三載翺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鑒於蔣山鑒問佛果有不會亂爲人說底句會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鑒震聲云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亂叫作甚麼鑒云佛果若不爲你道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鑒呵呵大笑鑒入滅圓悟繼席未幾師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　上堂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上堂呵佛罵祖須是德山作家渡馬渡驢還他趙州手段瞎驢滅却正法眼藏利動君子聾人不用二種語言慣鈎鯨鯢集雲峰下四藤條雙明雙暗大愚肋底築三下同死同生祖佛未興已前向上人提撕此事羺羊挂角之後仙陀客奪鼓掣旗露刃藏鋒作師子哮吼裂破祖師印掃蕩衲僧蹤硬如兜羅綿軟似南賓鐵摩竭陀國水洩不通少室峰前親行此令所以定光招手智者點頭可謂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還會麼三面狸奴手捉月兩頭白牯脚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　冬夜示衆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旨作麼生

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繁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眉山人族袁氏幼於傳燈院試所習得度始名圓覺郡守塡綾牒誤以圓作袁守慊然戲謂師云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具戒後卽出蜀謁五祖自海會宗龍門遠皆未得其津涯又謁圜悟於寶峰久之値照入寂往侍石門政執役數秋親承記莂時圓悟道望傾一時師曳杖欲一見石門徒衆顧師云兄既有得自宜纏炊巾何區區復行邁耶師曰不然我是則所往無礙弗應守株于此師至蔣山適悟被　旨居天寧遂往大潙依佛性頌之入室陳所見性云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擧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云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識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後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　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

＊後當作復

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請此道場久爲蝨膿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擧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慧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擧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之巴以人族鄧氏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心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鑒佛眼蒙賞識後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　高宗皇帝駕幸維揚　召悟說法　賜號圓悟又　賜侍僧十人紫衣師與焉圓悟　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梗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云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云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

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云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照覲命首衆悟將顯世以師繼席機語未見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淨照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其機語妙出一時卽至夾山閒悟移道林師隨往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云見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且且不忘二十年盡圓悟之妙歸邑繼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尚書李公光延居彰教四年徙虎丘道化益盛　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雨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澄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曰盡斷賢沙老漢許多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眼裏不著砂耳裏不著水堪笑老俱胝無端竪一指諸禪德且道誰是解笑者還會麼鬧市揪出僑尸迦吃嘹舌頭三千里　上堂不犯之令明古今風月靈機常獨耀萬象悉澄徹更說甚麼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一時與你截斷秤鎚硬似鐵別別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上無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己躬從來無向背本自絕羅籠出門撞著須菩提寸草不生千萬里自是長嘴鳥休言芳樹不棲選自說禪說道摩斯吒直饒心挂樹頭未免身沉海底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且置休夏自恣一句作麼生道青山淥水元依舊明月清風共一家　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曰一願　皇帝萬歲二願重臣千秋云只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曰吾常於此切云官

而難面

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曰據虎頭收虎尾云中間事作麼生曰草繩自縛漢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曰幾行嚴下路少見白頭人　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曰理長卽就云只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曰穿過鼻孔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曰降將不斬云恁麼則和尚放某遜便也曰停囚長智　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云乞師再垂指示曰海口難宣　問如何是大道眞源曰和泥合水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鞋跟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蛇頭生角　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曰老僧也恁麼云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曰平地神仙　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時如何曰未足觀光云還有奇特事也無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感微疾白衆曰當以首座宗達承院事請於郡從之乃書偈而逝五月八日也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住世六十有五坐夏四十有五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之龍游人族楊氏世業儒父洪有大名後居眉師生而偉異少爲書生志齊昌黎嘗著文大排釋教忽患贅瘡醫莫愈乃自悔從彌勒慧目能禪師疾瘳然右膝不舉師因手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且卽捨杖步趨心意快然因習誦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遂悟旨趣四衆命講不輟大觀庚寅師佐慧目來居中巖政和乙未春得度明年成都師周公燾俾朝請李隲制疏以照覺寺命師大敞講筵師詞辯縱橫放若決江河衆所歆歎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至荊渚會丞相張公商英撰義眉寺記證辯舊文誤以賢首位等普賢修書破之復著三聖圓融論四篇公讀之撫几稱善乃曰師果不爾負可往蔣山依佛果老發明向上關棙他日豈易量哉師如其言徑至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垂語問之師罔措夙夜數年有省述偈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爲印可次日見之悟曰昨日公案

作麼生師佇思悟呵逐之又五載莫能領解辭之廬山於棲賢寺閱浮山圓鑑禪師削執論遂大悟方知佛祖鉗鎚妙密作偈寄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悟歸蜀再住昭覺適師亦西還命掌牋記令嗣座力辭隱峩眉之南埵撰佛祖紀傳六百卷將成復出峽探索遺逸以彌縫之初抵長沙丞相張公浚力以智度請開法堅臥不起公諭曰師以固守為志節豈從上傳持此道者乃爾用心耶師翻然就之法席大盛如三佛時癸亥八月謝院事入浙以華嚴要訣并錄大藏不備載者傳入海東又欲通箋經旨償所志願復泝流西歸部使者大監榮公嶷以成都信相延之未幾移瓦屋開善僅二年簡邛守史公堪顧中巖久不振乃移文漕使迎師主之師欣從凡於槌拂之下未嘗有倦色故道俗視之若無虛時　上堂曰昊光洞耀逈脫根塵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一見便見擬議則差起意推求便成剩法所以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能取捨俱忘觸目無滯拈來便用立處皆眞譬如擲劒揮空不論及之不及若更推尋立妙折出精明病在鑽穴索空撥波求水念念忘本步步迷源借使窮究萬法始末洞明未契本源但名假法喚作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得大地山河無絲毫過患先要得个入門方知性海圓澄萬有俱備無有一法從外而入未有一法從內而出直饒如此猶是無風匝匝之波乃至萬緣俱喪表裏一如三際十方坦然平等聊且得箇轉身句子尚在半途更須掃蕩玄機盡却聖解卽偏而常正猶如鶴在銀籠卽正而常偏大似龍啣異寶萬年松徑白雪漫漫異草寒巖未嘗顧戀尙坐一色喚作貼肉汗衫教中謂之解脫坑亦名寂滅病須是不稟威音佛透出未生前不挂萬年衣不坐空王殿視本來人如破草履見佛祖似生寃家不入異類中不行無間路雖然恁麼奇特猶未是渠儂極則處不見道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我若全提去法堂前定是草深一丈盡大地道絕人稀諸禪德快須著些精彩豈可取次

承當他時異日只成自誤山僧恁麼道還有知落處
底麼良久曰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懸須彌於諸人
鼻孔上著大海於諸人眼睛中得則得只是未知有
向上一竅在古人事不獲已垂一言半句只要教人
會去殊不知向好肉上剜瘡豈況舉古明今遠照近
用大似嚼飯餧嬰兒有甚麼用處所以雲門道西天
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總在
拄杖頭上直饒會得倜儻分明放過你去只在半途
若不放過盡是野狐精去還委悉麼燕市屠牛春色
好鈎齊元在直鈎中　到虎丘請上堂某逢歛手雖
有行而難藏月到天心得無遮而自在欲行向上路
須得同參證明方可脫體提持全機出沒更不必優
游性海入理深談只知語妙意玄切恐渾身泥水又
不欲破三作五換斗移星免使家醜外揚教他傍觀
者哂且不敢正偏回互隱密全該正按則理事雙忘
言思路絕傍提則龍吟枯木韻出青霄又恐劍已化
龍刻舟無益亦不敢說四種料簡列四主賓一句具

三玄一玄具三要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自知是
已陳芻狗靈龜負圖只欲說句裏明機風前有路未
語先分付用處絕蹤由終是野鴈見人意已先跂更
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犯波
瀾迢然自異不立窠臼徧界難藏大似滯殼迷封日
中逃影擊禪床一下曰今日一齊打破更不用這箇
閑家具別有騎聲蓋色越格超宗底一著子不免對
衆拈出舉拂子曰還見麼海山幸有任公子一鈎曾
連十二鼇　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鍾
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
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
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
鶿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棨金鏁一人
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
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竪起拂子曰龍臥碧
潭風凛凛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　僧問最
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最初參見甚麼人曰家
在大梁城更問長安路云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

在甚麼處曰拶破你眼睛云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云同途不同轍云昔日德山今朝和尚曰夕陽西去水東流　問世尊拈華當爲何事曰揭開腦蓋云爭奈迦葉微笑何曰情知你落第二頭云恁麼則截斷脚跟曰猶自不知羞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血濺梵天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驚殺野狐狸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驗得你骨出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問如何是荊南境曰千里雲濤三峽嶮一帆風浪五湖寬云如何是境中人曰直諫豈無唐獨座英雄宜有眷髯翁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高提祖印事如何曰巡海夜叉頭戴角電光石火莫踟躕僧禮拜師曰更須透過未生前　問如何是正中偏曰更深垂却夜明簾云如何是偏中正曰天曉賊人投古井云如何是正中來曰百卉乘春在處開云如何是兼中至曰雨雪交加無處避云如何是兼中到曰兩頭截斷無依倚心法雙忘始得玄紹興庚午孟夏示少恙至五月朔晨起衆衲環擁求末

後句師揭之曰吾平生口過不少今尚何言去去吾將少憩焉遂瞑目而逝三日慈容儼如火浴後獲設利有大如蚌珠五色者莫計塔于院之東師以踐履無玷而嚴於授受宣撫邵公溥給事馮公楫與數十勝流皆以師事之閱世六十四坐夏三十五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新繁人族楊氏年十八依廣孝子安爲僧登戒住習經論久之謁正法明禪師聞舉雲門胡餅話有省後見圓悟始極法源初住智度晚遷福嚴　上堂曰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是箇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上堂等閑地明白不思量現成前佛後佛於此指注不及天下衲僧計較不就制遏不住迥脫情塵唯自肯方親全機放下一向靠將去上無佛祖可依下無自己可據如大虛空更無執礙直是坦蕩地不昧一切得這些巴鼻子了便乃應用無窮然亦須隨手捏破始得何故大紅爐中不容點雪　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曰坐斷天下人舌頭云未審如何親近曰覷

著則瞎　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曰三要印開云功不浪施也曰見箇甚麽云賓主儼然曰望空啓告紹興丙子十一月二十六端坐忽集耆舊囑以後事書偈罷喝一喝擲筆而逝壽六十五臘四十八闍維獲設利五色同靈骨藏于院之三生塔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之樂清人族黄氏妙齡披削偏參叢社宣和庚子回至鍾阜適　朝廷易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　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梓擊鼓頓明大法悟默識之室中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　皇叔齊安郡王乞旨請開法明因次遷寶華　上堂曰你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一日衆檀越入山請師上堂説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僧問和尚未見圓悟時如何曰莫理會云見後如何曰莫理會云見與未見時如何曰莫理會莫理會紹興二十三年謝事居四明雪竇明覺塔所　皇叔欲奏回象輒竟以疾辭之明年歸寂顯異特甚故不詳錄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　上堂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六處神通是箇甚麽把定時一物不爲放行時殺人放火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這無面目漢不要亂做雪庭只向伊道將謂無人證明　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麽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金風吹滿水落葉滿長安　上堂説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説得見得説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説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説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説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麽

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　上堂曰日日東出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籠似罩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　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曰坐觀成敗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遠親不如近鄰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曰近鄰不如遠親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糞堆頭云意旨如何曰築著磕著

懷安軍雲頂[illegible]庵宗正禪師潼川郪縣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聞處絕聞豎起曰見處絕見風動塵起埃生招箭未恁麼已前分明成兩片德山橫按絕商量黃檗用時機掣電大千沙界一毛頭手眼通身無背面咄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人族朱氏年二十一去髮受具游師席往來佛鑑佛眼會下有年晚依圓悟徹證後七坐道場　上堂曰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　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只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註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　上堂曰是即徹底是從來脫體先天地非即徹底非萬別千差共一機是也是不著非也非不及此時佛祖從何立曉天霜重泄眞機一顆圓明色非色既非色且道是箇甚麼妙體全彰處分明只自知　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注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啣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

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岀

平江府寳華顯禪師本郡人也　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畵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只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　上堂曰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床下座　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　上堂東弗于代與西瞿耶尼鬪額會麼你諸人猶自不知鉢盂口向天在　上堂滿口道不得偶爾成文良久曰喫棒得也未　上堂老演師翁道說心說性老僧這裏是惡口山僧道若是教外別傳乃是當的帝都丁　上堂舉昔廣額屠兒白殺千羊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日殺千羊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貶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這一儰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𠂉音伊　頵於倫切　挺音鋋　嶷魚力切

摵沙獲切　鞁音鐸　輅盧各切誤作轢

卮音支　庫音舍　謦去挺切　欵音慨

蒞音利　咀才與切　嶕才笑切　菽音叔

匳音廉　鄮音茂　髀房禮切　嶠音轎

贅之芮切　瘳音抽　敞昌兩切　歆許金切

揺音朶　浚音峻　泝音素　𡼏音擬

邛渠容切　剜一丸切　倜音剔　翥韋恕切

髯女監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卷下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宣城人族奚氏夙有英氣年十三試入鄉校一日偶同舍見誚師怒即以硯投之誤中廣文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明年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怳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一見異之俾侍巾鉢指以入道捷徑師橫經無所讓準呵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準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準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準塔銘無盡延之名師庵曰妙喜且篤令見圓悟師至天寧值悟陞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豁然神悟踰月悟謂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只是可惜你死了不能活又却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延爲擇木堂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至數次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擬對悟曰不是經半載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如何答悟俛首師曰和尚當時對人天大衆問之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於言下去盡知見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命掌翰墨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呂公舜徒奏　錫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門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其向所請問湛堂央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曉然洞明聞圓悟　詔住雲居詣之復爲第一座爲衆授道譽望益尊後留古雲門庵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

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徙居小溪庵圓悟在蜀囑右丞張魏公浚曰杲首座眞得法髓苟不出無支臨濟宗者魏公還朝以徑山迎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師恬然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屛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　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　朝命居育王逾年有　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時

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　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眞請師說法　親書妙喜庵三字并　製贊寵寄之

上堂曰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　上堂擧僧問利山衆色歸空空歸何所曰舌頭不出口云爲甚麼如此曰內外一如故師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爲甚麼如此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搕𢶍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擧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這黃面浙子恁麼答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擧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著淸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著光明衣說化身佛師顧視大衆曰還見臨

濟老漢麼若也未見徑山爲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眞人　上堂久雨不晉晴豁然天地淸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舉僧問五祖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華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爲甚麼不啣華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師曰師翁恁麼答話雖則善也來機爭奈語驚時聽徑山亦有兩轉語要與師翁相見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華獻茆屋上安鴟吻見後爲甚麼不啣華獻佛殿裏掘東司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我不得云和尚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大衆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爲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子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麤纏紙裏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闍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舉趙州洗鉢盂話乃曰諸方拈掇甚多下注脚亦不少未曾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今日爲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盂且道還曾指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拄杖卓曰唯有這箇不遷擲下曰一衆耳鬧目覷　上堂舉五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孝宗皇帝在建邸時遣內知客入山供養羅漢祈聖請上堂乃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自彰底道理舉起

拂子曰還見麼擊禪床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泊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說　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　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退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　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云如何是麤入細曰香水海裏一毛孔云如何是細入麤曰一毛孔裏香水海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火不待日而熱云磨後如何曰風不待月而涼云磨與未磨時如何曰交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曰釘釘膠黏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高

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曰夢裡惺惺　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曰頭大尾顛纖云暗頭來時如何曰野馬嘶風蹄撥刺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曰雪峯道底

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何曰親言出親口云未審如何受持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　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曰五味饡秤鎚　問心佛俱忘時如何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床右角一下僧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床左角一下僧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曰識甚好惡　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云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速道道僧云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云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床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　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

沂疑派

問安師勉以宏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
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
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
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
欄如義服者即山之昭濟示現也四衆哀號
皇帝聞而歎惜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
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　詔以
明月堂為妙喜庵　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
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人族張氏年十
八依靈山希拱為僧習台教歷三禩易衣夏淨慈謁
圓悟於鍾阜未幾踏二僧閱死心小參語曰既迷須
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
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拂袖行至殿廡洞然曉悟即
以所證白悟悟弗許師沂流從之匪勞剪拂嘗侍悟
入　對維揚　賜椹服及悟歸蜀以法衣付之太秀
居士龍學耿公延禧守括蒼尊其道請開法南明留
二年退居永嘉護國憲使明公彙太守呂公丕問以

連雲遜之三請克至法社大興而括蒼叢林實由師
振次遷真如護國　上堂曰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
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
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
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　上堂拈拄杖橫按曰有
時瞋有時喜有時觀音面有時夜叉頭或現鼠尾龍
頭或現鼠頭龍尾偏要撿非不會撿是何故是金不
博金是水不洗水卓拄杖曰梢公自應喏只你是直
符滿船都是鬼參　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
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
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
佛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
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作此住持只
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
不獲已且問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狗何故豈
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躔北斗

召曰大衆還知落處麽金剛墻下蹲神龜火裏走
師在西山爲西堂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
師學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
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又擧白雲端
和尚見楊岐日令擧此頌岐大笑雲疑之因問其故
時方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麽云見曰汝一
籌不及渠雲益疑之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
人笑雲大悟請前南明和尚爲衆判斷師乃曰諸禪
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
眞喚鍾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
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
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擧拂子曰還會
麽碁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　僧問三聖
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
嚼生鐵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
麽生曰須彌頂上浪飜空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曰一任摸索云出水後如何曰有眼如盲　問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麽物曰無孔鐵鎚云天人群生
類皆承此恩力也曰莫妄想　問三世諸佛說不盡
底句請師速道曰眨上眉毛　問昔年三平道場重
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曰
殺人活人不眨眼云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
是雲門宗曰頂門三眼耀乾坤云未學先知未言先
見如何是潙仰宗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曰箭鋒相拄不相饒云
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
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云向上還有路也無曰
有云如何是向上路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
一粒粟失却半年糧紹興乙丑冬示微疾丙寅正月
九日請西堂曇華禪師爲座元繼集主事付囑殆盡
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學者悲慕荼毗得五色設利
齒舌右拳無少損二月二日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
五十三臘三十五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上堂曰不昧不落作麽會會
得依前墮野狐一夜凉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上堂鈎錐不到處千眼頓開箭鋒不及時萬機併

會無邊差別智三昧總持門喝一喝則日照天臨打一棒乃雲行雨施拈却面前案山子倒轉舌頭試爲我道一句看若道不得三十年後莫道見鴻福來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上堂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上堂撥轉關棙透出情塵截斷古今露箇面目理事俱到敲唱雙行直得泥牛哮吼露柱驚忙佛殿走出三門金剛開口大笑且道笑箇甚麼遂曰自家屋裏事難爲說向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也壯年棄妻孥入閩依瑞峰章禪師圓顱旋里謁穹窿圓禪師中夜忽有得述二偈呈圓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造圓悟值入室纔蹯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云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歸住城西之思憶移小湖之觀音晚居南峰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云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麼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佛海慧遠禪師眉之眉山人族彭氏世業儒年十三因兄從釋師問曰出家何爲兄曰求解脫法師曰如是我亦可爲遂白母宋氏願偕往母欣然遂事藥師院宗辨爲僧詣大慈習經論四年去依靈巖徽禪師久之微有契會圓悟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乃曰吾夢覺矣至暮與悟問答無滯悟大喜以偈贈之自此機鋒峻發紹興乙卯春眉守以象耳命師開法不就是歲圓悟順世師東下抵淮南出住蟠龍遷瑯瑘又移婺普濟衢定業光孝郡王趙公令衿侍郎曾公開皆問道於師後居南臺未幾過天台歷護國國淸鴻福三寺尙書沉公介守平江以虎丘久廢邀師振之乾道乙丑敕居崇先明年被　旨補靈隱

孝宗皇帝　召入　禁中與酬酢其道愈尊癸巳春特　賜佛海禪師　上堂曰道絕名言法離聞見打破虛空成七八片直饒鋼鋸完全也是由基副箭　上堂昨夜來報五參正值老僧洗脚起來抖擻精神末上輪他一著　上堂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老僧本貫眉州眉山縣人事行年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巳時建生自小出家橫草不拈竪草不把路轉山回君自看南不龜頭北不厦　上堂滴水冰生分外寒凍雲環合鏁峰巒根塵不昧心珠露眨上眉毛子細看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無兩脚半箇有三頭穿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爲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

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闊蛇頭擬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曰蘸雪喫冬瓜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曰木狗頭邊鐮切菜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曰研槌撩撩飥　問卽心卽佛時如何曰項分丫角云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擔頭不挂針　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時有一鬼叱曰你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僧云只如五祖以手作鵓鳩觜云谷呱呱又且如何曰自領出去　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曰拄杖橫挑鐵蒺藜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脚踏轆轤　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問僧一大藏

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云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陞座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乙未秋師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賣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記取明年正月半都下喧傳之果於丙申得辛後一日感微疾至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是月二十五日塔全身於寺之烏峰送者幾萬人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九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上堂曰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溫州雁山靈峰偘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　賜牒於　慶基殿落髮遊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聞悟　詔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歛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自南渡隆興初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峯　上堂曰九十春光已半過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　詔入　賜座說法　皇帝遂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台州天封覺禪師　上堂曰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咸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祖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衆無對祖竪下拂子奄

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睬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因仰瞻鐘閣豁然契證有詰之者振闢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齗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趨圓悟之席於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横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亡其族里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泐潭草堂清禪師徵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禪師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鵠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筭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被旨歸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尙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只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

愕於洛切　矜音今　謔虛約切　薙他計切
珵音呈　祴古得切　穌素姑切　酋自秋切
崛渠勿切　嶼音序　撻蘇答切　歆許金切
貂音凋　滉胡廣切　狻素官切　猊音倪
鸑音嶽　鷟食角切　憓音惠　饡作管切

楠音南　椹食荏切　遡音素　歐音區
儺音那　眨側洽切　窿音隆　錮音固
鐪音路　抖音斗　擻音叟　諄章倫切
蘸莊陷切　鐮音簾　呱音孤　搦女白切
愕五各切　眙音怡　貍音狸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太平佛鑑慧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之丹棱人族徐氏年三十得度具戒游成都從師授唯識論自以為至有同齊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境象縱然心識安在師愕立遂出關依谷隱顯禪師歷十祀周流江淮抵舒之太平遇鑑小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疑之求挂錫以宴寂為務一夕理前話豁如夢覺趨丈室擬敘所悟鑑首肯後命分座政和二年襄守游公定夫請師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刹文殊　上堂曰師子嚬伸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　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宜和改元下　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花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眾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只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

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
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
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
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
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
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
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　宸章頒
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
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
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飜作還
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
日和南不審只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
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
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擧臨濟入滅囑三聖
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
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
其徒欲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
有賊至師端坐自若賊扣而不答即擧槊殘之血皆

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塔于
文殊五髻峯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久從佛鑑始蒙
印可繼住太平法席鼎盛後奉　旨居南華　上堂
曰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
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
人擊禪牀下座　上堂日日說時時擧似地擎山爭
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只爲能言語休思惟帶
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
捉老鼠　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
蝦蟆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
前赤骹髏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
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
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　上堂春光爛
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
分明向誰說啞

潭州龍牙囌嚧智才禪師龍舒人族施氏年十八師
事靈隱院道詮以試經下髮初謁三祖宗禪師次依

佛鑑鑑一見曰異日大弘楊岐之道當在爾躬後見死心靈源圓悟皆冥符前記由是道聲四播潭帥服師之名以嶽麓延請開法踰三月遷龍牙

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　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嘉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　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鸕鷀扛箇鼈　示衆舉死心和尙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喑啞菽麥不分是事無能只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幷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每登座凡有所問皆答曰蘇嚧故叢林稱之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涖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已尙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翛然而逝火浴日緇白會送者數千人慟震林壑獲設利五色者夥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世壽七十有二臘戒四十有二

慶元府蓬萊鄉禪師　上坐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雙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　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挿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

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上堂蓬萊突兀無遮護鐵壁銀山無入處有時關棙一時開放出毒蛇當大路參禪人早回顧莫待臨時生怕怖荊棘林中暗坐時百尺竿頭須進步三十三人老古錐象轉龍蟠會指注休指注成露布較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水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安吉人族施氏甫冠師實梵院道才剃染郎謁徑山常悟禪師久之隨往隱靜悟問曰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時如何云淸光何處無悟稱善師退謂全衣曰一語偶投非解脫法棄參廣鑑行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彌扣彌深始知所見未出常情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鑑忽上堂謂衆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尋語鑑鑑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云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賢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云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曰轢轆鑽住出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鑼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卽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

撥動祖師關棙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堅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云如何是賓中主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云如何是主中賓曰相逢不必問前程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向上問將來云如何是向上事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入院日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麽威儀不具僧顧眎衣祴師逐出院毎曰先師只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丐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雙小船子來如云要長者要高者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辭世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十一月四日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明禪師　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晝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台州寶藏本禪師　上堂曰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住烏鎮壽聖日大慧禪師行化至師上堂敘謝畢乃曰鮑老當年笑郭郎郭郎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當場舞鮑老郎當勝郭郎下座大慧炷香拜之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

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璨禪師泉南羅氏子　上堂顧四衆曰昨夜安排得兩段禪末後一句也用不著今朝打鼓陞堂一句也未嘗安排但見諸人簇簇上來山僧不免胡說亂說翦張三黑李四箇箇解唱囉囉哩雖然如是入著光孝門未免穿過髑髏換了眼睛參　上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轢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趕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人族史氏世宗儒師妙齡明敏年十三求爲僧父母難之輒不食伯父使從其志依城下大慈宗雅剃染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玉泉勤雲蓋智百丈肅靈源清有年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復以前話問之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眼曰今無復言政和末和守錢公景述請開法天寧次遷褒禪東林及西山繼徙鼓山尋奉　詔移鴈蕩能仁紹興乙丑蒙　恩補江心龍翔　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只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　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只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兎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

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一切處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陜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詹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老禪問你諸人且道是八月二十五不是八月二十五若道不是是何言歟若道是瞞上座即得爭奈諸聖眼何乃擊禪床下座　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詺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云未審意旨如何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只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何師自招禍　問如何是第一義曰你問底是第三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曰一度著蛇齩怕見斷井索　問鸞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曰不及鴈喻盧　問如何是佛曰華陽洞口石烏龜　問詹祖面壁意旨如何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作賊人心虛云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曰打鼓弄胡猻鼓破胡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遺偈曰前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處龜哥眼睛赤次日沐浴更衣申令聲大鐘亥至衆集處就座泊然趨寂荼毗遐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壽六十四臘五十一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之興道人族李氏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初住吉之天寧遷雲居七稔敕徙金山以疾辭得免　上堂曰少林面壁懷藏東

士西天歐阜陞堂先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淸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蘋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長江人族張氏天姿頴邁幼從鄉先生趙嗣業頗通儒趙以遠大期之師飄然有出塵志徑依崇福院希澄年二十三薙髮詣成都表言講席聽圓覺起信深得其旨會圓悟歸昭覺往依之久無所入遂東下謁谷隱顯洞山淵復無所證晚抵龍門宴坐忘寢食佛眼憐其爲道之篤一夕携師縱步至普現坡下顧師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師於言下證無生忍佛眼翌日登堂對衆印之道譽籍甚閱三年以母老匃還眼贈以偈曰烏石嶺望州亭意未擧道先成十年辛苦游江海此日言歸不問程桑梓無別路行藏在守護果熟自然香記取來時步復書曰禪者璉上人操心珠入龍岫得之還故丘不忘本也仍率龍參宿衲數十錢之於是泝流歸肆業築堂高隱靖康元郡守更西禪律居迎師開法　上堂曰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虵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辜負先師亦乃埋沒巳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苕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　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辜負孟春猶寒　上堂擧外道問佛今日說甚麼法曰說定法明日又問今日說甚麼法曰不定法云昨日爲甚麼定

今日為甚麼不定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師曰作日與今日說定說不定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曰爪牙已露云出窟後如何曰龍頭蛇尾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正好喫棒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曰闍梨有許多工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忽示疾二十八日端坐訓徒手書命本院書記希秀嗣法住持捐囊資益田贍衆竊累說有請以頌者師曰先師龍門最後垂範嘗曰無世可辭無法可說無頌可留吾豈負先師意耶語卒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一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人族姚氏七歲師鄞縣國寧道英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而未能泯跡歷扣名緇至龍門覩水磨旋轉發明心要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云淵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出乃之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後洞木食澗飲侶虎豹猿狖二十年著正心論十卷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紹興甲寅秋樞密折公彥質染疏親往以勝業力挽開法師嘉其勤渠乃赴未幾移南木雲蓋謝事復應二聖越壇及大溈之請晚居黃龍　上堂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　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　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只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只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僧問如何是佛曰莫向外邊覓云如何是心曰莫向外邊尋云如何是道曰莫向外邊討云如何是禪曰莫向外邊傳云畢竟如何曰靜處薩婆訶　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云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

一下已巳十一月示少恙至望丈室後有白氣二道搖曳而出師遽曰吾期至矣令集衆囑付殆盡引筆書偈而寂塔于香原洞掩壙罷大雪獨覆壙所壽六十臘四十七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括蒼人族葉氏父仲諶仕二千石捿心祖道號見獨居士母陶氏夢苾蒭扺其室而孕既生莊重警敏甫志學有出塵志然書攷屢前列間從天寧微禪師游於言下知歸以出家陳父母乃聽年十九禮普照覺印英禪師授僧伽梨首謁指源潤禪師無所入徑之龍門質其所得佛眼諭曰到眞實不疑方有語話分師無對一日舉賢沙築著脚指師契悟卽趨方丈眼曰悟卽不無要是千里之起足若向箇裏扶持起來甚生次第事令侍右踰八周辭省親郡守侍御黃公葆光結庵於黃堂後圃力致之建炎二年中散徐公康國來守是郡堅請開法於壽寧次遷法海天寧烏巨大播玄風後名藩賢侯以甲刹迎之者八師悉辭諸方益加尊仰紹興戊辰鄱陽守陳公璹命樞密何公若徧修趙公廉齋躬往虔請師不得已而從之　上堂曰會卽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礁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　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說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陜府鐵牛　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倒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淸衆請上堂句亦劃意亦劃絕毫絕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氂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倒俱劃俱不劃直得三句外

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且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示衆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二十一年春示疾門弟子教授注公裔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注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乃二月九日也黎明沐浴易服加趺而逝郡守躬營後事道俗瞻禮歎未曾有十七日闍維胷腋出銀液不斷皆五色設利也煙所至累然綴之人得以市齒舌不壞建窣堵波於寺之西壽六十三夏四十五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之魏城人族文氏神觀秀發韶時夜視如晝父母異之捨出家依鹽泉香積奉禪師年十八落髮受具崇寧初徧游禪會抵襄陽造谷隱靜覺之室留數載聞佛眼說法龍門即之一日眼上堂舉傅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只聞其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龍圖蔣公璨出守是邦服師大名以白楊迎居衲子蜂集　上堂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堆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只向他道却被你道著　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己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日日現前煩惱

時時解脫師律身清苦自住山出入杖笠獨行而已歲序因袖剌賀郡守嘗仆雪中有偈曰垂老住山寺參官走道途前村雪嶺上躓倒沒入扶紹興巳未五月十一日感微疾夜聞曉鐘遂憑陵喝之侍僧趨省已坐亡矣闍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之西壽六十四臘四十七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臨海人族胡氏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備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入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師禮拜 示衆機語未見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郪縣人族陳氏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頗曉秀稱為經藏子正覺顯禪師見之令著鞭荷負大法會圓悟禪師來居昭覺悟勉之南詢乃謁死心靈源湛堂皆蒙委寄遂扣佛眼一日入室眼擧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即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虎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宮強之乃就　上堂曰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巳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瞞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祕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擧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云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只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　僧問久默斯要巳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曰耳朶在甚麼處云一句分明該萬象曰分

明底事作麼生云台星臨照枯木回春曰換却你眼睛

湖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人族俞氏年十九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辭謁徑山妙湛慧禪師慧移補淨慈因與月堂昌翠巖宗往扣保寧璣禪師及諸名宿晚依佛眼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遂作禮眼曰這鈍漢師笑而趨出後造道林參圓悟禪師深蒙印可既而旋里父毋亡乃廬其墓待制葛公勝仲訪師議論警合守郡日檄徐簿敦濟以天聖致請師遁古墓中使者往返數四後爲吏所跡不得辭久之左丞葉公夢得以積善命爲第一祖謝事庵居作頌古百首繼住何山衆數千指又遷道場徙衛林爲鼻祖　上堂曰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樁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齊　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晼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

解夏上堂十五日巳前不得去少林雙履無藏處十五日巳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育王遺書至

上堂黃龍頭角從來異不與今時歲月爭復妙回途何處去月明終夜照虛堂嗚呼無示老人道傳龍岫德播寰中居常吒吒呀呀時塞斷天下人舌頭有時玲玲瓏瓏時通透卓長靈鼻孔驢脚行時收佛手誰是知音拳頭舉處覔生緣了無向背三十載入泥入水今年五月十三日始見長人回途大地覔無蹤只有衲僧知去處山僧今日爇施三昧大展神通直得蕩蕩地絶絲毫巍巍然無背面猶覔他蹤跡不得適來爲甚麼却道衲僧知去處還道得麼拄杖子忍俊不禁爲你諸人道去也卓一下曰春前得雨華開早秋後無霜葉落遲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驀頭忽擊出　上堂舉須菩提持鉢維摩詰家滿盛香

飯云汝能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乃可取食須菩提不知是義置鉢而去師曰當時若有箇漢倒拈蝎尾逆捋虎鬚攞手出荊棘林纔見他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乃可取食但對他道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直饒淨名老人也須倒退三千里　上堂華開隴上綻柳堤邊黃鸝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胷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　雙槐居士鄭參議入山上堂佛鑑腦後眼不親睛却何山珣佛燈佛燈照破四天下又被禹功吹滅却從茲大地黑漫漫物物拈來總一般試問一般何所似蓮華在水葉長乾禹功參議中大使旆俯臨既是屋裏人方說屋裏話不欲世諦飾詞浼瀆台聽今日到這裏所以楊岐門下鍋子大小杓柄短長鼻孔輕重一時被他覷見了也汝等諸人各自照顧雖然如是要且有一處未知端的且道道場八功德池水深多少有幾箇赤梢鯉魚且寬數日方知底裏始信道場逐日吞却三箇四箇吐却七箇八箇豈不見百靈和尚問龐居士曰居士得力句還曾舉似人麼云曾舉來曰舉似阿誰龐以手指胷云龐公龐却問百靈阿師得力句還曾舉似人麼曰曾舉來云舉似阿誰靈戴笠子便行龐云善爲道路師曰龐公大似堂前開飯店經紀屋裏人百靈正如馬前相撲步不斷今日忽有人問道場如何是參議見佛燈得力句只向道上士由山水中仁坐竹林渠若云曾舉似人麼只向道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　上堂舉潙山問仰山天寒人寒話師曰一問一答玉線交羅雲錦段成了無滲漏若也見得方知潙仰父子唱拍相隨其或未然更爲諸人頌出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鍾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曰若於這一句下見得千句萬句一時百雜碎遂喝曰切忌立地作夢且道畢竟如何狗子佛性有毗盧愛飲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

倒普賢扶扶到家中余酩酊胡言漢語罵妻拏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七尺八尺云出水後如何曰三尺四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毒蛇無角最威獰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梁山務長云只如教意又作麼生曰長江滚不休　問如何是曹洞宗曰鶴宿梧枝云如何是雲門宗曰木馬上金梯云如何是溈仰宗曰目前無異草云如何是臨濟宗曰我終不向你說　問如是何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横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云只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曰說這不唧嚁漢作麼云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云眼裏耳裏絕瀟灑曰料掉没交涉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未過冬至莫道寒云出水後如何曰未過夏至莫道熱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　問如何是佛曰無柴猛燒火云如何是法曰貧做富裝裹云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云如何是和尚栗棘蓬曰不答此話云為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曰古墓毒蛇頭戴角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虛空笑點頭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裏猪頭云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錙銖秤鎚隨聲便喝　佛眼禪師忌師拈香曰龍門和尚閙提撩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換手搥胷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　室中垂問曰猫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紹興二十七年二月上澣遊寺之西原指地謂侍僧令役工治小塔三月旦示少恙翌日衛侯遣醫來師笑曰藥能愈人世無死者寄語衛公佐國厚自重初六日侍僧告塔將就師遣擊鼓集衆師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瑤一筆畫成誌公露出䕸草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

方丈儼然趺坐而逝壽七十有三夏五十有四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　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因請益次大豁所疑眼命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尤尚之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奇喝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温　示衆舉法眼上堂云三通鼓罷蔟蔟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温曰山僧道三通鼓罷蔟蔟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

稜盧登切　樅音窻　愕逆各切　鯗齒兩切
讖楚禁切　槊音朔　啞於雅切　鷀音慈
喑音音　黰丑忍切　珣音荀　衾區音切
韃達各切　抖音斗　擻音叟　祴古得切
泐音勒　褒補刀切　薙丈九切　椶祖紅切
泯音敏　凹於交切　凸徒結切　藩方煩切
鄱蒲禾切　璹音孰　剗楚限切　液音亦
灣烏還切　郪音妻　亹音尾　擎渠京切
摑古獲切　齏牋西切　櫓音魯　呀虛加切
捋郎括切　擘博厄切　滲所禁切　喞子栗切
掉徒弔切　闡齒善切　潦音老　槀古老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之鉛山人族余氏幼孤

依七寶元泱下髮游方至鵝湖聞二童子戲語師有省遂至雲居一日有僧自黃龍來問死心室中如何爲人云每舉雲門話墮因緣問學者子那裏是話墮處師聞心大慶快卽趨黃龍蒙印可死心謝事乃往開福語尤契命分座福垂入寂以麈尾授師師力辭福曰大法末運賴汝以興無拒福歿師憩湘西會佛果禪師往道林命典藏爲衆秉拂師提綱罷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乾峰平地生堆韶石因風起浪雖然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叢林榜樣爲甚麼合水和泥要會麼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佛果爲擊節自爾有聞郡守曾公孝序以上封請師出世繼補道吾福巖徙閩中黃檗及東西禪晚居大溈(兩住福嚴)

上堂曰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向上事時時說撥轉天關放迴地軸卽不問且道黃金爲地白銀爲屋是甚麼人居止

良久曰巍巍聖德邁三皇歷歷清光吞二曜　上堂言語道斷物我皆如義路不生風雲會合直得玄關大啓正眼流通匝地光輝呈祥顯瑞然雖恁麼且聽物無私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頭頭無取捨處處絕親疎　上堂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擊破太虛空萬里一條鐵諸禪德適來話頭道甚麼若也見得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眞秘訣擊禪床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曰魚行水濁云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曰地肥茄子大云只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曰賊以贓爲驗云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曰闍梨(無分)　問如何是月庵曰丹青畫不成云如何是月庵家風曰生鐵鑄就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驗盡當行家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曰又作麼生曰風吹日炙云溈山呵呵大笑聻曰波

斯讀梵字云道吾推倒泥裏潙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曰有理不在高聲云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曰多口阿師云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乾坤無異色云出水後如何曰徧界有清香紹興壬申正月十三寢疾書別知舊十九集大衆勉令進道書偈已談笑而逝二月八日奉全身塔于寺之西峰壽七十四臘五十八

五祖表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　上堂曰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竪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法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　上堂舉拂子示衆曰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會麼即心即佛幾人知立雪齊腰只得皮四海浪平龍玩寶儘他螻蟻撼須彌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程爍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巖異草青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魔群穿却鼻擲拂子下座　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只是他奴　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曰橫按鏌鎁全正令云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又如何曰太平寰宇斬癡頑云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曰靈利衲僧只消一點云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曰家賊難防云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　上堂曰今朝二月半百華開爛熳雲繞翠峰頭鶯啼楊柳岸觀音借路行文殊分主伴獨有解空人支節渾不管直饒天外雨華飛飜覆都來是這漢且道如何是這漢喫茶去　上堂舉達磨見武帝師曰堯風舜日兩依依一片虛凝截萬機何必胡僧親付囑如人飲水自家知　上堂五日一番陞座拈出現成行貨大衆普請商量恰是老僧罪過既是大衆商量因甚麼恰

成老僧罪過不見道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　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師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只道宗師家無必固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則未是若恁麼只作得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只向佛邊會却與自巳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銷歸自巳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只作自巳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巳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麼直向威音那畔空劫巳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湖南長老誰能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嘉州能仁默堂悟禪師　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月輪寒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庵主郡之石照人世爲石工嘗參禮報恩璉禪師求安心法璉諭之因棄家爲道人一日於大隨出石次心光頓發往見南堂蒙印可堂授以僧服後庵居學者從之　示衆曰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

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源
源源無所源所源所源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
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
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之彰明人初至大隨聞
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岳
間有石若蹲異獸言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
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
庵全縱橫得自然淸涼無暑氣消潔有甘泉寬廓含
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
劍門南修造者淳厚之士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
怠歸謁崇化贇禪師坐次贇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
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
靈龜曳尾

淨因蹣庵繼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佛燈如勝禪師　上堂曰人人領略釋迦
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
卽不無只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

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姑蘇玉峰人爲縣之弓
級聞東齊謙首座爲道俗演法遂從之習坐不倦一
日因是不職尉笞之師於杖下大悟辭依謙謙爲改
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此去
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
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峰蹣庵
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齊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
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
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虛席迎開法　上堂曰群
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
依前盛飯又盛羹　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召衆云
看看東邊底又云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
下云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
話歲寒帶雨一枝華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青原第十五世 雲門九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鰭山寧禪師　上堂曰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

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華開盛芭蕉葉最多　僧問全身放下時如何曰既是全身何消放下云直是步步不將來心心無處所曰亦無步步云不見道直須步步踏著曰落在功勛云不涉功勛爭得到這裏曰庭前樹子一任風吹云而今四海淸如鏡暢快漁翁把鉤輪曰不見鯨鯢上玉鉤

淨慈月堂佛行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謁月堂於何山入室次堂舉雲門須彌山問之擬對堂以拂子擊其口師即契悟命爲侍者後謁諸方皆蒙許可月堂被　旨居靈隱師歸省堂延爲座元未幾出住五雲衲所向

上堂謂衆曰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野雖與他同床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行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

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乾道戊子秋回冷泉爲西堂十二月望示微疾至二十四夜請堂頭首座龍華本禪師爲衆普說敘師出處及得法師未開堂故也躬起爇香至四鼓危坐不動侍僧淸隱請偈息師曰更少時鐘鳴報我鐘既鳴書三偈付隱一遺龍華以二別月堂顧隱曰更寫一紙辭衆如何隱曰諸復大書曰倒跨楊岐三脚驢拗折雲門一條杖禪流更擬問如何江西十八灘俱漲隱曰莫更有在師斂手而逝龕留五日顏如生目微開時國使入山觀者如市火浴目睛舌本身根不壞

瑞巖寂室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天竺凝禪元妙禪師雙溪東陽人族王氏年十二去家圓具習台教去依寂室於國淸聞舉索命話師有省撫屏大笑辭謁西禪淨禪師淨使職堂司一日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曰知恩方解報恩淨打曰多人作此見解師頓領及寂室　詔補靈隱擢爲第一座自開法靈石凡四坐道場　上堂曰靈石說禪纔操動著七顛八倒觀妙理玄言恰似屎

坑覛諸佛祖師猶如糞埽罵詈懵懂禪和排斥杜撰長老有時讚歎使一一人人面前喜歡有時耻剝教一一人人肚裏煩惱雖然九凸十凹鬪湊將來恰好敢問大衆且道那裏是恰好處提拄杖曰還見麼直饒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須知更有一處未免殺訛遂橫按曰還委悉麼東籬綻黃菊秋雨滴青莎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上堂舉南泉喫油餈師曰南泉肚裏飽齁齁莊主雖饑解點頭侍者只聞歌樂響不知洪飲在高樓　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曰佛祖開口無分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曰匝地普天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隆興改元師以足疾退藏樵李李氏庵明年七月作書偈別參政周公葵及道俗問侍者立秋近遠以十一日對至期書偈而逝火浴舌睛齒顱不化設利璨然歸塔于寺之稽留峰壽五十有四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曰萬象收歸古鑑中云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千江裏云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嘉興崇德人年二十六投千金妙冲爲頭陀數暮落髮不善書唯務宴寂夜設香鼎於前昏睡即引指爇之不兩月盡一指後聞維那白犍椎發明往依圓覺有年辭扣諸方歸侍次問云文殊與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敘語未終覺喝曰你擬向默然處埰根那所疑冰釋命分座隆興初住靈巖後居圓覺　上堂曰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麼如此九九八十一　上堂舉南泉示衆曰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青原第十五世 洞山十一世

天童大休宗珏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足庵智鑑禪師　上堂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聞庵嗣宗禪師法嗣

泰州如皋廣福微庵道勤禪師邑之俞氏子　上堂曰祖師正令不通水泄放一線開露柱饒舌寒時須寒熱時須熱無欠無餘應時應節一切成現休強分別纔入思惟便成剩說不入思惟只得一橛是則金剛眼睛不是則黃泥土揑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白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法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　開爐日上堂曰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黃龍五世

光孝果慜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不可也恁麼會旣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　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辜負迦祖埋沒巳靈且道不埋沒不辜負正法眼藏畢竟如何話會有吐露得底試出來道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法嗣

南劒州西巖宗回禪師雙溪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紹興巳巳春寺僧以茶禁鬬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

爲也令擊鼓陞堂師遂登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瞑目而逝餘語未見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　上堂曰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巳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　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賊過後張弓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書獻其國所賜磨衲袈裟山錦拜褥靑磁香爐等洎開堂語錄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罔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龜盲値浮木孔耳

慶元府天童慧航了朴禪師七閩人行實未詳　上堂曰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悼絲陰　上堂久雨不晴牛睡牛醒可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巳成重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　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側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壁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　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只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　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云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自代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牛在河南牛河北一片虛疑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老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普明慧琳嗣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諲訪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拳師曰賊身已露云和尚莫誣罔人好曰贓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柰何千聖回機只爲他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倚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翻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弁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貼貼安邦立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後首衆於閩之開元食時停筯而化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七

音釋

昕許斤切　𤋮音耆　諶時壬切　浹卽協切

輻音福　頷尸感切　肐音劄　蹵足止切

鏌音莫　鄒音耶　捺女點切　罩陟教切

璉力展切　涸曷各切　溢音逸　贇於倫切

驀章庶切　蹣謨官切　漕在到切　勛音熏

鯢音倪　蘇儒劣切　岐音祁　拗於絞切

懵母總切　僮行董　湊千候切　倜他力切

殽何交切　瞠抽庚切　飧才咨切　齁呼侯切

顱音盧　慽居言切　欵音覡　乃音藹

閩音民　鞔摸官切　啾卽由切　刎音吻

薌音香　諲音因　誣音巫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長樂人族林氏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探賾方外踰十年歸里庵于窮谷之麓佛心挽師出山首衆于鹿溪紹興初大慧來洋嶼師謁

之一日入室惠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即大徹慧曰此正是汝放身命處未幾慧移小溪令分座由是得聲泉守請開法延福後退處洋嶼八年挽居東西禪　上堂曰太虛挂劒用顯吾宗按坐神威如何近傍縱具迴天轉地電卷星馳底手段要且不堪就敵而今還有別休咎者麼便請從東過西不妨水雲自若如其稍涉遲回直是一槌粉碎喝一喝下座　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大物外脩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　上堂衆方集定師曰靈利人不勞再舉便下座　元宵上堂心如皎月連天照性似寒潭徹底淸無價夜光人不識夢中虛度幾千春豎拂子曰阿呵呵燈光王如來向這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大千界未審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青春無虛度若也未見有眼如盲見與不見拈放一邊忽若毗嵐風起驟雨傾盆正恁麼時且道燈光王如來在甚麼處喝一喝曰莫瞌睡好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曰明破即不堪　開堂日僧纔出師曰住住今日不答話僧擬進語師喝曰退後退後不堪爲種草　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暗寫愁腸寄與誰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曰莫漏泄　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云新羅國裏曰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聻云今日親見趙州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其處人云江西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闕僧擬議師便打紹興癸酉七月望陞堂勉衆激礪凡數百言翌日語門弟子吾世緣盡矣遂書曰十四十五明明已露更問如何西天此土囑首座安永曰汝善保任努力爲人言畢而逝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三十有七

福州東禪蒙庵思嶽禪師（事叙未見）　入院上堂曰大地茫茫恁麼廣闊窮山漠漕隨分幽深爲衲僧活戰之場報佛祖冤讎之處盡力道得一棒一條痕盡力道不得一掌一手血如以眼見則復耳聞如以心知則

復智證是故謂之智證三昧亦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也於此共相委悉大千沙界一毫收百億毛頭輥繡毬直是通身還有眼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峰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賢沙便作斫牌勢畢末讓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羺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齊僧怕夜茶　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　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無影象徧界不曾藏喚作一物即不中敢保老兄未徹在恁麼說話開人眼瞎人眼若也不會天寒日短三人共兩椀且道為諸人說對古人話還會麼禮繁即亂　上堂二祖償宿債萬法絕對待一心無罣礙浮山有九帶十方虛空圓陀陀無量法門百雜碎若言其有非內非外若言其無無在不在智與理冥境與神會如牛拽磨似水打碓三千里外逢人東倒西偏十字街頭遇賤則貴還會也無蘇嚧蘇嚧

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云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築著磕著云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亦不如語直大小獄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為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長樂人族李氏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十八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辭

於俗典耶淤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
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
庱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
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云佛心卽不然總不
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
如何云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
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
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
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瑯琊幷資沙未徹
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只是不著所在
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
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
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
還疑否云無可疑者曰只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
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
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
夕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
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

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之愈深
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
一句來云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大悟慧
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怡一擊萬重關鏁開慶
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
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
天拈得鼻孔失却口邵武黃端夫創庵乞師住持留
二年東歸分座於鼓山參政李公邴以教忠迎開法
閱十年移龜山　上堂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
作麼及至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
頭鼻不著爲甚麼如此只爲分明極纔令所得遲
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
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
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上堂卓拄杖喝一喝曰不是
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便下座　上堂一物
不將來兩肩擔不起直下便承當坐在屎窖裏還有
獨脫出來底麼設有也是黃龍精　僧問文殊爲甚
麼出女子定不得曰山僧今日困云罔明爲甚麼却

出得曰令人疑著云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曰一任卜度　問如何是向上事曰七十三八十四師住龜山歲餘以疾歸雲門庵紹興乙亥二月八日剃沐更衣告衆右脇而逝十五日闍維獲設利五色門人慧空頂歸敎忠六月八日建塔于山之陽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嘗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云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詰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當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請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即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下座與衆拜之（或出圓悟下）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之湖口人初住博山　上堂曰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只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只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

喝疑唱

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喝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喞嚠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一時華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叙語未詳　上堂曰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坐斷毗盧頂額須是沒量大人若是沒量大人不坐毗盧頂額　上堂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只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　上堂今朝臘月九窮漢外邊走雖然不還家却是他好手既是不還家因甚麼却道他好手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　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暇夜來一兩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只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云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你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　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佛祖頂顆上有破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　開堂日拈香罷師就座南堂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何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

諸未審此意如何曰切忌動著云只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剎竿著又作麼生曰石牛橫古路云只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曰無這箇消息云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曰速禮三拜　問永嘉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此意如何曰獼猴弄鰾膠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曰胡孫繫露柱　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曰逢強即弱云何得埋兵掉鬭曰只為闍梨寸刃不施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敗將不斬　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曰無眼村翁云未審如何趣向曰楖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本郡人遺其氏具戒游東都於圓悟會中師事大慧追慧補徑山師侍行未幾遣之寧陵致訊紫巖居士於中途倏然契悟既回慧特為印可歸隱仙州山四衆雲集法席鼎盛寶學劉公彥脩請居開善　上堂曰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鏊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只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只堪打老鼠　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舉馬大師道即心即佛師曰錯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錯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錯若人破得這三箇硬塞

許他參學中著得箇眼其或未然毗嵐風忽起驚著
梵王睡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長溪人幼同玉泉懿問
道圓悟數載建炎初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
寅春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
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
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只你這一拳爲三
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
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
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
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
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慧曰
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出世
機語未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長樂人族林氏
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親大慧於雲
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棄前證有偈曰剔起燈來
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對面蹉過
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只是這箇悲亦
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眼惺惺飢
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己巳春出住
能仁　上堂曰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
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
舉北斗掛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
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鞾卓拄杖下座　上堂[illegible]音
菩薩買胡餅放下卻是饅頭雲門大師只見錐頭利
不見鑿頭方能仁即不然初三十一　上堂鴈山枯
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
吞月浪滔天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飛烏人族鮮于氏世
爲名儒少依淨安諫律師試經得度與正聲頭結友
南遊凡名緇宿衲無不扣見唯疑圓悟門庭不類諸
方悟時住金山師親之無所投一日浣衣次忽有得乃曰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更莫漏泄天機往悟傍將述所
證悟不顧巽日見之詬曰汝以學解自負意氣陵人
臘月三十日能自負否師慚汗俛首悟復謂曰儕輩

中如杲者（即慧大）汝當就其磨礱師益不悅悟還蜀師願侍行悟曰不可我嘗囑汝依杲汝欲決擇大事詎宜以閑氣介胸中耶仍以書致慧曰顥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久之慧奉　旨住徑山師趨謁質疑朝夕方大契悟分座接納會正歸住雲頂邀師西還正遷無爲命繼席次徙下山薦福及報恩白楊晩居東林　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巳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把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　上堂

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鸑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攙匙老鼠不敵甑箄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　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巳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　上堂向上一竅八面玲瓏覿面一機全身擔荷是則金鍮難掩非則玉石俱焚擬議不來銀山粉碎總不恁麼又且如何是非不挂嬢生口自有旁人話短長　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甲巳之年丙作首乙庚之歲戊爲頭　上堂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栴檀叢林栴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曰描不成畫不就云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曰甚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佛曰汝是元囮僧近前云喏喏師曰視無襠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曰誌公和尚云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曰誌公不是閑和尚云如何是法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云是何章句曰絕妙好辭云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云何不直說曰賢沙和尚云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隆興甲申五月二十三日徧辭道俗示寂於昭覺火浴後設利甚富歸葬雲頂壽七十一臘五十四

潭州大潙寶禪師　上堂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齩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　上堂千般言萬種喻只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　上堂曰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曰金剛手裏八稜棒云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曰海門橫鐵柱　問如何是獨露身曰壯丹華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住白兆次居保寧蔣山　上堂曰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師每

以安州人解斯撲之語示衆
劒州萬壽自護禪師　上堂曰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潙了庵景暈禪師　上堂曰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驕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席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上堂曰面門撈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草庵致遠禪師　上堂舉女子出定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一會家佩玉鳴鑾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郡之建陽人族連氏少號儒林秀傑年二十八悟世虛假乃禮西峯道鑿舍縫腋而緇之徑趨大惠入室次慧舉巖頭見德山語問之師所疑頓釋久之分座西禪亟相張公浚師三山以數院迎居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皆集士夫交請開法一無所從　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只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開箇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　示衆諸方爲人抽釘拔楔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諸方爲人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加繩加索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　示衆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堅亦未爲分外　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淳熙丙申十月初爲衆普說勉勵學者修書別知已復遺囑訓諸徒至初十揮偈而寂闍維設利盈溢斂遺骨窆于園之右閱壽七十七夏五十
近禮侍者三山人也侍大慧最久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

喚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只是你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後問禮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世居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也幼絕葷好每夜坐忘身父伺其言用無少隙積二十年授以僧服徧謁名宿時大慧來居洋嶼道即之值慧爲衆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道聞頓領厥旨慧可之劒守以福與盡禮迎補還後毗陵資聖從淨居慧之法嗣始自道也　開堂曰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偏周沙界通身是眼顱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麼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熈熈和氣助昇平擲拂了下座　上堂舉僧問米胡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胡曰達僧云只如眞正理作麼生達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時甚麼人作契書道曰禍與當時若見只對他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尼問如何是佛曰非佛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問古人道楞嚴經中五十種魔如今盡大地人參禪更高也出他魔界不得和尚還出得也未曰不入這保社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道人妙總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

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次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總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云某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云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悉哩娑婆訶慧舉似總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嚴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在水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拄牌次總入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云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云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總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日　上堂曰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擒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反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倘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乃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　上堂黃面老人橫說竪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

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太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雪覆蘆華舟橫斷岸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總便打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屛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魏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眞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擧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於中夜起坐以前話究之洞然無滯謙辭歸眞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擧一回新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八

音釋

邴音丙　迎魚慶切　嶼音敘　勍音擎
翛音蕭　喃女咸切　蛾音鵝　徂昨胡切
煦況羽切　偪薄猥切　唄音敗　毅魚既切
揣初委切　愠委粉切　擗音僻　窖音教
鞫音菊　剜一丸切　蘢力董切　濼音□
□□尾切　鐙都鄧切　聱五交切　詬許候切
儕士皆切　礱音籠　鶿音慈　穗□□□
繪音會　鸑音嶽　鷟食角切　箄音篦
齏相稽切　獹音盧　舍與捨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　楊岐五世）

文殊心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郡之醴陵人族許氏年二十事等覺法思越七稔得度崇寧五年具戒謁開福寧道者次依佛鑑鑑指往大別既至職藏司未幾改大別

為神霄因歸長沙附舟至江口聞呼渡船者有省作偈曰汚水江頭叫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不識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及寧移居文殊復侍之舉前偈乃蒙印可命為第一座久而開法楚安擢澧之欽山　上堂曰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　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分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脈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之儀隴人族嚴氏初出關至德山值山上堂舉趙州云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出住岳之永慶遷慧通　上堂曰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雲外金毛正哮吼箇中隱顯現全身頭頭透脫無前後撥轉機輪向上關八角磨盤空裏走　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　上堂見色明心墮坑落塹聞聲悟道辜負平生直饒聲色純眞塵塵入妙坐在光影裏未為究竟直須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撒手那邊跳出窠

白到這裏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且道釋迦老子向甚麼處出頭良久曰放過一著　上堂目前無法埰生招箭意在目前挂箭遞驢鳴非耳目所到出門便是草夾山老子在百草頭上橫身鬧市裏打磬諸人還見麼若也不見却歸碧巖去也　上堂正眼豁開照破多年山鬼窟腕頭著力拈却門前下馬臺捨重從輕裁長補短奪饑餐於正食猛自知非驅耕牛於正行不借他力住則當頭印破去則截斷脚跟無卓錐之地者萬德來朝赤骨歷地者現成活計然雖如是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且待別時相見　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時如何曰河水從源濁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氏里未詳）幼爲比丘壯留講聚因閱首楞嚴至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破讀爲知見立句知即無明句本知見無句見期即涅槃句忽開悟棄諷圓悟禪師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迨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云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云背後底嘛師投書悟笑云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云立沙白紙此自何來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師曰作家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首座作麼生會座無語師以書復打一下時圓悟與佛眼見之悟云打我首座死了也復云所謂龍象蹴踏眼云非也官馬厮趯耳悟令召至云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云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却顧師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云眞箇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自云書裏說箇甚麼曰文彩已彰云畢竟說箇甚麼曰當陽

揮寶劍云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曰莫詐敗自顧侍者云是那裏僧者云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自云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自乃將書於香爐上爇云南無三滿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一下自乃啓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而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出應其命　上堂曰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立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餘語未見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　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師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　上堂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虎丘紹隆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應庵曇華禪師黃梅人族江氏生而奇傑年十七往東禪院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法去謁此庵分座連雲處守以妙嚴請開法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後居天童　上堂曰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卻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

覷得透也未直饒一㪍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遍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驀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胡孫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𢮦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　上堂參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來一往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門云露師曰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齩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

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因緣師曰二老漢當時若踏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遂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峰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師曰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爲諸人說道理一徧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是明果卽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他道致將一問來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齩定牙關踍跳也出他圈䙡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

僧問機不離位用處停機卽不問未審機不到處如何通信曰一舉四十九云坐斷十方去也曰你要啞却老僧口那　問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嚴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曰燋磚打著連底凍云當時若問和尚如何祗對他曰一棒打殺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擲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云嚴頭當時不覺吐舌意又作麼生曰樂則同歡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云華藥欄此意如何曰森沙努眼睛問只這是埋沒自己只這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曰玉筋撐虎口云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　問虛空消殞時如何曰离婁行處浪滔天　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曰倒戈卸甲　問眞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未審明甚麼邊事曰他是關西子愛說川僧話

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衲子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至如蚖蛇戀窟乎

隆興改元六月十三奄然而化春秋六十有一夏臘四十有三塔全身於院之西麓

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法嗣

福州淸涼坦禪師不知何許人也久侍蓬庵深蒙印可屢分座說法住淸涼日有僧舉徑山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餘語未見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之東陽人族馬氏年十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斷常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去謁東禪月庵果皆有所投晚依佛智於西禪盡得其道出住慈雲繼遷數剎乾道辛卯始屆淨慈　上堂曰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重樓　上堂今晨改旦伏惟首座大衆知事頭首一九二九天寒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屈而復伸展而又縮一夜萬筭千思胷中一團麻線睡也睡不熟及至天曉起來脚踏實地頭戴屋若作佛法商量口啞舌禿若作世諦流布特牛生犢拂子道我悟也山僧道你悟箇甚麼拂子道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上堂舉法眼示衆云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和尚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淸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師曰超談胡餅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枝師室中常問學者西天鬍子因甚麼無[illegible]鬚淳熙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書偈示寂於嘉禾之光孝壽七十臘五十五

湖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東吳玉峰人族陳氏幼不茹葷十六師邑之東齊道川禪師川嘗謂曰汝十二時中承誰恩力後閱法界觀色即不空以即故空始有趣入及冠祝髮進具入閩禮佛智於西禪命為侍者智後庵居西華師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罔對一日與僧語次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師至此忽大悟造智室酬對如流令加護智徙育王請嗣其座初說法於宜黃之臺山移白楊西華隆興改元少卿鄭公作蕭守吳與延居虎巖　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撈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會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喃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天下無貧人云見後如何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擲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峰壽五十六夏三十八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　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四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之龍游人族李氏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院清素得度具戒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咤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留三年印俾其徒往昭覺挽歸中峰為第一座久之南下謁佛性泰月庵果草堂清皆契合晚至徑山謁大慧禪師慧問從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

慧欣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出住臨邛鳳凰
徙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
都領正法俄再出峽抵金陵留守以保寧延師未幾
移居金山遷雪竇淳熙庚子夏　勅補徑山　上堂
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
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只恁麼合喫多少痛
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
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
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
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
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
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只對他道天寒不及
卸帽　上堂舉南泉和尚到莊莊主預辦迎禮泉云
爭知道老僧來排辦如此主云昨夜土地來報泉云
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師曰盡道南泉被鬼神
覷破不是好手殊不知王老師當面做賊金山今日
新請都莊萬一山僧到莊第一不得鬼語　上堂六
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

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　上堂
日上月下速如電轂又是重新一陽來復滿不搖處
暖生寒谷籬落梅華枝枝綻玉賀客街頭亞肩疊足
借婆裙子拜婆年不識本來眞面目仲冬嚴寒伏惟
尊候起居萬福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
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蕖師至徑
山彌浹
孝宗皇帝召對　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　賜肩輿
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　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
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
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
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
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反寺之法堂留七日顏
色明潤髮長頂溫越十日葬于庵之西岡壽八十有
二臘六十有四　特謚曰慈辨塔曰智光庵曰別峰

昭覺徹庵元禪師法嗣

鄂州鳳棲慧觀禪師　上堂曰前村落葉盡深院桂
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

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曰恁麼
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

灝音浩　醴音禮　沔音緬　澧音禮
巃力空切　蹴七宿切　鞠音菊　釃音犁
霈音沛　膱音織　[illegible]音鶻　[illegible]音[illegible]
嗄所嫁切　觱音必　篥音栗　廖音溜
轂音穀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得昇禪師蜀之廣漢德陽人族何
氏年十七依崇果寺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
道禪師請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
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
袋師擬對殊曰莫錯乃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
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次便問國師不跨石門
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卽領悟命師
分座說法紹興辛酉亟相魏國張公浚擁旆閩中請
開法石門遷明教及報恩開先　上堂曰久雨不晴
一箭兩垜鼻孔一時沒爛且道是誰之過賴得老趙
州出來爲你勘破且道勘破箇甚麼日輪天子現扶
桑誰管西來閑達磨　上堂萬仞崖頭打一推待渠
絕後復穌來活鱍鱍禪須自悟萬重關鏁一時開
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
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云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
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云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曰
放你三十棒乾道巳丑九月二十五集衆示偈而化
七日茶毗獲設利同靈骨藏于三生塔壽七十四夏
五十四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七閩人族鄭氏甫二十禮

靈鳳主僧以巽落髮受具謁棲賢初百丈栖水南遂雲居舒上封才南昌原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齩殺南山大虫庵首肯紹興辛未冬出住宣城寶勝後四居望刹上堂曰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幃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出僧却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郡之仙居人族楊氏風姿挺異器識宏遠年二十五棄妻拏往顯慶寺圓顱受具乃依國清光禪師去游諸席晚契證於此庵出住莞山次遷江之圓通太平之隱靜天台之萬年再居隱靜後處國清　上堂曰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苦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撩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齩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鎔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戸入新凉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　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諸意難續楊岐派窮斯煎餓斯炒大海只將折筯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煑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撑門拄戸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　上堂似鏡長明猶是眞常流注圓悟禪師云今時覓一箇半箇似鏡長明底亦難得那堪打破鏡來恁麼說話是則別有清規一期見來大似乞兒見小利殊不知打破鏡來正是貼肉汗衫若到隱靜門下二俱失利何故體才相似可克家箇地不

容通水泄　上堂此一段事若道是有與賊爲伴若道是無曠野藏身總不恁麼滲滲蕩蕩朝行三千暮行八百忽若眼開方知驢脣先生不是泗州大聖

高宗皇帝慶典請就使廳祝　聖陞座問答罷師乃曰教中道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今日天下禪流爲

太上皇帝崇慶七十演妙音發妙指驚雷掣電聳動聽觀已自祝　聖了也便恁散去未見末後殷勤記得世尊一日敷座而坐須菩提前白佛言希有世尊大衆且道此之希有以端坐爲希有以尊重福相爲希有以所說爲希有若以端坐爲希有世尊何嘗不端坐若以尊重福相爲希有何獨此日若以所說爲希有佛未開唇動舌一字元無將甚麼作希有遂喝一喝曰此之希有在朕兆已前語言未通之際一覷覷破方爲希有此名根本法輪亦名正法眼藏亦名眞如解脫亦名般若妙心亦名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在華嚴經中男子身中入正定女人身中從定出爲希有維摩經中五百長者子各獻寶蓋合成一蓋爲希有涅槃經中大地震動天花紛紛爲希有般若經中包含內空外空內外空統攝欲界色界無色界爲希有法華經中佛放眉間光現諸希有事爲希有一大藏教不可悉說若開第二義門於世間品類之中物物皆有希有所謂黃河以清爲希有麒麟出現爲希有鳳凰來儀爲希有河出圖洛出書爲希有今日

太上皇帝崇慶七十壽過五帝之上爲天中天作王中王爲希有臣僧行機向河清海晏之時祝地久天長之筭爲希有如上所說盡是世間之希有大衆還知向上出世間之希有麼復喝一喝曰四大海水可知滴數諸須彌山可知斤兩釋尊壽命無量無邊於此見得徹不妨　太上與釋尊壽命齊年更無優劣其或未然暫輟玉皇天上位端居德壽福生宮　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曰同途不同轍云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曰前箭猶輕後箭深云只如雪竇道

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曰陣敗說兵書云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淳熙庚子五月六日無疾端坐握拳而終闍維設利甚夥瘞靈骨于國清寺之西南隅壽六十八臘四十三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丹丘黃巖人族羅氏年十五去家師妙智院守威爲沙彌登具後會蹣庵成禪師抵其院與語挽歸典客去游浙右此庵開法真如歸參禮一日徐行殿廡聞庵怒叱知事所疑頓豁翌日入室庵指師曰是子今日茅廣矣及此庵奄世護國因結茅白石峰爲終計佛海遠禪師移國淸邀師分座授徒衲子宗仰出住吳門之覺報徙澄照焦山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一喝如踞地師子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喝如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棱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　上堂年常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　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　上堂古德道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又古德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師曰祖師九年面壁一似不曾若恁麼會日日香華夜夜燈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鷰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只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甕拍禪床下座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曰鼎州出獰爭神云如何是非心非佛曰閩蜀同風云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曰窮坑難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曰謝供養　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

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曰和身倒和身偏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曰淚出痛腸云眞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曰添一點也難爲　室中常擧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已亥八月朔示微疾四日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付侍僧戒遺誥山警復書偈辭衆至鐘鳴趨寂龕留七日塔全軀於石公山壽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二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　佛涅槃日上堂曰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闕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靈隱佛海慧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菴齊已禪師邛之蒲江人族謝氏年二十五遽脫塵鞅往法輪寺下髮聽圓覺久之棄游關外謁佛海於蟠龍盡其機用海未之許一日五參出問未審如何是佛海曰齊已你問箇甚麼師於言下大悟遂禮拜海曰這漢今日大似方木逗著圓孔於是名振叢席初住鵝湖遷居廣慧徙東山　上堂擧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靑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啞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尙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

麼富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尙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淳熙丙午秋退居天童示少恙寄古爐瓶別育王佛照德光禪師乃書偈而逝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　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上堂舉丹霞燒木佛話乃曰李四有錢不解飲張三解飲又無錢相招豐樂樓中看不怕寒威雪滿天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　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簡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歲餘始至(乾道辛卯夏也)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卽命海壓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穎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路行(其三)求眞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

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二十事貯以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州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西禪文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　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用禪師郡之金華人族戴氏年十四往智者寺出家試所習得度乃遊江表初謁長蘆信保寧璣甘露卓後至龍門久之高庵過廬陵天寧遷雲居師隨至一日庵陞座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叉手而立師聞罔知所詣歸坐紙帳中因垂手褰帳忽悟由是往來三佛會下皆蒙肯諾初住閩之中際次居東西二禪後補天寧雙林　上堂曰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郡之黃巖人族洪氏年二十六師芭蕉庵主以中選籍名九峰興善院得度未久歷諸老之門晚至歐峰機語頓契紹興壬戌以天台太平興國為萬年報恩光孝　勑師居之　上堂曰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上堂蕩蕩無迂曲明明透古今曉雲籠碧岫殘葉落疎林脫體全收放當堂定淺深饒君親薦得未是我智音　上堂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

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饑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師曰然則栴檀薝蔔氣不相饒鸑鷟麒麟瑞無私出為甚麼雪竇道俱是瞎漢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　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丁卯九月壬申書偈而寂

福州中際能禪師嚴陵人也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然所至宗匠倒屣紹興甲子春入閩抵中際歲餘遂繼席　上堂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何忌承當　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路側轉身難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又作麼生師舉拳示之

南康中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之巴西人族雍氏年十九以試經披僧服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謁谷隱顯開福寧百丈古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還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紹興丁巳出住薦福遷雲居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大溈牧庵法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　上堂舉馬祖不安師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寶峰擇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族史氏年十三病目因去家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一日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遂舉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遂可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巖下坐更待月明時師聞釋然領悟翌日詣方丈陳所得峯首肯留五年西歸寓中巖郡守邵公溥挽師開法棲禪遷無爲中巖　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上堂綠暗紅稀日蜂忙蝶困時本來眞面目一點不曾移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曰我亦不知云和尚既不知爲甚麼道不在明白裏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師曰世間無物可羅籠獨立嵯峨萬仞峰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　上堂曰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針眼裏跳出赤梢鯉魚變化昇騰神通游戲直饒雨似盆傾不是不是　上堂風動耶幡動耶風鳴耶鈴鳴耶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趂後也打鬪瓠子曲彎彎冬瓜長儱侗　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

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　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胷中許多詰曲當年克賓維那會中與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辜負與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貪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猗死禪和如麻似粟　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峰晦康慧光禪師建寧人也　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失是煩惱更有巳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碍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峰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巳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云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點檢看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　上堂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日庵不惜窮性命只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上堂雲從龍風從虎吹散江村寒露雨麗天杲日絕纖埃有路明明吞佛祖物見主眼卓竪天邊白鴈送寒歸籬下黃華香半吐　上堂卓拄杖召大衆曰這般曲調豈屬宮商不是知音徒勞側耳且庵今日待爲諸人吹一曲舞一拍還有擊節者麼若有乾闥婆王性命難存若無贏得一場懡㦬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音釋

珪音圭　郯音談　昺音丙　珣音荀
贇於倫切　續則歷切　浚音峻　孥音奴
呢音元　喃女咸切　啞音亞　叡音鋭
褰去虔切　貂音凋　囮戶臥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大溈月庵善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郡雲門人族董氏兒時有異言幼師麗化了達試法華凡兩奏名　恩乃及剃染登戒之成都大慈講習往參信相昌禪師值上堂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曰山河大地師聞徵有得出關謁鹿苑業文殊道佛性泰皆未釋所滯往扣月庵於道吾隨居福嚴每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話詰之語不契一日普請擔禾至彌陀嶺倦甚去擔嘯之忽大悟拊掌笑曰快活快活亟歸擬白月庵庵見來乃曰信吾不賺汝師禮謝於是命首衆說法衲子踵隨竟晦迹南嶽二十年居思大三生藏亦久因號璉三生會上封虛席潭帥龍圖劉公昉力挽開法未幾引退復住報恩福嚴及龍王玉泉　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只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只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眞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只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云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云是穴曰你當時如何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

會也大衆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
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
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
大方若跳不出依前只在架子下　上堂拈拄杖曰
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
箇始得遂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
皆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
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一切數句非
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
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
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　上堂擧潙山問仰山
仲冬嚴寒即不問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三步
潙曰知子答這話不得時香嚴旁立云某偏答得這
話潙理前話問之嚴亦進前三步潙山曰賴過寂子
不會師曰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爲甚麼肯一不肯一
要識潙山麼脚踏西溪流去水手持南嶽寄來書
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
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　上堂擧飜谷持

錫到章敬又到南泉師曰是是放出南山鼈鼻不
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
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挂葫蘆堪笑維
摩談不二　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
打意旨如何曰利動君子云惟復棒頭有眼惟復見
機而作曰獼猴繫露柱云只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
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曰錦上鋪華又一重
問行脚逢人時如何曰一不成二不是云行脚不逢
人時如何曰虎齩大虫云只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
作麼生曰水浸鋼石卯　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
則不爲人意旨如何曰兵行詭道云興化道我逢人
卽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綿裹秤鎚　問不
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曰廬山五老峯云不昧因
果爲甚麼脫野狐身曰南嶽三生藏云只如不落不
昧未審是同是別曰倚天長劍逼人寒　問北斗裏
藏身時如何曰從地涌出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波
斯讀梵書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
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云只如

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云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曰水晶甕裏浸波斯　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昨夜祝融生兩角云樹倚藤枯句歸何處曰今朝突兀又麼光云只如潙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曰海水逆流云羅山道道吾是箇鶻躍裏撮馬糞漢又且如何曰衣穿肉露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闍處莫出頭云罔明爲甚麼却出得曰放屁合著大石調云一等是箇時節爲甚麼有出得出不得曰這裏有人教唆詞訟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雲籠嶽頂云來後如何曰雨灑瀟湘　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曰路窮山轉云寃有頭債有主曰囌嚧囌嚧云忽然百萬大衆一時笑時如何曰你見箇甚麼僧禮拜師曰賺殺一船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騎牛穿市過云學人買鐵得金曰女南子北紹興庚辰十二月二十三日集衆出衣盂令於寺南建二窣堵一以存吾報身劫灰之餘一以奉四衆靈骨書偈而逝七日闍維獲設利五色聚成得之以正月二十四歸骨奉藏焉壽六十四臘四十一

潭州大潙行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閣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學僧問趙州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州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師曰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潭州道林淵禪師　上堂曰節近端午乍晴乍雨帶累達磨眼睛特地和泥合土二祖不會承當雪庭枉受辛苦引得後代兒孫各自開張門戶或放南山毒蛇或作玄沙猛虎雪峰連輥三毬禾山一味打鼓山僧檢點將來盡是葛藤露布爭如喫飯著衣此外更無佛祖畢竟如何阿爺便是大哥妻師姑元是女人

做　僧問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
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曰奔雷迸火云巖頭道這老
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曰相隨來也云巖頭密
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曰萬年松在祝融峰
云然雖如是只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
曰嚀呢嗟唎吽嚄吒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七日上堂
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聲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
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
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之劉陽潘氏子　上堂
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起拂
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
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
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曰鮎魚上竹竿　問
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竪起拂子僧云還有向上事
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
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

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搨
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携手上高
峰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
門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信之上饒人　上堂曰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
截却指急回眸靑篛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三山玉融林氏子
上堂曰天寬地大風淸月白此是海宇淸平底時節
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只如夜半華嚴
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
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
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上堂擧雲門問
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
云話墮也師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　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
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
也會增瑕纇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

更在青山外

雲居法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　上堂曰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　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嵩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　上堂曰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生

湖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也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堂欣然因命分座淳熙初終於此山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生鐵鑄崑崙云來後如何曰五彩畫門神

淨居尼慧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南嶽第十七世臨濟十三世 黃龍六世

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上堂舉崇壽示眾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即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本庵永

潭州大溈暎庵鑑禪師會稽人也　上堂曰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只云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　上堂舉晦堂和尙一日問僧甚處來云南雄州曰出來作甚麼云尋訪尊宿曰不如歸鄉好云未審和尙令某歸鄉意旨如何曰鄉裏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殺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南嶽第十七世 臨濟十三世 楊岐六世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本庵安永禪師閩縣人族吳氏弱冠依安國慈濟爲苾芻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條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及徙怡山命師首衆閱二年庵將寂以大慧所傳磨衲授之囑令剪拂學者安撫尙書張公澄請師繼席不數月拂袖雲門庵乾道甲申郡師大資王公之望從衆納請居乾元遷黃檗又三年移鼓山　上堂曰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顢頇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只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　上堂布網垂鉤闊長江不緊舟水寒魚不食特地過滄洲恁麼舉似著甚來由半夜黑風翻大海直得波濤絕點流　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曰未曾見毛頭星

現云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號分禪少與木庵同肄業安
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禪師行次江
于仰瞻　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
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決
盡一聲江上侍郎來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
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
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示衆曰這
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
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
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　示衆上至
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
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
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顧右視曰自出洞
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已前天
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
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屈指曰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且道今日
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蒙庵思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　上堂曰世尊道應如是知如
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至本無瑕却有瑕

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者每以己事扣諸禪及
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
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
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焠地折時眞慶快
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
心

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也依卍庵之久
一日入室次庵問僧云如何是佛麻師聞頓契有偈
曰機前一句子用處不留情如撞幢子弩箭箭中紅
心後開法公安四衆歸仰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耀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

參問字夏錯

焦尾大虫大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玉露垂靑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上堂鶖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可惜立沙老人漏泄向上一竅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衆這兩箇老漢一人撥動天關一人掀翻地軸山僧輒留做㪅敢繼渠儂高蹈蒼鷹爪下分餐猛虎口中奪肉一句當機千足萬足君不見古人有言兮逢船便渡得路便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拍禪床下座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也　上堂舉俱胝竪指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

教心晦庵彌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贑城贑縣人族蔡氏少爲書生年三十六投郡之觀音院下髮往依仰山祖禪師有省次參翠巖廣照燈禪師燈與語鋒投俾典翰墨辭謁大慧於徑山宿疑盡去屬慧貶衡陽遂入閩見鼓山珪淨衆嶽皆蒙印可後抵教忠一日入室聞學女子出定話擬蹉門忽大悟乃曰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忠曰中間底是阿誰師禮拜便出忠哂之紹興已巳會忠移住龜山以師繼席後遷大安及崇福乾道丁亥謝事寓雪峰東庵洋嶼雲門庚申春泉守龍學王公十朋挽居法石　受請日上堂曰雲門山中劄硬寨已是經年洋嶼江頭未見有毛頭星出現擧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等閑拋出東山暗號驗盡天下野狐當機覿面不相饒喝下跛驢成隊走是以藥山道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咄古人大似以隋珠彈雀用趙璧抵烏恁麼要續如來正法大似鄭州出曹門且道雲門庵主今日赴法石請爲人底句作麼生道八十翁翁輥繡毬直從洋嶼江心過　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驀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攘掌大笑歡喜且道他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

條上疑脫一字

千華生礁嵴　上堂舉芭蕉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曰要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　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秘風只知襟袖凉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　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　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門托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問知師久韞囊中寶大衣臨筵乞借看曰猛虎畫蛾眉云今日小出大遇也曰劒去久矣不須刻舟云只如眞覺示衆道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未審此意如何曰黑雲遮古路云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意作麼生曰抱劒入桑林云只如雲門將拄杖攛向雪峰面前峰作怕勢又且如何曰一家有事百家忙云玄沙道用南山作麼瞥曰也要大家知云古人恁麼提持成得甚麼邊事曰兩兩三三成羣作隊　問禾山四打鼓意旨如何曰下下打著云打著後如何曰不在鼓聲中頭頭皆漏泄云雪峰見僧來輥出三箇毬子又且如何曰兄弟添十字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曰退步思量愁殺人淳熙甲午春偶徽恙賓文傳公自得赴漕江左聞而省之值師偃息即召曰和尚惺惺著師應曰已與侍郎相見了也傳曰一釣便上師曰也不可放過傳諧侍僧曰誰言渠病師曰雪上加霜翊日剃沐更衣書偈已端然坐亡乃三月二十三日也闍維數珠不壞獲設利五色瘞于東山之鉢那塔壽六十九臘四十有三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人族盧氏年十二去家師資福道榮十六圓具習台教棄依大慧於徑山未幾往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門留東西禪無省遂之泉南教忠求決於晦庵俾悅衆會解事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庵與賢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庵曰子今始可見妙喜矣即禮辭至梅陽服勤四載乾道辛卯出住苕溪上方次遷台城紫籜鴻福萬年淳熙甲辰夏　詔居淨慈　上堂諸佛

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　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覇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杻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斷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請辨看戊申十二月望偈書入寂壽六十九臘五十四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只在一槌遂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擬張麟兎亦不遇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七閩福清人也　上堂曰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覷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㴓葉風微塵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只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只悟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榼𣖩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　上堂舉死心和尚示衆云一人所在要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亦須親到一回召大衆曰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南書記者三山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殺打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　上堂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𠌫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任䮙騾剔起眉毛頂上生䫉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

大潙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涓禪師潼川人也　上堂横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大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　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雙眼　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横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跡呑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若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師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卯禪師　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玿音韶　遯音鈍　晷音鬼　昉音倣
雖音錐　劉音留　纇盧對切　叅音森
焠七內切　肆羊至切　贛音紺　霎山洽切
韞音蘊　籜音託　檞音解　嚏音帝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聖君

太宗皇帝以　聖極眞諦而　廣闢度門　間發元機鮮克如對者如　幸相國府見僧看經　上問看

◆已靈曰

底是甚麽經云仁王經　上曰旣是朕經爲甚却在
卿手裏僧無對雪竇明覺重顯禪師後嘗代對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
寶塔　問僧卿是甚人云塔主　上曰朕之塔爲甚
麽卿作主僧無對明覺代對曰盡國咸知　因僧見　上問卿居
甚處云廬山臥雲庵　上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
爲甚到此僧無對明覺代對曰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云　陛
下還記得麽　上曰甚處相見來奏云靈山一別直
至如今　上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明覺代對曰貴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悉爲煨燼僧欲乞　宣賜　召問昔
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明覺代對曰陛下不忘付囑
上嘗夢神人報云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　宣
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麽生發街無對明覺代對曰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　上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
保寧仁勇禪師嘗代對曰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朝罷擎鉢問丞相王隨
曰旣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麽却在朕手裏隨無
對慈明楚圓禪師後嘗代對曰陛下有力白雲端禪師拈曰且道腕頭有力主天下有力試請斷看
眞宗皇帝臨御以來　歷覽貝文　探賾祖教乃於
華嚴曉然自得嘗　製偈曰寂寂太虛空湛湛如秋
水拂拭本無塵不屬張王李因建智海勝藍偉冠都
下廣延禪衲馳　詔正覺本逸禪師主之逸至入對
稱　旨賜前偈令和逸謝　恩已竄爲四章一曰寂
寂太虛空何人達此宗本來無一物佛祖永潛蹤二
曰湛湛如秋水此心誰可委唯有悟空人相逢只彈
指三曰拂拭本無塵靑天月一輪堂堂無罣礙全露
法王身四曰不屬張王李從來自家底山河及大地
通身無不是　上大悅乃　錫正覺號
仁宗皇帝垂佛心以治天下四夷來王　欲隆宗教
乃　詔僧懷璉入對便殿　命陞座稱　旨賜號大
覺禪師　製詩頌褒之餘二十首及　提綱語二篇
璉嘗進偈中有圓相　上因製頌二章　賜璉曰今
伏覩淨因長老於禪偈內畫圓相〇此人人皆有除
鈍根下愚人不曉裏面無安排鼻孔處呵呵又一重
案底寡學淺近敢吟頌一首一曰接引本無言出沒
任往還元無添減處但同秋月圓二曰愚蒙全不會
上智卒難知三十年年後更添一暈兒令璉箋註璉
註已幷進三偈乞歸林下　上註璉頌一首仍　宣

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令再住京國且興佛
法璉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　上曰佛法廣大非只
渠壑也歸心終老此峰頭　上曰不止峰頭更審細
莫錯也朝昏但祝堯多壽　上曰但是含生皆同天
壽也一炷檀煙滿石樓　上曰徧法界白煙灰息也
璉復進二頌稱　謝有旨中使傳　宣出　禁闈
再令臣此住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
萬幾　霄露恩波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　堯仁
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二十日　賜羅扇一
把題元寂頌於其上又嘗　製修心頌曰初祖安禪
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眞如性密意由
來妙理深明年春璉堅辭　上從之特賜　御容一
軸以　示不忘之意
徽宗皇帝踐祚之初　留神禪奧　詔芙蓉道楷禪
師住持法雲以　問宗要二年佛國禪師惟白奏所
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　上賜其序政和三年夏四
月嘉州道傍有大樹風雷所摧一僧晏坐樹內髭髮
被體指爪遶身本州以事具奏獲　旨令迎至京師
供養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曰我
東林遠法師之弟也因游峩眉不記時代遠無恙否
持曰遠法師晉人也去世七百年矣遂不復語持曰
師欲何歸曰陳留縣即復入定　帝命繪其像頒行
天下幷　製三頌一曰七百年前老古錐定中消息
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徒勞木作皮二曰藏
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
樹中不是負趨人三曰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
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高宗皇帝以　神武平海內三教　一致尤　宅心
少林之道　潛龍時差侍臣韓子居往天寧寺　命
主僧佛杲禪師克勤陞堂勤據座說偈二章曰善因
招善果穜穀不生豆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八萬
四千波羅蜜一毫端上已圓成棒頭喝下承當得高
步毗盧頂上行時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也越三
日　復命陞堂勤遂擧天竺有王者嘗往見一祖師
即請說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如來時王歎伏勤
拈曰佛法是世法世法即佛法直道而行風行草偃

若未委悉重說偈言去也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𩕳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韓錄三偈以進　上題其後曰靖康改元四月初一觀佛果禪師善偈理趣高妙云二年即皇帝位未幾　幸維揚十一月　詔勤詣　行在引對至　闕下　上遣中使八人翊之　賜座　上曰朕一一記得昨過泗洲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曰　陛下以　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　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　上大喜曰可賜圓悟禪師號勤謝畢　上曰師居金山何如勤曰臣老且病願歸林下　上曰不可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勤固辭　上曰何山可住勤曰願投老雲居　上從其請勤復奏曰　陛下既以佛心而化育生靈萬邦稽首臣亦當傳佛心宗以酬聖壽　賜茶罷傳　宣引謁五府經夕奉　旨五府以次就雍熙寺請開堂演法

孝宗皇帝道自　生知　性由　天縱　在普安潛藩一聞徑山佛日宗杲禪師之道委內都監往問要旨杲作偈以獻及　建邸復令內侍齎束帛等命杲就山為衆說法　大書妙喜庵三字仍　製贊賜之杲演成四偈以呈　上甚喜歎　即皇帝位詔杲引對杲稱疾乃　特賜大慧禪師一日因門司黃彥節舉傳燈錄所載二十二祖摩拏羅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上即悟其奧乾道庚寅冬景德靈隱禪寺虛席　詔僧慧遠住持辛卯春　召見　上舉不與萬法為侶問遠是甚麼人語遠以龐居士奏之語繁不錄　壬辰秋　召入　東閣　上曰前日在此閣靜坐忽思向所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　朕從這裏有箇見處遠曰不與萬法為侶　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且如何　上曰亦未曾欠缺繼　賜佛海禪師癸巳春　駕幸其寺　御方丈見遠畫像　問曰是誰遠曰臣之陋質學者寫以求贊　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真底遠鞠躬奏曰春氣和融恭惟　聖躬萬福　上大笑　至東廊觀畫

壁次遠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今有否遠曰西廓底筆尤工淳熙丙申春僧德光奉　旨補居靈隱寺冬十一月　召對便殿光舉靈雲見桃華悟道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上曰空手牽鐵牛　上曰若問長老如何祗對光曰千聞不如一見光復舉潙山問香嚴汝試向父母未生已前道一句看香嚴無對　上曰朕有一語光曰如何是父母未生已前一句　上曰昨夜今朝又明日示光偈曰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華香度遠自有一枝春未幾　賜佛照禪師號庚子秋延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　上曰三教聖人本同這箇道理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　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各別爾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亦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上曰今之士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開示衆生各令悟入此爲殊勝也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爲具體盡其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英丞相云惟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亦謂如此印曰臣近見　陛下賜德光長老　御扎曰今俗人乃有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切中今日流俗之病蓋流俗例以佛法爲清淨寂滅之教遂引莊老之說以合佛意以臣所觀莊老立地處止做得經論中二乘人見解　上曰如何見得印曰墮肢體黜聰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便是二乘人灰心滅智厭身如桎梏棄時如雜毒所以去大乘人遠矣大乘人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大乘人

履踐處　上然之嘗製布袋和尙贊曰袋貯乾坤
杖挑日月藞藞苴苴僧中之傑憨憨癡癡式中之絕
令行兮一棒一條痕逗機兮殺人須見血別別分明
一點紅爐雪又嘗游戲於圓覺大光明藏中　備
覽諸經　發於淵默　疏其至奧　警悟人天如釋
清淨慧章至一切障礙卽究竟覺則曰菩薩初發心
時名始覺圓覺成就名究竟覺今見諸障卽究竟覺
者蓋已入佛地無一切差別心也　釋得念失念無
非解脫則曰得念是無念失念是有念佛知諸念本
空了無得失故皆得解脫　釋成法破法皆名涅槃
則曰進修曰成毀謗爲破佛知諸法本空了無成壞
故皆名涅槃　釋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則曰智慧者
已悟之性愚癡者未悟之性究其本源同一佛性故
曰通爲般若　釋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則
曰菩薩外道所立之法雖有邪正之殊皆是菩提覺
性釋無明眞如無異境界則曰眞妄一體性本解脫
　釋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
法性則曰涅槃經云我以佛眼徧觀三界有情無情

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究竟者卽法性也　釋地獄天
宮皆爲淨土則曰佛知善惡二報皆如空華故謂苦
樂二境皆爲淨土　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則曰有
性三乘也無性闡提也佛眼觀之悉皆是佛　釋一
切煩惱畢竟解脫則曰佛謂煩惱本空故云畢竟解
脫釋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
覺性則曰法界海慧者佛之智慧如法界之廣如大
海之深故也其慧光照了諸相如太虛空廓然無礙
方爲佛之隨順覺性如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

賢臣

丞相王隨居士嘗謁首山省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
爾踐履益深竟明大法至臨終日書偈曰畫堂燈巳
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殿院李琛居士嘗謁福嚴雅禪師與論倩女離魂話
未終雅曰隨他去也公曰師意如何雅曰切忌向倩
女處著到公領悟曰元來却在這裏雅哂之翌日同
入藏院時雪竇顯禪師爲藏主公曰便是藏主那顯
曰是公曰藏中還說著下官麼顯曰目前可驗公曰

驗底事作麼生顯曰不消一劄公擬議顯曰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嵐霧忽起雅曰殿院游山恰阻烟霧公曰靈峰聖跡爲甚麼却有這箇顯曰下方無公擬對雅曰藏主壯觀福嚴顯曰和尙且莫開眼公曰作家作家顯曰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公曰三教中那教最尊顯起側立公曰有口何不道取顯曰對夫子難言公曰休休便起顯曰適來造次公喝之

文定公張方平居士字安道知滁州日嘗游瑯琊山周行廊廡不忍去旋抵藏院有感流涕指梁間經函曰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而視之乃所書楞伽經始二卷齊沐續之與前書無少異前身爲此寺知藏書未終而卒再書故也焚香展讀佛語心品至贊偈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洞明已見書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刻之浮玉山龍游寺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雪竇重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值於淮甸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尙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淸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顯曰淸長老道箇甚麼曰又與麼去也顯曰淸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䙡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顯曰勘破了也公大笑顯頌衆入城緣化欲見之閽者以諷禁告師以偈寄公曰碧落烟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戀甘棠影裏行公答曰勞勞世務逐游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即請公見問曰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顯曰他日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擧向伊公曰擧著又何妨顯曰山僧罪過公曰好好顯應喏喏

郎中許式居士守隆興時從洞山聰禪師或曰足公山主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問郎中道

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澄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便喝公曰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公至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座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座曰四十七公曰聖僧得幾夏座曰與虛空同受戒公拍床板首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參政呂慧卿居士字吉甫於法界觀研味有年後看李長者合論心地豁然說偈曰欲見文殊久馳心向五臺誰知黃卷上指出妙光來

都尉李遵勗居士字用和探索宗要有年聞慈照所舉因緣頓明大法述偈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照詰而印之後作照塔銘其自敘問道始末曰予早欽風而虎溪世之福地也會師退位以素緣熟乃走胥命駕百舍重研道將迎意遂有王城之入創茲寺居之獲陪巾屨之侍諦求眉髓之論師嘗諭房孺問徑山禪可學乎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一旦聞舉一喝耳聾三日之話如處蔀室燿燄而頓明如對鬟山听然而微笑自此敘弟子禮或外館開供妙談渴聞旋請入都留闍旬浹或命駕香刹時聞輕安服勤左右六周歲籥于是確求歸隱者數四戚緩以他語貰其延居亦嘗微露風指謂吾儕汝宿緣祖禰自記尋當傳錄今不可泄云云銘曰離四句絕百非嘗以隨國大長公主誕辰命慈照石霜葉縣就第演法最後葉縣登座拈拄杖拗折擲地便下座公笑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照曰都尉亦不得無過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巘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又圓禪師未出世時謁公公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圓曰今日特來相看公又令童子問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圓曰不因

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恁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圓曰脚頭脚底公乃出揖坐復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圓曰甚處得這箇消息來公便喝圓曰野干鳴公又喝圓曰恰是公大笑同留數日乃辭公曰如何是臨歧一句圓曰好自將息公曰恁麼則不與諸方也圓曰都尉見處作麼生公一放你二十棒圓曰專爲流通公拊掌圓曰瞎公曰好去圓曰喏喏圓歸唐明未幾公遣章介二師訊之圓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答之公作偈寄曰黑毫千里餘金襴示雙趺人天都莫測珍重赤鬚胡楊文公會次遂問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箇甚麼邊事公曰擔折方知柴束重其造入妙密應機無滯類此及疾篤命邀圓圓至公畫此○相幷書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法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生死問取皮袋圓見乃問如何是都尉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却問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圓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圓曰無佛處作佛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顧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對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語罷投枕未安而逝公於天聖中以所集宗門廣燈錄三十卷繳進　上製序冠其卷首仍　賜入大藏流行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石門慈照蘊聰禪師一名谷隱曰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溥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苦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之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穎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搖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

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進曰心如何了頴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頴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只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頴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頴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頴起揕其胷曰只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頴曰作麼生會公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頴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有本小異）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義懷禪師游懷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雞一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別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楷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楷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楷曰相別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官以履一緉惠齊曉山主曰菖蒲海內有一犀牛鼻孔遼天不知向背被崔嵬兒入水牽向一鈎截斷自後頭角不全憨皮剔無用處海上老商裁爲隻履祖師歸去只得半邊葱嶺使還空傳消息至今七百來年未曾踏著完全在縱使背法堂著去未免止宿草庵直饒頂上戴來也救貓兒不得今日無爲子布施與黃梅齊曉山主莫不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東行西行無非佛事雖然如是向道衲僧脚跟未曾夢見在且道如何得與履相應去挂向千年葛藤上洞庭湖內與人看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生極樂

中書李林宗居士久參宗師未契後會益首座於南嶽公乃虛心扣之遂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端的決疑情益曰作麼生是出塵底意公罔措益召曰會麼公猛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瑩黃河本自深只因師問後砂石化爲金益曰正趣地獄公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益曰汝今何在曰見祇對次益曰只此是黃金公曰眼中添屑益大笑公便禮拜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未

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果禪師將罷官辭杲杲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傳燈所載波羅提尊者見香至國王問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之語問公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而表裏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别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逸悉以所得告逸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履踐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甞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柰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華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華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底故或瞬目揚眉擎拳擧指或行棒下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只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

至今不絶眞得吾儒所謂念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喩凡若此者乃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絶余既得之矣誰其嗣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既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比部孫居士遺其名 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値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會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因此有省

節推朱炎居士嘗問義江禪師云未審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住公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曰更須吐却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

琛尺今切 勗吁玉切 鮮息淺切 腕烏貫切
鼇陵之切 暈音運 繪音會 扆於豈切
纛大到切 黜尺律切 桎音質 梏姑沃切
內與納同 藸盧下切 疏音疎 倩倉甸切
哂式忍切 甸音奠 幣音弊 閽音昏
棠音堂 溥音普 戽荒故切 研五堅切
蔀音部 篡音纂 聵五怪切 摣莊加切
椹知林切 崙盧昆切 雒與洛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賢臣下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竊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至廣慧謁元璉禪師璉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也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璉曰草賊大敗夜語次璉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璉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璉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枰其師承密證寄李維翰林(語見僧寶廣慧傳中)既而過門問道者無虛日悉隨機應之嘗爲衆曰此事大難委悉釋迦老子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便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帝釋梵王殷勤三請不得已而許之始自鹿野苑終於拘尸城中間四十九年作大佛事說三乘十二分教如瓶注水末後於靈山會上謂大衆曰吾正法眼已付摩訶大迦葉又云四十九年間未嘗說一字是甚麼道理於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爲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若喚作奇特事早不中了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是夢言佛及衆生爲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不明乖張不少居翰苑日慈明楚圓禪師爲唐明嵩和尚持書至公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圓曰某奉院門請公曰眞箇謾語圓曰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伸一問圓曰作家公便喝圓曰恰是公又喝圓以手畫一畫公吐舌曰眞龍象也圓曰是何言歟公召典客令別點茶復曰元來是家裏人圓曰也不消得公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爲人一句圓曰切公曰恁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

圓曰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圓曰放內翰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圓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大笑復問專使還記得唐明和尚當時悟底因緣麼圓曰也曾見舉來公曰請不吝慈悲圓遂舉聞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只如此語意旨如何圓曰水上挂燈毬公曰恁麼則辜負古人去也圓曰疑則別參公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圓曰一任踍跳公哂之取辭曰公曰某有一轉語寄上座往唐明處還得否圓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去也圓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為甚麼汗出圓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圓曰重疊關山路公曰恁麼則隨上座去也圓嘘一聲公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圓曰放去又扶來公曰某適來失脚倒地又得家童扶起圓曰有甚了期公大笑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椀公便作吐勢環曰恩受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嘘嘘聲公尋書偈付左右令來早送達李都尉偈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李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亟跨馬至公始熟睡李撼之已逝矣朝野聞之莫不歎慕後廣慧於公諱日設位供養爇香次有僧問從來弟子供養師今日為甚麼師供養弟子璉曰恩來義往僧曰恁麼則令人轉憶龐居士也璉曰兩彩一賽僧嘘一聲璉乃奠茶顧其僧曰鈍置老僧驢漢自餘機語見乎它集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法泉禪師（號泉萬卷）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泉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泉見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

臨夢靈覺

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
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
宅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
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齊以自適題偈見意
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
齊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夢遺泉書曰非師
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泉悼以偈曰仕也邦爲
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劒無纖
缺氷壺徹底淸春風瀫水路孤月破雲明
郎中張僅居士嘗戲問桂府義禪師曰某如今剃却
頭還做得長老也無義以手摩頂召曰郎中公應諾
義曰會麼公曰不會義曰千頭甚麼事公恍然有得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依芙蓉道楷禪
師求指心要楷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
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
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太史黃庭堅居士字魯直號山谷以般若夙習雖膴
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
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
戒李伯時工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
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
生泥犁中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
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祖心
禪師乞指徑捷處心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心
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次時巖桂
盛放心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
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尙得恁麼老婆心切心笑曰只
要公到家耳有本小異久之如雲巖諱死心新禪師隨衆
入室新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
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新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
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
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
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矣
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忽然廓爾尋思被天下老
和尙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

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翠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云先是晦堂訃音至公設伊蒲塞供拈香說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中大吳中立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述三偈呈之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齩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只爲走盤難看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荊公王安石居士字介甫丁母難讀書定林往來蔣山從贊元禪師游一日問元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之質一更須一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人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深得其旨又嘗問眞淨克文禪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獨圓覺不然何也文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見前不屬古今老僧即今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主賓非關時處又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易證爲具謂譯人之訛其義是否文曰圓覺可易則維摩亦可易也維摩曰亦不滅受而取證證與證義有何異哉蓋衆生現行無明三昧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說但知其具耳公即領解

提刑郭祥正居士字功甫號淨空喜泉石而不羨紛華因謁白雲守端禪師值端說法以上大人一篇示衆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有省書報白雲雲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堂公

施疑旋

趯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羣伸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拜演禪師命演舉揚演就座公復趯前拈香曰此一辦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風演拍禪床一下僧出問云云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淸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證悟脩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爲衆登座見其顧眄如象王回施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趯函丈命侍僧請爲入室顒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禪師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

偈疑以

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顒得證悟師名遣子普送至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誤我亦將錯而就錯公偈偈贊曰萬木千華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內翰蘇軾居士字子瞻號東坡宿東林日與照覺常總禪師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見皓皓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師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一作眼似初生犢牛）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慧州瓊州

問疑聞

黃門侍郎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罪謫高安會黃檗全禪師於城寺（全老南嗣）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存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有省聰禪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

不答公又扣之聰徐徐謂曰吾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語子公於是得言外之妙有偈見于家集云

正言王居士名犯欽宗廟諱依晦堂心禪師數載無所入元祐中漕江西辭晦堂乃問嗣師得甚深法者何人曰雲巖死心新老因即之問曰某常聞三緣和合即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所疑也望師明決新曰且如正言作運使所到處即居其位還疑之否曰不疑新曰復何疑也由是頓去封滯

樞密徐俯居士字師川號東湖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即命靈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地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頓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入京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明日接相公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後妻以女一日入寺見僧拂拭藏經梵夾肅莊皆金字公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教反不如胡人之書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呼曰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遂已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乃問何書云維摩詰經公信手開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能爾耶因借歸讀之向問看者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知其為誚始留心祖道元祐六年奉使江左由東林謁照覺總禪師叙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總曰兜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

拔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請俱就雲巖寺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名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戰一場悅最後登座其提綱語要盡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兜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甚處悅曰擬瀑亭公曰捩轉竹筒水歸何處悅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悅曰某無夢十年矣前五夜夢身立孤峰頂有日輪出于東方而公之來豈東方慧輪乎徐以所見眞淨及素首座事語公公罔措悅因舉德山托鉢話令熟究之公悵然不寐至五鼓忽垂脚蹴溺器猛省卽造悅寢召曰某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物在甚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去來日相見翌日投偈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首肯書長偈付之囑曰參禪爲命根未斷依語生解如是之法公已深知然有至微極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便公感甚邀至建昌道中求悅一一窺察之成十偈以誌其事悅依韻酬之是歲晝雲日悅澡浴示徒說偈而化訃至公哭

而慟及大拜乞　諡悅號眞寂禪師遣親持文祭其塔崇寧中寓江寧戒壇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云大治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此言豈得臨濟法道有今日也以偈寄智海普融平禪師曰馬師一喝大雄峰聲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知驚吐舌江西從此振宗風仍舉似圓悟克勤禪師（時住碧巖）勤爲點破公喟然曰始知宗師垂手處果不可以意得肯哉卽下拜政和乙未秋大慧禪師宗杲自龍安謁公（時爲湛堂侍者）公立問曰上座只恁麼著草鞋遠來杲曰某數千里行乞而至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四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杲曰今日親見相公公曰念汝遠來且坐喫茶纔坐復問上座此來有何事杲起稟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毗睛齒數珠不壞舍利盈溢山中耆宿皆願得相公大手筆爲作塔銘激礪後學得得遠來冒瀆鈞聽公曰某被罪于此未嘗爲人作文字今有一問問上座若道得卽與做塔銘若道不得贈公裹足歸龍安參禪去杲曰請相公垂問公曰聞準老睛眼不壞是否

杲曰是公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杲曰未審相公問甚
麼眼睛公曰金剛眼睛杲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
筆頭上公曰恁麼則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
照地去也杲趨階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銘公大
笑以宣和四年十一月遂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
俄取睡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震衆驚眎之巳薨矣享
年七十有七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字康侯號草庵久依上封得言
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
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
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
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
夜來秋月又同圓

大夫王居士（蘧其名）以喪偶厭世相即慕南宗於元豐
慧圓淸滿禪師言下知歸滿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
亘也公便掩耳旣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十
載脇未甞至席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靑松嶺白雲
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採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
夫狂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圓
璣道旻禪師茶罷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還在金
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應喏旻曰何遠之
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拊膝一下公擬對旻
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如

中丞盧航居士與旻禪師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
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揖曰看火公急
撥衣忽大悟公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旻喝曰放下
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旻禪師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
能解當如何湊泊旻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
曉會旻曰驀直去公沈吟旻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
必旻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旻曰十萬
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
當處旻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直指旻曰
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郡王趙令衿居士字表之號超然任南康政成事簡

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禪師奉
旨來居歐阜公欣然就其鑪鞴悟不少假公固請悟
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
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
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
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禪師慧聞
至令行者擊鼓爲衆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
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
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
公擬對扣拖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給事馮楫居士字濟川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
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
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
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中會大慧就靈隱開堂慧
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此生決不作這
蟲豸今日因甚麼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
座你向甚麼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打公曰是我招得
越月特句　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杲

堂擧藥山問石頭和尙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
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
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
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杲
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尙所擧底因緣某理會
得杲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
恁麼也不得悉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
悉唎娑婆訶杲不顧後出知邛州移帥瀘南所至宴
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
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
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
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　闕肅拜
請漕使攝郡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
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
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

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𧦅龜哥眼赤復歛目竟爾長往建炎後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 君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云有語錄頌古行於世公施經有偈曰我賦孰痂癖有財貯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爲車馬遑不充玩好用不買聲色娛置雖無南畝片瓦無屋廬所得月俸給唯將贖梵書萬里遣迎介崎嶇涉長途奉安大刹中開示諸迷徒庶幾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爲半偈尚乃捨全軀我今以財施痛楚不侵膚以我較古佛苦樂萬倍殊所以不惜財非是稟性愚借問借財人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地到寧免生死無

龍圖王蕃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元靜禪師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著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靜曰過在有箇見處却問公朝旆幾時到任曰去年八月四日靜曰自按察幾時離喬公曰前月二十靜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深領

教授謝鳳居士字子儀號休休未詳參問因疾甚子弟爲遺像公見援筆題曰我心之憂日月如流仰箭必墜覆水難收蝮毒在手火然著頭天下輕於兩臂此身同乎一漚身與物孰重心與身孰優彙儒釋老之學非內外中之求一既不著三何由收殊塗同歸萬壑交流道並行而不悖聊卒歲以優游一藥對病豈問乎君臣狼虎一味適口豈擇乎藜藿珍羞孰爲瞿聃孰爲孔周雖任重而道遠未嘗休而未嘗不休故曰休休停筆而逝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守珣禪師久之不契因訴曰某只欲死去時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夫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侍郎張九成居士字子韶號無垢未第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

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普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歐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藁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奪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圜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如何公指侍僧曰蝦蟆窟裏討甚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特以語尚尚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與慧議及朝政遂竄慧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　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

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
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
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
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
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
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
丁丑秋句　祠枉道訪慧於育王（作妙喜泉記）　越明年慧
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
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
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
頌黃龍三關語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
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　我脚何似驢脚又
被呵膠黏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不吐）
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
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　公嘗設心六度不爲子
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
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
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
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
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才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
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
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
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
雪火消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
照爲邪公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
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
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
語良久曰當初只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
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
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人顧惟根識暗鈍平
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
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
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
仍舊既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

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子羽居士字彥脩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𡀔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云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其頌不是心不是佛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斷枝頭蠟蘂香却肯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行機禪師歸住平田法席鼎盛公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機及國清瑞嚴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出萬緡遺三刹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

因齋慶賛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諸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慧遠禪師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賛卽歡喜毀卽煩惱遠曰侍郎（詩未除翰苑）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遠震聲便喝公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只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以卽心卽佛因緣令究之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大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游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佛非心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反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燿爾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金肯之卽遣書頌呈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微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鍾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正月二十七日也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登第後聞應庵曇華禪師時住明果與大慧之道爲二甘露門乃造明果投誠入室華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華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教授曰門有孫賓鋪家存甘贅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華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䙡後却來這裏喫拳頭華益稱之

通判趙善期居士未詳參問嘗舉韶州乳源和尚示衆云西來的的意也不易擧唱時有僧出源劈脊便打云如今是甚麼時節汝出頭來便歸方丈公頌曰西來的的意何如擧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朝奉俞南仲居士字彥若號大山乾道間子澂仕三山公與偕往聞乾元安永禪師爲衆衲所歸欲謁之會永遷黃檗來辭公就以平日咨參求決永曰所言皆當止欠一味藥耳既去公甚以爲疑永嘗臏稱奇居李倅案造詣高妙因修敬李舉南泉斬貓話示之仍爲頌曰提處分明斬處親落華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公究數月有省謂其子曰我和得此偈了也子請其所以公極力揩掌三下李聞之曰且喜打透漆桶自備智識成就年七十有二屬疾有至省問則隨機開諭一日邀僧命看華嚴僧欲歸請經公曰此自有經僧取經擬展卷公笑曰幾時得了且只誦多心經僧方誦心經公起趺坐泊然而逝公之高祖守尚書屯田郎中汝尚字退翁元豐七年秋與其室黃氏相期先後亡故墓表有曰夫人則沐浴而化退翁則隱几而終嘗作發願偈曰我死願作修行僧出處常與善知識生身永斷塵中緣世世踐履菩薩道其契悟機緣未詳附見于此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懵莫孔切　瞠音撑　轟呼肱切　澥音解

孶音茲　黔音鉗　窣蘇骨切　蹝去羊切
蜋音良　舍與捨同　浹子協切　姓秤去聲
藐亡角切　頼匹米切　向式亮切　腆它典切
怫扶弗切　誚才笑切　溺與尿同　伻普耕切
邃音穉　搊楚尤切　扵於許切　豸池爾切
瀘音盧　痂音加　蕃音藩　蝮孚六切
悖音勃　叛音畔　淦音紺　啐子律切
搭知鳩切　楶音節　膴音武　與音預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應化聖賢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游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游五臺徙居祝融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游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峰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里浦亦符大嚴等處反飛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游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放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扣冰藻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之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與福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眞覺禪師手攜黽此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何物云黽此曰何處得來云泥中得曰泥深多少云無丈數曰還更有麼云轉深轉有又問器中何物云醬曰何處得來云自合得曰還熟也未云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太傅章公仔鈞聞師道譽躬迎瞻禮未幾捨第爲寺夫人練氏以子孫爵問之答以十世（後如其言）任靈曜日上堂曰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

客疑答

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龜云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奪衆星明云莫只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云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刺史陳公誨於建安顯親寺之溪西範鐵爲三大佛旣成飯僧告衆曰有能爲贊者當得奉之衆皆默然師居座末起對曰百年陳鐵一朝成佛誨大喜即跪奉以歸（鐵陳之小名也）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槖子曰大王會麼云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荼毗之祥耀滿山獲設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壽八十有五臘六十有三謚曰妙應法威慈濟師之苦節異行他心慧眼備見于本錄云

酒仙遇賢和尚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呑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錢塘龍冊珠禪師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飮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初自錢塘歸執鐵鎚路

見瓦甓卽擊或問所謂曰世路不平故碎之耳建隆間創葺殿宇動費數百萬莫知其所得之由繼以三門還匠取石柱於洞庭工久不獲卽登山呼酒仙有頃石泐後泛江風將覆舟篙人大恐師解袈裟爲帆風卽輟有虎入城見師跪伏師撫摩虎遂去郡守梅公初不識師夢與之語及見果如所夢益加禮敬凡經酒家退則座客常滿以是日常候至聽其所需師將順世往其家曰平時飲汝酒未嘗酬直今酬之可富三世因見石臼遂嘔而羃之曰閱三日可開三日啓封結如雞子乃酒黃也是歲疫盛沃以酒服者無不愈其家遂富郡人有疾覓符不與者不救符後書陳僧二字祥符二年上元夜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三七日身不欹唇色如故寺僧欲髹之其徒曰非師意也遂火葬收骨塑其像壽八十八臘五十八

南安巖自巖尊者泉之同安人族鄭氏世傳定光如來之應身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契緣爲童子寸七圓梵相之廬陵謁西峰雲豁禪師卽證心法通宿命辭居黃石巖及盤古山皆虵虎窟師至乃爲使令人以雨暘男女禱者輒應比戶像而事之有沙彌無利性作禮求偈師爲書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令誦之未踰月過目成誦凡所述作若隱語於後題贈以之中四字師服飾純白帽首以布跡既著所屬聞於朝　詔甚嘉之丞相王欽若參政趙安仁以下獻詩師置之不視淳化乙卯正月六日集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吉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夏六十有五　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也弱冠游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聚之久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曾不輟世傳誦法華經因以名之每入市則褰裳而趨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或從屠沽飲啖無擇然議禍福輒應於是名播朝野至和三年　仁宗皇帝以國嗣未立夜因焚香默禱曰翌日化城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願俯臨

無却淸旦　上道衣冠立以待俄馳奏有僧言法華者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莫阻　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登　御榻加趺受供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佞壽晩景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連書十三十三字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後　英宗皇帝登極在濮邸諸王之數實居十三始符前讖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眞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靑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云請法華燒香曰未從齋戒覔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街頭東畔底云某未會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否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知足智華道者開封人也傳失其氏世務農母孕二年餉父田間生於林下濯於河兒曰無沐我是時紅光燭天太史以產異人奏　令物色得師乃育於近臣家襁褓能語往事三歲起趺坐知其茲芻也及長與圓梵相覆體止一衲祁寒隆暑莫能侵日食或倍二十人不飽水漿不入口二三月不飢一臥必三載坐立如之未嘗讀誦辨才無礙未嘗修眞而頂出白光忽張目大呼而非怒終日言笑而非喜每告人吉凶禍福不差毫釐居京都時五府以次爭延之間語人曰天平白雲是吾歸處崇寧初持拂歌笑出東門强挽不回東來姑蘇天平之白雲寺緇素景從有以佛法問者不答以偈請者則大書此且以示政和中奄然而逝闍維其胃腸瑩徹若瑠璃骨碧者如玉黃者如金設利無數道俗以所化之地爲塔奉藏甃壙三尺得紫石函題其上曰知足道場衆乃益異入塔日地爲之震郡守上其事　賜金襴紫伽黎　諡淨行大師塔曰明因

風法華亡其名東京張氏子也於開寶寺得度誦法華不輟所居無定世稱風法華有以休咎問之所答若讖過則有驗及化乃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不去泗州不五臺脫下舊鞋著新鞋舊鞋即時磨滅盡新鞋

不肯踏塵埃新鞋却似舊鞋樣替新換舊人莫猜去時光明道中去來時平坦路上來今生多少舊相識幾人似我却重回歌絕而逝

李通玄長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唐宗子殆文殊普賢之幻有也開元七年（一云十七年）隱於太原壽陽方山之土龕初至虎爲負經而神龍化泉天女給侍夜則齒光代燭間食棗栢因號棗栢大士嘗以華嚴大教抉微剔奧論而明之曲折萬旋如水赴海會釋十門妙盡經旨總四十卷目曰華嚴論其首叙曰夫有情之本依智海而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衆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爲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爲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卽此毗盧遮那也以本性爲先智隨根應大悲濟物以此爲名依本如是設其教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子舉果得於藏身文殊小男剏啓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法門觀塵中之剎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剎以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一作[illegible]）於當念其爲廣也以虛空而爲量其爲小也處極微而無跡十方無卷匪斷小相之中纖塵不舒含十方而非礙智海果德乃殊分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此方如是十剎皆然聖衆如雲海會相入聖凡不等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互開果復之智門百萬億之妙言咸舉佛華之行海十身十會闡十十之法門十處十方啓十十之通辨（一云啓十通而藏十辨）十現品內示因果以結始終給孤園中利人天而明法界目連鶖子隔眂聽於對顏六千比丘啓十明於路上覺城東際五衆咸臻古佛廟前同登十智善財發明導首用彰來衆齊然又成五位法門具德行其軌範令使啓蒙易達解行無疑遵信首文殊之前正證妙峰之頂經過五衆成一百一十

之法門至慈氏之園結會一生之佛果返視文殊之初友明以果同因後入普賢之妙身彰體用圓極此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以無方為義方以理智為功廣則毫刹相容佛乃體用無作華喻行門可樂能敷理事之功嚴即依正莊嚴經即貫穿縫綴世主妙嚴品者類會同流法門均攝為品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此品建初故稱第一是故言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釋此一部之經總作十門分別第一明依教分宗第二明依宗分教第三明教義差別第四明成佛同別第五明見佛差別第六明說教時分第七明淨土權實第八明攝化境界第九明因果延促第十明會教始終云云以十八年(或作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論成竟爾趨寂是日飛走悲鳴白虹貫天四衆擁觀歎未曾有壘石葬千山北清泰中村民撥石得連環金骨扣之如簧天福三年再造石塔瘞于山之東七里始剏屋廬號昭化院　皇朝初闢僧志寧以其論義分布經中是為合論至元祐戊申歲無盡居士張商英漕江左出按壽陽因齋戒至謁於破屋之下散帙閱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乃移文令廢淫祀崇長者像為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八日白光現於山南父老扣頭悲淚曰不知長者之福吾土也請併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而和無盡嘗記其實云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游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師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河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你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有本小異)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

謁潭之智度覺禪師有曰余游韶郴東下湘江令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皇祐間至西湖淨慈郎圓照本禪師室照見之乃曰黃龍道底呂曰錢大不要饒舌便出圓照乃錢王後身也見鑄無爲圓照贊時往來接化京華而人鮮遇有偈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唯有橋東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有老宿見此偈問禪者曰既是神仙爲甚麽却被樹精覷破宣和中抵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童云莫道寥寥虛空也不著呂嘉其言題詩於壁曰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赤雙脚問伊方丈何寥寥報道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爲上石樓時雪晴海闊千峰曉

張用成眞人字平叔天台人也熙寧己酉至成都有授以丹砂者久之功乃成且曰吾形雖固而本源眞覺之性有所未究豈宜自怠遂探佛書讀傳燈有省著悟眞篇警於世嘗作禪宗歌頌其自叙曰此恐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於性命之道未備則運心不普物我難齊又焉能究竟圓通迥超三界故首楞嚴經言十種仙皆是人中鍊心堅固服餌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彌勒菩薩金剛經頌有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故此悟眞篇先以神仙命術誘其修鍊次以諸佛妙用廣其神通後以眞如空性遣其幻妄而歸於究竟空寂之本源矣近有黃冠謂呂公見黃龍初無是說乃釋輩欲神其禪宗耳苟以平叔方之則呂公參問可見古今服藥鍊形之士不爲不多獨二公不以功成自居回心祖道殆出三界其下於二公者爲如何哉吁

拾遺未詳法嗣者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南人遺其氏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諸名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項三教出住東山遷數刹　上堂曰一句函蓋乾坤不離

毛呑巨海一句截斷衆流不離斬釘截鐵一句隨波逐浪不離目機銖兩若是通玄上士出言坐斷天下老和尚舌頭若不到這裏進前築著鼻孔退後墮坑落塹各自知時打草鞋行脚去　上堂召大衆曰諸佛說法似擲劒揮空祖師傳心如著鞋上樹天下老和尚指注徧大地盡是葛藤更說無心是道乃同死漢直得山河大地與自已無差坐在法身處見聞不脫光影似搖生死茫然如何辨主直須透過如水入水如風入風拋擲自由開合不成孔竅爲妙　九龍觀道士弁三十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迴道門朝九皇鍊眞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迴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珍重　上堂夢中作大梵王位不如醒後一縣尉種種勞筋骨何似展脚睡明得自已無許多般若未明自已假饒如今一身現得十身盧舍那佛使雷音徧衆刹化佛滿世間俱是夢中事須知向上一段函蓋乾坤耀古騰今靈光不礙入生入死與物推移救度無量衆生出三界牢獄散壞無量諸魔宮殿息滅無量諸煩惱火便共釋迦彌勒同坐一華老僧如此說箇化門且要人天小果生希奇之念若據迦葉門下從來無這般說話　華嚴大會上堂廣大寶乘住四衢文殊前引普賢扶肥壯白牛甚有力一念徧游無卷舒世尊御也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演大乘經有十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其諸餘部帙不可勝言使大海須彌爲筆墨未能書寫得盡世尊又說過五十六億萬年後有彌勒佛出世悲臻末劫劫海無涯佛海無際非口所宣非心所測皆是世尊度脚買靴之說看風使帆之義世尊又說有大法眼藏付囑迦葉且未有世尊迦葉時此法眼藏在甚麼處安著若有人知得落處出來說看　僧問如何是乾元境曰千峰寒色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二尊不並化　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口吐

陰陽宣造化云超然逈出威音外也曰須作披毛帶角人去始得　問如何是有漏曰破屋云如何是無漏曰古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孤舟載明月云意旨如何曰來往照閻浮　俗士問三道寶階曲爲初機向上一路請師直指曰高皇斬白虵當年用此劒云不背一切人不向一切人也曰頭在這裏尾在那邊　問昔日相如題柱未是作家今日橋成請師下筆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云荊山有玉鑒在卞和曰洪州斬冬瓜滿江皆是血　問月落碧潭時如何曰仙人禮枯骨云轉變後如何曰北邙山下俗士問如何是卽色是空曰春虵入竹筒云暫時調直否曰從地獄出更作畜生　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曰我喫飯汝受飢云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曰汝作罪我皆知　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曰打破修行窟云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曰知無者是誰云學人罪過曰再思可矣　俗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曰擔鐵枷喫鐵棒云天地黑山河走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問如何是佛曰舉世無相以如何是道曰清風拂白月

京洛和尚不知何許人久居嵩少後廬舒蘄之間嘗沮座下童行習讀唯令參究適李後主以試經選僧得度者衆諸董慍見曰和尚止某等誦經今何望師占偈曰比擬將心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渾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刺史聞以偈而主悉方其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曰法雲）初謁雪峰存禪師次依石霜諸禪師乃開悟旋里隱居薇形唯一衲後住雲幽　上堂曰雲幽有一語入門便相與汝若諦審來我卽途中去　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建寧府千山智榮禪師侍三教頂禪師之久未有所證脇不至席者數年一日飯後至鐘閣經行聞忽雷而悟述偈曰一震驚天地轟轟不是聲何勞勤苦覓時至自然明以所見白頂頂曰此乃觀音入道之門

也宜自護持出住等覺衲子蜂集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
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
難邈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
舉筆荅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閭鄉於我最心知當初
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
後塔戶自啓其眞容儼然
舒州海會如新禪師　僧問承師有言橫說竪說猶
未知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曰賴遇孃生
臂短　問獼猴挂角時如何曰恁麼來恁麼去云爲
甚麼如此曰只見好笑不知爲甚了如此
舒州投子通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兩岸
唱漁歌云來後如何曰大海湧風波　問如何是孤
峰頂上節操長松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問
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曰東壁打西壁
舒州海會通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曰
清光滿目云學人不會曰茶灰抹土　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曰柿桶蓋樸笠云學人不曉曰行時頭頂戴
坐則挂高壁
舒州四面懷清禪師初住蘄口興化　僧問臨濟三
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棙閃爍如鷂子過新
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曰道甚麼云恁麼則和
尚與古人出氣師以拄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
山僧瞌睡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　朝廷有　旨革本寺爲神霄
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
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
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　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
佛頭上添箇冠兒筭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
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
上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
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
助無爲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
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
爾趨寂郡守具　奏其事奉　旨改其寺曰眞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　恩畢乃曰

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郎斂目而逝

成都府保福贇禪師郡之唐氏子住保福日 僧問如何是閬州境曰錦屛天下秀凌水月中淸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兩輪日月並光輝一合乾坤同覆載

蜀中仁王欽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聞名不如見面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鬧市裏弄胡猻云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嵩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臨安府上天竺證悟圓智講師台城人族林氏年二十四剃染依白蓮僊法師入室問具變之道僊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智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白僊僊然之自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智舉東坡宿東林偈云也不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尙未見路徑何言到耶云只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曰是門外漢耳云和尙不吝可爲說破曰却只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智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大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智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智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梨始得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窻柱僧云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

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甚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泐潭山前一老僧庵居有年未嘗言參問獨秀宏禪師初來主此山僧聞書偈附樵者邀宏飯偈曰瓦甑炊陳粟瓷罌煑齊苗不嫌山味薄必赴老夫招宏讀之曰山前有此老兒耶乃振策獨往言笑終日僧翌旦乃逝

温州爭居尼圓機出郡之戴氏唐景雲中得度嘗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趣寂豈為達耶乃往參雪峰禪師峰問甚處來云大日山曰日出也未云若出則融却雪峰曰汝名甚麼云圓機曰日織多少云寸絲不挂遂禮拜而退峰召曰袈裟拖地機纏整衣峰曰又道寸絲不挂機頓領深旨（世傳圓機乃永嘉大師之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月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峰非真覺花永嘉既到曹溪必嵩下雪峰耳）

温州陳道婆者嘗遍扣諸名宿後於長老山淨禪師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華映水紅

卷第二十四

音釋

藻音早　惲許愼切　鄮音茂　礴音泊
澡音早　窣蘇骨切　攷考同　識音志
炯音迴　仔音茲　球音求　甓扶歷切
冪音覓　髹音休　胝張尼切　嗫而涉切
嚅音儒　輟陟劣切　褰去虔切　掖音亦
儲音除　濮音卜　邸音底　穮居兩切
裸音保　祁音岐　殆音待　鶖音秋
篢音黃　瘞猗厲切　脅虛業切　摵所六切
郴尹林切　鮮是淺切　鑰音藥　闈音圍
度音鐸　邙音亡　欞音鈴　囿音又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諸方廣語

西蜀仁王欽禪師示衆曰若據德山嚴令豈容一箇上來暫依百丈規繩且許諸人立地山僧恁麼開口已是不善隄防忽若衆中有箇辦倒行此令底衲僧

出來喝散大衆掀倒禪床拗下堦來豈不遭他毒手而今既無恁麼底漢教山僧坐地對了諸人說箇甚麼卽得若是叢林法則禪苑淸規旨是諸人知有底事何用山僧苦口相勸自餘無非發明自己決擇死生在衣線下斯爲急要雖然這一段事莫非當人自知皮下有血向己躬下猛省得來瞥地有箇悟入處始知不自外來不從人得若未得箇端的悟入處只是向人口角頭尋言逐句剌頭入經裏論求玄覓妙猶如入海筭沙捫空追響只益疲勞終無了日殊不知大覺老人爲見衆生根器不等出來立箇權實法門隨機設教應疾施方盡是譬喩表顯之談要諸智者以譬喩得解故有大乘小乘半字滿字由漸入頓從始暨終說染說淨揀凡揀聖莫非發明這一段事所以道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蓋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所謂一切衆生妙圓覺心本無生滅圓同大虛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大明鏡照了萬殊光體無二如大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如百千燈光照一室

其光圓滿無壞無雜然後便於這裏立箇體用則有三種土三種身於淨妙國土中則有報身佛解脫國土中則有化身佛所謂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究竟得來猶是教家極則未離光影邊事到這裏直得言思路絕無可指陳乃云始從光耀土終至跋提河如是二十間未嘗說一字於是迴紫金山擎七寶几瞬靑蓮目顧視迦葉迦葉微笑乃普告大衆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大迦葉爲第一祖教外別傳於五百歲後與大地衆生直證妙心由是佛佛授手祖祖相承達磨爰來此方神光由茲得髓自是曹溪已後列派分宗無非宏法爲人延佛慧命其間忽若遇箇上上根輩一聞千悟直下無疑如芥投針絲毫不錯或向一棒一喝下明或於一機一境上會自然脫略窠臼不滯見聞似這般漢聞甚深法如淸風屆耳瞥然而過聞百千諸佛出世如不聞相似豈況敎伊向經論裏推尋於人口角頭取辨出來眼卓朔地似箇識蹤獵犬喚一聲便知落處選甚挂角羚羊賣蹤狡兎聞聲見影去便拏來只是

千人萬人中不得一箇半箇所以後代祖師又不免別通線路曲爲中下之機於第二義門東引西樓看他還會也無有時就他六根門頭指箇常光獨露底向伊道靈光洞照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且要他從這裏趣入便有沒意智漢纔聞恁麼說話便向自己色身內髑髏前認箇昭昭靈靈底隱隱地似一面古鏡如一顆明珠亘古亘今照天照地殊不知這箇你若識不破正是無始劫來出驢胎入馬腹底是名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雖然如是也怪他不得何故且如靈山會上百萬之衆其間智如鶖子辯若滿慈尙乃茫然不知落處豈況乾慧禪客無聞比丘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由契悟是以近代參學人纔入門來便呈箇自己見解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又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有底但叉手當胷張目直視云在這裏各把箇死蛆頭有甚麼提掇處或但於一切法空處會將去謂一切諸法本來空寂故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幻身終歸敗壞法身本體恒然但於理性明將來聲色裏透出去直得綿綿密密不漏絲毫純是眞空更無別法又有一般擔板禪和不明回互之機只認箇半實語句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板頭只是板頭拄杖只是拄杖移易他絲毫地位不得皆是自不具眼未遇作家於法於人不能甄別由是發明不徹悟入乖差次第相承過非一二師眼不正弟子見邪承授麁浮致斯得失良由不辨佛祖正脈各逞己見開張令後學未識旨歸但望風而言參請更有十年二十年向江湖上走自號飽參遍歷諸家門戶謂祖師言句自有來由從上機緣各有淺深把諸家相似語比類排布錄作大冊小冊藏衣單下不令人見到處把作宗門玄旨或則先明道眼因緣次過擇法眼話然後透聲透色拂跡忘情或有見來參者便舉箇修山主頌與他理論要見一切諸法不離本心大地虛空非心外法所以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方明盡大地是箇眞實人體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毗

盧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巳法身恁麼見得心外無法
法實自心一切處總恁麼也或說空劫已前自巳日
用自巳不行鳥道直透龍門言尊貴邊事則忌觸諱
當頭於異類中行要須披毛戴角或明一色轉位回
機及去及盡然後於枯木上更糝些子華始得或示
學者但畫作圓相或全明全暗或半暗半明或偏或
正或點或破百數十箇度樣子一一須辨得下始得
或但一切法本無自性亦無自巳所以祖師云本來
無一物何處有塵埃但恁麼會得徹去不爲一切諸
法所礙其餘更有甚麼事如上許多見解皆是情存
滲漏各護師承殊不知宗師家出一言半句乃是方
便門中垂手爲人初非自立門風爲一宗說話後代
兒孫忘了祖翁各認箇爺互立宗旨便將他古人一
問一答盡作自受用三昧要得如擊石火閃電光但
莫入陰界擬議一向高禪將去或棒喝扶持好晴好
雨好燈籠好露柱拂袖便行禮拜出去則無不甚深
無不解脫此蓋言其大略爾若論三玄三要四種料
揀五位君臣三種滲漏內紹外紹王種臣種同詮性

海轉側流注法身有二種病三種光如斯之類不可
備舉有底纔聞說著總一味作建立會却便道諸佛
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時還有恁麼說話也無便舉僧
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闍梨玄來多少時僧云
玄來久矣州云儞若不得老僧幾乎玄殺便將這箇
話印定了也有云古人玄妙之設豈徒然哉若恁麼
會則三玄五位皆爲施設要須就裏一一明辨出來
方見臨濟洞山用處有擧僧問雪峰臨濟四喝意旨
如何峰云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臨濟下兒孫問
之僧後問南院仍舉雪峰所遣之意南院大展坐具
望南方禮拜云雪峰古佛又以此語印定了也又安
可以古人一期救弊之語爲定論哉不見道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是頂門
具眼底自解出脫設若把一大藏教都作建立會却
也怪他不得祖師機緣一一就裏明辨出來亦總由
他你有甚麼擬議處豈可互立知解各認門風便道
諸家宗旨各有長處亦不必議他底如兩異姓人隔
壁住彼此各不相知閨閣裏事一般是甚麼說話不

見臨濟大師道一切處無非是道流歸舍處怎麼見
得便能於一剎那間入染入淨入凡入聖入彌勒樓
閣入毗盧法界處處游履國土須知是箇無依道人
乘境出來且不是有莫作有見不是無莫作無見不
是佛莫作佛見不是法莫作法見且不是你無始時
來生死報本又不是你髑髏前昭昭靈靈底又不是
你六根門頭攀緣徧計底直須見得透頂徹底和會
得來總是一家裏事更無如許殺訛等見解方能爲
一切人去黏解縛出釘拔楔若具恁麼手段只將平
生參得多知多解策向肚皮袋裏飽齁齁地向人家
叢林板頭喫了飯坐禪觀行舌拄上齶把捉念漏不
令放起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
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忽若一旦
被些福緣推出來便卽點胷自負爭人爭我爭勝爭
負恣意亂統貶剝諸方這家說平實那家只掠虛有
宗一向滯著語言有宗坐在無事閣裏一向開大口
道天下無人及乎破明眼人靠著見得他自無眼目
不識好惡有時是處又卽拋卻不是處強作主宰如

說藥人眞藥現前自不能辨只是學得虛頭到處開
眼鼓弄聾俗誑謼無知便有瞎禿子白衣輩十箇五
箇簇著他如蒼蠅聞臭肉相似便聚頭鬭咬將去纔
經久久臭氣過了見無可憎依前散去到這裏也須
回頭識羞始得這箇事且不是你說得底道理直饒
你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也是口頭辨更須就你
覓箇履踐處且不是持戒忍辱方便行禮入定修禪
强勞精進又不是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便當得
去須知親近般若有四種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
鋒之用以治物古來住山老衲虵虎就手而食歸宗
禪師見虵卽斫爲兩段取性和尚凡見蟲虵盡皆打
殺拋卻云取性取性玄沙見虎僧云和尚沙云是你
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衆皆避之法師安步
徐行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爲火可逃無由免火火
至自滅到這箇田地且不是修證得底道理也不是
煉得身心如枯木石頭寒灰死火無些子氣焰逼著
他便得恁麼地且莫錯你若要得於一切處自由自
在直須具大無畏如師子游行不求伴侶方得名爲

大自在故教中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不能為也然雖恁麼忽若有箇飢來喫飯困即打眠底聞恁麼說話也不用起來與你辯論只是喉嚨裏作箇吽吽聲也須更疑著他在珍重

泐潭眞淨文禪師示衆喝一喝舉拂子曰哪哪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草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遂拊掌曰知音者少所以此箇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子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已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又報箇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依草附木不覺不知一向迷將去忽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為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壍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已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眞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聞恁說當下忽然見得倜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為侶者姐赫底丈夫漢齟齬斷斷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

人或作衆

便好近前驀口摑拽下倚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衆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曰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䟔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復喝一喝下座

天寧芙蓉楷禪師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絶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華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披紙衣太上座只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煑共飡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欲略斅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淸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到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喚二祖做不求師得

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
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
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
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
也强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
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
自努力珍重

黃龍死心新禪師示衆僧問大參小參爲甚麼人曰
只爲愚人云忽遇智人又作麼生曰愚人云智與愚
是一是二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又僧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曰死中有活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曰活中有死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死中恒死云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活中恒活乃曰夫小參者謂
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
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晩間歸來
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
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
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遠

信這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子便揀箇好
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這般底
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
我看見你這一隊漢在這裏心憒憒口悱悱道我會
禪會道入方丈裏趂口快撑兩轉語便行不是這般
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
這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
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這般底只宜色身安
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蠏手忙脚
亂見神見鬼這邊討巫師那邊討醫博卜凶卜吉問
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醫王四生慈父醫
一切衆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
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自心麼如太
陰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這箇田地亦
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
非頭上臥乃至婬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
立命之處只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蹺蹺蹊
蹊纏纏縛縛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愛情纏縛得來七

頭八到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贊佐他一朝有箇不周旋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苦是箇漢一劃劃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劃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量你這臭皮袋子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為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冰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飢受飽受病受苦煎煎迫迫直至今日只為你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你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箇渾身搽腰捺胯胡揮亂畫要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麼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脣婢舌嫌好道惡說這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脚根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然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眞實稱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裡鍛鍊鍊來鍊去鍊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籠侗眞如顢頇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答這僧四轉語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

恒死活中恒活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黄龍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本覺法眞一禪師示衆云宗師爲人只與汝拈破情解令汝自悟譬如金在鑛中冶者只是與汝烹鍊除其鑛穢而已若是金体則是本有非人造作得來又如磨瑩寶珠只是去其塵垢而已若光彩是珠體上本來自有亦非人能與之學者自不向前體究只管望人說破將謂是教得說得驢年得會麼又曰學道猶如鑽火一鑽須緊如一鑽若得熱相現前切要加功不可停息若停息則廢却前功無由得火龍牙和尙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參學之士到情識伎倆盡處百不會如平地上有氣死人相似如熱相現前却須向前體究忽然有箇省處此即眞實也若一念退卸要悟無因矣又曰學道之人多是不解用心一向背馳不能返照如人觀射不應觀垜須看箭發處始得今時人被語脉裏轉却良爲此也又曰禪家語言不尙浮華唯要朴實直須似三家村裏納稅漢及嬰兒相似始得相應他又豈有許多般來此道正要還淳返朴不用聰明不拘文字今時人往往嗤笑禪家語言鄙野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又云古者道自已眼若不開鑽入釋迦老子肚裏去屙下來只是箇解行底屎橛有般漢雖在宗師會下全不肯做工夫久後到別處便云我從某人法席下來及乎問著黑漫漫地更有般底見他從尊宿處參學底人到別處納敗闕便并其師輕薄云不會爲人彼師佛法元來只如此不道當人自打不徹昔日洛浦久爲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游方濟云我有一頭赤梢鯉魚搖頭擺腦直往南方去也及到夾山拜起正身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自還趨風乞師一接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闍梨不得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茫然山便打遂留夾山臨濟聞云可惜一頭赤梢鯉魚向齏甕裏浸殺臨濟可是不解爲人彼師佛法只如此也不見道一兩所從根由有異切不可容易望風擬議他尊宿大有

因果在又曰古人雖則徧參知識承嗣燒香只爲最初發明之師非是別底不如此人揀人承嗣蓋不忘本也今時見人曾參某人却不承嗣却承嗣某人便謂前人不如彼人生輕重心又有般底或受他摩捋或希他勢望便忘本逐勢旣負慚怍欲釋人非返生毀謗如斯之輩閻羅王未放你在古人接得弟子却指令承嗣他人則睦州與雲門大愚與臨濟是也不似今時勾爬人家男女硬斷送與三間屋子令承嗣他若總如此佛法豈得殊勝敗壞宗門有現世報者自不省耳云云

泐潭湛堂準禪師示衆僧問金剛經中道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未審如何是無爲法曰水底泥牛吼火中木馬嘶云爲甚麼却有差別曰春力無高下華枝自短長云這箇是教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云恁麼則祖意教意了不相干曰有不是無云若然者施主霑恩去也曰但知隨例飡餡子僧禮拜師乃曰井底烏龜頭帶雪七六五四三二一神通隱顯百千門一一皆從此經出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豈不是從此經出又喝一喝曰豈不是從此經出是以過現未來一切諸佛三千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若不從此經出即不能成就地前地後一切菩薩歷三祇涉五位斷二障明一心自利利他修行進趣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一切緣覺一切聲聞觀十二緣空悟四諦眞理得八解脫證六神通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乃至西天此土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種種建立種種施爲至如禾山打鼓雪峰輥毬臨濟三玄洞山五位巴陵銀椀裏盛雪雲門北斗裏藏身隱顯縱橫千差萬別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是故金剛經中說一切諸佛阿耨菩提之法皆從此經出但是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未有不從此經出者佛之與法且拈放一邊且那箇是此經莫是以兩手舒空作展經勢麼莫是叉手當胸進身三步麼又莫道最初是如是我聞末後是信受奉行麼又莫是但莫著他文字語言麼又莫是但向料掉沒交涉處道一句便得麼若作如是見解大似隔靴爬

擬若不作如是見解畢竟作麼生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須是恁麼明得苟能如是明得於曉夕日用之間未有一處而不聞法是以金剛經中道在在處處即爲有佛一切法皆是佛法恁麼見得一任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寮舍裏橫拈倒把左卷右舒擲去拋來朝讀暮誦這一卷經若是展去也豎窮三際橫變十方周沙界之羣生遍刹塵之品類包羅萬有統括二儀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顯可謂是法門重疊如雲起於長空行解分披似華鋪於錦上言言見諦情忘於二十七疑句句朝宗妙契於三十二分有而不有空而不空明法界則一體同觀說去來則威儀寂靜窮微盡妙豈不極於斯矣其卷去也更討甚麼一點墨經頭邊只有一箇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不知是箇甚麼字設使須菩提解空第一到這裏也只得目瞪口呿憶得昔日有一僧問睦州云經頭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箇甚麼字睦州乃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表讚無限聖因蝦蟆䟦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大衆且道睦州當時爲這僧說這箇字不說這箇字若道說因甚麼睦州卻問這僧云會麼若也明得不唯使施主罪滅福生亦乃自家平生慶快其或未明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復喝一喝曰珍重

太平佛鑒懃禪師示衆衆集師曰還委悉麼若也委悉功不浪施如或未然彼此鈍置欲知此事覿面相呈未語已前早是蹉過如金翅鳥王入阿盧大海擘開雪浪直取龍吞眼睛定動之間早已喪身失命況乃低頭卜度識路追尋何啻白雲萬里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沙門眼目函蓋世界把定乾坤永無絲毫許滲漏所以此事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在天地而不在天地所以爲蓋爲載其實未嘗蓋載在日月而不在日月所以能爲照爲照其實未嘗照臨在海嶽而不在海嶽所以能爲高爲深其實未嘗高深在陰陽而不在陰陽所以能生能殺其實未嘗生殺在雨露而不在雨露所以能爲濕爲潤其實未嘗濕潤在雷霆而不在雷霆所以能鼓動庶物其實未嘗鼓動在衲僧而不在衲僧且道能箇甚麼

切忌道著室中兄弟累累求說久坐看話無所趣向欲得半月十日普請入室一次舉覺古今因緣提撥般訛貴得有所滋益既然相諾豈謂起動在上尊宿兄弟曲賜見臨言詞鄙俚無可采聽殊深愧悚然此間爲入室兄弟說話言語似乎太殺近前幸望諸宿德亮察不以見疑即爲幸甚每見學道兄弟有者不求省悟唯務言說要會他古人因緣豈非大錯他古人只是一期對病施方隨機發藥遂有如許多葛藤路門如標月指頭敲門瓦子意只是假扣開門因標見月儻得門開月現瓦子指頭何用之有所以諸佛出世隨宜說法廣設多門如握空拳以止悲啼之子學道兄弟若無省悟設使智如流水辯若懸河倒念得一大藏教於這事上轉沒交涉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研窮教徹底去不是今日下得一轉語明日過得一則因緣古今因緣數若河沙有甚休歇畢竟不明心地如何了達生死只如達磨初來時未有許多因緣爲甚有人悟道不可道他是聖人我是凡夫這箇事上不論凡聖優劣是以古今因緣大似世間地符關契相似山河大地廣闊無邊於中置得少許田園物產便以立箇關契分箇界分投官押印深藏篋笥以爲已有忽若一朝踏著皆屬自已從前地符關契何用佛法大海廓周沙界不屬方隅參學之人見不透脫於情識上自分界分歛得一言半句以爲奇特於宗師邊相求印證宗師家事不獲已以冬瓜印子印定自此一人傳一人以爲究竟忽若一朝金剛眼開照破四天下說甚麼聲色道眼識情唯心說甚麼權實平常差別異智都盧是箇甚麼明眼漢沒窠臼突然地蕩蕩無依七縱八橫一切臨時把來使用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誰肯倚他門戶傍他墻壁奉勸兄弟但明心地莫愁不會因緣古今因緣也不道一時不看但將一則去看得透千則萬則皆同若道會得這一則未會那一則決定未是試與你舉尋常大家知底因緣和會將來看是同是別只如釋迦世尊王宮降誕纔出母胎叫一聲見人不會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且道明箇甚麼邊事後於涅槃會上拈一枝華以青蓮目顧眎迦葉迦葉

微笑世尊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又是甚麼道理莫是與前來不同麼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是箇甚麼道理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喚作兩般得麼六祖一日云汝等諸人速理舟檝吾欲歸新州僧云和尚去了幾時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不可也是別有道理麼只如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還別著得箇道理得麼其他德山棒臨濟喝雪峰輥毬俱胝竪指道吾作舞祕魔擎叉丹霞燒木佛趙州勘婆子種種多端較量將來與釋迦老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如合符契毫髮無差有般底見人恁麼說話便道但明取道眼因緣其他微細誵訛會却便休殊不知自是你誵訛只箇道眼因緣名字千錯萬錯了也有底道若恁麼只如洞山五位君臣三種滲漏臨濟四料簡近代浮山九帶薦福兩種自已不可也只是一同古人因甚有許多類聚編排殊不知正是一同只爲一同所以古人類聚編排若是開悟之士觀來毫髮無異情解之

● [illegible]

流萬別千差是以古人云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若是徹底漢也不必如此瓶盤釵釧本是一金酥酪醍醐元是一味何須鎔攪又見一般兄弟認得箇昭昭靈靈動轉施爲便道會了也到處要人印證揚眉眴目合掌擎拳一棒一喝皆是我心全體恁麼來開口便是且道還當也不當可謂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此事無限量不可思議之事豈可將有作思惟限量情識擬議測度得及豈不見教中道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又道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又道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正是此矣然則眞妄同源妄因眞立其奈少有窮徹根源多是緣枝逐葉返成弄影底漢果若窮徹法源動靜去來皆如來藏如或未然只是認賊爲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返被情塵業識蔽塞靈源妙智光明不能發露大用不得現前大丈夫自有衝天意氣匝地威風威音不遙彌勒不後忽若道眼頓開坐斷毗盧頂顙不見有祖佛出世天下老和尚瞻

仰有分恁麼說話對諸作者面前大似炷耀見知塵瀆清聆然通心之士言外見意情妄之流未免輕笑記得天柱開山崇慧禪師云祖師西來似賣卜漢見你不會為你鑽破卦文吉凶纔生在你分上一時自看時有僧問如何是賣卜底人曰出門便不中也若是山僧即不然祖意西來似鵶鳴相以吉凶將兆報人先知世人不會却謂鵶鳴喚作妖逆凶於人返遭斥逐鵶儻不鳴吉凶自定雖本用好心不得好報忽有箇出來道適來說今古因緣無許多般事如今却作恁麼說話豈非語自相違但向伊道這裏別有好處待你作老鵶我却向你說久立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心要示隆知藏曰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尚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捷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智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盌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鑒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飜轉我天你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暨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滞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支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艸捨此切宜寶祕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瞞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饀劈頭拈似學者令齩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胷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趯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

度寅與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尙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措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祕魔擎叉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艸料譬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待正印全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棙子底便諳悉也隆公知藏湖湘投機往還北山十餘年眞探賾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　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爲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澣佛果老僧書

龍門佛眼遠禪師示衆曰如今直下信道是也已名不唧嚁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甚麼直下信道是何名不唧嚁者從前許多時甚麼處去來須知已失一橛了也便見從前不了底却成分外之見我觀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以流布皆是悟了知迷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以流布皆是無迷無悟法門其次來迷外得悟者亦甚多固不足道況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趂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到來不得容易出言蓋爲你有疑在我今問你一件事初入母胎時將得甚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又無形無貌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擔子亦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如今行脚入衆中者箇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爲我身始於

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道屬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箇父母精血幾時屬你又只合受在百年依舊抛却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嗔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試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疎不下盡爲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十五十而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爲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强力奪之前鬼云此中有客子可證二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子思惟道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天上遂指前鬼曰是這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爲我一言之說令你肢體不全遂將死屍一一補却頭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復一一以屍補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爲二鬼所食却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知此身非有也乃爲略說法要遂得道果汝等諸人只說參禪舉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禪髓何不恁麼疑來參取會得麼你身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箇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見解久立

泐潭闡提照禪師示衆曰諸公好熱熱一上了又寒一上寒寒熱熱煎迫人太煞你若已事已明時寒也從他寒熱也從他熱若是已事未明時寒時寒殺人熱時熱殺人且道不寒不熱時人在甚麼處佛在甚麼處無佛亦無衆生佛只是覺義謂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要得會麼只如你破虱皺便是自覺知皺他人亦復如是便名覺他又知我與衆生本來平等是名覺行圓滿那裏更有佛來你輩而今參禪只是學佛學佛是心外法故名外道是名邪見豈不見釋迦如來云我於過去世見然燈佛實無一法可得又觀

音菩薩云我於過去世見古觀音豈更別有佛來你輩而今不要別見你但張上座見古張上座李上座見古李上座便沒人奈得你何十二時中不得自由只爲愛學佛去便被這死屍四大五蘊礙殺你所以寶峰切切教你如大死底人去便不費多心力若能如大死人便不見有四大乃至七大性自滅七大者地水火風空識覺是也空大者是你禪和子坐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物我俱忘唯見空無所有被空性一包却便不見有四而空無自性因性立空又坐之已久不見有空大只有箇曉事底人便喚作識大今時人做工夫到這裏便喚作本來面目便依法身此正是認賊爲子若遇寶峰教你一時放下若能一時放下便待從生至老也只做得箇老爛禪和亦是依教理行果修行且不是教外別傳所謂教理行果者從上諸聖說底名言謂之教依名言趣向謂之理依名言所行謂之行依名言所證謂之果然未免生受但依寶峰如大死人時更不見有唾涕膿血濕潤之體便無水大又不見有温煖升動轉施爲便無火大風大更不見有前後際斷物我俱忘便無空大更不見有曉事底人便無識大更不見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便無覺大七大既空三十二相八十種紫磨金色那理得來所以道本覺妙明性覺明妙亦喚作法身無相猶如虛空你若知法身便屬報身便有著衣喫飯般屎送尿便屬化身不見永嘉大師道三身四智體中玄八解六通心地印又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若是寶峰卽向你道了了見如大死人亦無喜亦無嗔直是全身行異類處處相逢處處眞久立

開善密庵謙禪師解夏示衆曰先聖立箇結夏謂之護生禁足三月安居晩學初機修行辨道潔淨三業四威儀中無令過失敢問大衆且作麼生修作麼生行若道有法可修可行便成欺誑若道無一法可修可行又如何得安穩去不見昔有僧問一老宿如何是修行宿曰見性是修行往往叢林中見這般說話便以爲尋常殊不知他古人實證實悟到竟究處只據本分答他無許多華巧也不行棒亦不下喝又不

道蝦蟆跨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總不如此只平白向他道見性是修行也不妨眞實且作麼生是你諸人性又作麼生見這些子事直是好笑未見時千難萬難及乎見了無易得恁地易因思舊日有箇同參兄弟久在老和尚身畔參禪崖到那伎倆盡處只是不能得透每日入室問他時只答道不會有箇後生笑他參禪許多年只道得箇不會同參問得甚叵耐他道小鬼頭你未出世時我已三度去霍山廟裏退牙了也好教你知後來參得禪了到庵中相聚一日因舉勇和尚頌古山僧舉頌五通仙人話云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山僧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不動如何到哞哞這裏便是交加處間不容髮雖也只在這裏易也只在這裏須是箇沒量漢始得同參却問因甚麼道最苦瞿曇那一通山僧却向他道你未出世時我已向霍山廟裏三度退牙了也相對不覺呵呵大笑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如此方喚作見性三世諸佛見你迷却此性枉被輪迴所以興慈運悲

亦當作亦

廣說三乘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本無實事爲你有箇衆生見便將箇佛來淘你爲你有箇無明見便將箇菩提來淘你爲你有箇生死見便將箇涅槃來淘你你若無許多見則佛亦不用出世亦不用說法亦不用說見性亦不用說修行蓋此性上本無佛亦無衆生本無菩提亦無煩惱本無涅槃亦無生死所以古人道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無佛祖可成無衆生可度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雖無可把却能現佛現衆生現菩提現煩惱現涅槃現生死你莫看他現底未現時是箇甚麼所以臨濟和尚云學道人須要得眞正見解若得眞正見解生死不滯去住自由不用求他殊勝殊勝自至如此方喚作修行不是別法教你修行若別有法盡屬三乘因果次第非本來佛古人謂之情存聖量解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若能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山僧今夏修行有無量功德凡解夏之日謂之衆僧自恣日有缺犯無缺犯須恣自已意對佛披露今夜不免對人天大衆前一一披露去

也好事大家知分明聽取自結夏後聞當山慈覺臥疾卽過來問疾又黃亭衆信作水陸請普說赴其普說歸來送慈覺茶毗迤邐受開善請入院開堂賓客往還迎來送去勞勞地直到今日且道是佛法是世法是見性是不見性是修行是不修行到這裏如何定當往往十箇有五雙定當不出因記得鵝湖和尙上堂云莫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雲門下來擧此話問首座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門云首座在此久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座云未審上座又作麼生門云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座云只如堂頭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恁麼則無佛法也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曰大小雲門前頭赫殺人後頭笑殺人山僧當時若見便向他道且莫惡口你諸人聞恁麼道又不得去這裏博量直須實頭到這田地始得若實到這田地方知他雲門落處卽知鵝湖落處既知鵝湖落處卽知開善落處既知開善落處卽知當人自性落處

既知當人自性落處未可便休更須參三十年待別有生涯始得爲甚麼如此不見道蚰頭却要重揩癢萬萬千千出一毫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徑山別峰印禪師示衆曰直截簡徑廣大明白底一段大事諸人自打之遶自求葛藤遂見紛紛紜紜曲曲屈屈卒了不下拈拂子曰見麼屈曲了也擊禪床曰紛紜了也直饒機如掣電辯似懸河分疎得行趂得到不如還我第一頭來今早室中初無奇特亦無玄妙只問兄弟荔枝因甚麼赤十箇有五雙莫擬如何祇對只這求話會欲祇對底是大病也鼻孔在老僧手裏豈是要你答轉語施一伎倆合得也便道是也莫道會盡古今會盡差別會盡大機大用石火雷光父子君臣擒縱殺活只箇裏一點不明則許多皆沒交涉更說甚麼大話豈不見黃面老子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敢問大衆松因甚麼直棘因甚麼曲鵠因甚麼白烏因甚麼玄有一般杜撰底便道差別因受差別報我且問你松造甚麼因棘受甚麼報管你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松自然直棘自

然曲鵠自然白烏自然玄此是西天九十六種中自然外道見解也又有一般喚作唯心便引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爲證據我且問你既是一心爲甚麼有曲有直有玄有白又是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萬法本明唯人自鬧起許多分別作甚麼我且問你喚曲作直得麼喚白作玄得麼又亦分疎不下諸兄弟如上惡知惡見皆是不了元由自打之遶自求葛藤不會到箇徑直截處廣大明白處豈不見白雲纔展手曰因甚麼喚作手且道白雲意在甚麼處又如何祗對宗門下無有不管底法無有不透底事問著便要七穿八穴不問一點也瞞他不得此是本分參學人分上事莫道喝一喝打一棒蹉過了也直下便是只管口皮上轟將去肚皮裏元黑漫漫地且得沒交涉昔趙州見僧忽筴火起問云不要喚作火喚作甚麼這老漢擔枷過狀而多少開口不得被他換了眼睛也又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古人不妨簡徑不妨綿密後人喚作問竹答竹問本答木有甚麼交涉晦堂

木疑本

和尚初自南雄來負文章慧辯一肚皮依雲峰悅禪師三年並無近傍處又依南禪師二年下盡工夫亦無近傍處遂棄去不願參禪往山主院中過夏因閱傳燈錄至適來僧問多福一叢竹因緣驀然頓悟親見二師相爲處遂徑歸黃檗纔展坐具南曰子入吾室矣且道晦堂見箇甚麼便恁麼不同所以道參禪人切忌向語脉裏轉却晦堂又嘗請益南禪師云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南曰若不如此令汝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諸兄弟此是古人脚踏實地處吐氣出來無不的確無不諦當而今要會這荔枝因甚麼赤亦須自見自肯與他晦堂趙州白雲把手共行則松直棘曲鵠白烏玄以至天地日月山川艸木鳥獸人民四聖六凡皆穿透矣要道便道要拈便拈更不借他鼻孔出氣也果然恁麼則返觀向來蹉過多少好事了也莫有不蹉過底麼在舍只言爲客易臨淵方覺取魚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干疑牙

音釋

搊側九切　齇音查　齖音干　椽辭兩切

蹺去延切　踦去奇切　繑音橋　繂音律

擩儒追切　𪔂當作魑㷗歷切　塗音茶

愽音團　筴音頰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拈古

蔣山佛慧泉禪師二則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甚麽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麽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要知二尊宿落處麽蔣山爲你說箇譬喩一似箇人家祖上從來極有涯業有二兒弟各各鬬使大者使五百小者使一貫日往月來鬬使不已遂將祖父涯業一時蕩盡累他子孫無安身立命處忽有一親友見其子孫孤露遂將伊家祖上宅舍借伊居止其間子孫須思舊時祖業如何却屬他人須作方便討得當時契書方爲究竟若趂目前過日得即得未免住在他人屋下大衆蔣山爲你說譬喩了也且問諸人作何方便討得當時契書

舉僧問夾山境話法眼云云師曰諸禪德法眼和尙話墮也不知若不喚作境待喚作甚麽既不能截斷兩頭致令後代兒孫遞相䶧嚼便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種種計較一似夢中說夢相似豈知鬼子母失却愛兒無處尋蹤森沙神倒被蚰蜒眼中出血

翠巖眞禪師三則

舉盤山似地擎山云云師曰盤山力盡神疲也是望雲上樹還知有不歷諸聖階梯獨超物外者麽師遂大笑

舉德山托鉢師曰巖頭德山一狀領過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舉寶應示衆云欲得易會麽第一莫將問來問問在

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師曰實應只解把住翠巖即不然寒山倒地拾得扶起豐干禮拜不見文殊更有觀音菩薩魚行酒肆且不識主人翁乃卓拄杖一下

白雲端禪師三則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火後一莖茅師曰白雲即不然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只向道墻壁有耳

舉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餧驢餧馬瑯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師曰瑯琊雖有不犯之令若是白雲即不然譬如餧驢餧馬但對道願行者常似今日

舉龍牙偈曰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多年與襪著而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師曰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

保寧勇禪師二則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云師拈起拄杖召曰大衆喪身失命了也

舉無著遇文殊喫茶次文殊擡起玻璃盞曰南方還有這箇麼師代以手指口

黃龍晦堂心禪師二則

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師曰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然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

舉莊宗云朕收復中原收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云師曰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遞相鈍置而今若有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泐潭眞淨雲庵文禪師三則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看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試禪德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覷嚼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驚著保寧卽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網來卽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曰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曰把手拽不住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云驀直去僧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問曰游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瞞唯有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處方解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麼咄

大潙眞如喆禪師二則

舉芭蕉拄杖子話師曰大潙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潙旣然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舉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代曰吾不如汝

法雲圓通秀禪師二則

舉首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以手空中一畫喝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乃知新羅高麗南番日本西天此土十方世界一切人民盡在諸人鼻孔裏吽吽鬧鬧東頭買賤西頭賣貴諸人還聞麼若不聞還我耳朶來

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話墮也師曰甚處是話墮處忽有人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會麼具眼底辨取

智海正覺逸禪師二則

舉夾山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卽迷人長伸兩脚睡無僞亦無眞師曰諸禪德此乃療久戀實所者病

之妙藥未到化城之士切忌錯服服之則耆婆拱
手醫王皺眉
舉趙州示衆云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
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五峰云我有時將拄杖
子作三世諸佛有時將三世諸佛作拄杖子師曰
此二尊宿一時熱發亂語狂言指神話鬼智海即
不然有時將丈六金身喚作丈六金身曾題卍字
或佩圓光合掌讚嘆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近有時將拄杖子喚作拄
杖子不長不短不直不曲亦讚嘆曰榔栗出匡頂
萬中無一枝得來爲至寶行坐鎭相隨只如山僧
恁麼道還塞得諸方口麼自曰塞不得又曰爲甚
麼塞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方益禪師三則

舉趙州洗鉢盂話師曰趙州不啼瞎却這僧眼直得
南北叢林盡向鉢盂上作活計當時幸好箇喫茶
去不解道得
舉臨濟上堂云我在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
拂相似云云師曰照用之機不無臨濟要且打得
箇皮下無血底這僧當初若會[illegible]見云誰爲我下
手但云貧兒思舊債待伊拈棒却向道自已雖然
急他人未肯忙直饒臨濟令行也是拗曲作直
舉趙州訪二庵主因緣師曰避得風雷重遭霹靂

五祖演禪師六則

舉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雙泉即不然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築著
磕著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
帝云對朕者誰曰不識又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
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不得云
和尚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師曰大小大祖
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爲甚麼却兒孫徧地復
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玄沙未徹師曰說甚麼諦當更
參三十始得
舉僧請益瑯瑘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曰淸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悟去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舉國師無縫塔師曰前面是眞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眞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舉趙州狗子無佛性師曰大衆你諸人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奈何你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便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則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云不會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曰夾山詹前捧日未是高明狹路分岐寧同大轍要會相似句麼白鷺沙汀立蘆華相對開

舉多福一叢竹師曰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甚麼作多福一叢竹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師曰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巖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珊瑚枝枝撐著月

舉南泉問黃蘗甚麼處去云擇菜去曰將甚麼擇蘗竪起刀子泉曰只解作客不解作主師曰精金百鍊本分鉗鎚往往今時師僧將黃蘗南泉只作擇菜會却

兜率眞寂悅禪師一則

舉曹山一日入僧堂向火次僧云今日好寒曰須知有不寒者云誰是不寒者山筴火示之僧云莫道無人好山拋下火僧云某到這裏却不會山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師曰這僧雖行合行不行之路未免草裏藏身曹山有應不應却應之機爭奈爐邊露影這兩箇不解端然向火寧免挂後人齒牙若嚼不破須信言中有味若嚼得破方知舌上無鹽旣然如是兜率何曾踏著古人脚跟遂喝一喝

泐潭祥禪師二則

舉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

喜亦無憂師曰鴈過霜秋山含紅樹文殊與普賢二人爭功未分勝負遂喝曰却被寶峰一喝依舊安家立業

擧雲門一日示衆將拂子摵一下云這裏得箇入處搵怪去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上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庫兒師曰後來叢林道雲門脚跟不點地誠實苦哉寶峰道日本國人說禪得困却來寶峰拄杖頭上歇息要爲大宋人說法還聞麼良久曰矢上加尖

雪峰祖燈璿禪師一則

擧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曰大衆龍牙山裏無眼毒龍從前行脚不曾性燥道得一句及于住院盡力只道得一半山僧今日爲混沌畫眉去也良久曰放憨作麼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則

擧藥山問雲巖師子師曰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弄挑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鑠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以拄杖擲下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喝一喝

擧永嘉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師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小直截或有箇秀才出來道雲巖長老你佛法得恁麼簡易郞向伊道田厙奴你豈不聞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擧雪峰低頭歸庵師曰大衆雪峰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而今兒孫偏天偏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句巖頭爲劈頭說破也未免有些殽訛久參先德一擧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擧仰山羅漢騰空而至師曰諸禪德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鍾集衆責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伊既稱羅漢我生已盡梵行已立爲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

游山翫水參

擧雲門拈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師曰雲門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道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殊不知盡法無民準上座即不然待這老子纔生下來未行未開口之時向伊面前結一道金櫃藏魂印一禁禁定教這老子言詞路絕心行處滅不唯使釋迦老子自家得入安樂處亦乃使十方法界衆生一切安樂諸禪德且道雲門是準上座是若道雲門是準上座又何用別說若道雲門非不可將佛法作得失是非會也若不作得失是非會又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且道畢竟作麼生莫言佛法無多子不是苦心人不知咄

太平佛鑑懃禪師六則

擧潙山與僧語次僧云大好雨曰甚麼處是好處僧無語潙却曰大好雨僧云甚麼處是好處潙乃指雨示之僧又無語潙曰何得大智而默師曰潙山尋常眼放電光到這裏却著賊也不知山僧不是抑强扶弱黨理不黨親且道那裏是著賊處若於此檢點得出便能騎賊馬追賊奪賊槍殺賊若檢點不出凡有言說皆是與賊過梯智海今日路見不平與諸人幷贓捉獲擲下拂子曰諸人各自認取贓物

擧潙山同陸侍御入僧堂陸問如許多僧爲復是喫粥飯僧爲復是參禪僧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云在此作甚麼曰侍御自問取他看師曰潙山元來小膽被這俗官一問直得手忙脚亂閉戶開門若是老僧即不然大開門戶放伊入來此是參禪僧喫粥飯僧向伊道是喫粥飯了參禪僧侍伊眼睛定動便與木槵子換却教伊做箇惺惺歷歷底侍御若處廟堂之高則致君爲堯舜之君或在江湖之上則致民爲堯舜之民豈不快哉乃呈起數珠曰諸人還見這箇麼良久曰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

擧三平參石鞏平後擧似大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顚曰三十年來要人擧此話也難得師曰大小三平元來只是箇死漢若

非死漢又見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瘥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洒華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擧谷山問秀溪聲色純眞時如何曰椀鳴作麼山從東過西立溪曰若不恁麼則禍生山却從西過東立溪下禪床行三五步山把住云聲色純眞又作麼生溪打一掌山云百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曰要谷山老漢作麼山大笑師擧了呵呵大笑曰也大好笑有甚好笑處樓前巧鸞雙雙語林內嬌鸎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擧南泉示衆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趙州出衆云云師曰大似無手人行拳無口人叫喚無手人拖著無口人口無口人斅著無手人手恁麼會得方知道法性不動動徧三界之中至理無言言滿四天之下若也不會紅塵飛碧海白浪湧靑岑

擧披雲去看天仙纔入方丈仙便問未見東越老時作麼生爲物曰只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云只恁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仙便喝雲展兩手仙云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便出仙云死却這漢平生也師曰喻似敵手下碁雖則著著不落別處其奈須有輸贏既有輸贏便成勝負要得兩無傷損麼待天仙道死却這漢平生也便好向道元來是錯怪人天仙却好展兩手便得始終一貫頭尾雙全雖然如是你諸人各各摸索腰下斧柄看

天寧佛果圜悟勤禪師四則

擧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曰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直得其聲如雷普驚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麼時作箇甚麼得見維摩

擧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

船水上浮師曰且道殺箇甚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

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師曰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逗黃河亦非斂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旃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曰還見雪峰麼卓拄杖曰劄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辨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飢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遭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趁大隊

龍門佛眼遠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庵主一般竪起拳頭趙州何故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甚麼處趙州自起自倒勘破多少阿師庵主坐斷要津過了幾多寒暑要識趙州麼拍禪床右角曰識取趙州要識二庵主麼拍禪床左角曰識取庵主還有人點檢得失處出底麼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舉洗鉢盂話師曰大衆山僧今朝喫粥也洗鉢盂只是不悟既是爲善知識爲甚麼却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大隨南堂靜禪師四則

舉昔有秀才造無鬼論論成纔放筆有鬼現身斫手謂秀才曰你爭奈我何五祖道我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鶻鳩觜向伊道谷呱呱師曰秀才雖知無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無五祖先師雖知鬼之所以無而不能掃蹤滅跡若是大隨即不然待他斫手道你爭奈我何只向道闖直饒是大力鬼王也教伊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且道是那箇闖字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師曰要見德山麼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要見法眼麼闢中猛將要見圓明麼塞外將軍

要見新羅僧麼但摘菓子喫莫管樹曲彔要見南堂麼分明記取學似作家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話師曰古人是則是答得大高生山僧即不恁麼如何是般若體一粒一米如何是般若用七擒七縱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南堂即不然或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向他道劄

九仙清禪師二則

舉雲門示衆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曰大衆會麼雲門大師讚歎拄杖子有出沒神通卷舒妙用擲須彌於他界塞滿虛空大地不容塵纖毫無立處這老漢一期逞俊不顧危亡只知拄杖子吞却乾坤不知拄杖子向何處著如今莫有爲雲門救得拄杖子者麼若無天寧自下手去也提起拄杖曰探水卓破金鰲頭撥雲敲折老虎腳復卓一下

舉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如今若有問光孝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光孝也不下禪床也不拈拄杖也不劈脊打只向他道窮鬼子不要忙少你一分不得然雖如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崇覺空禪師一則

舉藥山小參不點燈示衆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山曰把火來其僧便歸衆師曰藥山三寸甚密爭奈被這僧下一粒巴豆直得心肝五臟一時吐出直饒討得火來也是半夜天明

淨因蹣庵成禪師二則

舉栢樹子話師曰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舉黃龍三關話師曰我手何似佛手龍虵易辨我腳何似驢腳衲子難瞞人人有箇生緣擧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須知瞞庵更有一關黃龍老漢亦透不得如何是蹣庵一關遂喝一喝拍禪床一下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則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師曰投子只知得路便行不覺渾身泥水瑞光即不然月未圓時如何布施不如還却債圓後如何借婆裙子拜婆年

舉趙州洗鉢話雲門拈之云云師曰雲門盡誠收拾特地打翻育王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敢請大小趙州死在這僧手裏

大潙佛性泰禪師七則

舉楞嚴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後來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是德山即不然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只是十方虛空

舉耽源問忠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祇對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曰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若是德山要且不然待伊道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只對他道暗中爲照燭嶮處作津梁

舉興化示衆云我見你諸人前廊也喝後廊也喝云云師曰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擊碎明月珠敲出鳳凰髓可謂富貴中富貴風流中風流藹藹嘉聲迄今未已敢問大衆只如興化道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作麼生會或若總道咄我也知你跳不出

舉僧問地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山前麥熟也未又問靑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曰平常心地穩密家風隨時應用越格超宗於斯薦得麥裏有麵若也不會米裏有蟲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曰破布裏眞珠識者方知是寶爛泥藏棘刺踏著方乃驚人諸人還見祖師麼倒騎白額虎突出衆人前

舉教中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召大衆曰那箇是常住底法良久曰始逢黃葉落又見一陽生

舉阿育王設三萬大阿羅漢會時上座一位無人王問此位何以無人有海意尊者白王曰有賓頭盧尊者親見佛來故留此位須與尊者從空而下便就座王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兩手撥開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貧道是時亦[illegible]其數師曰阿育王[illegible]飯三

萬大阿羅漢要且不識賓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不識山僧爲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曰作麼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六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云只如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曰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辨明得麼若辨明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辨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

舉興化打克賓維那雲居舜和尚拈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飜轉面皮多少時也師曰雲居恁麼道未免徹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飜轉面皮始得

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受罪師曰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舉讓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師曰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舉無著見文殊師曰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和尚如此住持直是不易

舉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白雲端和尚拈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師曰白雲恁麼道大似以已方人杲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衆中商量道這僧問既落偏洞山答歸正位其僧言中知旨却入正來洞山却從偏去如斯商量不唯謗瀆先聖亦乃屈沈自已不見道聞衆生解意下丹青目前

雖美久蘊成病大凡行脚高士欲窮此事先須識取上祖正法眼藏其餘佛祖言教是甚麼熱椀鳴聲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是無寒暑處還會麼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

舉南禪師示衆曰達磨西來十萬里少林冷坐八九年唯有神光知此意事伸三拜不虛傳後代兒孫忘正覺棄本逐末尚邪言直到臘月三十日一身負債入黃泉師曰奇哉諸禪德本分宗師一言半句如箭中的功不浪施以衲僧正眼觀之大似將方木逗於圓孔何故大凡稱提此事如刀斫水似手把風兩不相傷彼此無礙香山恁麼說話大似以圓木逗於方孔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諸人還知也未佛殿上岦刎高聲大笑笑罷曰塵世勞生早晩休隨波逐浪謾悠悠如今林下安禪客幾箇無心得到頭乃喝曰且莫以己方人

護國此庵元禪師一則

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云云師曰今時有般說快意話底便道當時若不是雲門誰敢恁麼道殊不知雲門落在黃面老子圈䙡裏直至而今跳不出若向這裏覷得透不唯識得釋迦老子亦乃覷破雲門脚跟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你下箇注脚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

西禪懶庵需禪師二則

舉馬祖踏倒水潦師曰大小大水潦喫人拳趯了却道我悟悟甚麼屎及乎起來更不識羞猶道我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且莫捏目生華住山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

舉臨濟問院主糶米師曰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淸然雖恁麼因甚總喫痛棒不見道臥龍纔奮迅丹鳳亦翺翔

大溈月庵果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爲甚麼肯一不肯一若向這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庵老人爲諸人下箇注脚良久曰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擧話墮話師曰雲門大師張慢天網撈龍打鳳這僧不覺入他陷穽中落他圈繢裏若是翻嚴即不然纔見伊擧道豈不是張拙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門不妨疑著然雖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何山佛燈珣禪師一則

擧疎山壽塔師曰疎山傾囊答謝其奈尺頭有寸這僧只知造塔元來秤尾無星大嶺三文兩錢支破不難慧曰若作這僧待疎山恁麼道但對曰某甲今日功不浪施著得箇語免被三文兩錢擾亂一生不教疎山外揚家醜只如臘月蓮華龜毛三尺又且如何要會麼待你諸人造塔成就即向你道

烏巨雪堂行禪師四則

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

擧雪竇示衆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雪竇退身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人後有老宿道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兩手分付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曰西山今日亦開大施門忽有箇衲僧出來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許人一物千金不移

擧懷禪師示衆云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教無舌人道箇甚麼白雲端和尚道未擧步時末上一步踏著末開口時最初一句道著師曰二老宿向諸人面皮上寫却一本曆日了也若更眼目定動髑髏前鬼神無數

擧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躰露金風死心和尚道大小雲門大師境上縛殺有問死心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對道珊瑚枝枝撐著月師曰大小死心句裏縛殺

大溈牧庵忠禪師一則

擧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話師曰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瑳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躰致使有[illegible]漢隨語生解便向混沌未分時生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若據牧庵見處說甚麼混沌分與未分打鏡破與不破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

雲黠太淸諸仁者還委悉麽良久曰待虛空落地時却向你道

西禪此庵淨禪師二則

舉教中道佛滅度後其爲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後來歸宗和尙道其爲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師曰歸宗恁麽道大似新婦怕阿家未免隨他舌頭轉殊不知其爲善知識者只是箇瞎漢所覩善知識者如夙世寃家便好剜却眼睛掀却腦蓋雖然如是未足酬恩

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後來白雲端和尙道思大恁麽說話大似釘椿搖櫓有甚快活新怡山卽不然靑山忽憶便歸去浮世要看還下來

靈隱佛海遠禪師二則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攝衣問道肝膽相傾及至掀翻鼻孔倒轉槍旗爲甚麽一家不知一家事是則這僧勢不兩立興化禍不單行這一頓痛棒架閣來久矣而今拄杖子在老僧手裏無有不了底公案卽今日前燈籠露柱大地山河豈不是同參築著磕著底豈不是同參又參見阿誰喝一喝曰汲水巳歸林下去待船猶立渡頭沙復卓拄杖一下

舉眞淨和尙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却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師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窠未嘗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時東廊下偶犬吠師呼行者探門前有甚客來大衆皆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麽遂哨指一聲搖手下座

天童應庵華禪師五則

舉大愚芝和尙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

舉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曰大衆興化昨日赴箇村齋迴至中路値一陣狂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明果卽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道致將一問來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雪峰云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曰百鳥不來春又老不知誰是到庵人

舉慈明示衆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爲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曰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道場正堂辯禪師一則

舉達磨初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云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達磨去後誌公問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遣使去取盡國人去他亦不回師曰後來有般漢道以年曆考之誌公圓寂已十四年矣豈有前頭事耶當時雪竇渾不考詳師笑曰從古至今未有一人明得苦哉佛陀耶殊不知雪竇乃於頌古首篇立此一大因緣要見古人明悟正脉者布幔天大網待稱意之魚歲月滋深益見鰕魚小蝦多少明眼衲僧髑髏被渠穿過山僧忍俊不禁爲諸人露箇消息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只見國清才子貴那知家富小兒驕

教忠晦庵光禪師一則

舉雪峰在鼇山成道師曰只如巖頭道一一從自已胷襟流出且道雪峰前三次悟還從自已胷襟流出也無若從自已胷襟流出又道未穩在若不從

自巳胷襟流出又從甚麼處得來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不唯雪峰鼇山成道盡大地有情齊成正覺若斷不出說甚麼鼇山成道直饒少室傳心也未夢見在

東禪蒙庵嶽禪師一則

舉古澗寒泉師曰雪峯不從口入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趙州云死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開善密庵謙禪師二則

舉祕魔擎叉霍山往訪師曰祕魔尋常氣宇如王不消一揑便見四棱塌地且作麼生免得他道三千里外賺我來然雖如是殊不知霍山三千里外已死在祕魔叉下了也具眼者辨取

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眞如拈云這箇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覷著師曰洞山倚勢欺人眞如隨風倒施今夜忽有人問山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未審過在甚麼處拈起果子便喫何故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東林卍庵顏禪師四則

舉慈明水盃話師曰和尙今日供養家親那又以手揶揄便作女人拜

舉慈明冬至日榜僧堂前作此相○○○☰ 申曲 肌才 題其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一見謂衆云和尙今日放參師曰鐵輪天子下閻浮急急如律令勑攝又曰首座向八八六十四卦中定吉凶

舉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煙師曰大愚老人經事多矣

舉玄沙聞鷰子聲師召大衆曰玄沙恁麼道不是苦心人不知

玉泉窮谷璉禪師二則

舉雲門話墮師曰權衡祖道號令宗乘須是雲門老人諸方扶强不扶弱璉上座扶弱不扶强當時若作這僧待他雲門大師道光明寂照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只對道和尙也不謬爲大善知識教他雲門進也無門退也無門非但截斷雲門脚跟亦與天下衲僧出氣雖然如是只如雲門道話

塵也意作麼生良久曰諦觀萬法交羅處一一塵中更有誰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師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向甚麼處與洞山相見咄

國淸簡堂機禪師三則

舉僧問廣德周和尚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理如何曰鹽又盡炭又無僧曰鹽盡炭無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曰這老子艱難起家至老慳澁雖然如是畢竟也是看窟籠著楔山僧卽不然一尺絹擣練一杯酒上樓是則是孤窮且要自張聲勢忽有人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理如何只向他道大底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未審意旨如何更向他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舉雪峯山裏有一僧往庵髮長不剃以木杓舀水凡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溪深杓柄長雪峯聞得乃曰也奇怪一日潛地帶剃刀與侍者同去見之峰曰道得卽不剃你頭僧便將水洗頭峰便與剃卻師曰這僧大似諸葛亮隱於草廬先主三顧方起且道起後成得箇甚麼邊事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

舉興化示衆曰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明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便禮拜化曰旻德今日較二十棒若是別人一棒也少不得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臨濟這一路踏得開步驟闊用者如鴆毒飲者如醍醐用者似醍醐飲者似鴆毒始有說話分興化旻德恁麼敷揚遞相鈍置所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隱靜今日若更拈頭接尾轉見不堪遂顧大衆曰你總在這裏作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喝一喝

天童密庵傑禪師一則

舉明招到昭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麫飯唯有羅山是白飯兄從羅山來卻展手云

白飯請些子招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是麨飯招曰癡人棒打不死度至夜舉似諸禪客次招近前曰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上座下兩掌有珀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招曰就裏許也道道珀無對招曰是你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放尿踐下來曰相見珍重師曰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舀水相潑渾身無一點濕是他明踏著這些子自然用出來閑閑地惜乎鋒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見他道將謂是白飯元來是麨飯連腮更與兩掌且教這僧疑三十年

資壽尼無著妙總一則

舉文殊請維摩談不二法門總曰當時好與一喝維摩老人若下得這一喝可謂鍼起膏肓之疾重布龍虵之陣非但文殊讚歎不及亦免使後人向鬼窟裏作活計要見維摩端的處麼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贄音至　憧音衝　閒音闐　瑳七何切

剜一丸切　揶音耶　揄音臾　楔音屑

舀以沼切　麨充小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頌古上

○法昌遇禪師七首

法身

螺螄吞大象石虎齩番馬鷺起段家龍踏落雲屋瓦

廬陵米價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風幡

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麻三斤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

到野華含笑舊枝春

三玄

體中玄獨角泥牛水上眠轉身觸破澄潭月巫山頂上浪滔天

用中玄征人帶甲眠春華風掃盡黃葉落堦前

句中玄遠道絕人煙甜瓜甜似蜜苦瓠苦如蓮

○蔣山佛慧泉禪師三首

龐居士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幞頭塵土靴襴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歸頂上一椎難放過

金剛經云於是中無實無虛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箇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鸑鷟碧潭空浸玉蟾蜍

石霜虔侍者

石霜會裏擇高才上首貪程去不回只愛寒灰無焰起不能枯木放華開虔侍者亦堪哀先師意旨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艸鞋

○翠巖眞禪師七首

百丈再參馬祖

踏著船頭把釣竿浪麤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解雲雨只見四方雲出山

臨濟栽松

帶礪山河盡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首山答佛法大意

楚王城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游眼目直教從識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篦爲子挑除翳驢上穿靴背打毬

玄沙三種病人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頑銷礫華蔟蔟處鷓鴣啼艸薰薰時鶯鶯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遇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子半零落

馬祖卽心卽佛後云非心非佛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皮三斤咄大地茫茫愁殺人

野狐

百丈野狐語至言驢恒薩阿竭吾有吾廬

○白雲端禪師十二首

外道問佛

萬丈寒潭徹底淸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鈎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二祖安心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脣

勘婆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三頓棒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位眞人

春風浩浩喧天地是處山藏煙霧裏無位眞人不可尋落華又見隨流水

臨濟將示寂囑三聖

劈破泰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鳴滿大唐

德山見龍潭

明暗相凌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麻三斤

斤兩分明不付君眼中瞳子莫生嗔百年三萬六千日得欣欣處且欣欣

汝是慧超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餈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饑

芭蕉拄杖雲蓋鵬和尙與雙泉雅禪師向火次擧此話鵬擬開口雅以火筯一揮鵬豁然有省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忘家驀然鐵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華

洗鉢盂

梅華落盡杏華披未免春風著出醜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北斗裏藏身

五陵公子游華慣末第瞀儒自古多冷地著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嘵頭何

○保寧勇禪師十三首

達磨見武帝

燒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限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生平踈逸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游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不與萬法無侶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山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日面佛月面佛

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斤

仰山打破潙山鏡

潙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照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艸萋萋

臨濟問黃檗佛法大意

雷電喧轟海嶽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臨濟囑三聖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夜適路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須彌山

萬仞峰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漸源吊慰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後羞解人前不識羞

大隨龜

露足藏頭可笑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乘流去浮木相逢又幾時

靈雲悟道玄沙未徹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笑晚來無處

◆枯疑枯

覓崔嵬和雨在雲中

大禪佛半夜於僧堂前叫云我悟也

夜半高聲似少神箇中明白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芭蕉拄杖

你有面前枯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怜黑漆光生底鑿著千門萬戶開

○泐潭眞淨雲庵文禪師八首

栢樹

庭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折落地打著去年撥鳥窠

吹布毛

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滿國人帶刀保壽開堂

探騎飛來捧下寧瞎人翻滿鎭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狗子無佛性

言前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臨濟參黃檗後到大愚

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華

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見豈自乖肋下三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百丈再參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三日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野狐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首

達磨見武帝

閑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著來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

三頓棒

山藤六十輕分付肋下三拳已太遲堪笑不能知痛癢上堂猶道拂蒿枝

○慧林慈受深禪師四首

潙山一日坐次仰山從外而入潙山以兩手
握拳相交示之仰山便作女人拜潙山曰如
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當前舞柘枝只有玉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女子出定
長江輥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怪扁舟到彼
岸行船繪在把梢人
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讓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世尊生下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圝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峰頭
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雪峰妙湛慧禪師一首
二祖安心
覓心不得得心安安得心來有幾般好把山藤贈二
十免教千古弄泥團
○泐潭湛堂準禪師七首

楞嚴吾不見時
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青艸
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明癡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公笊籬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打鼓華亭撐船
洗鉢盂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林
王大姐
勘婆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難是過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
昂頭掉臂總閑閑
提婆達多受罪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禪妙樂吹
布毛須遺烏窠
○泐潭闡提照禪師五首
南泉斬猫

縮水酒越濃貧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礱
艸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

女子出定

小樹子傍山栽華從葉裏開枝高攀不得和樹折將
來

巴陵雞寒上樹

梨華一枝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
前織女姮娥相對舞笑者笑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
地無寸土

南泉爲馬祖忌日設齋垂語

千尺絲輪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晩來堪畫
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曹山去亦不變異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

○太平佛鑑懃禪師七首

達磨見武帝

始聞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
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磐石胡僧枉費平
先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華狼藉

日面佛月面佛

東街柳色拖煙雨西巷桃華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
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世尊陞座

一輪明月挂天心四海生靈悉照臨何必西風撼丹
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離四句絶百非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十身調御

捉賊分明要見贓十身調御下禪床曾經巴峽猿啼
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三聖逢人即出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蹈馬兒各各四蹄俱著
地三春同到月明池

南泉示衆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
山

人疑入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天寧佛果圜悟勤禪師七首

德山小參不答話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艸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氷輪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虵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嘹舌頭三萬里

女子出定

大定等虗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兮搖乾蕩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靑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須彌山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涌出須彌盧一念不生何處雷無處雪金剛寶劒當頭截

靈谷拈錫刊章敬又到南泉

唱疑喝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華舉世風流出當家

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百艸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從布漫天網虗下鈎籠鈎搖麟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唱雷奔肯將爭戰定功勳

麻三斤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會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擂待癢點鐵成金舉直措枉一箭鵰一雙一摑血一掌君不見疎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雲門示衆去人人盡有光明在

夜明簾外千峰秀巒鏡臺前萬象虗掃蹤滅跡不立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龍門佛眼遠禪師五首

俱胝指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玄沙三種病人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野狐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溈山撼門扇三下

春至百華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罽賓斬師子尊者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開福寧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抹粉塗抔恰我獃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滔涉廉纖强指陳大地未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風頭稍硬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大隨南堂靜禪師六首

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鐵牛無骨戲海獰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未爲奇火裏生蓮香馥馥

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峻峭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野狐

長虵偃月鐵旗鐵鼓坐斷乾坤輝騰今古曾騎鐵馬入重城手握金鞭賀太平

女子出定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鎚鮮血通紅香風馥馥華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些子神通

僧問瑯琊淸淨本然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巴鼻昨夜那吒生八臂

無縫塔

皎潔天心月朦朧徧九垓三秋黃葉落二月牡丹開每覩南來鴈常詢北方五臺均提童子報拾得在天台

○龍牙言禪師九首

趙州衫

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褁金銀瑠璃硨磲瑪瑙

靈雲桃華

春風二月半桃華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著眼看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仰山推枕子

田中插鍬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

百丈再參馬祖

風雲會合又相期覿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迥西河師子却生兒

栢樹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

雲門放洞山三頓棒二

汗馬功勞要立身將軍一等掃邊塵全身只待英雄士不遇英雄愁殺人

查渡湖南涉路歧雲門不惜兩莖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有句無句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尋處

斬貓

當日臨崖看滸眼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艸鞋去漁翁腰帶好牽船

○勝因戲魚靜禪師四首

勘婆二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待趙州勘了這回緊閉門戶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了倒被

婆子勘破

犀牛扇

扇上犀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纔教戴子重描

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四不遷 心境時起

掐珠不念佛開眼不見色喫飯誰擇日任東西南北

○薦福常庵崇禪師二首

風幡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澈碧天寬漁人競把絲輪

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趙州三不度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鐓不破

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眞佛屋裏坐趙州言是謾

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寶華佛慈鑑禪師二首

世尊拈華

拈華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樁搖櫓

者竹篙量水轉殺訛

人疑入

你若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童爲問深深

意笑指紗窗月正秋

○淨慈月堂昌禪師四首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艸作何色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趂鏖錢

秀才讀千佛名經

千佛居何處題詩黃鶴樓感恩并積恨終日在眉頭

盤山光非照境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

老落華流水繞江村

丹霞燒木佛

慣行私路乍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郎

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

○天童宏智覺禪師一首

野狐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

依前撞入葛藤窠呵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

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華嚴眞懿蘭禪師五首

五位

正中偏拈轉虛空過那邊夜半金雞生鐵卵明明誰辨暗中圓

偏中正曉月梳雲華弄影石人驚起夢魂消帶雪烏雞回鳳嶺

正中來玉兔團天耀九垓萬古碧潭無影像紅爐焰裏雪華開

兼中至錦縫金針雙鑷鞴靴頭線綻足知音有耳不臨流水流

兼中到眼裏雙瞳齊喝道少室山前鐵馬駒三便喫盡無根艸

○上方益禪師二首

臨濟見普化喫生菜

艸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香嚴上樹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華閑

○淨因蹣庵成禪師四首

夾山境話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鴈聲天外急遊子夜還家

德山托鉢

巫峽山頭窈窕女朝爲行雲暮爲雨王孫一見空斷腸便作紅霞隱身去

女子出定

文殊頭白罔明頭黑女子治容瞿曇是賊山僧不犯鋒鋩直下弁贓捉獲

龍牙問翠微臨濟佛法大意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

○黃龍死心新禪師二首

秀才問長沙千佛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

魯祖面壁

魯祖垂慈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乘同道
者請讀此句

○木庵瓊首座二首

達磨見武帝

掩耳不及忽雷奔天低尺五兩傾盆藥隨流水歸何
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乃問這箇是甚
麼云佛具正徧知爲甚麽豬也不識世尊曰
也要問過

捨筏懷象濟逢耕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欽山方禪師二首

乾峰云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三種病兮二種光衲僧於此共商量商量得到無疑
地野艸閑華滿地香

燒木佛

覿面難藏最上機家風千古爲人施銀山鐵壁重重
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南華昺禪師二首

僧問淸平有漏無漏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
麟只有一隻角

僧問雲竇明覺如何是佛曰四山圍繞

○文殊道禪師四首

狂狗逐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你會

野狐

石崇富貴籛鏗壽潘岳容儀子建才但願東風齊著
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勘婆

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鏁龍樓親從宣德門前
過更問行人覓汴州

狗子無佛性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燒木佛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
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龍牙嚩嚧才禪師二首

潙山百年後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

翻手書空字已成忙忙人向兩頭爭屈原不是尋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玄沙白紙

踏翻漁艇成家業笑出蘆華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爲重宣

○何山佛燈珣禪師五首

南泉示衆文殊起佛見法見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强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德山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斷當不是奴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臨濟入門便喝

張公求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被金剛開口笑誰能愛你護身符

央崛取世尊指頭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央崛回頭知住處便能平步出雲霄華冠不用孃生指鬢髮寧須費力搖好似移華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饒

外道問佛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舒卷從斯入十倍精神減八方

○龍翔竹庵珪禪師六首

女子出定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罔明彈指爾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

國師三喚侍者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華落知何處洞口桃源別是春

趙州勘婆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趙州七斤衫

夜半墨漆黑提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南泉油餈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餈喫

罽賓斬師子尊者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大潙牧庵忠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秤鎚落井只有秤衡兩兩相憶分物不平方始取出秤鎚忽又失却秤衡始去隣家借覓衡上不會釘星休休重者從他重輕者從他輕

新婦騎驢

柳惲江頭賞白蘋小風吹處曉煙輕漁翁坐釣秋亭月翻憶君溪說性情

非心非佛

二月春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游銀床踞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毬

○烏巨雪堂行禪師五首

達磨見武帝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洲罪莫逃武帝當頭輕一拶果然提起活人刀

風幡

不是風幡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

陳操尚書驗衲僧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古巖前

二祖安心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二祖腦後露腮達磨當門無齒

夫妻相打到官官問你有誰證見各云有親兒證見兒到官欲證父不得證母不得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趯踏方知蓋覆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

蟾時占切　蜍常如切　褫音池　柘音蔗

咭巨吉切　嘹力吊切　鬣音獵　罽居例切

岋魚及切　崿五各切　滸音虎　掐苦洽切

舁音餘　籛音箋　惲音蘊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頌古下

○大潙佛性泰禪師十二首

淨果與演化至報慈化問如何是眞如佛性
曰誰無云云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
量有無從此見殺訛不殺訛唵囌嚧嚤唎薩婆訶

楊岐三脚驢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華襯足生堪笑艸中尋覓
者不知芳樹囀新鶯

靈雲悟道玄沙未徹二

無星秤子兩頭平拈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蘂瓊華未比量剛被傍人論好
醜因茲難嫁與潘郎

龍牙問翠微臨濟祖師西來意

千卿不下單于拜治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栢
操事難方見丈夫兒

罽賓斬師子尊者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侍者報大王來

應用從來不覆藏當機何得昧眞常只知報道王來
也不覺渾身在帝鄉

野狐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
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
葉鳴嘌嘌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年耳聵知師
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有句無句

樹倒藤枯意若何潙山開口笑呵呵可恰三尺龍泉
劒喚作陶家壁上梭

外道問佛

有無不問語先遭明鏡當臺雙照破迷雲散盡曉天

空杲日團圞紅似火

倒刹竿

多子塔前衣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雙珠迸出刹竿倒直得寒光徹四隣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十首

二祖安心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

黃檗噇酒糟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都說了

不許夜行

勘婆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德山托鉢

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

風頭稍硬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怜自屎不覺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罽賓斬師子尊者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斷劒刃鋒何似秦時𨍏轢鑽

一口吸西江

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戊巳咄咄咄囉囉哩

維摩經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產難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道場正堂辯禪師十六首

達磨見武帝

黃金鑿白玉推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

達磨分皮髓

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盃酒罷歸家
去留得猪頭礙塞人
女子出定
要得他家活計强竿頭須解倒拈槍這邊打鼓那邊
拍引得瞿會笑一場
圓覺於一切時
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
囊匧更無一線何仙姑鐵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
亮座主參見馬祖
弓[illegible]難結鴛鴦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
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野狐
不向東山久嗇薇幾度華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先師無此語
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
背𦙶筋斗
因我得禮你
老鼠齩生鐵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𡁹唾也不徹

栢樹
百寶光攢無兒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
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十智同眞
畫得眞如活華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顢頇至今
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盞子不要
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犂拽把便須
鼎鑊油煎
小麥化爲蝴蝶
春水滿幽澗江風吹斷雲年年那時節憶著別離人
蚯蚓化爲百合
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兩女合爲一媳婦
兩女合爲一媳婦古寺基前幢子竪髩鬃上有陀羅

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萬年雪巢一禪師二首

外道問佛

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濃桃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

晦堂拳頭

背觸人難會愚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上封佛心才禪師二首

風幡

指出風幡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曹溪月却照儂家舊翠微

大禪佛參仰山後到霍山

子陵灘水急如弦摸得黃魚縮項編提向市中頻索價他家不著半分錢

○崇覺空禪師一首

栢樹

打人罵人易勸人休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灘

○南巖勝禪師七首

馬祖踏水潦

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爲一合當陽橫按笑中刀猶欠項門上一踏

興化打克賓

漢祖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任赤幡高竪化城降星在盤兮不在秤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脚踏淸波分華嶽手擎紅日轉重雲徒勞謾費千戈力究竟還歸有道君

保壽作街坊見相打有省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鍮

金剛經爲人輕賤故先世罪業

藤蘿荊棘離離艸枯樹無退還不倒敗葉知他疊幾重不消一陣秋風掃

侍者報大王來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飮牛水侍者親入帝鄕趙州只在艸裏

狗子無佛性
乙巳大人丘叢林為寇讎利牙如劒戟生殺有來由
○梁山廓庵遠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定從何處起文殊往梵天罔明輕彈指乘流即行遇坎即止君不見虛築防胡萬里城不知禍起蕭墻裏
普化有齋
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煙院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挂在口皮邊
有句無句
呵呵大笑不尋常笑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林泪合錯商量
○道場普明琳禪師二首
北斗藏身
五鳳樓前問洛陽金鞭遙指御街長春風是處華爭發游子年年憶故鄉
晦堂拳頭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雲隱佛海遠禪師七首
勘婆
縛拈折箭斷弦弓隨手雙鵰落碧空打鼓看來君不見萬年松在祝融峰
臨濟喝三聖
濃雲潑墨忽遮山碎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風幡
不是風幡動亦非人者心自從胡亂後淈㬰到如今
栢樹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壓香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
楚王城畔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趯氣毬貪看六幺華十八斷頭船子下揚州
普眼不見普賢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踏破艸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慈明水盃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艸閑華滿地愁

○本寂靈光觀禪師三首

疎山造壽塔

冬瓜蘸雪未爲淡匠者三文淡最幽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勘婆

趙州勘破老婆時恰似青春三月裏陌上遊人爭看華鷓鴣啼處誰相委

僧問黃龍南禪師不去不來時如何曰華嶽三峯頭倒卓云却去却來時如何曰風吹柳絮毛毬輥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強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鼓山蒙庵嶽禪師四首

勘婆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七賢女游屍陀林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鎚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求魚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買賤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響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淸曉一聲杜鵑勸人不如歸去

○萬年閑禪師二首

世尊拈華

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乾峯示衆舉一不得舉二

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靈巖安禪師四首

文殊白槌

法王法令沒周遮一片虛凝絕點瑕槌下不開諸聖眼栽多騏驥困鹽車

野狐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水上浮

國師三喚侍者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惕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三平見石鞏

解劈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天童懸庵華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游

香嚴上樹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鴈山枯木元禪師二首

香嚴貧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尙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竹篦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東林卍庵顗禪師八首

祖師曰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勘婆

牛頭菩薩面馬面夜叉頭不作五逆罪快樂百無憂

四海同一家萬口同一舌趙州勘婆子有理向誰說

首山竹篦

罵他還自罵嗔他還自嗔戒之愼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雲門露

椎鑼搵鼓轉船頭席卷波翻賊激流洗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

芭蕉拄杖

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等閑摸著虵頭拍手

◆二[illegible]三

囉囉哩哩

楞嚴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一錢爲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

藥輪他潘閬倒騎驢

南泉油瓷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並舍叫失驢

臘月火燒山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蓮相將歲除夜竇八布衫穿

大可怜把手入黃泉

○雪竇聞庵宗禪師三首

虔侍者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跳筋斗滄溟竭盡正二

更生鐵崑崙雲外走

香嚴擊竹

粥飯隨時養病軀本無迷悟可躊躇無端擊著庵前

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二祖得髓

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

語鼻孔纍垂蓋上唇

○善權智禪師五首

五王子

誕生

貴胤生時輪擬空玎璫玉珮處東宮月堂轉側朝君

父直扣堯堦却借功

朝生

學問詩書德行全金門投策紫微班台星不自離蓑

釣那得寅昏奉聖顏

末生

貧來今日極淸虛悲喜寥寥一物無便欲昇爲九包

鳳依稀雲樹月巢孤

化生

帝命傳來下九天禁城中外化新宣回途復妙持金

印正令曾無一字傳

內生

鳳勢龍驤大丈夫天然尊貴六宮殊苔封寶殿無人

侍造次凡眸識得無

○狠山蘿庵溫禪師五首

五位

正中偏玉兎金烏落一遷丫角童兒騎黑象三更穿過御樓前

偏中正過房之子初受命金剛脚下崑崙奴腰間也佩毗盧印

正中來無著當年訪善財瑠璃盤裏藏明月異艸山華處處開

兼中至不歷僧祇超十地雖然踏著舊家鄉更須知有深深意

兼中到天寒大雪長安道五陵才子錦袍新馬蹄亂踏瓊瑤艸

○國清簡堂機禪師四首

㝵祖面壁

葉落樹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打心肝寸斷腸

嚴楞吾不見時

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

了元來只是小兒戲

斬猫

靑蛇提起氣腥臊幾箇男兒有痛毛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

夾山境話

東西南北無門戶大地山河不覆藏今夜碧天雲脚盡一鉤月挂幾人腸

○焦山或庵體禪師七首

金剛經三心

三清道士無仙骨八教闍梨毀梵書黑添崑崙舞華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婆子燒庵

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有人斑近最難

南泉油餈

渾身無處著驛路倒騎驢覽盡瀟湘景和船入畫圖

南泉三世諸佛不知有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逍

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鍾

倩女離魂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維摩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爲火把却來日午打三更

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

阿彌陀佛

竹溪煙絕雨纔過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動柳華風

○玉泉窮谷璉禪師三首

德山見龍潭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難分雪踏著秤鎚硬似鐵錯認烏龜喚作鼈

新婦騎驢

新婦騎驢阿家牽衆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兮誰在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麻三斤

驢尾猪頭牛脚跡三斤麻子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來雨下堦頭濕

○文殊能禪師二首

臘月火燒山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中自搖櫓

麻三斤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

○開善密庵謙禪師七首

央崛產難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怛胷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

女子出定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款結案

百丈卷席

浩浩長江際碧空片帆高挂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力萬里家鄕咫尺通

即心即佛

誰家飯挂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
命根便斷

非心非佛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
撿鐵笛橫吹過洞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華嶽三峰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
手折取峰頭十丈蓮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太平時節歲豐盈旅不賫糧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
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西禪此庵靜禪師一首

竹篷

千山鳥影滅萬里人跡絕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長蘆且庵仁禪師一首

靈雲桃華玄沙未徹

多方竊得破衣裳壁倒籬坍沒處藏更有一般無賴
漢不曾同伴要分贓

○淨慈水庵一禪師二首

話墮

二八佳人美態嬌繡衣輕整暗香飄偷身華囿徐徐
立引得黃鶯下柳條

慈明水盆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
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德山涓禪師二首

狗子無佛性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邪魔并百怪一見便消除

三聖逢人即出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
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薦福退庵休禪師四首

興化勘同參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害
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一口吸盡西江水

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啫可知禮也

廣額屠兒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狗子無佛性

趙州門前毒虵當路踏著齩你退步退步

○劒門分禪庵主六首

勘婆

臺山一路絕纖埃無限英靈被活埋撫掌高歌天地闊趙州親到勘婆來

臨濟四喝

是非穿鑿不相干四喝諸方莫錯看六道四生平等法牧童吹笛過前山

興化勘同參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苕帚掃眼中瞳子面前人

女子出定

鵲鵶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罔明能出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敢變蝍蟟嚼碎鐵圍山

○資壽尼無著道人二首

產難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狗子無佛性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侍郎楊無爲居士七首

卷席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峰也是天邊第二月

擔板漢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如驢覰井

驢覰井井覰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

僧問古德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曰東
村王老夜燒錢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
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古德垂語云我喚作火汝不得喚作火
我喚作火汝卽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藥山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家山猶隔一重關
四祖問牛頭汝在此作甚麼曰觀心
觀者何人心是何物瓦解冰消不勞拈出
○丞相張無盡居士五首
廬陵米價
一派靑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無人
會盡向廬陵米價尋
靈照雪中賣笊籬回至一廟前云云
寧可饑寒死路邊不勞土地强哀憐滿船家計沈湘
水當猶已縋十百錢

兜率三關其一曰撥艸參玄只圖見性卽今
上人性在甚麼處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淸莫對曾參問曾
晳情知孝子諱爺名
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欲落時作
麼生脫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華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
了莫敎閻老等閑知
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一分時向
甚麼處去
鼓合東州李大妻西風曠野淚霑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聵五怪切　緶音鞭　淈音鶻　腯音突
魈音宵　玎音丁　璫音當　騣音泪
坍音攤　□虎伯切　晳音錫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偈頌

○翠巖眞禪師三首

占古豐懷

南北無知巳東西信有緣祖師言不識眞宰理方宣性海寬長滿心華靜後圓定山三徑艸誰爲掃寒煙

偶作

白雲漫世界清露滴咸秦滄海幾回變衲僧把要津

因事

三歲孩兒百歲翁（你少我老）相逢陌路各西東（生死交謝）瑠璃殿上蒼苔色（絕人往還）明月堂前匝地風（我門昌盛）

○法昌遇禪師九首

看經

半滿藏兮一絡索子細看來特地錯東村王老打張三兩箇善神齊發惡休發惡寒猿昨夜遶窻啼白鳥今朝上虛閣

寄昭師兄

溪月同觀影異圓嶺雲重鏁故山關烏雞帶月啼天曉獦狗嘀華吠斗寒徑直斫開離却易迂回顧戀入應難龍川露滴層峰外紅日團暉北上看

不勘自破

打破虛空不用鎚門頭何假更安錐從他勝有張良計不勘還須失利歸

三句

第一句無邊大火聚擬議早身灰誰敢當頭覷
第二句龍蟠并虎踞更問毗耶離巳落他路布
第三句脫却襪生袴直下便承當鐵山橫在路

三訣

第一訣袖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拈起驀頭楔
第二訣六月漫天雪無處避炎蒸渾身冷如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人胡僧笑點頭眼中重著屑

○金山達觀穎禪師一首

答問曹洞宗旨

洞下門庭理事全白雲嚴下莫安眠縱饒枯木生華去逐出荒郊不直錢

○黃龍普覺南禪師二首

答張職方

夢幻年光過耳順茆庵艸座頗相宜日高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

不知猶作不知解解在功成百鳥奔欲絕踈華箇中意江心明月嶺頭雲

○雲峰悅禪師六首

示學者

赫日光中誰不了底事堂堂入荒艸擔簦負笈苦勞神從門入者非家寶演宗乘提祖教千年枯骨何堪齩南北東西歸去來拈得鼻孔失却口

和泥合水五

予有一道千聖不到北走南奔相頭買帽是何之道雲橫碧嶠

予有一辯風生嶽面舉目千差知君不薦是何之辯僧堂佛殿

予有一說善知時節若人會得眼裏添屑是何之說春寒秋熱

予有一劒寒光若鍊虎嘯風生飛霞走電是何之劒灰頭土面

予有一機聖凡豈知拈却鼻孔舉起須彌是何之機淵明皺眉

○開先暹禪師一首

寄蓮華峯祥庵主

蓮華峰色撐寥泬中有高人眠歲月勞勞塵慮不經心凜凜寒姿天欲雪腰間佩文殊逼佛劒手中握龍猛金膏筆又不肯掃蕩妖氛又不肯點化頑石殷勤問師住山得幾秋報我百年只是三萬六千日

○芙蓉楷禪師五首

妙唱非干舌

刹刹塵塵處處談不勞彈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華雨巖前鳥不啣

死蛇驚出艸

日炙風吹艸亂埋觸他毒氣又還乖暗地忽然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

解鍼枯骨吟

死中得活是非常密用他家别是長半夜髑髏吟一
曲氷河紅焰却清涼
鐵鋸舞三臺
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
古今無間
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
斷桃華依舊笑春風

○白雲端禪師四首

應眞不借
情塵我自出安用世人知月好還邀客華開亦詠詩
訓徒朝有則鍊句夜忘疲頗似區區者剛然不識伊

涉流轉物
物理詎可忽逢時各解鳴亂蛙迎雨急孤狖帶霜清
歷歷何先後寥寥異性情汨羅嫌醉者病在不分明

偶作
無華可獻見牛頭靄靄聲光數百秋今日龍門庵裏
老依前獨坐冷颼颼

贊茶陵郁禪師
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
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没山河固不游方兮何游之
有玄沙保壽兮師與其偶鴈峰之東兮洣川之口三
十三秋兮大師子孔舒兮卷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洣
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
一爐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保寧勇禪師十首

寄端和尚二
雲外青山萬萬重有誰千里暗相通明時簸弄乾坤
者盡握靈虵在手中
無限栗蓬呑已了百千圈子透難窮有時共入洪波
裏盡日漫天是黑風

上雲蓋顒和尚二
拈將楖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颯颯生北斗柄斜輕撥
轉大唐人眼直須盲
憶昔相將決死生死生難決盡生盲也知不負歸根
處到了還從舊路行

答舒城范秀才

舉手抹太虛光明能爍爛赤脚上刀梯緩緩緩緩

山居五

石女呵呵笑東君信已通羽毛爭叫噪華木競青紅
樵唱深雲裏農耕驟雨中祖師門下客特地問家風
出家冬景致何處不光輝大地冰凌合漫天雨雪飛
松間戴笠去林下拾薪歸盛爇爐中火通宵即當衣
隨分度朝晡客來何所須點茶收却盞行飯展開盂
暑熱同搖扇天寒對擁爐等閑相借問還識老僧無
林下無餘事高眠足曠懷旨將鍋裏粥抽出竈中柴
坐久慵移榻人來揖上堦門前千萬仞誰肯度懸崖
卓錫孤峰頂門前滑似苔豐干騎虎去拾得趂牛來
倏忽風雲合逡巡境象開相逢語何事搖手任人猜

○五祖演禪師三首

山居

床是柴棚席是茅枕頭葛恒半中凹霜天索寬人投
宿睡到天明手脚交

送分衛者

嚴經迸開雲片片半籠幽石半從龍為霖普潤焦枯
後却入羅煙第一重

聞角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
意有堪聽與不堪聽

○淨因枯木成禪師一首

示小師思悟

維摩不默不良久打破玄關沒窠臼堪嗟幾箇杜波
斯問著癡癡不問口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首

死心室

死心心死死全心死得全心一室深密把鴛鴦閑繡
出從教人競覓金針

和方侍者頌曹山雲中因緣

滿山風雪色凝然鳥道玄玄沒二邊風翅歛時全叶
正龍珠耀處却還偏迢途辨的誰云妙雙鑷金針理
未玄若謂孤峰曾不墮依前流落未生前

與方侍者

念念向本家本家即心也念念行吾道吾道即性也

吾心性無二佛祖更無也

贊六祖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慧林慈受深禪師一首

偶述

萬事無如退步眠松床紙帳暖如氈夢中說話無華丼況是山僧不會禪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首

送雲侍者

烏窠吹布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峰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是處百華開遠近山如畫歧路春禽喧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箇眞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噓是何言歟

送利監收

開眼合眼道契寰中東行西行禪非物外大仰插鍬叉手靴裏動指頭南泉把鎌刈茅誰人知此意今也道不及古僧僧解數滿肚但尋雪月風華失却昔年活路不能返照回光法界毗盧全露阿呵呵笑倒利頭陀風前月下囉哩囉深夜處分諸火客你看是甚麼火色

自贊三

我若自贊雲居羅漢我若自毀無主餓鬼贊之不欣毀之不嗔毀譽不動東魯西秦

爾圖我眞又求我贊我眞我贊兩重公案家醜不外揚巳德不自談寄之以數六九五十三

我巳是妄爾更妄寫妄我妄寫兩重虛假欲傳吾眞須泯見聞聲色不礙相似十分

○長蘆祖照和禪師一首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頂相

慧日峰高秋色冷錢塘江靜月華明寒光一爍周沙界筆下看來未十成

○泐潭闡提照禪師一首

自贊

自小來打硬佛祖不奈何放磊苴住院殃害殺禪和道行闡提道歌唱闡提歌歎[illegible]入地獄誰管你閻羅

○龍門佛眼遠禪師十一首

標指五

了妄元眞

問汝貪嗔癡家住在何處我今要與汝各各分頭去好好細思量免被他官府大者名爲貪養得二舍弟三郞都一處日夜共活計令汝家戸大使汝善調制子今苦厭我我與子發誓一要子自知二要子依例三要當處生四要歡喜偈與汝善和同一一無凡穢一覺一切了何須去煩惱我是諸佛母十方及三世

同居善說

世人不識我求我以形容形容不相似徒觀紙上龍若要識得我問取主人翁主人好家業物物要安藏六兄誇藝術三母足温良南聽善書筭北庫多財糧住來但覺久懶去問張主君若一識得與汝同屋梁

美容可觀

一別海山中十年春艸綠相思在方寸顔容皎如玉音書杳不來桃李緊且熟唯有意中人使我眉頭蹙

妙容非觀

通身無影象脫體露堂堂不話非聲色何曾有短長河沙恒徧現故號法中王優曇華正開鼻著不聞香

延促自爾

春日春山裏萬事盡皆春春光照春水春氣結春雲春客春情動春詩春更新唯有識春人萬劫元一春

祖師地種華及總頌四

地

性地本無生因生說有地流傳古至今非愚亦非智

種

從昔未曾迷於今何所悟只緣種性深更亦無別路

華

有種有心地因緣華日開要知成果處却笑祖師來

總

五葉華開後山長水更深亂雲横谷口游子謾追尋

示衆

求心心未諦尋人人不來嚴華曉來雨寂寞爲誰開五色燈光眚所成但除其眚莫除塵若言本眼何曾眚乃是臨河渴死人

○龍牙言禪師一首

張提學到山有作

清世朝賢雖會面嚴堂語道霜風扇借問何時出帝
鄉笑云西蜀烏頭賤阿呵阿誰人薦裴相當年典豫
章不惜眉毛又相見咦

○勝因戲魚靜禪師二十二首

擬寒山自述

多見擬寒山不然擬拾得沖天各有志擬彼復何益
居山山色翠臨水水聲長風華與雪月時處自歌揚
頗憶未參禪教中聽十年晝夜數他寶何曾得半錢
發志出行脚遍求無病藥及至休歇時依舊沒鞋著
行時唯信脚到處便爲家午飯隨麤細三衣亂掩遮
空名耳裏水微利眼中砂一覺黃昏睡金烏出海涯
目述自高吟自高非倨傲高懷肯隨動幽鳥徒輕噪
無木定無源有煙必有竈天堂幷地獄自作還自報
近見一般人堂堂似佛祖入室求知識爲明生死事
問汝莫是賊當時面如土語言勿生嗔只箇是生死
參禪脫生死輒莫被魔使八風一任吹六塵終不污
非語亂如麻截斷衆流句仰面看青天立地超佛祖
五更一盂粥辰時一頓飯晝夜兩覺眠一日事俱辦
毀我還自毀贊我還自贊是非與榮辱紅爐赤金彈
良田著力耕自利復利故莫栽荊棘樹子孫沒出路
仁者愛安仁狡佞生嫉妬勸汝早回頭翻覆面前覷
莫笑我自述麤言無義理豈爲騁文辭因筆寫其志
百年呼吸間何用苦較計勸汝莫癡毒無常忽忽至
一曲樂昇平非關囉哩稜山河俱屬宋雲水且饒僧
時擊松風磬長然澗月燈願王似南嶽萬世碧層層

十二時

半夜子心境俱忘正莽鹵撚轉天關萬象移泥牛入
海誰親覩
雞鳴丑一聲相報無前後驚覺朦朧夢裏身釋迦老
子交橫走
平旦寅翠竹黃華拂眼明靈禽異獸爭嘲哄總解回
頭轉眼睛
日出卯紫霧紅霞騰海島擠排無限利名人出門忘
却衣中寶

食時辰。掌鉢徒勞入市巡。若將心受檀那飯。也似無功食祿人。
禺中巳。選甚婬坊幷酒肆。回頭便是出塵人。翻笑曼殊携慶喜。
日南午。卓然獨耀無今古。糞埽堆頭玉馬嘶。瑠璃殿上金剛舞。
日昳未。萬樹千峰影斜墜。兔角龜毛遶市尋。貴賣還思買時貴。
晡時申。一日三分過二分。直饒省得來時路。到家急也黃昏。
日入酉。殘霞返照門前柳。無聲一曲牧童歸。背跨牛兒師子吼。
黃昏戌。角韻鍾聲遐邇一。要會聞復翳根。涂補陀巖上尋彌勒。
人定亥。念念無常剎那抉。回光省取不遷心。坐照十虗誰對待。

○虎丘隆禪師二首

送化士分衛

大地撮來粟米粒。一毫頭上現乾坤。居家不離途中事。常在途中不出門。

贊達磨

盡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因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薦福常庵崇禪師一首

讀莊子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人生悉如此。誰悟此中玄。白日無私照。青山任意眠。松風來不斷。泉石自相便。路出千峰上。雲歸竹徑邊。

○寶華佛慈鑒禪師五首

五派

臨濟

銅頭鐵背百家冤。一喝雙分照用全。三尺吹毛定寰宇。臨行拋向瞎驢邊。

雲門

三句都將一串穿。等閑挂向御樓前。幾多行客眼定動。東海鯉魚飛上天。

曹洞

紫庭黃閤帶春溫。寢殿何人侍至尊。長愛百司分職

處玉鞭藏鐙出金門

潙仰

一箇撒開千萬箇簸箕解說無生話艸堂睡起蕭蘆
都寂子要須原夢破

法眼

溪光野色波樓臺一笛遙聞奏落梅風送斷雲歸嶺
去月和流水過橋來

淨慈月堂昌禪師一首

送僧

掃盡諸方路布禪到頭窠臼落誰邊臺盤角畔重拈
起萬里神光頂後全

自贊

丹靑寫出剩却一箇竇入布衫著著便破土面灰頭
那畔行水墨觀音解推磨

○廣福尚禪師二首

離黃龍有作

大袖長拖出祖關蛟龍戰罷海濤閑寄言白首參玄
者休把虛空側點斑

次韻答張無垢居士

從來高價莫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
也叢林誰敢更相欺

○長蘆眞歇了禪師三首

示衆

意句雖分別風騷路外求提刀空四顧駐步失全牛
落眼情塵脫歸根景象幽萬緣俱不到佛祖莫能酬
路斷無依著空船載月歸力窮忘一色功盡喪全機
密混凝流處融通向背時古帆風靜夜任運應高低
不犯淸波句澄江浸一鉤棹頭風色靜蓬底夜明秋
鴈影沉寒水蘆華隱白牛須知耕釣外穩密類難收

○靈峯古禪師一首

題佛鑑禪師語錄後

流水高山不在絃等閑成曲又成篇列珊瑚樹枝枝
好撒水銀珠顆顆圓揮落禪關無少剩增添衲子幾
重寃擬於紙上明端的爭似當機自造玄

○黃龍艸堂淸禪師一首

讀法界觀

多中郎一一中多浪裏全提水是波波水滅時多一
盡日輪當午見星河

○善權智禪師四首

識自宗

紫微宸幄絲苔封寂寂無人寢殿重玉漏夜傳尊貴
語六宮不許扣金鍾

和宏智頌仰山語三

機絲不立緊眞空斷滅應無箇事同◉沒底月船乘
夜泛無鑐鑠子兩頭通㊐
回眸照處猶春雨撒手何時正曉風◐白髮童兒騎
雪馬轉身就父豈同功◎
如今認得正當初○月下披雲上寶車㊐暮去朝來
誰辨的開門何處不逢渠◑

○德山佛性泰禪師五首

四時般若

日暖風和天地春野華芳艸一番新靈山佳致依然
在誰是當年微笑人
萬木扶疎夏景長園林梅杏嚼紅香山前麥熟還知
否一一當機爲舉揚
飄飄黃葉墜幽庭萬里無雲宇宙淸颯颯涼颸生戶
外韶陽三句轉分明
林木蕭條復本根嚴霜凍雪鎖松門地爐煨火通身
暖寒暑到來休更論

贊達磨

泛船來梁自普通一鎚擊碎有爲功誰云面壁無言
說爭奈當門齒露風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十一首

學者請益竹篦

雲門舉起竹篦開口知君話墮上方香積不飡甘伏
食人涕唾
雲門舉起竹篦禪和切忌針錐鸞鳳不棲荊棘鵷鶵
偏守空池
雲門舉起竹篦通身帶水拖泥奉報參玄上士撒手
懸崖勿遲
雲門舉起竹篦擬議知君亂統直饒救得眼睛當下
失却鼻孔

雲門擧起竹篦露出心肝五臟可憐猶死禪和猶自魂飛膽喪

示鼎需禪人

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解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寄福勝長老

眞人十八界元空二十一人同姓呂分散游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

贊普融和尙

示無作相擊塗毒鼓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是見得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似虎一鎚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

李漢老參政寫師頂相求贊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措大祓渠笑裏藏刀殺去吾祖達磨不知有底寃讎一向興災作禍杲上座諸惺惺著莫教話墮

唐道人請贊

這尊慈無摸索忽地喜忽地瞋喜也和氣如春百華開尊惡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恁麽做是若非阿脩羅王卽是金仙大覺唐道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開卷來送在壁角

祖傳禪人求贊

蓦苴全似川僧瀟灑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時拈出報慈一隔尊性不定莫可窺測見小時嫌蟭螟眼太寬見大時謂太虛空惑窄似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天供養好與劈腮一摑

○烏巨雪堂行禪師三首

贈禪者

句下出諸礙翻身古劒寒欲明如上事須是髑髏乾

制東坡宿東林偈

溪聲廣長舌山色淸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擧似人

贊佛眼和尙

因我得禮你玄沙出窠臼龍門與蔦蹬後咄

○護國此庵元禪師二首

答虎丘隆禪師

佛祖權衡眞妙絕一句通明萬機徹縱橫端似走盤

珠念念圓融大休歇要須滴滴爛如靈莫學南方牛
生滅揪然四海浪翻空撼動須彌石崖裂電火影裏
分緇素烈焰堆中擲飛雪玲瓏八面生清風皎潔一
輪霜夜月無位眞人乾屎橛紫眞珠帳羅紋結握起
吹毛照膽寒撩撥石人驚吐舌全提半提風凜凜奪
食驅耕妙無竭棒如雨點聲如雷一劄當機便超越
君不見臨濟宗風正令當如此赤骨歷地成活業

送化士

言前薦得成多事句後承當亦未眞截斷兩頭閑路
布不知誰是透關人

○道場正堂辯禪師五首

送街坊

貞女不著娘家服丈夫豈假分時財十盃五盞從何
有空奮雙拳趂得來

送及禪人

馬面夜叉纔稽首牛頭獄卒便擎拳洞賓唱箇陶甄
理脫殼烏龜飛上天

自贊三

士矧長老悟處敵諸滑頭勝似尊宿菜軟頭何曾續膠
曾被三脚驢子踏得鼻孔成四

瞎老婆半夜吹火張三子日午聞歌盡得這般毫相
出生入死降魔有時鼓起龍門浪娑竭龍王不奈何
潦倒住持不言規矩聚三百僧說無義語平生要討
便宜落水也求乾處

○欽山方禪師四首

四威儀

山中行步步踏無生手把過頭杖輕重不多爭
山中住生死全無路地獄與天堂總是閑家具
山中坐松竹大底大時時起清風自唱還自和
山中眠祖佛並齊肩神通幷妙用盡在枕頭邊

○靈隱佛海遠禪師五首

示無住道人

瞎堂有箇不是掃盡衲僧巴鼻驚回陝府鐵牛吞却
山河大地

寄白石峯體首座

白石峯頭衲子多鐵牛吸盡井中波他年布袋重開

口佛祖依前不奈何

寄道場無庵全和尙

雪頂崑崙暫意猜十頭羅刹笑顏開鑊湯冷處君先入湯眼橫時待我來

示道源大師

學佛以悟爲則虛詞不入公門君看義之艸聖一點入石三分

自贊

大地一渾身虛空絕四隣不識栢樹子喚作麻三斤好時十分瀟洒惡時一味蘿苴等閑牽犂上佛殿乘興鉢盂裏走馬平地撒屎撒尿知他是眞是假禪人描邈將來大虫頭上火把

○虎丘雪庭淨禪師四首

四牛圖

龍圖王以寧序

本無位次那容橫立階梯體絕名言豈許强生節目玄關跳出何妨土面灰頭金鏁喝開始解披毛戴角隨機攝化應物現形唯一堅密身混入諸塵現古今作牧牛圖皆方便之一端耳或黑或白或有或無然皆未能盡善今雪庭道人獨以四牛皆一色白中間二位悟則逆騎迷則順騎前後二位爲牛者表父母未生及涅槃時也四皆白者表迷亦不失悟亦不得生亦不來死亦不去露地坦然法身明矣

一父母未生空刧那畔世界未成此性已具坦然明白本體純眞衆生因妄發生聖人從悲起智　頌曰

混沌不分處三緣未合時神通難可測佛眼莫能窺坦蕩全軀白安眠露地肥爲貪春色好又被業風吹

二三緣既合六賊互興捨父逃亡迷已逐物同門出入各不相知向外馳求自生退屈故謂之迷　頌曰

改換毛衣了從茲不自由只知今日事忘却舊時牛步步雖同轍昂昂不轉頭四山成隔闊相逐沒時休

三回頭忽見覿面相逢十二時中全承渠力君臣道合父子相投自利利他續佛慧命故謂之悟　頌曰

瞥徹家欄裏回頭識得伊不須常管帶取次倒橫騎
似客歸家日如兒得母時平田荒艸裏吹唱哩囉哩
四始終　一貫起滅同時終日生而不生終
日死而不死廓然絕跡湛徹清虛如金博
金似水歸水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住玄
關匪居正位披毛戴角向異類中行此諸
佛頓證法門非衆生見聞境界　頌曰
脫下娘生袴還歸不動尊萬緣具頓罷一路涅槃門
大海波瀾息青天絕點雲披毛同異類無剎不分身

○天童應庵華禪師四首

偶作

黃檗堂前行正令天童今日驗踈親老來拄杖思分
付未見當年喫棒人

贊臨濟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兮不知足高懸羊頭賣狗肉
秤頭斤兩惜如玉胷中更有一般毒天輕觸

贊此庵

十分畫得相似只有一處殺訛佛祖檢點不出從教
平地干戈

禪人寫師頂相求贊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凡夫甘作上牢
漆桶無心計較錙銖萬古銀山鐵壁更沒者也之乎
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曇慧暗透兩重牢關烈
焰不藏蚊蚋

○博山本禪師二首

浴佛

今日當年佛降生當年今日不多爭若言八十還歸
滅有眼分明特地盲

遣僧通嗣書

射殺南山老大虫行人從此路頭通年來獵犬渾無
用臥對千峰與萬峰

○東林卍庵顏禪師七首

明道

心如墻壁眼如眉月餌煙蓑下釣磯湛湛寒光凝一
片波瀾不犯取魚歸

與洞照禪人

拔出趙州舌頭去却當門荊棘歸家倒臥横眠冷笑奔南走北

示衆二

無用頑皮作氣毬誰人趯得上高樓如今潦倒渾無力覷得行時即便休

磐陀石上共安居水遠山高一事無唯有多情峰頂月夜深移影到堦除

賛達磨

五乳峰前九年冷坐孤風絕攀名不敢洗斷臂嗣芳賤賣滯貨螟蛉有子負之蜾蠃即説呪曰類我類我

自賛一

來自三川懸緣兩浙肩擔華木瓜重檐肚束馬簸箕三篾飯鹹鐵釘羹羨木札要是圓悟兒孫喪却楊岐家法奸漢多疑黠兒落節

即眞非眞是相非相龜毛拂子兎角拄杖自歌自舞獨吹獨唱認得師姑是女兒誌公不是閑和尚

○國清簡堂機禪師二首

送僧造普同塔

瑚珊玉樹木玲瓏挂角羚羊不見蹤特地作亭圖甚麼爲憐松竹引清風

送育維那

克賓一字入公門有理難伸笑殺人隱靜不行興化令他年誰道捧頭親

○焦山庵體禪師六首

白石庵遇作

白石居山人不住那伽定拄杖禿却枝鉢盂倒安柄入艸覓冤讎虛空懸業鏡喝下劒光寒放行摩竭令

忘機絶照

別起遮天眼空王舊話圓氣毬剛似鐵石臼軟如綿苦海無驚浪紅爐斷火煙莊周蝴蝶夢舉世若爲原

示衆三

著脚孤危艸不生沒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闊却嚏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生獰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孤峰爭合殺棒頭有眼蓋乾坤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三尺冷光輝夜

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贊達磨

萬福西來老骨撾不遵行止渡流沙被人打落當門齒啞子依前喫苦瓜

○玉泉窮谷璉禪師一首

贊月庵

這箇老漢渾無縫罅點鐵成金指鹿爲馬以張拙秀才語撿縱多口阿師跨三脚驢兒指點諸方話覇遇賤時三世諸佛正眼難窺遇貴時八大龍王亦難酬價阿呵呵也大差只因會春園裏失却眼睛從此惡名滔滔流遍天下高挂虛堂兮如師子全威一任百怪千妖暗中驚訝燈禪燈禪第一不得容易與伊點化咄

○公安遯庵珠禪師二首

題出山相

半夜逾城往雪山龍樓鳳閣絕躋攀如今輥出岬窠裏一箇閑人天地間

自贊

月色照幽谷泉聲落斷崖水光山色裏一塊爛枯柴

○劍門分禪庵主七首

雜詠

參禪雖說做工夫纔涉毫芒自取誅幾度見君深問訊養雞意在五更初

慣曾放步竿頭去坐却金烏不放東一派天河流不盡桃華滿眼趁春紅

露地白牛須打殺紅爐鼓浪立教乾脫然透出縱橫去猶欠平生無病丸

展鉢開單休解會橫來直去任生疑隔宵兒子逢親母豈待傍人說是非

平地黃金成糞土翻然糞土是黃金直饒用得渾相似畫虎何嘗解斲人

隨例拋鉤泛五湖渠船魚滿笑予無豈知予布鉤頭餌獨在蒼龍不在魚

朧今耀古無私句不比偷心揑合成學海義天無討處見成拈出示禪人

○酒仙和尚十首

雜詠

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鬫破摩掌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

醒也街裏走醉也街裏走無錢買酒乞來噇昏昏怛怛忘前失後張開兩眼見北斗拈得斗柄酌海水望空直拔瀉入口誤呷火龍歸五臟日午夜半大哮吼

隨我來隨我來與你安身法上竿子打筋斗

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金㽞又聞泛玉山還報頗莫教更漏促趂取月明迴

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凝落華流水自依依酒飽摩掌箇肚皮

儂家元是林公兒

費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强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華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

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只要喫箇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

○太史黃山谷道人八首

題休堂

頭上安頭如何得休殺佛殺祖方得按堵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事同一家喫飯著衣向上一路千聖貶眼

韓信打關張良燒棧

贈嗣直弟

去日撒手去來時無與賭若將來去會一似不曾離

呈永首座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明射得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爲慧林冲禪師燒香三

昨夜三更狗吠雪東家閉門推出月是渠覺海性澄
圓衲子殺人須見血

多年破衲不勝針一曲胡笳無古今往日聞韶獨忘
味守株人在月西沈

西瞿耶尼開靜北鬱單越受粥慧林也唱雲門曲去
年臘月二十六

贊眞如喆禪師

即邪是正即藥是病乞水指井乞飯與甑殺人如麻
出邪命定尸羅清淨而八萬四千清淨是謂毗盧遮
那正法眼藏以平等印封之以僧伽梨蒙之無心者
來彈指門開聖凡不盡金鏁生苔丹青回互南北莫
露影落千江誰知月處

自贊

道是魯直亦得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
道喚那箇作魯直若是斬釘截鐵一句藏頭白海頭
黑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九

音釋

簦音登　笈其輒切　洫音血　狖音柚
汨音密　洣莫禮切　眚所景切　擠音賫
[illegible]音播　涴烏臥切　瞑音冥　蠕音零
蜾音果　蠃音倮　撾陟瓜切　戳敕角切
斝音假　寣音忽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雜著

○蔣山佛慧泉禪師

默庵歌并序

余熙寧九年春自杭之千頃移居是院因其方丈缺
爾遂闢半軒結艸庵於巖石之下以為宴息之所是
年十二月庵成命名曰默蓋取摩竭掩室毗耶杜口
之義也未幾有客造余曰師之庵成矣庵之義著矣
而師方且嘮嘮萃徒侶引遊士分燈而啓暗濬源而
導深謂其興悲拯物開蒙發蔽則亦至矣而名為默

其亦妄乎余謂客曰子是知默而不知其所以默也子居吾語汝夫默者佛祖之眞猷含靈之大本也本之正則處喧而常寂本之繆則趣理而厭塵然喧寂正繆雖名數繁然皆不離吾之至默也故西竺聖人佛者應緣感物金文玉句殆不勝紀而卒謂乎無說蓋明此也後之人曖昧斯道謂語爲語而謂默爲默縱謂語默一體而亦不知體爲何物也徒憒心口蹈之而不詳用之而不辨揚揚然自以爲得復曰彼默傳者斷空絕言而已矣吾佛之道豈然哉於戲是豈識吾佛之道也余學乎默者於默也安能盡之今是庵而且名之者蓋思古人之不可以跂及也而亦有所驚也客去復爲歌曰

庵之基兮不崩而不騫庵之形兮似月而孤圓上無其際兮傍無其邊中無其極兮下亦如然斯古今兮未聞其變遷西來之人兮强謂其相傳嗟余之不敏兮實亦紹焉念道之將墜兮欲扶危而持顚彼昏者何知兮硒拘空而滯偏棄旃檀古幹兮慕螻蟻之膻擅還鄉路絕兮嗟荊棘之參天空華易落兮悲短景之難延昔人不偶兮亦梁逐而魏還顧余之微兮今復何言結茅宴處兮其樂閒閒朝昏兀兀兮饑飡而困眠九年冷坐兮斯人可憐魯祖面壁兮藩籬未堅諗老敗軍兮徒展戈鋋三斗山茶兮聊思共煎伊人不來兮吾意日懸伊人既至兮凝寂異喧之至理兮乃默之源吾無已兮爲若重宣松風之颾颾兮巖溜濺濺峰巒之峀崒兮浮黛而凝煙竹窗皎皎兮桂魄而宵穿几席英英兮白雲而晝聯春夏兮層巘與百華而鬪妍秋冬兮擁爐視黃葉之翩翩斯物物兮舉妙以談玄伊迷徒兮剛欲而棄捐全體見成兮不勞雕鐫忽爾回光兮乃聖乃賢眞風既復兮捨筏而忘筌野老歌吟兮幸斯言之未愆熙微幽徑兮蘚駮苔蘚此處同歸兮千年萬年劫火洞然兮此不可然重閣之後兮寒山之前

○吳山師子端禪師

睡辭

夫人處世身有四儀身之四儀唯臥最奇人間萬慮俱遣名利富貴都不能知翻思釋迦老子不知人之

好宜却教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初夜後夜事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莫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若教老僧當時親見領向靈山頂上大松樹下塊石枕頭大家一時打睡驀地起來知道睡中有此滋味

放牛歌

牛牛牛休休休更莫牽犁拽耙任經冬夏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鈎朝來放向荒郊去杳杳無蹤休復休

易說

夫易之道幽玄難會問著時流指天說地窮他二儀未分已前只言太始太極混沌一氣清濁纔分之後不離乾坎艮震巽离坤兌出來十字街頭撞著南山張二問他上代祖翁却道離鄉日久子孫不知次第

○法昌遇禪師

寄徐龍圖歌

孺子從來心性惡不是德山誰敢撲法昌一句沒人知信手拗折珊瑚枝也大奇五十年來尋不得顧鑒咦翻身趯倒晝須彌拽下虛空爲井蓋作地衣一等師子兒他時若見毗耶老腦後錐頭角分明辨大潙

答徐龍圖歌

法昌有條老龍鼻生得來來沒向背藏身露影恰似無觸著令人身粉碎那箇驢更奇異兩耳槊垂四脚著地巫恁麼來爲蚰出氣蚰不惜命近前噴嚏和那老驢總不靈利

○保寧勇禪師

贈洪井朱道人歌

來來去去未嘗休選甚南頭與北頭一錢爲本萬錢利善解看樓便打樓不妨好手著甚來由君不見歸耕有疇歸釣有舟不如騎取箇無眼耳鼻底水牯牛向三家村裏東倒西擂擺尾搖頭清溪萬頃月印中流不收玉粒不擲金鈎悠悠又阿誰管你趙官家世界天下有三百六十州

○泐潭眞淨雲庵文禪師

送雅禪者往石城作㕦歌

雞不鵾無功之食水長船高物歸乎有道之心泥多佛大德山呵佛罵祖曾遭巖頭僧堂前領過臺山路上老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勘破獨有雲門古錐有曰

不妨道火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不然也非言道不通非言理不果理事通達人利生無不可既然也却不解臨時建立又不解逐旋包裹但可日日用好心殊不知反遭惡駡末法衆生知恩者能有幾箇雅禪者爲你老婆葛藤得麼

○寶峰闡提照禪師

和陸德先尙書歌

大道坦然兮殊不用功殊不用功兮何必研窮谿虛離礙兮從空背空不守自性兮雖同不同百無所依兮自西自東照體獨立兮滿目淸風廓落大度兮無不包容全身異類兮觸處皆通

勸徒銘

身心無拘動寂無知如大死人無倚無依無拘者寬無知者安無內無外無定無親無適無莫無造無作無去無來無好無惡一道淸虛萬法如如愚極成智智極成愚超諸數量孰云比況淨盡不留無法可尙識不可識智不可知誰家之子兀然巍巍巍巍不存根塵頓脫如憨如癡落落魄魄不惜口業爲子說破笑殺闍梨山僧罪過

○龍門佛眼遠禪師

坐禪銘

心光虛映體絶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絶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臥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敎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反觀一徧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靉靆騰輝心心無礙橫該竪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變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藉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愼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黃龍佛壽靈源淸禪師

無生常住眞歸告

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㨿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眞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甚麽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淸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濡汚染緣乖護念旨雖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假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立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淸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胤派斑斑有焉然名名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祈懇俗從眞叙如上事以授一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㝠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爲銘誌張飾說以涴吾至屬至屬因自所叙曰無生常住眞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淸漢欻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〇泐潭湛堂準禪師

贈奇松頭歌

種松道者道情孤住箇茅庵事事無屋內鋤頭三兩柄煙熏一隻醋葫蘆問渠禪回首指山前問渠道戴箇蒻笠去鋤草再三再四再問渠拍手呵呵笑欲倒却言昔日老雲門參見睦州陳長老

〇龍牙言禪師

送務紳禪者分衞歌

豁靈明開正道脫却多年𦘕臭破布襖頂門一劄眼睛便定動如今識得無能老天眞智現非作造卷衲携節下雲嶠直去廬陵化有緣萬戶室一作千門須徧

到禾山鼓清平調俯仰順從心一照那邊若遇本色人點著皆知妙不妙子莫學石頭老書信不通行太早得箇清源鈯斧兒南臺石上鋤荒艸

示曇清侍者牧牛歌

儂家牧箇白牛年來可縱可收不用鼻頭絭索任渠放蕩林丘風清月瑩蹤跡難儔香嚴罷鞭杖石鞏放繩頭跨入白雲深處游直得通身無影象時吹木笛有來由小牛兒莫容易淺艸平田且隨意勿今逐隊上高坡筋力未能登嶮巇傍水依山養令頭角完備叱豈不見狸奴白牯解作師子游戲

○勝因戲魚靜禪師

拄杖歌

誰人無一條拄杖我家收底醜模樣徹頭徹尾節目深從生至老筋骸壯不須修何須漆體段自然成箇格或行或坐盡隨身或倚或携還任力拋一拋卓一卓三界魔王頓驚愕雨雲雷電匝長空展盡神通難揣摸有時收有時用縱奪臨機恣拈弄儱蒙上士入門來一棒打教知痒痛說道理沒人情動著教伊禍患生休誇昔日化龍勞說當年解虎舉挑日月吞乾坤劃開一路涅槃門大丈夫兒須執捉一言不契命難存

○薦福常庵崇禪師

和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一念相應名曰歸既以此處爲我家何外物而可悲審靈靈而自到會了了而堪追在我而無非我其非我而孰非矧我性之有常如我身之能衣問行人而未悟即迷荒而細微全身不動乃馳乃奔一塵廓然見此法門塵塵有光剎剎儼存唯此多旨匪壺匪罇樂歸來以自得向萬化以開顏居常庵以默照念懶拙之可安將寒暑以爲用勞生死而何關借夢幻以游戲統思慮而全觀今無心以放曠適有趣而來還其至至以無外等空空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悟此以勝游不動步而到家胡自苦兮多求了千生之活計聆毫髮以忘憂無寸土而耕鋤實萬頃而千疇假道浮囊寄夢扁舟或山丘以城郭或城郭而山丘非變化以能融豈神通而同流善寂滅而莫任

起三摩而寧休巳矣乎只將煩惱正與時舉體不任焉爾留堂堂歷歷宜知之愚智未嘗間螻蟻亦可期幸有田而可種何不及時而耕耔師吉祥而問已從無言而賦詩本如如以獨耀證夫親而將誰疑

常庵賦

山之前水之後崮崒乎煙雲之上縹渺乎松竹之杪（或作間）會靈跡以託化樂幽居而養浩茲岡野人之自得豈心口之所較雖復異心口於思議卽聞見於是否破滯著於二乘闢同常於非道然非造詣深妙與識並遷浮雲易散夜壑匪堅豈獨苟初步之不正矧脩途之能前乃欲超生死之大患出有無之深源是猶照螢光於捺落指慧日於尼乾則亦沉荒於黑暗之下論璧於矯妄之邊顧衣珠之有在是寶刀之終還者矣若夫撒手高巖箭峰中鏑全機全用混塵混跡嘗爾不到遂然難及要妙用於剎那超情塵於毫忽類春夢之展轉若空華之出沒謂無有以不無言有有而非實妙無無之成病妙有有之成賊四句消融百非條直暢靈懷而適悅開玄路而安逸故能隨所而爲樂非居而居一邀清風於脩竹聽吟猿於石字廓然寥然以語以默非禪非誦非忘非憶然後乘萬化之用等衆類之歸以會夫一瞬又胡我胡物

司空山歌

司空山在雲外時人到得方自在我今隨力幸登臨四顧巍巍無向背絕遮攔難比況千山萬山齊侍仰九夏炎炎雪正飛三冬颯颯華初放春不榮秋不落隱隱昭昭倚寥廓直下人間咫尺間欲上之人難措脚人跡絕野境寬獨事無能懶散便有時向日巖前坐有時乘困日高眠不學禪不修道只麼騰騰恣顛倒百種無求箇野人隨分隨緣能作造不從他不覓巳一句靈靈萬緣裏自從識得祖師關歷歷明明此爲始無妙名無忌諱來齊向渠只麼是任你千般與萬般何曾出得箇些子分明說報知音目炙風吹不用尋須彌南畔相逢著積翠臺邊旨更深旨更深誰會得東村王老眼前黑李四張三不信伊開聲隣家轉疑惑轉疑惑不較多爲君吟作司空歌宮商角徵任吹唱角徵宮商爭奈何

座右銘

得之在此失之在此得之失之孰爾爲巳巳自不形堂堂爾名名出實有唯實爾靈非一非異猶空隨器全空在空在空全器的的自知空器何依匪空匪器不二而誰海慧獨照空器俱妙妙在無私全心了了一句全提凡聖同機悟不自悟迷不自迷影響萬化苦樂三界誰知不知無在不在唯我行之我不自欺如夜復晝日新日爲功不自有唯我持久與物同波唯我爲守守之非緣唯我自堅千佛同訓一志無遷

○上封佛心才禪師

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巳虛心疊足加趺收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抛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歛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頓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爲一解一行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覿體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爲要苟不爾者脩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大槩助發眞源果不廢修即同參契

○治父川禪師

叅玄歌

一尺水一丈波妙高峰頂笑呵呵七步周行渾是我不妨閑唱太平歌靈利漢不消多法門廣大徧周沙若能當處分明了只在如今一刹那莫求眞休覓假眞假中間都放下晃晃威光爍太虛不知誰是知音者讚不欣徒說謗三際無心俱掃蕩正體堂堂一物無是佛是魔俱一棒小根聞說暗攢眉纔上生蚍又更疑撥轉面前關棙子只許當人獨自知阿呵呵大

圓覺流出菩提涅槃廓鬼面神頭幾百般無瑕鏡裏皆滑却君不見覿面相逢機掣電直饒天眼不能覷點著不來眞死漢勸君參參徹靈明自己禪善財不用南方去黑白分明在目前勸君信信心戰退魔軍陣此是華嚴最上乘森羅萬象皆相應勸君修六門通達任優游寒山拾得纔相見指點豐干哂未休火風催四山逼那時要見君端的有箇眞空解脫門千眼大悲何處覓有時放有時收唯有知音暗點頭杏華村裏如相見跳出溈山水牯牛有時喜有時嗔無位眞人迸面門殷懃爲說西來意暮樓鍾鼓月黃昏有時唱有時歌顚言倒語不奈何聲聲盡出孃生口不屬宮商一任他有時默有時笑懵懂鐵鎚無孔竅輕輕觸著便無明只這無明元是道有時行有時坐露影藏身成兩箇不獨張三會打油細觀李四能推磨無縫塔見無因巍巍本自隱深雲國師樣子應難造不覺鋒稜露一層無底鉢手中擎百千沙界裏頭盛大庾嶺頭提不起都緣著力太多生沒底船不曾漏千重雪浪皆能透只憑一箇把稍人誰管狂風連地吼無鑐鏁孰安排鏁斷重關絕往來巨靈擡手空勞力唯有無心便得開無毫拂是何物擊碎狐疑山鬼屈一喝唯言三日聾誰憐大辯翻成訥無孔笛最難吹角徵宮商和不齊有時品起無生曲截斷行雲不敢飛無根樹直侵雲枝條鬱密蓋乾坤劫火洞然燒不得利刀斬處亦無痕無面目擔板漢翫水遊山無侶伴迦葉門前倒刹竿文殊劒上全身現日面佛乾屎橛八兩半斤誰辨別七斤衫子恰相當鎮州休更秤蘿蔔野鴨飛鸞對舞三箇孩兒抱華鼓趙老曾看半藏經靈雲一見桃華悟眞實語報君知不用思量不用疑春來決定千華秀冬盡長天片雪飛頭頭漏世眞消息那箇休心辨端的眼橫鼻直一般般不離當處休尋覓古佛言祖師說千聖路頭同一舌他日人天匝地來那時方表而今決

○開善密庵謙禪師

答陳知丞書

某啓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參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

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參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慧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之難也參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然參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易無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爲難亦無無無爲易亦無無無亦無爲難亦無無無亦無爲易和座子撞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鐵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圝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笑

○劒門分禪庵主

雜句

諸人放下坐禪山僧一向妄想喫盡甘草黃連幾度春生夏長汝等諸人知不知知與不知坐禪妄想復是誰游魚吞餌去何時水面歸

我貴師兄悟本心不貴師兄機辯深鳳凰不棲荊棘林貓兒爭解捕麒麟驪珠撲碎亘天明殺活咸歸劒下親問言有理不能伸到此須當是箇人

○侍郞楊無爲居士

了了堂記

了了堂瑯琊詮公之所建也有二野叟登堂而議其名一叟曰了心則能了法了已則能了人已未了則人與已迷心未了則法從心惑了了之義得非是歟一叟曰不然吾聞萬法本空一心非有心旣非有不待了而已圓法旣本空不待了而常寂了有所了因于方隅了無所了始謂之達了了之旨其在是矣二叟疑而質于無爲子無爲子不答俄而歌曰山堂曉兮白雲飛山堂暮兮白雲歸靑松老兮明月溪了不了兮誰與知二叟瞿然相顧而去詮公乃記之于石治平二年三月十有九日也

○太史黃公山谷道人

跨牛庵銘

維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
終不覩指浮鼻渡河蹴踏源底三界爲田衆生爲稻
由我深耕世無寸艸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卽下
馬後驢前

翠巖眞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
無人艸深一丈有一人探其頭而得道是爲黃龍慧
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爲翠巖可眞南之子孫
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眞得子晩所乳之子是爲潙
山道人慕喆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
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
之入石霜適遭一吼凡聖情盡參承咨決徹佛徹祖
行住坐臥亘古亘今如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似走
盤之珠無可留之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艸偃風行
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
然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維黃龍
罷參之客必遣之曰百鍊精金直須入翠巖爐鞴今
坐鎭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巖室中之句以接
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爲眞點胷者蓋同門數老雖
目眎耽耽文彩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
霜上樹之機耳各夢同床不妨殊調冷灰爆豆聊爲
解嘲云

○丞相張無盡居士

金剛經三十二分說

非法無以談空非會無以說法萬法森然曰因一心
應感曰由故首之以法會因由分從空起慧請答雙
彰故受之以善現起請分宗絕正邪乘無大小隨三
根而化度簡異說而獨尊故受之以大乘正宗分得
宗而行不住於相故受之以妙行無住分行行皆如
謂之實見故受之以如理實見分見而信之善根深
固故受之以正信希有分無得之得是名眞得無說
之說是名眞說故受之以無得無說分無得無說怖
於沈空一切諸佛皆從此出故受之以依法出生分
果雖有四相本無二故受之以一相無相分清淨心
生是名淨土莊嚴諸相卽非莊嚴故受之以莊嚴淨
土分有爲之福限量有窮無爲之福殊勝無比故受

之以無爲福勝分是經所在天龍敬事故受之以尊重正教分至道無名假之方便以是名字行者受持故受之以如法受持分聞經解義深悟實相故受之以離相寂滅分受持讀誦自利利他功德無邊不可稱量故受之以持經功德分恒沙罪業一念消除果報不虛豈經多劫故受之以能淨業障分本來無我安得有人爲度彼人故權立我故受之以究竟無我分一眼攝五眼一沙攝恒河沙一世界攝多世界一心攝若干心故受之以一體同觀分遍周法界一化普通七寶福田寧如四句故受之以法界通化分三身具足諸相圓成人法俱忘卽非具足故受之以離色離相分終日譚空不譚一字若云有說卽謗如來故受之以非說所說分無上正知實無少法法無所得正偏歷然故受之以無法可得分一法存心情生高下淨心修善法法何窮故受之以淨心行善分施寶如山山非無盡大身妙智斯卽寶山故受之以福智無比分化門建立未脫筌蹄以要言之實無所化故受之以化無所化分色見聲求是行邪道於玆妙契獨露眞常故受之以法身非相分相而無相空且不空亘古亘今孰云斷滅故受之以無斷無滅分大心成忍本自無貪世福甚多云何有受故受之以不受不貪分去來坐臥無不如如故受之以威儀寂靜分信心不斷斯卽微塵信實偏充是名世界界塵一合法爾如然故受之以一合離相分四見俱非是名四見故受之以知見不生分一念發心獲福亦爾應身化物豈得已哉眞佛流通能事畢矣故受之以應化非眞分終焉 此經第十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帝本云應生無所住心三十二分無法可得平等王本云衆生深信分語雖小異意亦大同不必易也

東林善法堂記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廬山東林禪寺善法堂成其爲間七其高爲丈者五深而爲尺者九十其廣十有一丈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來東林徒衆七百人以弼恩度而爲上首皆於現在老人照覺禪師親近供養深得法要決擇邪正消隕知解一心精進扶竪宗教於是以弼等和南稽首白居士言我此善法堂盡嘗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營建昭示來世終無一

人能承當者何以故此堂雄邃難形摹故我師說法難湊泊故今居士適至是我山中天龍藥叉人非人等三歲守護以待居士也居士其舍諸居士曰汝等說法與過去諸佛異非我名言意識之所測度吾無得而記焉何以故毗盧遮那佛說十住品於須彌頂上帝釋於其殿內安置普光明藏師子之座說十行品於夜摩天宮時分天王於其殿上化作寶蓮華師子之座說十回向品於兜率陀天知足天王於其殿上敷摩尼藏師子之座天住於佛住而未離乎住故說法乎地中之天而忉利是矣其座則安置之而未至於化者也行行皆眞而超然絕俗故說法乎空中之天而夜摩是矣其座則化之而未至於敷者也化則依空矣而非所以入有也眞則自利矣而非所以利他也心也回眞而入俗運智而行悲使上而超之可以出乎欲頂下而卽之可以同乎萬物故說法乎天中之天而兜率是矣其座敷而布之則安置能化蓋有不足言者矣古佛之說法也觀根之時依土立義可以科可以釋今子之師建潭潭之堂巍巍之座法鼓在左杖拂在右以忉利言之乎則無住爲住以夜摩言之乎則無行爲行以兜率言之乎則本自無向今亦無回雖然嘗試爲汝議乎其涯彼妙湛靈明曠虛粹精莫之與將莫之與迎未始有夢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淳而未始有漓也未始有壞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污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去來諸佛爲之種種譬喩方便爲之說三乘爲之說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勝其情而奪其識其究竟也以淸淨法眼涅槃妙心無相實相正法眼藏撥去文字教外別傳囑付飮光宛轉傳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掣電星機猶成第二學人上來頗復何用然則建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說乎法竟不可說乎且夫居其堂正則知其位正知其位正則知其眼正知其眼正則知其根正知其根正則知其識正知其識正則知其塵正知其塵正則知其耳正知其耳正則知其鼻正知其鼻正則知其舌正知其舌正則知其身正知其身正則知其意正知是乃至十方虛空八萬四千陀羅尼門

莫不皆正古之所謂此處最吉祥者其意在此其亦是乎而自少室之後曹溪以來散之四方分爲五派師異訓人殊習祖師之道微矣請略言之月裏麒麟溪邊石筍寒松庭栢日裏看山雨聲鳩聲迷逢達磨撥塵見佛漁父棲巢吐舌退身擡眸一瞬擧拳竪指擊拂敲床叉手當胷展開雙掌或謂之曰道眼或謂之曰根塵或謂之曰向上或謂之曰末後斯皆順風揚灰於馳突之場浚渠流惡於胷廢之井禪師於是也大奮迅定駕無礙慧主賓問答縱奪取與庶幾乎惑者有解而執者有破垢者有滌而病者有瘳然則有其事者則必有其理有其實者則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說者法也垂信示後而不可不爲者記也東林衆以記累吾亦不蓍乎東林律寺改爲十方其本末具於余語錄序茲得以略云時歲四月二十四日記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十終

音釋

濬音峻　於戲與嗚呼同　跂音企
還音旋　𩗗音留　崷自秋切　崒才律切
颸楚飢切　䍐音題　鵮竹咸切　適音的
魄音託　趪音鶬　紊音勸　鞏音拱
耔音茲　徵竹里切　瘳音抽　蹴七宿切
舍與捨同　胷音匈　枘而銳切釋柄也

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乃若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爲文字權輿至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擧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微笑不立文字不形語言謂之正法眼藏然師擧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燈既傳矣自一而千萬焉有窮盡故廣之於天聖續之於靖國然二家所著皆草創趣成凡

例不立詳簡失中雖聖若賢臣之事有不具者獨旁
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爲恨吳僧正受始著普
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尤
爲光明崇顯若我
祖宗之明詔睿藻一語半偈裒集登載皆有據依足
以傳示萬世寶爲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上之
御府副在名山又以其別本示游俾得紀述梗槩于
後游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
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求足山海不自知其
力之不逮也
嘉泰四十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
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游
謹書

嘉泰普燈錄跋
傳云廣云續云燈固燈也其如光燭有偏何耿耿餘
輝殘燄竝照無遺者唐中燈而普然二楞板于茲既
滄矣此錄尙無國本頃歲適出剛氏手余意廓如就
觀國字舊點有艶曲未盡有旁訓絕無措大不合正
焉補焉狐之娟必吕猿之蟲必啼醜拙不別此世惑
者守株緣木以冤兎魚不惟風之始也而已
寶林 梅峯 信 敬跋